



溫瑞安神州奇俠系列

寂寞高手·天下有雪

(台灣) 溫瑞安 著



## 武侠小说系列简介

何家和

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有许多特色，以下是其中的五个方面：

（一）他在中国大陆、港、台，新、马及海外华人地区被誉为：“在金庸、古龙之后，唯一能为武侠小说创作“独撑大局的人”。

（二）他坚持将“武侠文学化，文学武侠化”，写作凡二十五年，同时也是把“通俗文学精致化”和“精致文学通俗化”的主将，所以，他的通俗（包括武侠）作品常在高质文学杂志中发表，其纯文学创作亦能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，真正打破了严肃和通俗作品的禁区与隔碍。

（三）由于他原是一位诗人与散文家、文学评论者，之后才转而从事武侠创作，所以他大量运用新诗、现代诗的语言与意象于武侠小说中，且在作品里不断地运用和试验电影镜头、绘画构图、音乐节奏等技巧与手法，尝试为未来的武侠创作另辟溪径。

（四）他的武侠小说在1992年正式风靡中国大陆，掀起了“温瑞安热”；1993年还卷起了“温瑞安旋风”，在短短一年之内，翻版、盗印、伪作推出超过120种。他的写作风格一新武侠小说原貌，在香港被称为“超新派武侠小说”，在台湾则给称作“现代派武侠小说”，无论是什么名称，这一种讲究文字运用、注重文学技巧、重侠义情操、敢创新求变的，且把生平经历、身边人物、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武侠作品，皆统称为“温派武侠小说”。

（五）他出道极早，8岁时开始在大马、香港发表诗作，13岁开始主编刊物，16岁开始发表“四大名捕”系列的武侠小说、大学时代即在台湾创办诗社、文社、武术集团和杂志社，是目前唯一出生于马来西亚，成名于台湾，寄居于香江、红遍中国大陆，能兼写各种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，迄今才刚届四十岁的武侠小说家。

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与特色，我们以严谨与期许的心情，有计划地向大家推介温氏武侠小说系列，分享这一份愉悦与殊荣。

# 寂寞高手

## 第一章 高手

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；  
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

如此用唐教坊的二十八调遗音中的十八调，唱了一段，由未泥色主张，引戏色分付，副净色发乔，副末色打浑，添一人作装孤，演起“黄梁梦”来。

这诨名“鼓子词”的杂剧，扛堂扛堂地在台上演，戏台稍嫌简陋，显得搭建匆匆，但戏服华贵，而且一排排、一列列，坐得满满，有老的、有少的、有男的、有女的，聚神看戏，闲嗑瓜子，或交头接耳，时哄然叫好。有的孩童，在戏台旁嬉踢毽子，妇女梳子膏味道好一阵冲鼻。在戏台前，人群中望去，第一眼必被他神容吸引住的那人，正皱了皱眉，搔了搔鼻，抑天打了一个喷嚏。

这教千人万人中首先望得着的人，便是“君临天下”李沉舟。

李沉舟也并非专注在唱词上，他略带倦意的眼神游这四顾，时有父老妇孺来问好道平安，他也连忙起身，脸带微笑地招呼：元大妈还有做饵块么，真是好手艺，吃过便难忘……庚四爷的风湿痛好了些么，回头叫秀山给四老爷上药去……戴细官怎么了，上次给唬着的事，究竟压惊了没有？……如此一一相询，如煦煦暖暖家人语，谁也难以想象，在峨嵋金顶以一人而对千百名武林一等高手的虎视眈眈下，谈笑自若、技压群众的“权力帮”帮主李沉舟，在这里一样亲切如家长、笃诚如君子，温文识礼的谦慷淳儒。

李沉舟便是常常凑办些节目，诸如梨园、弹词、大鼓、参军戏等，给帮中家人娱赏。李沉舟也偶出现其间，跟大家殷勤问候。他对属下极严，对属下家人则视若至亲，故帮中上下，无不对之愿效死相报。

这时台上的戏开得正闹，一名白胡子白发白眉的老爷子持拐杖巍巍颤颤走来；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连忙搀扶，李沉舟也扶另一边，笑道：“汤公公越来越健朗了，再过几年，连我也自叹弗如。”

那老公公想说话，张开手，嘴也呀呼呀呼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白胡都盖住了嘴已，李沉舟笑着替他蘸湿了胡梢，梳理了纹路，旁边的老头子笑道：

“帮主，您提携我几个儿子，又迁升我几个孙子，连同那几个小反斗，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您待我们汤家五代，真是恩同再造，粉身难报啊……”

李沉舟微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话，汤家五代同堂，都为‘权力帮’立过大功，是帮里欠汤家的恩典哩。是了，您老今年三月才做过九十大寿，令尊大概也年龄过百二十了吧……”那老头儿笑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说：“帮主您好记性，我爹他三十九岁生下了我……”

李沉舟咋舌道：“老爷子福寿并昌，真了不起。”那汤老爷子似老得连手都不灵便了，挠着头讲不出一句话，只能点头致意。李沉舟微笑表示了解，这时又来了帐房吉先生。这老先生已喝得醉态阑珊，萎靡不堪，手中犹执着秤锤，一摇一摆地打着酒呃，李沉舟笑道：“怎么，吉先生打起‘醉拳’来嘲？”

吉先生醉斜着眼，笑道：“‘醉八仙’，？我只会打‘醉螃蟹’。”吉先生不谙武功，帮中上上下下都知道，“醉八仙”是普通的武艺，吉先生在帮里住久了，多少也知道一些。吉先生如此说，模样又怪形怪状，众人都笑了，

李沉舟拍拍他的肩道：

“吉先生，坐下来听戏吧，是兰陵王的破阵子呢？”吉先生当下颌首，李沉舟拉了张紫檀木凳子叫他坐下了，又去搀扶汤老太爷和汤老头父子落座。

这时戏正演到了“大面”。“大面”又叫做“代面”，演的是北齐兰陵王，文才武略，骁勇善战，但容貌秀美若女子，因恐不足以威敌，乃刻木作假面，常着之以临阵。曾破周师于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壮之而作此舞，以模拟其指麾击刺之状，世称“兰陵工人阵曲”，在唐时已盛行。戏者戴着可怕的大面具，身着紫衣，挥金妆刀，执鞭而舞。

这时台上的人，舞得正是激烈，随着交集的乐音，而且上面盘旋着振翅欲翔一般的龙蛇，剧烈地旋转着。李沉舟微笑地看着。这时“兰陵王”忽地一个纵身，半空翻七个筋斗，人人一齐喝得一声彩。

这时鞠秀山匆匆走了过来。鞠秀山是“权力帮”中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“八大天王”中，“鬼王”阴公死于浣花溪中，“蛇王”老少死于伏虎寺中，“剑王”屈寒山歿于骑鹤钻天坡上，“火王”祖金殿逝于峨嵋山下，“人王”邓玉平被杀于鸿门，“药王”莫非冤浣花萧家丧命，“权力帮”中现只剩下“水王”与“刀王”。

鞠秀山在权力帮是个儒生。权力帮虽是武林帮派，但也亟需文藻之士、才识博洽的人来应付些事理。帮里交给鞠秀山的差事，无一不办得妥妥帖帖，日久之后，立了无数小功，又不以自居。李沉舟知道了，便派他一些大差事，凡事交在鞠秀山手上，无不治理得一清二楚，又快又妥。但此人行踪神秘，常无故不在，启人疑窦。李沉舟便派给他极棘手的事，来考验他，鞠秀山虽遇凶险，但依然处理得稳稳当当。李沉舟万般考较他后，试出此人任劳任怨，克勤克俭，而且谆谆谏言，耿耿忠心，便提升他为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

李沉舟知这鞠秀山向来稳重淡泊，遇事精明强干，而今见他手持一物，脚步稍有些仓急，知发生了事儿，当下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人头。”李沉舟一皱眉，遂又展开，问：“什么人头？”

鞠秀山用身背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，打开那布包的结，张开来凑近李沉舟，李沉舟一看，又一整眉道：“‘虎婆’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是。”

“狮公虎婆”与“长天五剑”，俱是“权力帮”的要将，当日“五龙亭”、“古严关”、“海山门”之役，这七人均有参加，而且举足轻重。而今“狮公虎婆”中，“虎婆”首级在此，李沉舟也不禁要锁紧双眉。换作往日，权力帮自是赔得起，但这些年来，权力帮损兵折将无算，连对朱大天王的攻势，都得改为自保，反攻为守，步步为营，对萧秋水那一伙人也以连横而非对立，权力帮处境之窘迫，可想而知。

李沉舟当下问道：“她怎么死的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今日是‘狮公虎婆’轮值，她的尸首是被送来的。”李沉舟问：“送来的人呢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死了。”李沉舟问：“怎会死了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送这颗头颅来的人，早已被逼服毒，人头一送到我手里，立即就死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对方断无可能为了送这颗死人的头，而费如此周章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目光闪动，道：“那么这颗人头定必有问题了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有问题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什么问题。”

鞠秀山用五只手指，轻罩住那“虎婆”的头盖骨，道：“这头壳曾给人用刀整个小心地剝去，然后掏出里面的东西，而塞入炸药，接缝得极其巧妙，若不留心，很难发觉得到。”

李沉舟沉吟道：“这炸药能不能自燃？”

鞠秀山立刻摇首：“不能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么敌人之所以杀‘虎婆’，是为了将她的头内安置炸药，这塞满炸药的人头，当然是为了炸死我……”目光射向鞠秀山。

鞠秀山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那安排这道毒计的人，会在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现在。”

就在这时，那戏台上飘飞倏忽的“兰陵王”，呼地斗然翻出，纵刀斜削，金刀耀目，一刹那间，下了七记杀手。

同时间，左边的吉先生，秤锤忽然点打而出，疾戳李沉舟后心七大要穴！同一瞬间，右边的汤老太爷，白花花的胡子变作鞭子，“督”地迎头鞭下，左手“大韦陀杵”，左手“小金刚拳”，双锋贯耳，连环打出！

这刹那，直如电光石火，李沉舟蓦地不见了。

他已闪到了台上，那手握赤金鞭，执持紫金刀的“兰陵王”，与他正斗在一起，只见人影倏忽，如两只大鸟般此起彼落，看戏的人，无不因变起非常，愕然立起。

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汤老太爷已倒了下来。汤老太爷的招数，突然打空的时候，便等于全打向吉先生。吉先生居然以秤锤一一化解，但就在此时，他已发觉自己背后已多了一人。

汤老太爷狂嚎回身，尚未出手，那人已一刀刺中了他的心窝。正中心房。那人飘然身退，汤老太爷倒了，喘息，神情又回到那病骨支离、老迈不堪。汤老头儿这时俯伏过去，哭道：

“爹，你……”泣不成声。那青衣罗帽的青年双手放入袖内，也不为已甚。

吉先生的武功比汤老太爷要好。他化解了汤老太爷的一轮急攻后，再要觅路而逃，已来不及，这时他可一点醉态也没有了，在鞠秀山的一双如水长袖下，失尽了先手，锤秤也丢飞了。

鞠秀山的武功，一如“道德经”中的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坚强委下，柔弱处上。”吉先生左冲右突，仍然冲不出鞠秀山掌影笼罩之下，忽地“水王”将袖一卷，声势转弱为强，如一张大铁帚般迎面扫了过去。

吉先生见来势如此盛强，忙拍出双掌，想借势后纵，并乘机逃遁，忽觉来势陡缓，又化强为弱，水袖舒展，竟在他手中塞了一物。

这时吉先生的双掌，正全力一击，手中忽多了件东西，吉先生请急间翻腕亮爪，自然送出内劲，“波”地一声，那事物被他捏穿，“轰”地一声，火石硝烟，吉先生惨嘶而倒。

他抓的正是“虎婆”的人头。

“兰陵王”的刀光，耀眼生花，颜色夺目的戏服灿灿闪亮，三人之中，他的武功比吉先生还强十倍。他初只求打中头颅，引起爆炸，与李沉舟同归

于尽，但李沉舟一上来就把他迫回台上，使他远离了炸药。他只好再求其次，想要伤敌，一上来就变了七八种武功，却连李沉舟的衣袂都没法沾到。最后只求得脱，但李沉舟身形东倏西忽，“兰陵王”金刀霍霍，闯了十次，被化解了十次。

“兰陵王”长叹一声，回刀自刎，李沉舟轻哼一声，身影一闪，一出指，“嗤”地破空射出，击中他腕后三寸处的“会宗穴”，“兰陵王”金刀呛然落地。

“兰陵王”大喝一声，舞服上的金饰一齐急响，他人如大鸟般跃起，平飞掠出，掠到了一柱擎天的旗杆上，轻轻一点，宛似飞燕在天空一折，又掠了出去。

这轻功简直令人瞠目：但他掠出去的身子，却几乎撞到李沉舟！

天空那么阔，他竟撞上李沉舟。

“兰陵王”一咬牙，身未回，身形却“哧”地倒飞而出，宛若流星，斜挂纵落，在鸣蛋花树丫上一点，又疾地冲天而起，这次去势，比刚才更遒劲急，他的舞服在骄阳下映耀，犹如孔雀开屏，破空而去。

可是天空那么大，李沉舟仍是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他。

就在这时，“兰陵王”的身子遽然急旋起来，这急旋之际，他茧绸长袍，竟然冒出一股白茫茫的浓烟来。

所有的人都怕那烟有毒，捂住了鼻子，“兰陵王”越旋越急，白烟也愈来愈浓，并发出啪啪火花，在浓烟之中，一条淡淡的人影破空斜里射中他那令人神驰目眩的衣服，已置于地上，他的人着了一套窄身短打，急掠而出——就像壁虎逃避敌人留下了断尾，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——他的身法快如鬼魅。

李沉舟跃开，静静他说：“慕容容若，败了便败了，你不该逃走的。”

这时“兰陵王”的身子已跃上了围墙，陡地一顿，在轻轻柳梢弯稍稍迟疑一下终于跌落，李沉舟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忽地一人自围墙外升起，倒落回墙瓦上，怔在当堂，背向众人，只听围墙上有人说：

“是的，你不该逃走。”

那去而复返的是“兰陵王”，他仰天倒下，跌落到墙内来，咽喉如喷泉一般涌冒着鲜血，喉咙格格有声，在脸具后睁大了眼睛，却说不出几句话来。

他一落下，恰好来了一阵风，那柳丝在围墙外点头也似的，这时围墙上便飘来了一个人，身着青衫文士巾，正在用一条洁白的手帕，抹揩自己的手，脸上带了个淡淡的微笑，是柳随风。

李沉舟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蹲下来，俯视汤老太爷的伤势，汤老太爷的伤当然是没救了。他一面咳，一面咯血，一面挣扎起来，要握李沉舟的手。李沉舟伸手让他握住了，汤老大爷展开了一个安慰的微笑，李沉舟用另一只手掌拍拍他的手背，露出理解的眼光。

汤老太爷大口大口地喘息一会，道：“……好……帮主……您座下‘刀……王……’……他的刀法又进步了。”

杀他的人便是“刀王”。“刀王”兆秋息静静地在一旁看着，没有作响。汤老太爷嘴角不断溢出血来，已神衰力竭，支撑不住，犹自问道：“你……杀我的是……什么刀？”

兆秋息杀人，每杀一人，即换一刀，天下闻名，只听他道：“是清臣守

节刀。”汤老太爷听得一震，阖合双目，竟淌下两行清泪来。

原来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安禄山反于范阳，挥兵南下，西进潼关，颜果卿与弟真卿两兄弟起兵勤王，举事响应，以号召勤王有功，加御史大夫；未几河北凡十七郡，重归唐室。后常山城破被俘，安禄山擒之，因曾对他礼遇有加，痛斥之：“何负汝而反那？”呆卿正气凛然的骂道：“我为国讨贼，恨不能斩汝！”安禄山怒极，便将颜果卿和幼子颜诞、侄子颜翎，一同肢解处死。

颜真卿便是果卿之弟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是一门忠烈，官拜太子太师。玄宗曾叹其二十四郡县无一忠臣，得真卿奏章，大喜曰：“朕不识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！”李希烈兵变，宰相卢杞因畏惮真卿刚正清廉，欲借刀除之，乃建议真卿去汝州安抚，李希烈掘坑于廷，胁以为相。真卿叱之曰：“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果卿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近八十，位至太师，知守节而死，岂受诱胁？”卒被害。颜真卿字清臣，这“清臣守节刀”是德宗追念他的忠节而铸的。

汤老太爷知道自己乃丧生在这柄刀下，潜然泪下，汤老头子悲声位道：“爹爹，帮主待我们阖家恩厚，你又何苦如此做……”

汤老太爷勉力噙动嘴唇，苦笑道：“孩儿，我这股做，确是丧尽天良，全无心肝……但慕容家……慕容世家对我们先人，有过活命之德，再造之恩……有恩，岂能不报……”汤老头哭道：“可是帮主对我们家也有恩呀……”汤老太爷溘然道：“那是后……后来的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国光涣散，已眼见不活了。

李沉舟接去他的手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放心去吧。今日的事，不会向你后人追究。”汤老太爷听了这一句话后，才算放了心，便咽了气。汤老头抢天呼地，嚎陶大哭，李沉舟拍了拍他肩膀，站了起来，这时烟雾已散尽，帮中的人，早已在这顷刻间不慌不乱地离开了场地。戏台上只剩下了几个人：李沉舟、兆秋息、柳随风、鞠秀山和痛哭中的汤老头，以及汤老太爷、吉先生、“兰陵王”的尸体。戏台上空荡荡。

李沉舟问：“他真的是慕容若容？”

青衫人点点头，走过去，把“兰陵王”的面具解下，现出一张极端清秀的脸孔。

李沉舟端详了一阵，道：“相貌是跟传说相像，但像，并非就确实是他。”说罢看着青衫人，似要等他回答。

“是他。”青衫人道：“慕容世家有三绝，‘银针金缕拂穴手，其人其道还其身’。”他说着慢慢张开手掌，食、中、无名尾指，各夹住一枚五寸一分见长的细针，在阳光映照下亮晃晃一阵光芒。

李沉舟点点头道：“是‘慕容银针’。”青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差点也接不了。”李沉舟一笑道：“连江南柳五也差些儿没接住的，当然就是‘慕容神针’了。”青衫人道：“即是‘慕容神针’，那这人若不是慕容世情，就是慕若容或慕容小意了。”青衫人柳五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慕容小意是女的，慕容世情……他若来了，死的恐怕是我。”

李沉舟颌首道：“那他确是慕容若容了。”微喟一下又道：“可惜。慕容若容惊才美艳，威震天南，今番却丧命于此。”李沉舟看着地上的尸首，又说了一句：

“可惜。”

鞠秀山忽道：“帮主，他们在帮中隐伏了那么多年，为的就是这么一击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昔怀一饭之恩，不惜吞炭文身，毁容燔发，只待一击，要成大事，牺牲是免不了的，只惜他们这志在必得的一击，委实讨不了好，全军尽没，亦未免太令人惋惜了。”

柳五柳随风忽问道：“老大是怎样看出他们要出手的？”李沉舟一晒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慕容若容演的‘兰陵王’，技艺很高，而且一身武功，无论怎样假装，都是假装不来的，秀山这时拿那装炸药的人头给我，我问起知道这炸药须力击才致爆炸，那这些伏兵显然都是为了杀我……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他们不该找轻身功夫那么好的人来饰演动作如许频繁的角色……只不知道，安排演戏的人，向来细心，今日竟教人混了进来也不知！”

原来“权力帮”中，每一组人事都分得极其周密，接待有接待的，稽查有稽查的，甚至跟踪有跟踪的，杀人有杀人的。诸如厨子，不但手艺高明，而且善于分辨毒药，所以若有人在菜中下毒，根本就不容易；至于今日居然教人冒充了“兰陵王”的戏子上来，确是不可能的事。

这时一人奔了过来，双手向李沉舟递上一函密封，李沉舟随手拆开，道：“原先的‘兰陵王’角阿忽雷，三天前遭人勒毙……这下可好，没得查了。”原来“兰陵王”一发动，局面一受制，帮里即有人紧急勘查“兰陵王”的底细，却发现原先演“兰陵王”的阿忽雷，早已被杀多日。

柳随风悠然道：“上个月前老大要‘屠龙屠虎’打听的事，不知消息如何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‘屠龙屠虎’，已经死了。”

柳随风讶然道：“已经死了？”“屠龙屠虎”为当日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中“千手人魔”屠滚之子，两人武功凶狠霸道，犹在其父之上，而今竟都死了，连柳随风都微微有些震讶。

李沉舟道：“不但他俩死了，连我们派去川中唐门卧底的‘不回刀’杜林，在慕容家做奸细的‘铁脚老李’，都先后遭了殃。”柳随风听着听着，诧异之色却是愈浓。

原来这些日子以来，“权力帮”给萧秋水等一股抗力，摧毁过半，剩下的又与“朱大天王”抗衡，声威大减，实力渐弱，江湖上道消魔长，此消彼长，总是轮个没完。“权力帮”目下仍是“天下第一大帮”，除“朱大天王”势力及“神州结义”外，确也无其他势力可与之相颉颃的。

“蜀中唐门”隐伏于川中，近数十年来，只要弟子出来行走江湖，必人才超卓，干出一番轰动的大事来。“即墨”墨家，自成组织，纪律甚严，我行我素，颇有野心。“神州结义”一脉，原予“权力帮”最巨打击，但萧秋水与李沉舟在峨嵋金顶一见如故，并且砥志抗金，所以反而抵消了彼此的战祸。

萧秋水跟他的弟兄正矢志抗金，转战于疆场之上，李沉舟亦派人参战，也从此得调养之机。“朱大天王”一股怎能容让“权力帮”恢复，所以攻势更是频急。

这年间，“朱大天王”的“七大长老”和“权力帮”的“四大护法”，全皆在燕狂徒或峨嵋山之役中战死，朱大天王的“三英四棍，五剑六掌，又神君”，也只剩下了断门、闪电、腾雷三剑史以及雍希羽这“柔水神君”，至于“权力帮”，伤亡更重，“八大天王”中，仅剩下了“水王”和“刀王”，



“十九人魔”中，只剩下了“无名神魔”、“神拳天魔”、“一洞神魔”、“血影魔僧”、“快刀天魔”五人，“双翅，一杀，三凤凰”中，只有“蓝凤凰”高似兰与“红凤凰”宋明珠还活着。

饶是如此，“权力帮”还有李沉舟、赵师容和柳随风三大巨头，虽是帮威衰靡，版图日蹙，但声势武功，非但别帮他派无可强项，就连“朱大天王”，相映下也黯然失色。

而“不回刀”杜林是“快刀天魔”杜绝的儿子，刀法端的非同小可，早在唐门卧底，却无缘无故叫人识穿了，杀了尚不知晓。“铁脚老李”系已故的“飞腿天魔”顾环青的师弟，武功直追顾环青，却也叫人看穿了，死于慕容世家之中，柳随风微显忧色，又问：

“盛文隆呢？”

盛文隆外号“拳打脚踢”，是老拳师“神拳天魔”盛江北的嫡亲儿子，在朱大天王麾下化名“宗以权”，潜伏已久，近日一直未有消息。李沉舟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是没有讯息。”

柳随风不禁问：“老大，您看，要不要将师容姊召回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师容随萧秋水抗金，这里纵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能分了她的心。”

柳随风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你心中想到了什么事，无妨直言。”

柳随风稍稍沉吟一下，即道：“以近日情势而言，朱大天王、慕容世家都有野心，唐、墨二家，也有异动，恐怕日内就要出事，此刻帮中人不少，再分出去抗敌，恐为不智……”

李沉舟考虑了一下，忽然豁然一笑道：“老五，咱们昔日也曾只有七个人……后来更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也没怕过，今日怎么啦？”

柳随风也随着微笑，但仍微有怔忡之色。李沉舟看在眼里，道：“你莫要过分操心。朱大天王从前扳不倒我，现在也扳我不倒。唐门实力隐伏，倒是危险。墨子弟子，踔厉取死，但有唐门牵制，谅无大碍。”

柳随风道：“但萧秋水一股，杀我帮中人实众，若不趁此灭之，任由其坐大，恐有将来之患。”

李沉舟沉思了一下，说：“萧秋水赤手空拳，全仗信义二字打天下，他的际遇是好，但我不能杀他。他确实实实在抗金，国难当前，一切私怨都应当放下，我们不但不应在此际分他的心，更该助他一臂之力才是。何况秋水真个是全力以赴，复国杀贼，并非乘机扩张实力，我们在此时夹击他，必貽笑天下，万万不可。”李沉舟笑了一笑，眼神里又有一层似有似无的倦色：

“如果是我看走了眼，就算他日萧秋水更恁威风，我也认了。”

柳随风蹙眉不语。李沉舟善于鉴貌察色，当即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话说么？”

柳随风答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无妨直言。”

柳随风迟疑了一下，李沉舟知其必有极难启口之事，叫道：“老五。”

柳随风微微一颤，应道：“在。”李沉舟更看出他是满怀心事，于是道：“老五，你跟我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连师容未来前你就到了，有什么话儿不可说的，除非你不把我当哥哥了。”

柳随风嗫嚅道：“老大如此说，折煞小弟，只是……只是这事……这事

跟师容姊有关……”

李沉舟脸色一沉道：“是她的也可以直说！别婆婆妈妈的，啰嗦什么！”

柳随风一颤，终于道：“……我听外人传闻，……师容姊近年来跟萧少将军东征西伐……宛若情侣……只怕他们……他们已……”

这几句话下来，连兆秋息和鞠秀山都变了脸色。只见李沉舟默不作声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愈来愈沉，忽“哈哈”一声，大笑起来。

笑了一阵，见柳随风脸色有些惴惴，便收了声，说：“老五，江湖上的人长了嘴巴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？你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，怎么连这点都勘不破？”

柳随风忍了忍，还是禁不住要说：“可是这回事盛传得很厉害，恐怕不是空穴来风……”他说着，知道李沉舟不会相信，不禁有些激动，一条青筋，横在他额空上闪了闪：

“老大，还是查查好，免得受了欺还不知道。”

李沉舟忽然一闪身，到了柳随风身前，一扬手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李沉舟的出手何等之快，手已搭到了柳随风的肩膀，柳随风却连眼睛都未多霎一下，李沉舟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兆秋息和鞠秀山这才算松了一口气，李沉舟道：

“你提醒得好。不过第一，萧秋水不是这样的人；第二，师容我信得过；第三……就算他们在出生入死的征战中作出苟合的事，也是相濡以沫，只要心没有变，作出这些事，我不介意。”然后他以手按着柳随风的肩膀，一双眼睛如一柄凝炼淬厉的剑，看着他，慎察地问。

“你懂了没？”

柳随风以上齿咬下唇，隔了半晌，道：“懂。”李沉舟放下了手，舒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都出去吧。”兆秋息、鞠秀山、柳随风以及汤老头子，霎时间清理了地上的尸首，退了出去。

李帮主说“都出去”时，便没有人能留在他身边，任谁都不能够。

李沉舟待他们都离了之后，仍站在原来的地方。这地方原是他闪身过去去拍柳随风肩膀的所在。现在柳随风已不在，适才在他身形一晃之际，柳随风如果闪躲，他说不定会真的出了手。可是柳随风却连眼睛都没有多眨一下。

所以他也没有出手。

从来没有人能在他面前讲赵师容的坏话，从来没有。他与赵师容自相识起迄今，武林中无不目为“只羨鸳鸯不羨仙”，赵师容不但武功、智谋、组织、办事都有过人之能，而且从来知道自己的份位，不以自己才艺有所逾越，只一心造成李沉舟的霸业；跟赵师容在一起，决不会跟弟兄疏远，或耽迷于美色，或消磨了壮志。赵师容，不但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妹子，更是他的好助手。

赵师容从未出过错，所以没有人能说她的坏话。

李沉舟隔了良久，缓步踱了起来。当他离开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时，青石板上，两道深深的履印，嵌了进去。

刚才的话，已激起他心中万丈波涛；但他不动声色，硬生生压了下去，那真气到了脚下，竟将石板踩得深陷进去。

——师容，究竟是不是？

他脑海里浮现了萧秋水剑气纵横，有王者风貌的样子……又想起了那巧笑情兮的赵师容……他竭力甩了甩头，心里一个声音在喊着：不会的，不会

的.....

——要真的是，师容，你无需瞒我。

这院子深远，李沉舟踱过那戏台侧畔，回首望去，只见一列列、一排排的座椅空空，人都去了，只留下一地纸屑、瓜子壳等物。他看了心里嗒然若失，继续往院子里走过去。

他愈走进去，花树花叶愈荫浓。他一路上萧索地走。走到一丛丛一簇簇的黄花爬满了的地方，稍稍停下来，想到往日赵师容曾在这里，与他相嬉。这地方没他允许，谁也不能进来，也谁都进不来。他就跟她闹着，在树浓阴处，两情缱绻。后来赵师容翻过身来，以手支额，发上都是草叶，痴然出神。

那时暮阳金澄亮的一颗，坠悬在海空那边，照得她侧脸金红了轮廓，李沉舟看得心里喜欢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好美。”赵师容只是痴痴地凝视那远处，李沉舟也随而注目过去，赵师容在晚霞里伸出了手，说：“你看，花好漂亮。”

李沉舟只见那牵牛花的色泽在夕阳里渗进殷红一抹，却见赵师容侧脸挽高害的脸蛋儿，竟比花还柔匀，心中怜惜无限，便亲了一亲。赵师容淡淡一笑，两人就要相昵，忽见花架上有一双黄雀，你跃过来，我跃过去，振翅比翼翔了回去：又追逐回来，落在花间上，吱吱唧唧，煞是亲密的样子。

赵师容妩媚一笑道：“你是它，我是它，它们是我们两个。”李沉舟笑道：“我们两个脏鬼.....”说着又胳膊她，搂着她在草地上打滚。

这时忽飞来了一只长红色长嘴蓝顶的美丽小鸟，那母的小黄雀，就飞开了，跟那红嘴鸟在一起，开始上下飞翔，吱啾莫已，到了后来，甚是亲密，那雄的黄雀立在一旁，甚是沮丧的样子。赵师容见了，撇着嘴道：“我才不是它哩。”

说时那雄黄雀忽然掠起，直往地上重重一摔，撞在石上，迸出了脑浆，竟自死了。李沉舟、赵师容都吃了一惊，未料到那雄雀竟如此烈性，都来不及阻止。那雌雀竟自与红嘴鸟飞了。

李沉舟心中勃然大怒，心忖：这小鸟儿天性如此薄情，不如杀了！当下拾了一粒石子，道“待我将它杀了”。赵师容侧首问他：“杀了谁？母雀还是红嘴鸟？”李沉舟见赵师容在夕阳中脸红得像秋天最美丽的颜色，又柔和无比，竟自痴了，怔了一下，才道：“两只都杀。”可说着话时，两只鸟儿都飞走了，只剩下黄色雄雀的尸体。

李沉舟这时想起来，心中一阵惘然。

这时他已走到林子里一棵紫檀树下，重重地踏了三脚，只有轧轧之声，不远处一棵极大的银叶板根，其根部缓慢裂了一个大洞，里面有一个身段窈窕的红衫人，一耸肩就跃了上来。

这人艳若桃李，杏腮含春，正是“红衣”宋明珠。宋明珠自从在丹霞山一役，巧战“别人流泪他伤心”邵流泪，重创了他后，自己也被打下深崖，与萧秋水有过一段夙缘。

她依然是红衣劲装，黑腰带黑靴鞋，眼睛像明珠一般的亮。

宋明珠跃上来，道：“宋明珠拜见帮主.....”

李沉舟第一句就问：“小蓝回来了没有？”

宋明珠一愣，即道：“没有。”忽又想起道：“但据‘长天五剑’自翟塘捎来的讯息，高姊姊只怕眼下就到。”

李沉舟嗯了一声，又问：“你识得萧秋水，他为人怎样？”

宋明珠又是一呆，没料到李沉舟会这样问。李沉舟见她有些狐疑，即道：

“你曾被朱大天王的长老邵流泪击落山崖，被逼服‘阴极先丹’，萧秋水也被迫食‘阳极先丹’，但你两人都守礼始终，我都知道了。我问的是，萧秋水的人，节制力、克抑之能如何？”

宋明珠一阵诧异，这事只是她和萧秋水的事，李沉舟如何得悉？她当下不敢再犹疑，说：“丹霞山事，到最后仍不致坏了名节，当然是事有凑巧，掉落在‘草虫’上，但由始至终，把持得住的，不是我，而是他。”宋明珠明艳如火，说到此处，在李沉舟澄澈的目光下，仍不免有些赧然。

李沉舟道：“那你心里恨不恨萧秋水？”

宋明珠用上齿咬了咬下唇，道：“恨。”遂而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恨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为什么恨？为什么不恨？”“三凤凰”原是归总管柳随风所隶属，李沉舟很少对她们温言谈笑，柳五则不然，柳五一生不对女子疾言厉色，如果他不喜欢那女子，他宁可杀了她，也不斥骂她。

宋明珠抬了抬眸，长睫毛颤了颤。她不明白今日李帮主怎么会忽然问起她这些事情来，但是觉得眼前的人，如家长一般亲切，使她禁不住将一切都倾吐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只觉得他在那时，不该大拘泥古板，心里又很感谢他的拘礼。”宋明珠但然说，“我自小闯荡江湖，也经历过些辛酸，武林人不是对我畏之如蛇蝎，便是图非分之念……像萧秋水这样的人，确实很少，他……好像不是人。”

李沉舟扬眉微笑道：“哦？”

宋明珠忙道：“好像不似一个真的人，我总是以为活生生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也许他是因为唐方……”

宋明珠咬咬唇又说：“要是为了唐方，那更不应如此。在那种时候，又有什么好怪罪的？萧秋水和唐方是名满江湖的爱侣，但咫尺天涯，始终未能在一起，这我也知道……唐方姑娘我没见过，江湖侠侣，心胸绝不致如此狭窄，而我自己也不会自作多情到以为能取而代之……只不过，唉，萧秋水真不是人！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或者是怕你不愿意？”

宋明珠抬头看向李沉舟，挂了一个甜甜的笑意：“我会不愿意吗？”

李沉舟避开了她的目光，道：“抑或是怕柳五知道？”

宋明珠笑得咕咕连声，花枝乱颤，道：“帮主，他连您的虎威都敢攫，还畏惧什么来着？”

李沉舟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怕不怕？”

宋明珠一愕，问：“怕什么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怕柳五知道。”

宋明珠低头，低声道：“他不知道的。”

李沉舟大笑道：“你以为他会不知道？”宋明珠错愕抬头，只见李沉舟笑道：

“连我都知道的事，他很少有不知道的。”

宋明珠倏地变了脸色，李沉舟紧接着一句：“柳五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了。”

宋明珠紧抿着唇，点了点头。好久以前，还有两只“凤凰”。“金凤凰”冷笑卿便因不听他的话，忽给柳五下令抓起来剥光了衣服，当众批判后活活

淹死。“火凤凰”水柔心因恋上武当派卓非凡，两人打得火热，不听柳五劝告，柳随风使一把火，烧毁了水柔心的容颜，水柔心愤而自杀。

宋明珠每当想起这些事儿，冷笑卿被淹死时的一头湿发，惨白的双颊……火柔心被烧的的脸疤，疯狂的笑声……便暗自惶栗。

李沉舟微笑再加了一句：“柳五不杀你，便很可能因为丹霞山那儿，你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”宋明珠听得不住颌首，李沉舟又道：

“可是柳五的脾气，你是知道的，他随时改换一切态度……今天他不生气的事，明儿他再想想，或许就会佛然大怒了。”

宋明珠又惴惴不安起来，李沉舟又说：“可是如果我去说情，或许他会碍在我面上，不会怎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止住不说了。

宋明珠颤声问：“您……您要我怎样？”

李沉舟正色道：“我不要你怎样。首先，你是柳五的人。我问的话，你都可以不必答，但是你现在有求于我，我可以向柳五说，不过，你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、做一件事。”

宋明珠考虑了一阵子，毅然道：“帮主，本来您有事相问，我知无不言。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道：“可惜我问的就是柳五的事。假使……”李沉舟顿了一顿，一字一句地道：

“假使柳五要你杀了我，你杀不杀？”

宋明珠的脸色一时回不过来。这问题包含了三项：第一，柳随风有没有叫宋明珠杀他？第二，柳五有没有生过杀李沉舟之念？第三，要是有的话，宋明珠杀不杀？

宋明珠神色变幻了一会几，李沉舟一直在看着她，在仔细地看着她。宋明珠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五总管曾提起过。”

李沉舟一展眉，道：“提起过杀我的事？”

宋明珠默默点了点头，脸色也恢复了红润，道：“是。五总管说，如果有一天，他要我杀你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可以杀他了。”

李沉舟皱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明珠盈盈望着他道：“他说，因为他那时候已不是人了。”

李沉舟沉默半晌。轻轻叹了口气，他的叹息如落叶一样飘忽。“你有没有听过‘老伯’的故事？”

宋明珠摇摇头，李沉舟道：“那是一个才子写的故事。‘老伯’是帮会领袖，他跟‘万鹏帮’争霸，起先占了上风，后来儿子、得力助手，都死于狙杀，他假装被打得无法还手，其实暗中培养最后全力一击，要攻陷‘万鹏堡’。帮中可信赖的人，只剩律香川一人。他就在没有出击前将帮中一切交给他，却不料交给了他之后，立即就遭到了律香川的暗算。原来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对手，而是朋友。”李沉舟说到这里，双眼又有一种空漠的神情，平视宋明珠道：

“我今日，可算也接近这种田地；所以我不能再疏忽，纵是最好的朋友，也要留意一些。”

宋明珠睫毛颤动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帮主觉得五总管有嫌疑？”

李沉舟不答反问：“柳五知不知道我常找你们来聊天儿的事？”

宋明珠垂首道：“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”

李沉舟笑了，悠然望天：“他该知道的。”

宋明珠想了一会儿，问：“那您……您要我做的是什么事？”

李沉舟轻声道：“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一惊，惊然道：“什么？”

李沉舟淡淡笑道：“对。就是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退了两步，仍不敢相信李沉舟说的是真话：“……您……要要我杀你……”

李沉舟微笑，陡掣出一柄金光熠熠的短刃，道：“对，你快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讶骇莫已，嗫嚅问：“为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李沉舟道：“因为用这柄刀杀我，杀不死我；若真的有人用刀杀我，我就死了。”李沉舟见宋明珠疑窦丛生的样子，知道她尚未明白，便笑道：

“我叫两个人来，你便明白了。”

说着拍了两下手掌。两声掌声一过，一株高大的桐树后，闪出两个人来。一人全身蓝衣劲装，身材高挑颀昂，如铁骑风云的大将军，却是清谷秀雅的女子。

宋明珠诧异：“高姊姊！”

这女子便是“蓝凤凰”高似兰，她身边的人，黑布蒙脸，身形看来甚是熟悉。

宋明珠不禁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已回来了。”

高似兰点点头，李沉舟道：“她早已在三天前回来了。”转向高似兰说：

“你告诉她盛文隆所探得的虚实吧。”

“是。”高似兰应，即向宋明珠道：“盛文隆潜伏在朱大天王麾下已三年有余，却忽被瞧出身份，他逃了出来，而杜林和老李都死了。他逃出来时只剩下一口气，我去接应他时，迟去一步，他便给人干掉了。他只来得及告诉我几句话……”

宋明珠睁大眼睛听下去，她知道这“几句话”必有很大的干系。用生命换来的话语，通常都是极珍贵的。果然高似兰道：

“盛文隆说：朱大天王、慕容世家、唐门三方面都派出了杀手，要在帮中里应外合，杀了……帮主。”这“帮主”两个字，原本就是“李沉舟”的名字，高似兰当着李沉舟的脸，就算是转叙，也有讳避。李沉舟接道：

“今日看戏的时候，已来了一批杀手。”

高似兰因不知晓，哦了一声。李沉舟道：“来的是慕容世家的人，而且都是一流好手。”

高似兰问：“是慕容小意？”李沉舟摇首道：“不是，是慕容若容。”

高似兰剑眉一扬，又问：“让他逃了？”

李沉舟摇首，笑道：“一个也没逃得了。”高似兰柳眉一竖：“慕容若容？”李沉舟道：“也死了。柳五亲手杀的。”

宋明珠杏目圆瞪，问：“所以您怀疑柳五杀人灭口？”李沉舟摇首道：“柳五手下，向难有活口，这不能疑他，但是还有唐门以及朱大天王的杀手要来……与其让他们先动手，不如我先死了好些。”

宋明珠依然不解。李沉舟道：“我死后，权力帮的大权落在什么人手上？”

宋明珠不假思索便道：“师容姊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可是如果师容在河北一带艰苦作战呢？”

宋明珠想了想，道：“那就理应由五公子当家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帮主就是他，朱大天王和唐门的人，以及那不为人知的内奸，如果要灭权力帮，就得先杀柳五。”

宋明珠双目一阵亮：“我明白了，若无人杀五公子，五公子就是那内奸。”柳随风在当年创帮七雄中排行第五，年轻潇洒，位居总管，所以被称为“五公子”或“柳总管”。

李沉舟笑了笑，没有直接作答，宋明珠禁不住要问：“如果内奸不是柳五公子呢？”

高似兰微笑道：“那五公子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”

宋明珠急切地道：“是呀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柳五的处境为何会危险？”

宋明珠一愣，即答：“因为有人要杀他呀！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只要保护着他，或者，监视着他，不管如何，那暗杀者，迟早都会出现。”

宋明珠恍然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……”忽又懵然道：

“可是……可是您……您又怎能死去呢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便要你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又茫然了起来。李沉舟道：“我杀了我。”他指住蒙面人，然后又指住自己，一字一句道：

“我的英魂才能回来保护或者监视柳五。”

高似兰把那人的面中扯下。那人的样子，竟和李沉舟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目光痴呆，挂了一个笑嘻嘻的神情，宋明珠竟未见过世界上有如此相似的两人，但精神气质竟又如天渊之别！

李沉舟缓缓道：“他不似的地方，如果死了，就谁都看不出来了。”

死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木然的。或者说没有表情。总之一个人死了，便失去了知觉、能力、武功、智谋和感受，以及一切，

但真正有武功、才能、判断、敏感、智慧的人，仍潜伏在帮中，在暗里监视着一切。

宋明珠这才了解了李沉舟的用意。

只听李沉舟道：“这人天生痴呆，容貌和我相似，一当帮主的时候，就开始养他，将他养了好久，藏了起来，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，一生不愁吃、不愁住、不愁花用，他容貌有不妥的，便给他易整，到了今天，他长得和我几乎一模一样，他生存的感受，都有过了，但生命的意义，便是为我死，而我因他死而继续活下去……”李沉舟顿了顿，继续道：

“所以要你一剑，将我杀了。”

宋明珠瞠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杀帮主？”却见那酷似李沉舟的人，不知死之将至，依然嘻嘻傻笑，呆呆不已，心中不禁一阵发寒。她一生任性行事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所以才在丹霞山上，一上来就重伤了吴财，杀了劳九，而今见到这好似没有脑袋过了半生的人，也不知怎地，竟有些惊然。

李沉舟道：“你杀了‘我’的理由是：萧秋水和你在丹霞山的事，你将那颗‘阴极先丹’扣了起来。”

宋明珠退了一步，嘎声道：“……您……您怎么都知道？”

李沉舟平静地笑道：“我怎会不知道？我知道你并非独吞，而是给了柳五，柳五告诉你，这事不可张扬，是也不是？”

宋明珠低下了头，花容惨淡。

李沉舟道：“柳五一向风流惆位，他有多久没理你们了？”

宋明珠知道在这帮主面前，是什么都瞒不住的，当下用力咬下唇，道：

“已经一年多了。”

李沉舟点头喃喃道：“这可能便是那‘阴极先丹，之故。柳五虽功力深厚，天生颖悟，但‘阴极先丹’的威力，确要了他不少代价。”

宋明珠听了，头垂得更低。李沉舟补充道：“你便为了这个，畏罪拒抗，连同左常生，将我杀了……当然，以我功力，你们很难轻易杀得了我……”

高似兰接道：“李帮主平日喜欢在这林中踱步，每次他都喜欢在这里静思默想关系里的应对之策，你和我便匿伏在茄苳树下的机关里，而左常生假装拿飞鸽传书禀报，三人一齐动手，杀了‘帮主’，由于帮主武功高强，所以左常生也死了……”

宋明珠问：“那……那高四姊又为何要弑帮主？”高似兰是原存“五凤凰”的老四，“白凤凰”莫艳霞是大姊，“金凤凰”冷笑卿是老二，“火凤凰”水柔心是排行第三，“蓝凤凰”高似兰居第四，“红凤凰”宋明珠则是老么。

高似兰淡淡地道：“因为我将梁斗等人被擒之处告诉了萧秋水，才致萧秋水得上华山，使得上官、费二族互拼殆亡，萧秋水的势力因而坐大……我因怕帮主见罪，所以横加杀手。”

宋明珠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道：“那……那左人魔又因何杀‘帮大’。”

高似兰淡然道：“他真的是想杀帮主，所以他只好死了。”

宋明珠睁大了圆眼，讶然道：“他……”

高似兰道：“他是朱大天王派来卧底的人，也卧了这许多年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他杀了‘我’之后，只好死。”

宋明珠终于了解了这件事。但她还是有一事要问：“我们杀了‘帮主’，天下之大，哪还有路可走？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你们跟着我，天下又怎会有绝路可走？”

宋明珠喜上眉梢，芳心喜悦地道：“我们……我们可以跟着帮主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嗯。一起做一些替‘权力帮，剔浊扬清的事。”

高似兰忽道：“只不过这样之后，帮主您就不得露面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我当然不露面。我自小心里就想，死了之后再复活，一切都是不是一样？我在江湖上，做下了那么多的事，有善的，有恶的，有人当我是恩公，有人叫我为好贼，总之，就算是罪魁祸首，但也举足轻重……我一直有个异想，想知道我死后，武林中对我是怎样的评价？我死后，江湖会不会在风波诡谲中将我迅速忘怀，到了不久之后，便连新一代也不知道我李沉舟了？只有我死，才能看出真心，访得实在。今日你俩要来替我了这心愿，只要能顺利找出元凶，日后定然有赏。”

高似兰和宋明珠拜道：“能为帮主效命，殊幸欣悦，怎能接受奖赏……”

这样说着，李沉舟心里却在悠然想到另一件事：师容，他心里狂喊，也惟有这样，才能试出你的真心了……要是你负了心，我就算抓拿到暗杀者，逮住了元凶，也难再世为人，而要永沦为鬼了……

他这般想着时，一人正从林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这人长袍阔袖，但在他身上穿来，一点都没有从容的样子。高似兰轻声叹道：

“左一洞在武林中出名的奸似鬼，今日却要平白做了冤鬼。”

左常生一见李沉舟，慌忙作揖，李沉舟劈头第一句就问他：

“朱大天王好。”

左常生脸色，登时大变。他还未来得及回话，李沉舟自怀中掏出一只信



鸽，递了过去，左常生错愕下双手接过，然后宋明珠和高似兰就同时出了手。

“一洞神魔”的肚子本是空的，有个大窑窟，但这下他连胸臆上也多了个窑洞。

“红凤凰”的脸姣心狠，“蓝凤凰”的冷艳无情，左常生这次就算有九条命，也逃不过这一击；就算逃得过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有李沉舟在。

李沉舟不在了。李沉舟的死讯传出去的时候，全帮都震住了，有人以为是末日了，有人悲号当堂，茶饭不思，有人披白中、戴麻孝、有泪痛哭、无泪位血，有人兀自不肯相信。

柳五不是其中任一类。

他没有哭，只静守李沉舟尸身旁，足足三天，三天后，有人见到他叩了九个头，站起来时，额上冒血。然后他向旁边的人下达了一道命令：

“向朱大天王投降。”

在四川、湖北两省间，长江上游之“三峡”，长七百里，为行舟险地。

三峡之首——瞿塘峡上——有一艘吃饱了风的帆船，顺流而下，航过时，忽然打起了一面炽红的血旗，然后又升起了一面小小的白旗。

在旭阳照射下金色的江水晃漾，一座山头上，有一人举一黑色绣金龙的旗帜，招风晃了一晃，这道旗号立即一山飘过一山，一丘传过一丘，一直传到瞿塘峡上。

瞿塘峡有翻山越岭，连绵十余里的山寨，一匹快马，马上的人，俯身几乎贴在马背上，几乎同一条直线一般，举着一面黑色囊金龙的大旗，冲入山寨中，马蹄激起黄沙漫漫。

黄沙未落，那人已勒马跃下平地，两名大汉，箭矢一般迎了上去，跟那大汉交头接耳几句，那两人脸上都露喜色，返身往寨内奔去。那持旗帜的大汉这才有隙裕在那大木桶中打一大盆水，泼洒向脸上去，来减低他身上狂奔过后的懊热。

那两名大汉急奔，奔过了几个哨岗，到了一个用黑色木条建筑如铁一般威风的寨前，便停下了，一个高瘦赤精大汉走出来，那两名大汉俯耳过去，说了几个字，这烧窑的赤膊汉脸上立时出现欣喜之色，双目嘉许地看着两人，用力在他们肩膀上一拍，返身就掠了进去。

他不知经过了多少道闸门，多少弄堂多少巷弄，忽在一处黑色窄门前止步，小心翼翼、恭恭敬敬地行近去，一个身着白衣、轻摇招扇的文士，神色冷然地行了出来。

那烧窑工人模样的人也凑过去，说了几句话，那文士脸上，立时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，那轻松平淡的容态，立即不见了，又追问了几句，沉思了一下，挥手叫那汉子去，但脸上已掩抑不住狂喜之色。

他又沉吟了一阵，急将摺扇一合，快步踱入窄门。窄门一过，原来是一宽敞至极，简直如平原一般的大殿，大殿上什么置设都没有，远处有一张三十余丈长的大理石桌子。桌子顶端，只有一张椅子。椅子后面，有一道屏风。

屏风上绘着有一只欲飞九天、翼翔爪张的金龙。

那大厅十分宽敞，没有门也没有户，更没有屋顶，阳光就直接自天空洒了进来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在这房子上面，除了日、月、星星、云朵，偶尔的雨水和鸟。

那文士走进来时，脚步已禁不住为那喜悦而轻快起来。由于大厅太过阔大，以致那张奇长的桌子，不会让人觉得过长。

那文士却知道天下英豪到此地来聚议时，都得站着，只有桌子那端的唯一一人，才有资格坐这唯一一张椅子，而且是坐着听那些站着的人报告，这对于那些诚切禀报的人来说，已经是一件令他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了。

可是那文士实在无法抑遏心里的兴奋，他每走近一步，脸上的狂喜之色就增多了一分。他急急走去，忽听一个声音，来自他的头顶。这声音，他知道，是屏风后的人说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那文士听得心头一栗，忙道：“禀告天王，有喜事相报。”

这文士正是“柔水神君”雍希羽，他是“朱大天王”手下两员大将之一。那声音却冷冷地道：“你为了一个息讯，在行走时大意到不得了，从你走过来的五十二步中，至少有四十六次可以供人一击得手，可谓大意至极！”

雍希羽一听，不由自主地淌出了冷汗，惶惧不已。那声音才问：

“是什么事？行近相告。”

这时屏风后走出一个矍铄老叟，身着铁色长袍，背负双手，走了出来，正是朱顺水。雍希羽慌忙走前一步，稽首下拜。

“叩见天王。”

朱顺水一挥手道：“你说。”

雍希羽即道：“李沉舟死了。”

朱顺水将头一扬，目如厉电，瞧得雍希羽猛地一震，朱顺水双目如电诿一般掠过后，半晌，才一字一句问道：“消息确实？”

雍希羽拜伏道：“翔实。”

朱顺水的神色不变，但眼神里终于出现了一丝狂喜之色。他缓缓地站立起来，虽身材不甚高大，但精悍无比。他一站起来，雍希羽即垂手退过一旁去。

朱顺水站了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来回踱步，雍希羽知道朱大天王遇事喜欢来回踱步沉思，更不敢惊扰。朱顺水踱了一会儿，便走入了屏风之里。

待他再从屏风另一边出来时，他已有了决定。他简短地下令：

“柳五必然来降。但其实是假降。此令三十六分舵，七十二水道，假意受降，全面备战。”

消息传到墨家子弟那里时，墨家子弟正随大将刘锜与金兵在顺昌决战。处处都有墨家的子弟在磨剑抚刀，刀光映得墨家人的脸上泔然寒光。

墨夜雨听完了消息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
“派十个精锐的去吊唁，若没死，在灵枢上补一刀；如果死了，杀光他棺材旁边的人。”

墨家大弟子墨最没有发问。但墨夜雨仿佛已瞧出他心里所问。

“李沉舟若未死，则是等咱们去，咱们不能不去；李沉舟若死了，他的手下定沉不住手，进攻咱们，咱们也非去不可。”

墨夜雨说罢，走到中天皓月下，仰头闭目沉思。他长长的影子映在地上，银缎的披风如一只大白蛾，披在他身上，从背后看去，他的双盾竟长及须边，额顶泛着月色煞白。

墨最静静退了出去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他知道墨夜雨在临大事时，喜独自在天穹下位立沉思，不容人相扰。

唐门唐君秋系蜀中唐门与俗世红尘的总联络人。所有的唐门弟子，要出去闯荡江湖之前，都得让他审定过，或要通过他的考验。

他在唐门二代子弟中排行老二，坐镇中州，他离得虽远，但一直是唐门的“咽喉”，要人唐门的人，不管是武林中人，不管是官宦、货商、都得通过他的势力。他在唐门，可算是主理外务的首席人物，跟主理内务的老大唐尧舜，俱是手执大权的人物。比起专门训练高手与杀手的老三唐灯枝、老五唐君伤，可说是铢两悉称，各有千秋。

可是这次从唐门内堡派来的好手，一批又一批，如唐大、唐朋、唐柔、唐猛……都是有去无回——甚至连“唐门三少”的唐肥，也铩羽而归；而这次派出来的人，更是老五唐君伤的手下第一号人物——

唐宋。

唐宋来到了他的地盘，这事连唐君秋都不敢怠慢。唐门高手，一旦执起法来：是六亲不认，甚至可以大义灭亲。

唐君秋知道外面出了事。几十年来暗中训练的唐家堡好手，已逐个遣出，有重要任务完成。他的两个重要手下：唐本本和唐土土，也垂手待命。

他把这个近年来所得最轰动，但也最对唐家堡有利的消息向他对面的白衣少年说了。

那少年却不动容。

少年沉吟了半晌，轻轻呷了口茶，时已秋末，天气微寒，他却轻轻摇了摇摺扇，然后又哼了个小调，唐君秋一直在等，等到了后来，这少年人居然似已睡去，手里还有一下，没一下地轻拨着扇子。

唐君秋感受到那微末的一点点凉风——系从那扇子吹过少年的发襟再传来的——唐君秋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愤怒。

若不是，若不是他知道这人就是唐宋——唐家内堡的人捣什么鬼，一个比一个更骄做了？上次从这儿出来了一个唐朋，又做又慢，出去还不是叫“权力帮”给杀了！

——难道这些人真当自己老了？

可是自己为唐门奋斗挣扎几十年，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运筹帷幄，冲锋陷阵，他哪样未立过汗马大功？居然叫这些“内堂”训练出来的小毛头儿小觑了！

——可是怒归怒，脾气是发作不得的。

——自己这几年来好女色，唐老太太已深深不喜，唐宋是唐老太太手边红人，更是得罪不得。

想起唐老太太，他就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唐宋这时忽然问：“你冷么？”

唐君秋笑道：“大白天的，不冷。”

唐宋的眼，睁开了一丝窄缝，再问：“不冷你为何打冷颤？”

唐君秋登时火起，但觉唐宋那睁开的一隙缝的眼内，却如冷电一般地晒住他。唐君秋居然能按捺得下来，心忖：我毕竟是他伯父啊，闯荡江湖也比他多，他敢怎么样？当下笑道：

“我发个抖儿，十七少也要查根究问么？”

唐宋懒洋洋地道：“二伯父打颤，我不想问；不过二伯父要是因为念起老太太就起抖儿，恐怕老太太会不喜欢……”唐宋懒懒地笑了一笑又道：

“堡里的唐朱，就是在做梦时愤然唤‘老太太’，就被唐老鸭处死了，这事你可知道？”

唐君秋脸色变了。唐老太太就是唐门当今最有权力的人，也是当今武林

中最有权力的女人，唐老鸭就是她近身婢仆。唐君秋脸色变得快，复原得也快，他居然阿谀地笑道：

“是，是，十六少提点得是，我老不中用了，该多多学习……只不知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故意不说下去，待唐宋追问。

谁料这十来二十几的小伙子，居然一点都不急，一句都不问，起来轻轻呷口茶，又躺挨下去，打起吨来，唐君秋暗骂了一句：见鬼了！只好径自说下去：

“对于李沉舟的死，不知十六少有什么打算？”

唐宋的眼球略为转了一转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你呢？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看法？这小子自己没主见，要探听我的底！好，看我的！“李沉舟死，柳随风不能服众，武功又不如人，正是一举摧之的好时候。”

“不。”唐宋这时缓缓地，但完全地把眼睛睁开，他凝重地用手，将杯子端到唇边，吸了一口，茶含在嘴里，似在细细品尝，好一会才吞下，道：

“这消息不似权力帮的真正讯息。上次我叫你杀的权力帮卧底‘不回刀’，杀了没有？”

在旁的唐本本立即答：“杀了。”他说的时候垂在两旁的两只手爪子紧了紧，他练了三十年的“鹰爪功”，随时可以飞身掐死敌人，比暗器还有效，杜林就是死在他的一双“鹰爪手”下，他向来都觉得自满。

唐宋低叱了一句：“我没问你！”

唐本本低头道：“是。”

唐君秋忙道：“是唐本本将他杀了。”

唐未道：“你可知道他杀得奇差无比么？要不是他跃出窗口时着了我一记，他右腿内侧中了我一枚木棉针，恐怕早让他逃了。”

唐本本听得全身抖了起来，原来他杀杜林的时候，已细察过周遭没有人，却让“不回刀”杜林警觉，跃出潜逃，却在窗口稍稍一顿，是以自己一击得手。事后才发现，杜林的“气海穴”有一枚细针，却不知是谁神出鬼没般下手——原来竟是十七少！

唐土土见自己的拜把弟兄脸如死灰，身子发颤，不明所以，也不安起来；唐君秋带这两人已久，一见此情形，心里已了然了八九分，当下调解道：

“阿本在唐家堡，曾打下龙幡虎踞的‘石头城’，早岁曾在清凉山扫叶楼救过十六少的尊翁……燕子矶一带的基业，都可以说是他打下的……”唐君秋说那么多话，是为了借这些功绩，来保住唐本本的位置。唐本本在他手下，善解人意，近年来的美女，多半是由他跟贪官污吏勾结，才络绎不绝地供应上来。另一个唐土土，可蠢笨得多了，连一句奉承的话儿也不会说。

唐宋听了，哦了一声，向唐本本微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辛苦您了。您在唐门‘外围’，当什么职位？”唐宋如此柔声问。

唐本本受宠若惊，答道：“是二大爷的左刺史巡使……”

唐宋笑道：“很好，现封你为正司马……”唐本本大喜不过，正待致谢，唐宋又道：

“追封谥号‘本赞公’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唐君秋的脸色就变了。唐本本脸色却没变。他已死了。他的尸首正缓缓地倒下去。在他一旁的唐土土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脸色如上。

唐宋却笑道：“你很好，既不贪花，也不好色，更不阿谀奉承，老太太很瞧得起你……他的位置，由你一并代了。”

唐君秋额角隐然冒汗。唐宋又呷了一口茶，在饮茶的时候，眼睛眯得细细的，不知是观察人，还是在品赏茶的滋味。

唐宋却笑道：“权力帮那桩子事，绝不如此简单，他既要我们知道李沉舟死了，咱们来个相应不理，以不变应万变……何况，”他笑了笑，悠哉游哉地道：“据说‘权力帮’中已有了我们唐家最厉害的人，主掌了一切……”

唐君秋忙应：“是。”微抬眼望去，只见唐未又在轻摇招扇品茶，唐君秋蓦然发觉，这少年人在饮茶、摇扇时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显然都在想事情，也不知怎地，一股寒意，自脚跟底直冒上了心头。

唐家百数十年前也有一个阴毒、年轻而厉害的人物，叫做唐玉。他的故事已有武侠前辈精彩记传，令人读后犹有余悸。昔年“唐家堡”与“火风堂”一战，死了不少人，但唐家堡的实力依然屹立不动。

这百几十年后，唐门三大年轻高手，除了唐肥重伤，不知去向，唐宋和唐绝，都是令人闻名色变的人。唐宋冷、毒，而且六亲不认，外貌却温文儒雅。唐绝最绝，绝得连“唐门”也没几个知道他怎么绝法。

慕容世情到了晚年，中年丧妻之后，最疼惜的是他的一对子女。

他的儿子慕容若容，风流俊雅，才藻澎湃，悟性奇高，而且对弹词说书唱戏，俱有心得，他天生英俊，而且嗓子又好，不但隐然有其父之风，在剧艺舞技上，也有小成。

如果一定要找弱点，慕容若容只有一个弱点：

心高气傲！

“暗杀李沉舟”，这个意念，乃出自慕容若容本人，慕容世情并不知道。如果慕容世情知道了，定不会让他去；他既爱惜这个聪明伶俐的儿子，更不想将潜伏在“权力帮”数十载的“伏兵”牺牲掉。

——李沉舟岂是如此轻易暗算得了的！

可是慕容若容去暗算他，慕容世家与权力帮之结仇，来自慕容英之被杀。而慕容英之所以被杀，乃起自于权力帮与萧秋水在乌江之役后，误会有慕容世家的人与役，一大世家与一大门派，本已形成对立日显，何况还有这等肇祸恶因！这导致了后来的慕容英雄为南宫世家的“鸿门阵”所杀，而南宫世家正是权力帮所指使的。慕容若容年少气盛，想闯出一番事业，于是只身赴权力帮，狙杀李沉舟，突围不成，反被柳随风所杀。慕容若容再也没有回到姑苏去。

慕容世情是先听悉儿子被杀的消息，过后三日，才传来李沉舟死亡的讯息。

慕容世情当时在酒宴上听得独子丧命的消息。他的两粒眼泪，滴在玻璃色酒杯里，瞬即欢酒喧闹如故，十分畅愉，一点也没有哀伤之情。次日他到寒山寺去拜会一位老僧听禅，联袂到虎丘灵岩寺，邀游了一日，到了第三日，偕一群硕学名儒，武林泰斗，大宴于苏州沧浪亭，宴至半筵，悉闻李沉舟毙命的消息。

慕容世情拍案大哭三声，悲声吭哥曰：“昭昭素明月，辉光烛我床，忧人不能寐，耿耿夜何长！微风吹闺闼，罗帷自孤扬。揽衣曳长带，展履下高堂，东西安所之？徘徊以仿惶。养鸟向南飞，翩翩独翱翔。悲声命俦匹，哀鸣伤我肠。感物怀所思，沾涕忽霑裳。伫立吐高吟，舒愤诉穹苍。”他一面吟呼哦悲唱，走到中庭，拭泪道：

“呜呼！沉舟既死，世情何复生？逝我李沉舟，天下难寻敌手！你们明

天就随我去金陵拜祭他。”从此日起，便不酒不宴，全身缟素，绝少言笑。

慕容小意是慕容世情唯一的爱女。她早已收拾好行囊，指派了人选，只待她父亲的一声令下，即可出发。她年初及笄，娇痴无邪，清美绝伦，琴棋诗书画，无一不精，她更精于的是，观察辨识她父亲的一喜一怒，所思所念，所以她知道她父亲“赴金陵”的决定，早在三天前游园、设宴、作乐、行酒的大热闹中，已筹划好了的。

“赴金陵”不仅是一次吊丧，而是一次“行动”——慕容世家对“权力帮”的一次总行动。

## 第二章 寂寞

随着刘锜的节节胜利，岳飞也大败兀术于郾城，而且进兵追到汴京四十五里的朱仙镇。岳飞在此战以麻札长刀大破金兀术“拐子马”，使南侵以来，所向皆克的“铁浮图”，被杀得尸横遍野，片甲不留。

岳飞在此役中威震华夷，其不许败、只许胜之兵，从他对子岳云的话“此战必胜而复返，否则先斩汝头”可见一斑。他的背鬼军部王纲，以五十骑兵出阵诱敌，王纲奋身先人，斩金将李朵悖董而返。金兵曾以潮水般的大阵，黄尘蔽天地涌杀而至，岳飞身先士卒，跃马出阵，开弓就射，连杀数将，岳军士气倍增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战无不克。

岳家军的骁将杨再兴，以单枪匹马冲入金军，遍寻兀术不获，枪挑数百人而返。又引兵数十人，在临颖小商河遇金人伏兵，杨再兴陷入敌阵，时萧秋水一股民兵与武林义军三百人来救，无奈金兵数百倍之多，而杨再兴深陷敌阵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金兵人仰马翻，当者披靡，但金兵人马遽增，包围重重，杨再兴单枪匹马，杀金兵二千余人，斩万户、千户、百户长以上百余人，英勇战死。萧秋水等也奋勇作战，但营救无从，反被包围，一千转战经年、伤痕累累、饱历风霜、忠肝义胆的武林豪杰，战死的战死，逃亡的逃亡，有受伤撤退的人，但无受伤被生擒或投降的人。

萧秋水负伤逃亡到莫愁湖时，曾捂着受伤的前胸，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们的人，只有生或死，没有偷生或怕死。”说完这句话，鲜血已自他指缝溢出，他也“咕咚”一声，翻落下马来。

萧秋水在莫愁湖倒下来的时候，岳飞也一日内奉到十二道金牌，召令班师，这时韩世忠、张浚二路大军，皆被撤回。岳飞本可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沿道皆有英雄高侠之士相劝谕，人民闻讯，更大失所望，扶老携幼，满山遍野地跟随大军起行，有的无告苦民竟拦住岳飞马头，恸哭泣说：

“我等顶香戴盆，运粮以迎王师，金人皆知。今日相公一去，我等无遗类矣。”

岳飞仰天长叹之余，只有嗟惋泣下，向东拜曰：“臣十年之功，废于一旦，非臣不称职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！”岳飞终于绍兴十年七月班师，金兀术一月后毁约南侵。岳飞明知受秦桧所忌，用兵动众，恢复疆宇，今日得之，明日失之，养寇残民，无补国事，于是力请复兵权，但其时金人分二路入侵，川陕淮西均告急，岳飞一日奉十几次诏命，援东救西，疲于奔命，不料这些御札，一一都成为日后秦桧居然诬告岳飞撤兵谋叛的借口。

时已十月，临安府处处浮华，夜夜笙歌，称臣纳市，求欢于敌，只有乞和之心，焉有恢复之志？

莫愁湖前，愁更愁。

一个葛衣人痴坐在莫愁湖畔，夕阳晚霞，湖水清澈幽洁，湖面碧波荡漾，湖上远处，隐隐传来采菱女子的悠悠歌声。

有关“莫愁”的传说，有好几种，其中据唐书乐志云：“莫愁乐者，出于石城乐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谣石城乐，和中后有忘愁声，因有此歌。”古今乐录也说：“莫愁乐亦名蛮乐，旧舞十六人，乐八人。”这是说，莫愁是位石城善歌谣的女子。

另一种传说，是“莫愁鄂州石城人”，即乐府清商西曲莫愁乐云：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两桨，偕送莫愁来。”“闻欢下扬州，相送

楚山头，持手抱腰看，江水断不流”。这里的莫愁，是楚国的石城女子莫愁。

还有一种传说，是据梁萧衍河中之水歌：“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”。这里的莫愁，是位洛阳女子。

究竟莫愁是谁？谁是莫愁？已无人探究，这里碧水接天，柳曳生姿的婆娑世界，便是莫愁湖。

这时夕照残霞，凉风徐来，映照得碧波金粼千点。远处随风传来歌声：

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在汉唐；汉唐不可挽，莫愁莫不愁。”

歌声细微但细碎可人，如越岭嘶秋之后，又带着些微的忧愁，荡回人间来，那葛衣人抬眼望过去，只见数艘小舟，翩翩来去，舟上水袖罗裙，轻声曼妙。

这时有官模样儿的几个人，喝得七八分醉，边唱边肆声谈笑，顺着莫愁湖的湖畔小亭石径，大摇大摆地走来，一人“喀吐”一声，一口沫痰，吐到湖里去。

只听一人狎笑道：“那几个小娘儿不知在唱什么情歌，咱们去找几个来乐乐。”走在中央的官员笑得十分淫邪：“这比起宫中金粉，滋味儿可大大不同吧……”两人相视怪笑起来，旁边跟的侍卫和阿谀奉承之辈，也忙不迭赔出爆笑来。

那大官儿鹰鼻鹞目，高出入一个头，但眉目间十分淫邪，旁的人全是宋官，敢情是前方寸步必争，万里朱殷，生灵荼毒，民不聊生，后方却主义和，对这些金国来的官儿，曲意奉迎，不惜将宋国民女，供其享乐，这跟战火燎原中的杀掳奸淫，却又是另一般哀凉。

一个侍卫见那金人对那些采菱女子动了心，忙招手大呼道：“喂，喂，过来，过来……”那些女子听不见，独自唱和着，那金人打了一个酒呃，半蹲下身，当湖便溺起来，一面淫笑道：

“你们听，听……”

这些湖中女子的歌声，悠扬动听，原来是由一名女子唱，其他女子翩翩相和，舟影轻约的错落在波心间，衣裙袅动，歌声袅绕，可谓清幽已极。

那金人却在此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吐了一地。那宋官来相扶，结果被吐得一身污秽，宋官皱了皱眉，却不敢回避。这时那歌声正唱到：

“……有所恩，乃在莫愁湖。何用问遗君，双珠玳瑁簪，用玉绍缭之。闻君有他心，拉杂摧烧之！当风扬其灰。从今以往，勿复相思！相思与君绝。有所思！”

那金人宋人继续在调笑呕吐，忽听一人喝道：“别吵！”众人一呆，连呕吐也止住了，实想不出临安府中有谁忒也胆大，竟敢喝止金朝枢密使以及“子皇帝”的高官大员的行乐？

众人望去，只见一葛衣人，畔柳蹙眉而坐。一个侍卫操刀骂道：

“你是哪座山头上的葱，敢在这儿大呼小叫，没长眼睛瞧瞧，你家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啪地一响，已被打落湖去，落至一半，忽给那人一手抄住，只听那人喃喃道：“不可污了湖水。”又闪身将这侍卫捉了上来，用力掼去，呼地一声，不知飞了几丈远，噗通一声，也不知掉落到哪里。

其他几名侍卫、官员，纷纷高呼大喝，拔刀来砍，那人一手一个，瞬息间九个侍卫，全抛到不知哪里去，落地这声过后，便声息全无，只剩下那金朝使者和宋朝官儿，那宋朝官员吓得魂不附体，屁滚尿流！



葛衣人一下攔一个，俟到他们两人时，忽道：“杀你们污了我的手。”那金朝使者叱了一声，踏前一步，一手扣击下来，竟是“大力鹰爪手”！

那葛衣人伸手一刁，已化解来势，那金人知生死关头，烂打狂杀，拼死相搏，宋朝官员却跪地求饶不已，但无论那金人如何截击，葛衣人只要提抬手足，即将之化解，而侧耳倾听那清甜的歌声。

这时忽飞来一条水色长絮，“缚”地缠在金人脖子上，金人双手欲扯，但飞絮一紧，那金人眼珠子凸瞪，舌头暴伸，立时窒息毙命。

那絮缎又是一卷，缚在宋官的颈子上，那宋官大叫：“救命……”

叫得一半，已自没了声息，只听一个清跪优雅的声音笑道：

“你既怕杀他们污了双手，我便替你杀了，如何？”语音未止，柳树下多了一个宫装的女子，嗖地一声，长缎如狸猫一般收回到了她的袖子里去。

葛衣人些微有些倦意地笑笑，依然倾神聆听。那宫装雍雅女子问：“萧兄弟，你在听什么？”

葛衣人恍惚地道：“你听，你听，这像不像是唐方的歌声……”

那女子迷惑了一下，眼睛一亮，眼神里有些微忧伤之意，又有些了然之色，更有些怜悯惋惜之态，婉然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，我又没耳福听过唐姑娘的歌声……”说着竟有些微辛酸。

这葛衣人正是萧秋水。而飞絮杀敌的正是赵师容。他们两人与“两广十虎”中的李黑、胡福、施月、洪华、吴财，以及陈见鬼、大肚和尚、铁星月、邱南顾、林公子、梁斗、孔别离、孟相逢等转战各地，历劫遍辛，其中吴财不惜己身，投入金方阵营作卧底，不幸为林公子所误解，追杀五百里，终在敌方大本营沛京误杀吴财，而林公子也从此声销迹匿。

大侠梁斗偕“恨不相逢，别离良剑”、“天涯分手，相见宝刀”孟相逢、孔别离二人，分别纳入张宪、王贵二部。张宪、王贵被秦桧以谋叛罪名所捕，饱受酷刑，张宪至死不屈，王贵则被迫作伪证，此后则不闻孟相逢、孔别离二人之音讯。至于梁斗，有人传他原本是世胄公卿，但因抗金而被解除兵权，跟随因力保岳飞而被奸相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的韩世忠，杜门谢客，绝口不谈兵事，两人常常骑驴携酒，游西湖以遣永日。

这时慕容恭已战死。“铁钉”李黑、“金刀”胡福、“杂鹤”施月、“铁头”洪华、“阎王伸手”陈见鬼、大肚和尚、“屁王”铁星月、“铁嘴”邱南顾等，依然跟随萧秋水，并因萧秋水授与“少林”、“武当”、“权力帮”、“朱大天王”各种武功，而武功迈进数倍。此际萧秋水的武功，非昔可比，当阳擂台之役中，他得三颗“无极先丹”之助，以及“八大高手”悉尽相授，武功已隐然可稳胜柳随风手下之“双翅、一杀、三凤凰”，而今加上“少武真经”及“三才剑客”点拨指导的“忘情天书”，武功还在少林天正、武当太禅等人之上。

这时莫愁湖畔的赵师容，跟随萧秋水征战多年。她一生中，也不知历过多少阵仗，经过多少事理，世间男子，也交往过不可胜数。但她跟萧秋水东征西伐，初是奉李沉舟之命，一方面是对义军的同情，但一路打下去，竟不能自拔，并深深地陷了进去……

昔年她跟李沉舟在一起时，也是如此。她本来聪明、伶俐、雍容、貌美不可方物，而且对音乐、舞蹈，都极有天赋，出身在王侯世家，可谓无忧无虑。只是她在那年夏天，忽生异想，觉得在家里做针线，等待宰相独子的那头婚事的喜日近……是一件无聊的事，于是她决定出来江湖上跑跑。

——却没料到遇到了李沉舟。

她遇上李沉舟，也是千人万人中，只要一见过，便永生不忘记。她舍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，和那未婚夫婿的痴心等待，跟李沉舟一齐闯荡江湖起来。

她适应得很快，而且记性好、悟性高，李沉舟的兄弟们既敬她、又爱她；既怕她，又听她话。李沉舟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；但其中也有无尽的江湖谲诡风波，因因果果，恶毒暗算，阴险颠覆，也有壮志难伸，彷徨无计的时候，但居然一一轻易度过。

待“权力帮”基业稳固时，岁月磋跎，她和李沉舟，已不是年轻的爱侣了，虽是武林中所传的一对“神仙般的情侣”，但是她知道，她的音乐，她的舞蹈，她自己的事……再不把握，就要在岁月之流里，一一消逝了。

可是她这样跟李沉舟在一起，却又觉得很满足。

除了柳五柳随风，陶二、恭三、麦四、钱六、商七……这些人，一个一个地，不是背叛，就是战死，先后离开了他，也远离了人世，而李沉舟的部下，不管是“双翅、一杀、三凤凰”，还是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，抑或是“十九神魔”的分舵弟子，都一一逝去……只有她还在，她在他身边，她一直都在他身边，未曾背弃过他，总得让李沉舟有一日，会因她或许的不在，感到震讶，感到不可能，感到无法忍受这打击……

她当然不会这么做。可是她会这么想，这么想会使她觉得自己在李沉舟身边感觉到重要，这重要比她在权力帮的地位还重要。

所以她在权力帮里，过问了很多事……帮里的赏罚是不是严如斧钺？帮里会不会因日益壮大，而兵骄官绌？帮中子弟作风，会不会因文恬武嬉，而被武林中人视为嚆矢？这在在都是赵师容逐渐之关心起来的。于是武林中的人都知道，李沉舟身边有两个了不起，惹不得的人物……便是赵师容和柳随风。

而她自己的岁月，也过去了，而她自己要完成的喜欢事儿，也过去了……直至她遇到了萧秋水。

萧秋水只是一个在莫愁湖畔养伤而怀念唐方的人。可是她跟他杀金兵，为了不让金兵火烧一座村庄，自己一千人，战得遍身浴血。李沉舟一生杀人，身上从不沾血。李沉舟沉着从容，难有悲喜，然而萧秋水时大悲大喜，可是她总觉得，自己和李沉舟，是天上那一群道骨仙风但耐不住要下凡来见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

她这些年来跟兄弟披甲持战，又与这一千人生了深深的感情。连她自己也感觉到诧异，怎么如此快就适应，如此就忘记……她甚至恨自己这样。萧秋水怀念唐方，就是念兹在兹，无日或忘。而自己和李沉舟，仿佛高情忘情，却不知是不是其实无情。

跟随萧秋水一起作战，那是宏勋伟烈，是活着，流着血，大声说话，手舞足蹈着的感觉。赵师容曾道：“唐方见到萧秋水跟大家在一起，东征西代，不知会不会感觉到生气？如果有，唐方太不了解萧秋水了。谁都知道，只有唐方，才能令萧秋水真正快乐起来。而她自己呢？”

难道只是协助了一男人基业巩固了之后，又去协助另一个男孩子茁壮起来的女子而已？

——她自己对李沉舟，会不会也是这样？

——然而为什么想起这些，想起自己，李沉舟、萧秋水、唐方，却是作什么？

这时歌声依；日悠悠传来，萧秋水因全心全意在想念中，也没注意到赵师容情感上的变化。他这时心里翻翻滚滚尽是一句话：

——我要到蜀中去，我要到蜀中唐门去找唐方。

萧秋水也因为风起，也许因为拂柳，也许因为那熟捻的歌声……于是生起了要找唐方之念，他站起来，踱来，又踱去，赵师容知道他在想事情。

赵师容一双黑漆如点的眼珠，随萧秋水来回走动，只见他一时喜上眉梢，一时愁掩眉宇，赵师容轻轻问了一句：

“你要到蜀中去？”

萧秋水陡地站住，搔搔脑袋，侃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赵师容以手支临于树旁，道：“你一忽儿喜，一忽儿愁，如是想家国大事，则无可喜，如念个人前程，你向不忧……不是想唐姑娘，还有想谁！”

萧秋水莞尔道：“是。我想到川中去。”赵师容等着他说下去，萧秋水果然期期艾艾地接下去：

“可是不知道……她肯不肯见我……唐门的规矩又那么严……”

赵师容笑道：“傻子，管他规矩严不严，唐姑娘是侠女，要真的心意相属，一定会跟你出来……要去快去，她一定在等你……去迟了恐怕就丢了玉人了。”她说到“她一定在等你”这一句话时，也不知怎的，心里一阵辛酸。

萧秋水想了一会儿，脸上更现坚毅之色，忽又问道：“你呢？赵姊姊，要不要回去一趟见李帮主？”

赵师容心头一酸，心忖：他自己呢？他自己也不来见我！却笑道：“他事情忙。我们俩各自力政，互不绊系，倒也惯了。”

萧秋水拍拍裤上所沾的尘泥，道：“我这就去了。”赵师容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这就去了？”

萧秋水眼睛发着亮光，道：“好姊姊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这就立刻出发！”赵师容双眼垂凝着地面，道：“你听了就去了？”

萧秋水坚毅地道：“是。”赵师容道：“一刻也不延迟？”萧秋水诧异问：“为什么要延迟？”赵师容微迟疑了一下，忽然抬起头来，长吸一口气，妙目流波，笑晏晏地道：

“至少要待到今晚，我来设一壶酒，你和铁星月、大肚等兄弟，也正好叙别叙别。”

萧秋水微一寻思，即出现那一股出生入死的兄弟容态，心里也舍不得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只是偏劳姊姊了……”

“偏劳，谢谢……”赵师容淡淡一笑，此刻她所想的是三年前，长板坡擂台下之役，朱顺水要杀萧秋水，自己以杀气凌及朱顺水背后，使朱顺水不敢出手，萧秋水事后也是一声谢谢……三年来的征战，难道尽是一些客气话么？

萧秋水似犹未觉。那柔和轻曼的歌声，如湖水盈滟波光，愈散愈远去。

无星有月。

杨柳岸。

请柬

人：屁王、铁口、铁头、铁钉、杂鹤、好人、大肚、见鬼。

时：今晚

地：湖畔。

做什么：送萧大哥。

金陵赵师容敬邀

（不来的是乌龟王八蛋）

其实就算赵师容不加上最后那一句，有菜吃、有酒饮、有萧秋水的地方，这干人也准到，何况又加了后来那一句！

有的菜，还未上来，在桌子边的人，早已不知吞了几口唾液。

“三丝”的三种肉香，扑鼻攻来，加上香螺、羊舌的鲜味珍味，更令人垂涎三尺，对于“广东三虎”而言，最为引他们的还是那盅“蛇羹”，却仍是只有于瞪眼，流馋涎的份儿，因为“铁钉”李黑和陈见鬼二人。始终未见出现，众人实在饿得紧，月明风清，湖水泱泱，也无心观赏，铁星月“咕噜”一声，又吞了口水，心里嘀咕道。

“你奶奶的，死黑佬和陈见鬼，难道私奔去了不成？”

邱南顾更饿得端的是非同小可，眼见已待了大半时辰，菜都冷了，然而李黑和陈见鬼仍是不来，当下用鼻子长长吸一口气，谁知道赵师容煮出来的菜肴是吸气不得的，这用力一吸，更加饿，“吧嗒”一声，口水淌到了桌上，施月皱了皱眉，啐道：

“你真该围个肚兜再来！”

邱南顾实在饿到不得了，崩地一拍桌子，叱道：“明明肚饿，还装个饱魔样，我干不来！不管了，吃了再说。”

众人都抓起筷子，正要动筷，望向萧秋水，萧秋水微笑摇了摇头，向西斜的月兔，脸有忧色，众人都素来遵从这大哥的一举一动，只好快快放下了筷子；萧秋水低声蹙眉道：

“奇哉怪也。李黑和陈见鬼怎还不来？陈见鬼有热闹可趁，焉有不来之理？李黑向来言而有信，好玩喜闹，更少不了他……”

谈到这里，又重复了一“句”：“他们断不可能不来的。”

这时赵师容端菜出来，热腾腾的菜香，逗得大家馋涎大起，大肚和尚用鼻子索了索，跳起来道：“是龙虱蒸禾虫，好吃好吃。”

赵师容笑道：“还有‘老猫炖盅’哩，都是你们岭南人最中意吃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瞥见萧秋水微忧的脸色，再睨见座上两个空位，心里已知八分，道：“怎么，黑豆和见鬼还未至么？”

这句话一问出来，忽传来一声大喝，数声兵刃交击之声，只见一人白衣如雪，惟袖至于肘，裙至膝止，宛若被人齐平削去一般，十分陡然，这人威仪如斯，每出一剑，必喊一声，手中剑时暗时亮，暗时呈朱色，亮时如血鲜红。

这人一口古剑，力战二人，正是李黑和陈见鬼，旁有一人，着熟罗长袍，脸无表情地垂手在旁观战。

铁星月一见这情景，端是急然大怒，叱道：“贼厮鸟，原来是你这大猩猩害得大爷我没饭吃，大爷我……”上前就要凑一份脚儿，赵师容轻轻一飘，飘至铁星月身前拦住，低声道：

“瞧瞧再说。”

只听哗啦一声，那高大的人血剑一展，陈见鬼空手接下对方一击，对手竟以剑身发出“劈空”掌力，陈见鬼收势不住，蹬蹬蹬，又蹬蹬蹬地退了六步，还是稳不住脚，不由自主地再退了一步，砰地背后撞在一棵梨树干上，

“喀刷刷”梨子震掉得如雨骤落。便在这时，李黑滴溜溜地一转，已闪至那人背后，一出手，就抓向那人背后“神道穴”。

那人大吼一声，返过身来，银色月光下一朝相，赵师容等心里都突地一跳，那人高壮如牛，但却是须发皆白的老人，那老人一回身，李黑的手抓到了他胸口，揪不动，那人一剑劈斩了下来。

施月瞧得清楚，不禁发出一声惊呼，岂知剑斩到一半，老人陡然停住，瞪住李黑，摇摇头，又再摇摇头，咕噜道：“不成。”又摇首道：“不成，你没兵器，胜你不算英雄。”忽自后抄了一把长剑，扔向李黑，喝道：“这剑跟你黑白相配，你击来斗斗吧！”

李黑接在手里，刷地拔出长剑，这剑比什么剑都长了一倍，足有七尺余长，剑身清亮，却刻有几个字，李黑睁大豆眼咕溜溜地一转，顿时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白猪王子剑？”

赵师容和萧秋水互觑一眼，原来“白猪王子剑”系昔年铸剑名家白朱的成名宝剑。白朱虽是剑匠，但剑法自成一家，武功甚高，自称剑术无双，戛戛独绝，为人滑稽突梯，又喜着白衣长袍，自以为仪容高雅，讲究排场，所以人多称之为“白猪王子”，他的成名宝剑自然就连带地被称为“白猪王子剑”了。

这白朱大师后来遇到了另一个也是喜穿白衫的剑客，外号“千手剑猿”的青城剑派掌门蔺俊龙。蔺俊龙也是一般年纪，但武功偏走轻灵捷一路。他的年纪虽大，但出起手来，十个年轻小伙子加起来也比不上他老人家一人疾厉。

“武林三大剑派”，即浣花剑派、铁衣剑派、沧浪剑派，浣花剑派萧家，已为权力帮及朱大天王所灭，铁衣剑派应欺天为武当太禅真人所杀，沧浪剑派则是权力帮的傀儡。

其他著名的剑派，有“十字剑派”、“华山剑派”、“海南剑派”、“终南剑派”、“天山剑派”等，“十字剑派”孙天庭已为朱大天王所杀，“华山剑派”冉豆子死于南宫无伤刀下。“海南剑派”投入权力帮后，邓玉平即为“人王”败死于鸿门，“天山剑派”于山入及娄小叶，一退隐江湖，一为萧秋水所杀，“终南剑派”近已没落。剑派既没，只剩下成名的剑手。

“广西三山”中的顾君山、杜月山、屈寒山，先后死亡；“七大名剑”当中，剩下的只有孟相逢一人。至于“七大名剑”之前的“神州三剑”：“四指快剑”齐公子、“阴阳神剑”张临意、“掌上名剑”萧东广都已亡故，“七大名剑”之后的“刀剑不分”林公子、“天狼剑”萧易人、“黑白双剑”萧开雁，后二者皆已死去，林公子也销声匿迹于武林逾载。

这一来，只剩下了“沧浪剑派”、“华山剑派”。隐隐有分庭抗礼之势，只是这些年来武林历劫，能硕果仅存的声威实力都大不如前。“华山”、“终南”、“沧浪”三剑派的名望，委实远不如当年之“三大剑派”。蔺俊龙原艺出青城，但剑法多自创一格。

这蔺俊龙可以说是历尽江湖辛酸，但依旧是风头健、意气豪的一名老剑客——难道这白衣人就是？

李黑接过长剑，与老者的血剑斗了几招，只见一红一白，如两道飞龙矢走，煞是好看。李黑打了一会，骂道：“论剑法，我打不过你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”

蔺俊龙一面打一面道：“什么不公平！我可是将剑给你了哇！”他虽说着话，手底下却一点也不含糊，宛若干剑万剑，刺向李黑。

李黑已很算是一个极其灵活的人了，但被这手脚捷便如猴的老头子一连攻了下来，竟已一口大气都喘不过来，但他刁钻古怪，假装要说话，“千手剑猿”便手下一慢，想待他说出话来再攻，不料李黑伸脚一勾，把蔺俊龙绊得一个踉跄，险些摔了一个大交，李黑笑嘻嘻地道：

“我又没练剑，你给我剑又有何用？”

蔺俊龙气得哇哇大叫，挺剑要追斩李黑，李黑武功本不如蔺俊龙，但两年来跟萧秋水学得了不少本事，蔺俊龙确也奈何不了他，二人追打打，陈见鬼在一旁急扬声叫道：

“喂，老头子，把你那‘血溅秦淮剑’也给我吧，我要跟你比比剑法！”

蔺俊龙眼睛都亮了：“好哇！你会使剑，给了你又何妨，我就用‘中州遗恨剑’跟你斗斗！”

赵师容等听得此语，更确信这威风凛凛的老头子确是“千手剑猿”无疑。原来，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一人三剑，称著江湖，第一柄剑就是属为银剑名匠白朱的“白猪王子剑”；第二柄剑即叫做“血溅秦淮剑”。

原来终南剑派一脉之没落，乃是这“千手剑猿”一手造成的。“终南剑派”老掌门人及门下五大高手为虎作伥，报效权力帮，蔺俊龙看不过去，便指名挑战，秦淮一役中，以一敌五，竟血染秦淮河，江湖上从此没了“终南剑派”四个字。

而当时他仗着手中一柄隐透血红色的卓绝长剑，连挑下终南剑派五大高手，此后他颇为得意，故称此剑为“血溅秦淮剑”。

第三柄剑，他持在手上，剑身方正，并发出一种淡淡的黄芒。这剑看来平凡无奇，但却是蔺俊龙本身最珍视的一柄剑，原来这把剑，是他少年时参加一个帮会，帮会中的老大对他恩厚义重，特别惠赠的，只是后来他潜心修炼剑法，致使疏远了帮会中的老大及会中的结义兄弟姊妹。待他再回来时，帮会已烟消云散，面目全非，昔日兄弟，死伤散亡，无复存矣。

他心里憾恨，故将他这一柄剑称为：“中州遗恨剑”。

他生平最喜与人斗剑，本与李黑格斗，见他身法灵敏，与自己实不遑多让，心中窃喜，可惜李黑不请剑法，如此斗将下去，终究没趣，而今听陈见鬼指名与他挑战，喜忙不迭，见她手中无剑，便把“血溅秦淮剑”交予她，便要决斗起来。

陈见鬼接过长剑，冷笑一声，一剑刺来，这一剑凌厉非常，破空生风，蔺俊龙不敢大意，接过一剑，心中却好生失望，知道陈见鬼的剑风虽然霸道，但却不是正宗剑法，而是将拳功运于剑风之中。

陈见鬼跟他拆了十七八招，战之不胜，而所学剑招无多，很快便黔驴技穷，弄得个灰头土脸，便想换成拳脚之战，但蔺俊龙必硬是要斗剑，忽心生一计，停剑叫道：

“老猴子，论剑法，我打不过你，今日你算是合当遭劫，萧大哥不算，这里还有一位一流剑客，在等着把你打得颜面扫地！”

陈见鬼说打就打，要停遽停，蔺俊龙斗得性起，险些收势不住，正想破口大骂，但听陈见鬼如此说，便喜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陈见鬼哼道：“算了吧，这人名头响了半边天，他今日手上无剑，否则必会把你治上一治，你还是不要见他的好！”

蔺俊龙听得怒火中烧，又大为好奇，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他在哪里？我不跟他斗斗，誓不姓蔺！”

陈见鬼斜眄着他道：“你真的敢么？”

蔺俊龙把胸一挺，虎虎有威，向着众人喝道：“有何不敢！”

“好！”陈见鬼伸手一指，道：

“就是他！”

他指的是大肚和尚。

这不但令大伙儿都怔住，连大肚和尚都不敢相信，陈见鬼指的居然是他。

他不禁指了指自己大蒜头鼻，又遥指指陈见鬼手上的剑，目中都是迷惑。

陈见鬼却用力而又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大肚和尚差点就要骂出一句：“见鬼！”自出娘胎到现在，他一生除了伸手夺取敌人手上的剑外，却是从来也没碰过剑。

——几时却成为陈见鬼口中那“一流的使剑高手”——怎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！

大肚和尚见蔺俊龙一副掘着了宝似的模样，向自己走来，心发急，便将掌横贴于胸前，叱道：“死陈见鬼，我哪会……”

陈见鬼接道：“他哪会拳脚功夫，当然不是您老的对手了。”

蔺俊龙见那光头凸肚的和尚，一提架势，又是掌法，不禁皱起眉心，却听陈见鬼如此说，他心中直乐了出来，将手中剑往大肚和尚处一抛，道：“剑我这里有，你接着了！”

大肚和尚满头雾水，只好接过，只听陈见鬼笑道：“喂，老马骝，我的剑法也不错，你先比下了我，再来斗斗和尚！”

蔺俊龙大笑道：“要以剑法击败你这厮鸟又有何难！”

陈见鬼一副有恃无恐地道：“不难就请进招吧。”

蔺俊龙喝道：“瞧着了！”伸手往后一摸，不禁一愣，原来他三柄剑，都不见了，回心一想，再一个一个的瞧过去，才知道自己三把剑——“血溅秦淮剑”落在陈见鬼手上，“白猪王子剑”执在李黑手里，“中州遗恨剑”也握在大肚和尚手中——自己变成了没有剑。

蔺俊龙此惊非同小可，正要哇哇大叫，陈见鬼突然一个跳跃了过来，把剑一挥，左手捏了个剑诀，嚷道：“你要比剑么？好呀！来吧！”

蔺俊龙气歪了鼻子，叫道：“我没有剑哇！”

陈见鬼笑嘻嘻地道：“没剑么？那空手来夺啊！”

其实蔺俊龙剑法虽好，硬功夫却不如大肚和尚，拳脚招式亦不及陈见鬼，身法灵活也难强过“铁钉”李黑，又如何能凭一双肉掌，将剑夺回来？当下气得一跺足，怒道：

“夺就夺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两掌一交，就要硬闯过去施空手入白刃之技。

忽听一个声音道：“阿鬼，别乱来。”

陈见鬼登时怔住，乖乖垂下了手，蔺俊龙返头，只见一个眉如远山，眼如明月的留髭青年人，虽掩不住风霜之色，双目却带欣赏地望着他。

蔺俊龙正待破口大骂，但见着此人，想骂的话顿时吞回了一半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萧秋水。”

蔺俊龙的眼睛亮了：“你是萧秋水？”

萧秋水笑了：“我是萧秋水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就是‘千手剑猿，老前辈？”

蔺俊龙见对方如此有礼，倒是一愣，李黑却抢着道：“这老而不死跟我们河水不犯井水，今日一个青衣人来求见大哥你，这老不死在一旁听见你的名字，便嚷着要来和你比剑，我在旁听了就气不忿，说：你要跟我大哥比武，先得赢了我！谁知这老家伙就是不肯比武，比内功、比拳脚、比轻功、比暗器，却只要比剑术……嘿嘿嘿，不然的话，哼哼哼……”

蔺俊龙气得跳了起来，戟指道：“嘿嘿嘿，你这么黑，还敢‘嘿嘿嘿’，你们耍赖，不敢比剑，你不敢也要你敢！”

萧秋水轻声叱道：“黑豆快别如此无礼。”原来蔺俊龙为人虽暴躁鲁莽，但在武林中，也算是独当一面，颇有侠名，尤其是朱大天王与权力帮两派，对他威逼利诱，他硬是不从，可算得很有骨气。

蔺俊龙瞧着萧秋水，打量了一会几，道：“唔，好，看来你还像话，都说你是天下名门各派中现存剑法最熟。剑术最好的一人，来来来，咱们来比，你胜了我也叫你‘大哥’。”

陈见鬼哈哈笑道：“好哇，老不死，要叫大哥，可是你自己说的呀，别回头又说我们用语言来挤兑你，诓你入彀！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蔺老前辈剑术无双，这场不用比了，我承认前辈剑法第一便是。”

蔺俊龙仰天哈哈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你既然知道，也省得我老人家动手……”

谁知“杂鹤”施月一句“呸！”接下去说：“好不要脸，萧大哥让你一只手都能打败你！”

蔺俊龙怒不可遏，道：“若能让我单手而下败，我，我就……”

铁星月又狠狠地呸了一声，截道：“胡吹牛皮，乱吹法螺，害得人家饿了半天，还说风凉话，无胆匪类！”

蔺俊龙一听，实为之气结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和这三把剑，一生追随你们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！”

众人一听，尽是哗然。萧秋水心中不忍，笑道：“这样好了，若蔺老前辈与我交手，我当以剑法讨教，不过既不用手，也不用脚……”

蔺俊龙一听，顿时啼笑皆非。初时他以为对方若用拳脚，恐非浪得虚名之辈，却知他用的是剑，而且居然不动手，不抬脚，心中笑忖：难道他借口不成，当下将心一狠，道：

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可是你说的，我败在你手下，则追随你一辈子，永无怨言。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很好。”当下抱拳唱喏，位居下首，一副请前辈出招指点的恭谨。其实他之所以托大其词，无非觉得以自己身怀武当、少林、权力帮、朱大天王麾下八大高手的传授，加上“无极先丹”、浣花剑派、杜月山、梁山斗等之调教，又得“少武真经”之助，要胜蔺俊龙，实非难事，只是如此胜之无味，自己也有心试一试“忘情天书”的实力，故此决意考验自己，不动手足，迎战蔺俊龙。

蔺俊龙心忖：“今日不给你些厉害瞧瞧，倒叫人小觑了。”这时陈见鬼、李黑、大肚和尚三人已将剑扔回给他，蔺俊龙先将两剑插回剑鞘，手中执“中州遗恨剑”，忽走前三步。



这三步跨中带纵，骤然间与萧秋水拉近了距离。

本来他手中剑约莫三尺，这一下与萧秋水也恰好三尺不到，正是剑法最好发挥处。

蔺俊龙毕竟是一流剑术名家，未出袭前，早已先声夺人，一出手，就要人无可闪躲。

但就在他步已跨出，长剑在手犹未出招的刹那间，萧秋水脸带微笑，忽然跨出了一步。

这一来，变成了剑长人近，蔺俊龙冲锋之势为之一窒，为了把稳距离，只好退了一步。

他这一退，萧秋水又踏进了一步，与他退步同时，这一下又欺人蔺俊龙的中锋。

蔺俊龙无奈，只得又退了一步，萧秋水即刻又跟进了一步，这一退一进间，蔺俊龙一剑未出，已被逼退了三大步。

蔺俊龙蓦又退了一步，为的是拉开距离，萧秋水自然也跨进一步，使昨蔺俊龙的长剑无法发挥，岂料蔺俊龙这一退步，原来是假的。

他不退反进，走前了一大步，他身形高大，这一招等于跟萧秋水来个脸对脸站，他回手一剑，反刺萧秋水背心。

这一剑招，可有名堂，叫做“回天乏术”，蔺俊龙见萧秋水尚未动手已把自己逼退三步，额上渗出汗丝。蔺俊龙本对萧秋水印象不恶，不愿杀伤他，但这一下不敢再轻敌，只好全力出手，以自己身体硕大塞死萧秋水去路，一方面欺他不能出脚出手，才出此绝招！

就在这一霎眼间，萧秋水倏然不见了。

一阵风掠过。

扬柳飞送。

柳色青青。

萧秋水却已到了杨柳梢上。

那天地间无路可遁、无地可活、无处可逃的一堵一击，却依然如风吹过，困不住萧秋水。

蔺俊龙的剑收势不住，刺入自己的胸膛。

剑只刺入一分，萧秋水一扬手，一条杨柳嗤地破空射出，打在蔺俊龙身上，蔺俊龙只震得手腕发麻，立时消了力，那剑便止住刺不下去了。

蔺俊龙呆立当堂。

赵师容在一旁笑着问：“你用的是什么兵器？”

蔺俊龙只得答：“剑。”

赵师容盈盈笑问：“你使的是什么武功？”

蔺俊龙只好答：“是剑法。”

赵师容笑嘻嘻他说：“萧大哥以你的剑和你的剑法赢了你，而且未动一手一足……这，算不算数？”赵师容说完之后，脸色忽然有些不定了起来。

这原因殊为难说，却只是赵师容心中的一种感觉。她为萧秋水说这些话时，忽然只觉得有些什么不妥，究竟不妥些什么，却一时说不上来。

赵师容忽然面对那在一旁的身着熟罗长袍人。

那人脸无表情，神色木然，乍然看去，就像一座雕像一般。

那人着宽松的青绒绸布，连身材肥瘦也看不出来，眼睛也没望向这边来——甚至也没望向那边去，他对场中一切，似毫不关心，无论发生天大的事，

他也没多望一眼。

——他是谁？

蔺俊龙的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白、一阵灰、一阵红，忽然咆哮道：

“不算！不算！这是我一时失手……”

萧秋水趋前一步，谦逊地道：“蔺老前辈如还要赐招，晚辈在此候教。”

蔺俊龙把“中州遗恨剑”往土中一插，刷地拔出“血溅秦淮剑”，只见如血影重重，一叠又一叠，压向萧秋水。

萧秋水见蔺俊龙不再答话，知其必出尽全力，一阵风吹过，剑割微风，造成急卷的气流割体——萧秋水轻如落叶，已飘到蔺俊龙背后。

——萧秋水的步法正是以“风流”一诀，击败蔺俊龙。

原来“忘情天书”中所载的技法共十五诀，即：天意、地势、君王、亲思、师教、金断、木顽、水逝、火延、土掩、日明、月映、风流、云翳、我无等十五法门，乃法天顺自然，借大自然一事一物，天地人—情—一态，融化入武功之中，以打击敌人。“风流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萧秋水以“风流”一技，借风飘过，使蔺俊龙险些反刺着自己。

这次萧秋水“飘”到蔺俊龙身后，蔺俊龙背后忽然好似多了一只手，“白猪王子剑”不住向萧秋水身上九大死穴，三十六道要穴、七十二门大穴刺来。

只见剑光耀眼生花，月光照在剑身上，好似太阳一般亮，另一柄剑却越来越红，红得似烙铁一般，——月光怎会如此灿亮眩烁？

一当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醒悟这一点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萧秋水已不见了。

萧秋水在哪里？蔺俊龙已无暇兼顾了。他的左手血剑已不住地发了出去，无可遏抑，右手金剑也不断地一招接一招，无法制止，就如一杖陀螺一般，在地上不住旋转，无法停顿。

蔺俊龙发觉自己已没了对手，可是自己却无法中断自己的剑招，他惟有将左手血剑右手金剑不住交碰在一起，发出“兵兵叮叮”的密集响声，汗珠如结痴一般凝在额上，真可谓“越打越忙，应接不暇”。

打到最后，“千手剑猿”越战越快，只见红光金光交映成一片，“咄！”一声，红白两道光芒骤射，“嗤嗤”，一柄砸插在花丛中，一柄钉在梧桐树干上。

暗香流动。

月静

无声。

萧秋水在月下。

月芒披在他肩上，如静柔的披风。

——刚才便是他的“月映”法。

蔺俊龙在一阵凉风吹来后，才知道他的衣襟已湿透了。

在他双剑不禁要互搏之际，他心里清楚得很，若萧秋水要从旁横加辣手，纵有十个“千手剑猿”，也只得死了——不管萧秋水是用头撞或用任何方法，都可以轻易取他性命。

在宁静的月夜下，蔺俊龙却毛骨惊然起来，陡然想起两个字：“妖法！”

——莫非是妖法？

但天下间哪有如此“正气”的妖法？

只听萧秋水谦恭地问：“老前辈还要不要试试？”

蔺俊龙狂吼一声，身形一扑而起，半空三折三展。

三柄剑分金、红、白三道光芒，直夺萧秋水。

他的人也随剑芒之后，攉了过去。

拳脚虽非他在行，但也拼这一拼。

这一招是他的剑拼命绝招：“风尘三侠”。

这三柄剑分三个方向，射向萧秋水，萧秋水若退，就只有一条退路。

他就在那条退路上塞死萧秋水！

他的计划和招式都好，但是对萧秋水来说，却没有用。

萧秋水既不退，也没用手格。

他跃入水中。

他本不谙水性，但“水逝”一术，根本不必熟水性。

水花四溅，溅得三柄剑失了准头，向蔺俊龙回射过去。

蔺俊龙本可闪躲，但水花溅漪时，也遮蒙住他的视线——他看不到！

他只看到水花又红又金又白，成各种色调，好美。

就在这时，三柄剑已刺破水花，劈脸向蔺俊龙射到。

蔺俊龙外号“千手剑猿”，出手自然快捷，就在这等情形之下，也在千钧一发间接下了两柄剑：

“血溅秦淮剑”和“白猪王子剑”。

但“中州遗恨剑”已来不及接了，那剑往他咽喉射来，若被刺中，“千手剑猿”便要死在自己剑下！

却在这时，萧秋水及时出现了。

他一口咬住剑身。

他咬住剑身的时候，剑尖离蔺俊龙喉咙已不过半寸不到。

萧秋水尚未吐出“中州遗恨剑”，蔺俊龙已一头跪了下去，叫了一“大哥！”

那长袍青衫人依然没有作声，倒似场中的事，与他全然无关似的。

赵师容这才发现这人脸上戴了面具——一张人的面具，但却没一点生息。

——说不定这面具真的是从一张没有生息的人脸上撕下来的。

想到这里，连身经百战的赵师容，也不知怎的，在微风冷月下，机伶伶地打了个冷战。

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从此以后，就跟定了萧秋水，他的脾性正好与李黑、胡福、陈见鬼这等人气味相投，正是一群活主。

萧秋水当然高兴，可是他接下来第一句话是问向那青衫人。敢情他和赵师容的感觉一样，觉得这青衫人很特殊，至于为什么特殊，有什么特别，又说不上来。

萧秋水拱手唱喏道：“这位兄台请了。”

当然这是废话。青衫宽袍人也没多理，只是颌了颌首。

萧秋水道：“兄台来访在下，不知何事？”

这人微颤了一颤，低声道：“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的……”这人低声说话，萧秋水觉得此人甚是神秘，却依然生有一种亲切感，他心中不禁盘算着：这人究竟是谁……只是接下去青衫人所告诉的讯息，委实太过惊人，使得萧秋水的思绪，遽然中断，且思路顿成支离破碎，促使萧秋水有茫茫天下，却无所适从之感。

“我来告诉你的是，李沉舟已经死了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萧秋水第一意念就是：他不想活了。

——李沉舟都死了，他活着还有何意思？但在这瞬间，他脑里又闪过很多人：岳元帅、宗泽、韩世忠、刘锜等叱咤风云、赤胆忠肝的大将军……还有唐方一直到赵师容。

——想到唐方，他就觉得有一线希望，要活下去。

——想到赵师容，他就想起李沉舟之死，是最悲痛的……

——赵师容？对，赵师容！

——赵姊姊听到了这消息会怎样？

就在他转头去瞧赵师容的时候，他在刹那间又想起李沉舟：那至远至大，又郁勃难舒的眼神……

赵师容听到了青衫人所说，她第一个反应就是：我不相信。

——这不是事实，我不相信。

她抬起头来，萧秋水这时正偏首望她。一刹那间，这女子变得如此脆弱，经不起任何凤残霜袭。这“赵妹妹”竟如残英飞絮。

赵师容抬头的时候，竟与那面具中的眼睛对视了一眼。那眼神黑白分明，如一湖水，说是柔和，仿佛也有淬厉；那人也是心里一震，好一双泪盈的眼……

赵师容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这消息不会有错。”

赵师容双眼看着青衫人，青衫人平板无生气的脸，依然平板无生气，但赵师容却有一种感觉，她感觉这青衫客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但她却又不能相信。

——不会的，李沉舟不会死的。

——李沉舟怎会死！

她知道李沉舟。李沉舟是一个看似恬淡谦恭的人，却是一个生要无在、死要无憾的人：生，他要能惊天动地，死，他要能轰轰烈烈！

——大哥怎会如此静悄悄，离开了江湖离开了我而去？

赵师容坚持不信。她上齿咬着下唇，一直重复又重复地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她想起她初认识李沉舟的时候，她在一个大家族中，李沉舟是一个流浪的年轻人，她见到他，便放弃了一切，只等他再来。

可是他好久没有再来了。她就一直等他，未婚夫婿来找她，她都冷然拒绝。果然有一日下午，他来了，宛似在水柳边那千古以来等待良人的翠楼凝妆少妇人，他来了，她便越过家人、朋友以及一切一切的束缚，跟他而去……此后便是江湖流浪岁月。

好苦，可是，好快乐。

她知道他有过多女孩子，可是她没感觉到嫉妒，因为她是一个骄傲的女孩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她发现更骄傲的是李沉舟时，她忽然觉得，自己的存在，对李沉舟来说，是不是很重要？

所以她离开了他，他很温文地送她，她知道她走后，他只剩下一个人：在随时都可能被吞噬在江湖诡谲风云中。

——而今他竟死了！

——怎么可以死呢！

赵师容还是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她坚定地想，返回“水月轩”去，去取炒好的一碟炒鸭掌出来。众人见她镇定地走回去，没有人发任何一声，只见她片刻即端了一碟菜，镇静地走了出来。

她如此地镇定平静，端菜的皓指甚至没有多抖一下，但是就在她将菜放在桌子上的刹那，那盘菜忽然摔得粉碎。

碎片溅出来的时候，众人才知道，赵师容用尽了一切能力来克制自己心头的激动，因此内力贯注指端，竟失手激碎了瓷碟。

碟子一碎，和着菜肴飞喷了出去，在赵师容的内力下，这些鸭掌和瓷片俱如暗器。

赵师容是何等身手，她蓦然惊觉，双手一阵急抓，把瓷片和菜肴都抓住，但就在她抓住这些东西同时，她的身子又碰翻了桌面上的几碟菜。

她身形展动，再抓住那几碟菜，但又用力过度，菜碟粉裂，桌子掀翻，赵师容知无可再救，她蹲在地上，再也不动。

赵师容是何等身手？

而今她只蹲在地上，背向众人。

众人只见她背上的瘦肩，轻轻抽动着。

众人已僵住了片刻，萧秋水走过去，柔声道：“赵姊姊，我们去权力帮总坛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赵师容没有回头，只是用手撑住脸，良久，才把手摊开，声音出奇地镇静：

“他不会死的。”

萧秋水用手拍了拍赵师容的秀肩，轻声道：“所以赵姊姊也不必伤心。”

赵师容将肩膀一沉，萧秋水第一下拍中了她，第二下抚拍落了个空。萧秋水微微一诧，脸上一下子烧辣辣起来。在赵师容心目中，却响起了一个誓言：

——帮主，你不会死，你若真的死了……我也不会对你不住。我也是烈性的人。

她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厌憎，平日萧秋水待她，视如姊姊，她只觉得萧秋水待她过分生疏；今日初闻噩耗，萧秋水稍沾及她一下，她也觉厌恶。

——帮主，你若死了，还有我，你的小容儿，无论是谁杀你，我都要他比死还难过一百倍！

赵师容想着，缓缓站立了起来。在月光下，她有一种断冰切雪一般的坚决，她说：

“我是要回去一趟。”

“慢着。”一个声音说。

说话的人是李黑。谁都知道赵师容说了这话，是不能变更的。可是李黑是这干人中稍为仔细、小心、精明强干的。李黑接着说了下去：“如果李帮主是死于非命，那么能杀他的人，他所拥有的实力、智力，功力和势力，只怕比赵姊姊再加上我们这里的人都强。”他在这里顿了顿久久的一阵子，才说：

“这样去，不是报仇，而是送死。”

“赵姊姊；”金刀胡福是个稳重、沉实、有担当能力的人，他也说：

“你是我们大家的姊姊，报仇，应该让我们跟你去；送死，我们也跟你一起去。”

赵师容一笑，竟然跪了下来，她的语言平静：“如果李帮主死了，诸位高情厚义，小女子这里代夫一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泪盈眼，但依旧稳定声调他说下去：

“先夫之死，我自然应该返去料理，诸位不是权力帮的，无需如此；如

我查得元凶，而自己应付不了时，必请诸位援手，如果不幸也遭毒手……诸位也由此可知，杀我夫妇的人的实力、潜力和分量。”

施月也跪了下来，洒泪道：“那赵姊姊是要自己独去？”

赵师容凄然一笑道：“自当如此。”

陈见鬼颤声问：“姊姊要独撑权力帮？”

赵师容道：“他死了，他的遗志，我要担当。”这一句话说得坚决无比，萧秋水只觉眼前一黯，一朵浮云掠来，遮住了月光，萧秋水仿佛感觉得到肩上压力一沉。他说：

“好，我们送赵姊姊一程。”

邱南顾忽然插口道：“我觉得萧大哥应该和赵姊姊一齐去。”

陈见鬼扫了他一眼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邱南顾正等着别人这一问，他好有得发挥：“我们去，武功低，没啥帮助；大哥去，武功高，智谋好，天大事儿，也担挑得起。”萧秋水本已决定去找唐方，听来不觉有些犹疑。

众人想来，都点头称是。铁星月忽道：“我觉得我也应该一道去。”

他正等着别人问他，但谁也不问他，只是没耐烦地瞪住他，他只好自己期期艾艾地说下去：

“嘿嘿，我铁星月如果不去，万一有人来找萧大哥、赵姊姊……这个嘛，是骂架，不是打架，没有了我‘屁王’，萧大哥、赵大姊可怎么办？”

邱南顾一旁插口道：“胡说！若论骂架，有我‘铁口’，要去，我第一个该去。”

陈见鬼最喜凑热闹，怕没他的分儿，嚷道：“别忙，别忙！要去大家一块儿去！”

蔺俊龙初加入这个集团，有些迷惑不解，也道：“去哪里？我也算一份，好不好？”

那青衫人忽道：“不好。”

铁星月怒道：“为什么不好？”

陈见鬼瞪过去，狠狠地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好？”

青衫客道：“大伙儿一齐去，就打草惊蛇，据悉李沉舟李帮主是遭人杀害的，杀害他的人，据说也被他当场杀死，但能弑李帮主的，个中必非如此简单，元凶定必等赵姊回去，横施暗袭或加以笼络，赵姊一个人先回，就可以探出他们在捣什么鬼。我们要去，也只能在暗中保护……但以我们之力，又焉护得了赵大姊？萧大哥去方才有用。”

萧秋水想了一会，道：“这位兄台所说甚是。”他见这人以面具覆脸，定是不想使人认出面貌，所以也没要求对方报出姓名：“赵姊先走，我随后跟上，暗中照顾，替李帮主报仇为职志。”

李黑为人虽好玩喜反，行诡迹顽，但为人甚是精明，考虑了一下局势，也道：“萧大哥这次跟去，除为赵姊姊报夫仇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武林中权力帮为第一实力，近年虽受大挫，但这股实力不管落入何方，大哥都得多加注意，否则后患无穷。”

洪华甚少开口，一旦说话，单刀直入，道：“若落在柳五手中，此人手辣心狠，世间少有，留着恐是祸根。”

萧秋水点点头道：“我会见机行事的。”转头向赵师容道：“不知赵姊姊……”

赵师容心乱如麻，十指愈来愈冰，她心里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狂喊不已：我不相信，你没有死！我不相信，你不能死！怎么他们都相信了……

她想到这些日子，她在外面，跟萧秋水在一起，来相激李沉舟的无所谓、自信及冷淡——甚至连他那淡定温文也令她痛心神驰。仿佛少年相爱时的激情，已经烟消云散了。

可是李沉舟居然死了……她心中犹如一块巨冰，在镇压着，又如一团火，在燃烧着。就在她日子方当青春时，她看到李沉舟在其他女子的罗衣红衫间周旋，在诗文上居然也有了其他女子的丽影倩迹，她自己在她心目中，还重不重要？是大人物的负累，还是真心皈依？

——这使得一向骄傲宠恃的她，一下子失去了自信。

她的武功，本来一直稍胜于柳五，自那时起，她心底里觉得柳随风是看出此事的。她的武功便一直未能再逾越过柳五。

她的武艺自那时始，仿佛终日与她少时所耽迷的舞艺、乐诵、丹青争扯不已，始终索系未休，也没有一件能有所进步。

所以她离开了他，明知他可能会着急，而她从这“可能”寻求信念。却未料她跟萧秋水在一起，在等他来找自己的时候……他却死了。

她以为她不在的时候，他可以高高兴兴纵情地恣欲玩乐，而她骄傲地在外边，不管这些事几，所以在擂台之战时，朱顺水的挑拨离间，根本生不了效，她要为他操守……此刻她心里一直焚烧着一块火岩，那么的痛她心房的苦楚，忽然熄灭了，换来了一块无情的冰……冰更痛苦，痛苦无已。

她感觉到她的武功，正在体内一丝丝地散去，尽管她已心乱如麻，但此事她一定要告诉萧秋水的……萧秋水有一种很奇怪的力量，令人信任的力量。

她说：“萧兄弟。”她年纪比萧秋水长，萧秋水称她为“姊”，是因为赵师容确实有一种母性的温柔；赵师容称萧秋水为“兄弟”，乃因对他有一种可以信赖的依托。

萧秋水应了一声，抬头看她，只见赵师容抹去泪痕，道：“你来一下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好。”信步走了过去。

这时晚风徐来，月近西沉，两人并肩行走，走十来步，便是稻禾良田，风吹摇曳不已。赵师容只觉心丧若死，活着还不如稻草迎风写意；萧秋水却闻到一种如兰似馨的香味，心中暗暗起了警惕，暗中狠狠在自己腿上打了一记重手，忖答道：萧秋水啊萧秋水，你很容易才逃过丹霞谷中劫，而今是什么时候，你是人不是！

赵师容走到一个扎着布帆迎风摇晃的稻草人前，返过身来，月光微照下，她泪痕淡淡，但显然无比坚决，骄傲：

“有一件事，我要对你讲。”

萧秋水心中也不知怎地怦地一跳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赵师容淡淡地道：“我现在的武功，因心中一时失去控制，以至散功走劲，真气倒引，十成功力只剩下三成……此去权力帮，可说无能为力。”

萧秋水“砰”地又暗击了自己一掌：“赵姊姊，你放心，我随你一齐去。”

赵师容苦笑道：“可是权力帮的事，你一向甚恶……”

萧秋水道：“可是权力帮的事，也是天下人的事，不能不管。”

赵师容容颜惨淡，道：“此刻我的武功，跟这稻草人一般。不堪一击，你要找唐方，不应把时光虚掷在帮派无谓的斗争中……”她自嘲地苦笑一下，

又道：“天地间，许是惟有‘情’字可以珍守。”

萧秋水想起峨嵋金顶之上，李沉舟在千人万人之中，只看得起他一人，这份相知，又岂是一死以能相报？萧秋水毅然道：

“天地间还有‘义’字，李帮主待我不薄，且不管他是否安好，他的事，我总不能袖手不理。待这番事了，我到蜀中找唐姑娘，谁也阻不了！”

赵师容淡淡笑道：“却又有谁阻你。”她笑着说，又将眼波投向那稻草人。稻草人戴笠执旗，迎着广逸的田野，犹在晚色间傻不愣登地摇摆着，稻草人始终欢笑，尽管无焉。

可是那一大片稻田后的远山，却在微明前那么沉郁……

那一大片稻穗中，又孕育了多少生机？

——不是生机，是杀机！

骤然间，一片刀光，一道血影，左右直扑赵师容！

这一下变生时腋，刀光凌厉，而且绝，除了一刀致命的人体部位外，别的地方都不打。

刀锋利，刀快，可是掌更毒。

这掌赤红，显然就是江湖人谈掌色变的“神秘血影掌”！

赵师容却在伤心欲绝中，而且失去了大部分的武功。

萧秋水的武功，却非昔可比。

他发觉时，刀掌都已及赵师容。

但萧秋水后发而先至，一探手，就抓中那血影背后的“至阳穴”，将他扔了出去！

可是待要再救赵师容，已来不及了，眼看刀锋就要从赵师容玉颈处斫落。

萧秋水抢身一拦，刀斫在他的肩胛上。

刀势尚未完全落下，萧秋水运聚内力，以肌肉夹住刀身，同时一指戳了出去。

这一指打在那执刀入的右臂弯处“曲泽穴”上，那人握刀无力，正要弃刀身退，可是萧秋水的指力，先使少林金刚指的威力，摧其锋锐，再以武当内家炁气，击散其体内劲道，那人不动还好，一动则全身虚脱，“卜”地跪倒。

萧秋水肩上的血，这才自刀锋上淌了出来。

赵师容急忙去看萧秋水臂上的刀伤，她说：“你不要动，我替你取刀。”一咬银牙，竟将主刀拔了出来，血登时泉涌而出，赵师容急忙以金创药敷上。

萧秋水点点头道：“我不碍事。他是杜绝。”

那仆倒地上的人，正是“权力帮”中，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中的“快刀天魔”杜绝。

杜绝稍为喘息一下，又想一跃而起，但萧秋水那一指乃集“少武真经”秘传，所蕴含的至刚极柔之力，岂是杜绝能拒抗抵御得了的。

萧秋水又在他肩头五骨穴处戳了一指，杜绝便整个人溃倒了下来。

赵师容走近一步，问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杜绝不敢不说。在权力帮中，又有谁敢对李沉舟不忠，谁敢对赵师容不敬，谁敢对柳随风不畏？

杜绝咬着牙龈，终于道：“是朱大天王。”

赵师容趋近一步，问：“不是柳五公子？”

就算是大好大恶的人，在李沉舟、赵师容面前，也不敢撒谎隐瞒。杜绝



摇头。

萧秋水皱着两道剑眉，道：“他，可信？”

赵师容嫣然淡淡一笑：“他们不敢骗我。”她的笑意淡涩而凄酸：

“沉舟在帮里的时候，不准一人对我稍有不敬，否则，他宁可不要做帮主。”她垂下眼帘，一会才睁开，轻吸了一口气道：

“他对柳五总管，也是如此。”

萧秋水愣了一阵，向杜绝追问道：“真的不是柳五公子派你来的？”

杜绝不答。赵师容淡淡他说：“你答。”

杜绝只好答了：“不是。”

这时李黑、胡福、施月、铁星月等都闻声走了过来，慰问萧秋水和赵师容。他们见血影大师已死在稻草人旁，杜绝被擒，才放了心。

不错，血影大师是死了。

死在稻草人的脚下，压倒了一大片金黄色的禾草。

他们却没注意到，萧秋水在匆忙中，并且在情急间出手，所以并未准确地抓中血影魔僧的“至阳穴”，但的确是把他扔出去了。

不过血影大师马上又爬起来了——那时正是萧秋水着了一刀的时候，如他全力反扑，赵师容和萧秋水肯定抵挡不住。

但就在这时，他背后的稻草人，倏然伸出了手。

布满稻禾的手，只凸出了一节手指。

手指插入血影大师的“至阳穴”中。

血影未及叫得半声，便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。

看起来他就像是死于萧秋水的一抓一掬之下。

其实不是的。

他是死在“稻草人”的手下。

而且谁也不知道，那稻草人瞧着萧秋水和赵师容的背影，正淌下两行眼泪。

会落泪的稻草人。

萧秋水他当然也不知道。他正在问赵师容：“赵姊要把他怎样？”

赵师容看向杜绝，道：“你要生要死？”

杜绝当然要活。

赵师容淡淡笑道：“你既自己想活，那就好了。”忽然出手抓住他的“天突穴”，杜绝只得张大了口，“哑哑”作色，赵师容在襟里迅速掏出一颗白色药丸，食中二指一弹，射入他的喉中，杜绝突眼虬筋，极力想吐出，赵师容又在他咽喉下一寸之处的“璇玑穴”一拍，杜绝发出，“咕嘟”一声，把药丸吞咽了下去。

“天突穴”乃人体奇经八脉中的阴维脉，再经这一指，药力已浸入阴维任脉之处，再也拔除不去，杜绝知再无幸理，也不敢再挣扎，顿时脸如死灰，赵师容却心里知道，她的功力因痛心于李沉舟之死，本以为功力尚存二三成，刚才血影、杜绝二神魔突袭之下，知道自己现时最多只有一成。她心中滚来滚去只想到：帮主，我的武功，尽还了给您了……但她神色自若地道：

“你服了我的‘不如死丸’，若背叛我，则生不如死……你当然知道怎么做了？”

杜绝咬紧牙根，汗如雨下，不迭点头。原来“不如死丸”，当真“生不如死”，而且每种药物，都有不同解法，若非配制人，旁人无法解得，若错

解或每一月未服解药，药性发作时，自残身躯，连指趾都一一啖食之，甚是可怖，故名“不如死丸”。

赵师容心知道自己若正面与杜绝战，以自己体力而言。未必能胜他，故以此镇压他。她的武功尽失，但对招式、封穴、出手等，仍了如指掌，只是这一点，只能吓吓庸手，若遇着朱大天王这等人，可谓难有活命之理。她心中如是想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：

“我现在也需要人手，便留你活着。”

杜绝汗出如浆，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赵师容问：“朱大天王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杜绝本来对赵师容已不敢不答，现在被逼服下了“不如死丸”，更不能不答了：

“因为李帮主死了。天王要剪除权力帮的机要人物，方才有机可趁，在总坛的对手只有五公子，在外却只有赵姊，所以要先杀你。”

赵师容紧问了一句：“帮主……帮主他……他真的死了？”

杜绝也十分讶异赵师容似未十分肯定李沉舟已死，道：“是。李帮主在后花园，遭宋明珠、高似兰、左常生等一起施狙手，结果与左神魔同归于尽。”

赵师容退后了两步，嘴唇上连一丝血色都没有，喃喃道：“高似兰……宋明珠……杀了帮主？不会的……不会的！”

杜绝道：“我们也不相信，可是却看到了帮主的尸首。”

赵师容骇声道：“帮主的尸首！”

杜绝叹道：“师姊，若帮主在，朱大天王敢先挑衅杀你么？如果属下不是真个肯定帮主已逝世，胆敢为朱顺水效命么？”

这时晨光熹微，赵师容在晨光中，单薄如一朵衣轻的白兰花。

她说：“就算有尸身，我也不信。帮主不会这样就死了的，他答应过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想起往事，知道希望太渺，眼睛一闭，眼泪籁籁而落，挂在脸颊上，她也没去揩抹。

良久她说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回到权力帮总坛去。”

萧秋水知赵师容身上武功因心伤李沉舟之死，几近全失，跟“快刀地魔”等在一起，可谓凶多吉少，便说：“我们一道去。”

这时天已微亮，淡淡的晨曦中，采菱女子的柔曼轻歌，远远传来。仿佛是一线香烟，袅袅飘飘，时间时没。

青衫客忽然道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
陈见鬼第一个就不服气：“为什么？连我们都没得去，你哪有资格去！”

青衫客脸无表情：“消息是由我先说的，我若是打诳，当可立时识穿，当场杀之；若任我走了，你们发觉撒谎时，要抓我已来不及了。”

金刀胡福为人最是老实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

赵师容因心如刀割，心乱如麻，便没以语言套住青衫客，旁人平常骂架行，这种洁曲诡谲之辩，倒难反唇相驳，另一种原因是，那青衫客虽脸如槁木，但身上却有一种逼人的意态，令这干英雄好汉，响应的脚色，不敢胡言乱语。

李黑偏着头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与你同行，是不是大冒险？万一你是内奸，岂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？”

青衫客肌肉牵动，脸肌也跟着动了一下，显然他是笑了一下，只听他说：

“你们不信无妨，但赵姊信我。”

赵师容在迷惘中听得这句话，大奇：“我为何要信你？”

青衫客上前一步，说：“我给赵姊看一样东西，赵姊自然会信我。”

赵师容脸上迷惑，暗自提防：“哦？”

青衫人再趋前了一步，他握着拳的小手，忽然张了开来，里面仿佛有一件小小的事物，背向众人，向赵师容低声道：“你看。”

赵师容忽然惊呼了一声。众人都一颗心吊了起来，李黑、铁星月等却又张望不到，他们心中都测度赵师容什么阵仗没见识过，而且在这心痛神驰之际，居然还会暗惊，定当是非同小可的事儿。却见那人又伸出一只手指，在赵师容手背上写了一个字，赵师容点了点头，有一种淡淡隐隐的微笑：

“好。”

大肚和尚一个光头就钻了过来，瞪着眼问：“他……”

赵师容微笑道：“可以跟我一道去。”

这连萧秋水也莫名其妙。这时莫愁畔，数叶轻舟，在晨光中，划水荡来，舟上几个女子，在唱歌采菱：“江南好。江南春来早。水映千霞山尚好，莫愁湖畔莫愁老。世事茫茫轻易空，江南好。”

萧秋水凑近一步，赵师容忽道：“萧兄弟，我和这位兄台先去，杜绝由陆路赶至，你和诸位随后跟到，可好？”

萧秋水一愣，青衫客道：“就这么办了。”手一招，一吐轻舟，划开水面两道白波，瞬间即至。

青衫客一拉赵师容手腕，两人翩然登上小舟，轻波划浪，微风吹拂，只把青衫客和赵师容的衣衫吹得飘飘若仙。萧秋水如此望去，只见水波中青衫客的青影袅然，宽阔的熟罗长袍下竟是裹着一纤小人怜的身躯，萧秋水看得心中怦地一跳，只觉这身影好生熟稔，难道是只见采菱女子，划舟远去，歌声隐隐传来，萧秋水只觉心口一热，几乎要咯出一口血来：如果真是唐方，为何不以真面目相见？如不是唐方，为何如此似曾相逢又相识？只见两蛛立在舟上，渐渐远会，青衫客在旭阳中始终未曾回头，却加入了原先的清楚女音：

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心先秋。江南秋先老，莫愁许多愁。泱泱江水去，垂垂岸边柳。风拂柳点波，涟漪江南秋。”

萧秋水整个人怔住了，脑里翻翻滚滚，尽是一个意念，是她，是她，是她。忽然长身扑去，就要涉水追去，他这一下举动，众侠都意料未及，要阻挡已来不及，正在此时，一条天神般的人影，半空截住了他，待那么一刹那间，萧秋水稍复神智时，那人从他“百会穴”复后顶穴、强间穴、脑户穴、风府穴、大椎穴、陶道穴、天柱穴、神道穴、灵台穴等一路点将下来，连封萧秋水一十四道要穴，萧秋水待要运“少武真经”的阳炁阴劲冲开，那人闪电般一抄手，半空接住了他，又瞬即封了他督脉三十六大穴！

萧秋水是何等人物，还想运丹田一股“无极先丹”所蓄之真元，冲开穴道，那人抱住掠落地面的瞬间，又封了任脉二十大穴。

这一下，萧秋水再也无法运气冲破穴道，只得暗运内息，要逐步逼活脉路，但这人端的是非同小可，又接连封了他阴维脉一十四要穴，阳维脉三十二重穴。萧秋水这才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

那人趁他心痛神驰之际，猝然出手抓住了他，萧秋水此刻功力，已可谓力可通神，那人的武功，可也高得出神入化，制住萧秋水后，半瞬未停，又再纵起，就在这时，数十度拳风，掌风、腿风、兵器，齐齐击了个空。

这些出击的人自是铁星月、邱南顾、大肚和尚、胡福他们。

一击不中，犹待再击，那人大袍在风中如吃得涨满如怒狮般又飞了起来，撞向禾田边的一个稻草人去，狠狠地一脚踢去，只听“喀喇”一声，稻草人下身稻草涨飞，被这一脚踢得支离破碎，那人一皱银眉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刚才明明还在流泪！”伸手一探稻草人眼孔，还略感潮湿，那人双眉皱成一条渠源般，诸侠又吆喝追打过来，那人飞身而起，疾如鹰隼，怀抱一人，居然还跑得比他们更快，追得一会，在寒山寺附

近的群庙处，顿失去了两人踪影。

诸侠急得什么似的：那人究竟是谁？为何劫持萧秋水？萧大哥有没有危险？权力帮正事，少了萧大哥，该怎么应付？

### 第三章 英雄寂寞

这灵堂跟别的灵堂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不一样，那就是筛幡上的字，是当今第一流的书法名家墨迹，各种笔路都有，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人死了，再也听不到别人对他怎么说了；然而他一生所听到最真的话，却因为死了再也听不见了。

人把掩盖自己一副臭皮囊的东西，叫了各种各式的名称，既叫灵柩，又叫寿木，十分讲究，既画花鸟，又加桐油，无非是死了还不甘愿从此真的死去，是要保存这一副血肉之躯万世之名。由是，棺材店都雅号为“长生”、“福寿”不等。

可是人死了，还是死了。

——除非有人能死了还等于不死。

精神不死，流芳百世，英名不堕，古来有之；或遗臭万年，唾骂历代，也可能毁誉兼而有之——但人死，又怎能复生呢？

当然，李沉舟之死，显然有些不一样。

这灵堂确实没什么特别，如果说真正特别的，是通向这灵堂的唯一道路——花园。

这“花园”是李沉舟生前一手布下的重地，若无李沉舟同意，进入这花园的人，至少要通过一百零一种埋伏——其中七十四种活捉，二十七种活杀的陷阱。

灵堂上往日有许多人，为李沉舟生前每日冗听帮中上下报告处。这厅堂几幅字画，却只有一张桌子，一张椅子。

桌子是好的紫檀木，高大，甚巨，古老，椅子坐垫甚高，使人坐上去，比站着报告的人还高。

本来坐在这里的人就是无尚高大的人上人。

李沉舟喜欢隔着一张桌子跟人说话，他喜欢人有距离，但也喜欢以直觉与人相交。

现在他死了，他的桌子也不见了。

他的桌子已改成了棺材，他自己的棺材。

这决定的人是柳随风。

——柳随风在李沉舟死后立即这样做，只有两个可能：忠或极不忠。

权力帮就算再没落，当然也不致于买不起棺材，柳随风这样作，究竟是想毁灭了代表李沉舟权力的事物，还是将李沉舟心爱的物品拿去陪葬，因为恭谨仰奉，而不敢冒渎私留。

没有桌子，却还有椅子。

椅子上没有人坐，一张空椅子。

空椅子对面却有一个人。

一个淡青色、沉思的人。

他支颐蹙眉，向着空椅子沉思。

那些平时来“报告”的人，都不在。人事是会变迁的，李沉舟一死，许多人都变了样；就算没变更的，柳五也设让他们来。

因为他们无济干事。

而要来的人又委实太过厉害。

——柳随风对着空椅子，是在怀人，还是在筹思人事无常、翻覆不定的

变幻？

这时一行六人，自曲径通幽的园圃中走了过来，六个人都神色淡泊从容，毫不张惶。

柳随风静静地看着他们到来，他们也镇静地从容走进来。

柳随风在想：帮主才死，便有人闯入了“花园”；闯进来的人心里暗忖：躺在这里的，就是名震天下、鼎鼎大名的权力帮主么？

柳随风缓缓抬起了头；进来的人慢慢止住了脚步。

进来的人心里一震：这用手支颐、淡淡微笑、好像一个含忧带笑的少年公子，居然就是慑人千里之外的柳五总管柳随风？柳随风心里有一种感受，这些人仪表高雅、相貌堂堂、风度翩翩，高手气态洋溢于眉宇间，除了“慕容世家”外，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别家。

这使得他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愤怒。

愤恨。他出身是没有人要的“狗杂种”。“狗杂种”就是他十二岁前一直被人叫的名字。他一直在烂泥堆里打滚，在垃圾堆里找吃的东西；有时跟叫化子抢残饭剩肴，有时跟露出两只尖牙的狗抢肉骨头。

十三岁以后，他学得了功夫，把叫过他“狗杂种”的人，不管有恩还是有怨，全部杀掉，一个不剩，从此以后他摇身一变，变为“公子”。

可是那一段经历，他忘不了。

他小时候又脏又破又烂，爬在地上的时候，一些小闺秀掩眼惊呼，退开或跑过，一面以怜悯的眼光，掩嘴同情地看他……他那时只有一个意愿：把这些自以为身娇玉贵的女孩子强奸掉。

一直到他长大了，还是这样。直到他遇到另一件事更深地撞击他心灵后。

他现在丹田有一股火起，真想把前面那穿绛裙轻纱的女子扯过来，撕破她衣服，供他淫辱。

虽然他也知道这女子不好惹：江湖上又漂亮又不好惹的女子中，她一定名列前三名之内。

这女子当然就是慕容小意。

慕容小意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要是她知道，她会不会还这样想：这看来询询儒雅、翩翩俗世的佳公子，就是著名心狠手辣，亲手杀害她的哥哥慕容若容的柳五总管么？

慕容小意轻轻蹙起了蛾眉：怎么一点也不像自己心中所想的形象？

这时慕容世情说：“我们慕容家一共来了九人，一个死在‘花园’中，两个中了埋伏，剩下六人，老夫、小女、‘铁胆’濮阳白，以及‘慕容三小’，来拜祭李沉舟李帮主英灵。”

“慕容三小”是慕容小天，慕容小瞳和慕容小杰，是慕容世家的旁系。慕容三小男的眉清，女的目秀，不但武功高，而且人清秀，在武林中颇有侠名。“溜少侠”即是“铁胆屠龙”濮阳白，这人自小寄居在慕容家里，少年时名声已不胜而走，因为他真的屠了一头“龙”；

“做剑狂龙”馈愧。

馈愧一死，濮阳白可谓名震天下。目前他是追求慕容小意的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。

柳随风皱皱眉头，没有作声，慕容世情又道：“当然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自远道而来，除了吊祭李帮主的遗体外，你还得请我们坐上一坐……”

柳随风随便一摆手道：“这里没有其他的椅子，地方倒挺大的，你随便

坐吧。”

慕容世情一笑：“这里有一张椅子，又何必坐其他地方。”

柳随风淡淡地道：“这张椅子不是你坐的。”

慕容世情眉一扬，笑道：“难道是你坐的？”

柳随风也是眉一挑道：“不是。”

慕容世情斜乜着眼问：“那么是谁坐的？”

柳随风摇头：“没有人坐。”

慕容世情笑着说：“让我坐坐不行吗？”

柳随风摇首，说：“帮主才可以坐这张椅子。”

慕容世情又笑了，他的眼边泛起了鱼尾一般的纹路，他说：

“这就是了，我就是要坐这张椅子。”

“我还知道这张椅子，左边把手，有一道机关，可以开启权力帮的所有资料；右边把手，有一张地图，可以寻找权力帮所有宝藏；背垫有控制全帮上下人手名册和机关；坐垫是李帮主自己的诗文记传和武功秘发……你不可以让一让，让我来坐坐？”

“如果可以，这椅子对面永远可以有你。”

“如果不可以，你也将永远看不见这张椅子。”

他说完了之后，眯着眼睛，眼睛在细缝里却像毒剑一般地盯在柳随风的脸上，在等着他的答复。

柳随风没有回答。

他只是以指甲磨指甲，嗒嗒弹了两下。

慕容世情一直笑着，可是眼睛一直未曾离开过柳五；他的眼睛就好像盯着一条昂首毒蛇一般，稍为松懈，很容易便会被它一口咬死。

这时灵堂上、灵堂后也传来“咯咯”、“咯咯”两声；慕容世情又笑了，他笑起来像只老狐狸，多情、聪明而可爱的老狐狸：

“我知道了，你在叫人。”

“你在叫‘刀王’和‘水王’，他们俩常年守在这张椅子的左右。”

“你一定是在叫他们；”慕容世情笑得刺骨，揶揄：“现下权力帮除了他们，也没什么人可以叫了。”

柳随风仿佛没有看到他那恶意的笑容，只是淡淡他说：“他们就够了。”

慕容世情的脸上，忽然没了笑容。

刚才他还在笑着，可是他的笑容，几乎是说没有就马上没有了。

一点笑容也没有。

有笑容的他，和没有笑容的他，判若两人。

慕容小意走近一步，道：“爹，这人交给我收拾好了。”

——收拾？

柳随风表面上平淡如昔，但心里无名火起：收拾！这岂不是当年他像狗一般趴在街上，给人误为偷饽饽的贼时，所听到的话！

——可是那家店子的老板，后来让他乱刀分了尸，那家店子的老板娘，也让他逼疯了，一丝不挂地尖叫着跑到街上去。

——她一辈子做不成人。

柳随风用右手握着自己的左手，他左手地抖。可是他现在不能抖。一抖，就会让敌人看出。看出，就得死。但他不能想到这些，想到那女子脱光了衣服跑到街上的一幕，他就不由自主的抖。他缓缓闭上双目，心里狂喊：赵姊，

赵姊……惟有在喊这名字时，他才可以不颤抖。

可是这在慕容小意来看，是极大的污蔑。

她俏媚的笑貌，未曾有一个男子，敢当着她面前，闭上眼睛。

——就算眼睁睁看着剑刃刺来，也宁可瞪着双眼看着她才死得甘愿。

她真想把这人的眼珠挖出来。

不过她虽然生气，可是她没有那么狠的心。

上次她杀了一个采花大盗，足足恶心了三四天，以后再也不想杀人了。

她虽没那么狠的心，但她却很有信心。

因为她确信自己有那么好的本领。

这时灵堂上又出现两人，着青衫的脸上，有一股淡淡的杀气，他躬身向柳随风道：

“总管，这雌儿交我料理。”

柳随风轻轻颌首，慕容小意气得粉脸通红，一咬银牙，正要出手，三人倏地跃出，道：

“小意姐，我们来掠阵。”

说话的人是慕容小杰，他对这个“小表姊”，自也有“醉翁之意”，便要出来作护花人，以获慕容小意心中感激，可是话未说完，迎面只见一片刀光。

他急忙跳避，刀光紧随追到。他躲过一重刀光，又见数重刀光，躲过数重刀光，却是千万刀光。

所谓“刀影如山”。“刀王”这柄刀，正是“如山宝刀”。

慕容小杰先机尽失，眼见不出三刀，就要死在兆秋息刀下；慕容小睫、慕容小天手足情深，连忙过去相助，谁知人踪未到，两道水花，直向二人卷洒而来。

两人连忙闪躲相斗，才知道不是水流，而是双袖；“水王”的袍袖飞卷，困住二人，使他们无法赶过去营救慕容小杰。

正在这时，“咯噔”一声，星火四溅，兆秋息的“如山宝刀”，被另一柄大刀封住！

这刀黑漆如墨，却锋利无匹，“如山宝刀”才一交锋，即多了块米粒般大小的缺口。

兆秋息收刀退式，叱道：“好刀。”

濮阳白冷笑道：“我这柄刀，是万刀之王刀。”

兆秋息也冷哼道：“我这个人，却是刀中之王。”

濮阳白大喝一声：“看刀！”金刀大马，连环三刀，兆秋息刀走偏锋，连架三刀，也连换了三柄刀，而三把刀都被震崩了缺口。

濮阳白发了三刀，正待换得一口气，一道凌厉至极的刀气逼来，他全力一闪，“嗤”地已被对方在左胸划了一道半尺来长的口子，鲜血如泉喷涌，他定了定神，见“刀王”的左手有一层淡淡的金芒，宛如刀气一般，他大吃一惊，失声道：

“手刀！”

兆秋息脸色庄穆，点点头道：“你有‘万刀之王刀’，我却是真正的‘刀王’。”

鞠秀山左袖如长江翻浪，右袖如飞瀑横空，始终缠住慕容家的两个高手，便在这时，人影一闪，一条苗条的人影，“霍”地掷出两条长纱，迎面向“水



王”卷来。

鞠秀山倏地一掠，知道厉害，以双袖反舒而出，登时四袖上下舒卷，如风迎蝶，如云迎鹤，煞是好看。斗得十七八招，两人双袖交错，往回反卷，相互一扯，两人功力互相抵消，扯不动对方分毫。

然而两人脸色都有些变了。

在鞠秀山心中，甚是诧异慕容小意年纪小小，袖功如此灵活，而且以小巧柔劲，化去自己的大力；在慕容小意心里，也暗震骇于“水王”仅是权力帮中“八大天王”之下驹，也有此功力，居然借水一般的无匹巨力，使得自己拔之不动，更无以借力打力。

两人僵持不下时，“刀王”那儿已占先机，忽然后人影一闪，兆秋息与之对了六刀，竟震得虎口欲裂；鞠秀山也觉一股大力，震开自己和慕容小意的双袖，那人双袖翻飞，鞠秀山接得五六招，便觉天旋地转，把桩不住，十七八个旋身转了开去，差些儿没摔个倒栽葱！

兆秋息这时惊叫道：“手刀！”原来对方，正是用“手刀”之技来破他的“手刀”，鞠秀山那边也呼得一声：“水袖！”对方也是以他的“水袖”之法来破他的“水袖功”。这“对方”乃同是一人。

定睛看去时，正是当今“慕容世家”的主人，慕容世情。

慕容世情出手，以袖消袖，以刀破刀，正是江南第一世家慕容氏的“以彼之道，还彼其身”之绝技，瞬息间便击败“权力帮”中的两大天王！

慕容世情抽手负背，水王和刀工面面相觑，脸如土色，慕容世情悠然道：“你们别急，要拦住我，也得看看你们总管柳公子的意思。”

兆秋息和鞠秀山望去，只见柳随风皱着眉，食指横放在上唇，其他四指，则支在下颌，不但没有出手的意思，看来连激动和愤怒的意思也没有。

兆秋息这才真的目瞳收缩，戟指道：“你……五公子……你”

鞠秀山呀懦道：“柳总管，帮主生前，待你不薄……”

慕容世情满怀笑意地瞧着柳随风，截道：“那你们就有所不知。以前李沉舟身边还有个‘老水王’公共工，‘老人王’官古书，后来他们一个退隐江湖，一个远在塞外，你道他们怎地？便是因只听命于帮主，不听命于总管……”慕容世情嘿嘿一笑又道：

“偏偏你们帮主，又很信任总管老五，便将一个放逐，另一个见机不妙，也息隐江湖，以苟全身……这才轮到鞠老弟你阁下，以及海南邓玉平走马上任……”慕容世情的笑容似鱼尾一般，既讥诮但又令人易生好感，他继续说，并以眼角余光瞧自己微跷的脚尖。

“何况……我只是要坐那张位子罢了，对你们帮主的遗骸……可不会有丝毫不敬，你们又何苦如此看不开？”

“刀王”兆秋息和“水王”鞠秀山脸如死灰，神色沮丧，柳随风以食指轻搓人中，似丝毫没听到慕容世情的话语一般。

这时忽听一个声音道：

“我不要位子；我只要在棺材里躺着的人心口扎一刀，一刀就够这时有十个人走了进来。

这十个人中的九个人走进来，偌大的厅堂，尽是杀气。

这九个人走进来，就如一整支军队走进来一般。

而且是镇守边疆、终年征战、杀人无算的军队。

这九个人中，只有一个人没有杀气。

这人脸带笑容，年纪最轻，看来最年轻。

这人走在最后，直至他踱入大厅时，柳五才皱了皱眉头。

这人什么气都没有，反而有些和气。

这九个人走了进来，都没有说话。

看他们的神气，是在等人。

等一个真正能代表他们说话的人。

果然那原先的声音又说话了，还是从花园外传来：

“我们十个人来，十个人都到齐。”

话才说完，这人已走了进来。

花园很大，这人的轻功，真可谓高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——更可怕的是，权力帮自有“花园”以来，也不是没有人闯入过，只是从没有十个人进来，十个人仍是活生生的进来过。

慕容世情却笑花花地道：

“墨大侠近在咫尺，说话却能远在天边，‘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’的内功，果真已练到了前人未有的境地。”

墨夜雨冷笑，眼角瞧着自己腰间漆黑的刀鞘，淡淡地道：“不过我成名绝技，却是刀。‘千万头颅，斩于吾手’的刀法。”

慕容世情一翘拇指，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鱼与熊掌，不可兼得，我要椅子，你要棺材，咱们都有所好，愿亦各有所得，彼此河水不犯井水，不挡他人财路。”

墨夜雨冷笑，捉紧自己的刀，冷电一般的眼神，冷毒地盯着柳五，冷锐地道：

“你要替我打开棺材，看看李沉舟是真死，还是假死，或者由我一刀把棺材劈为两半？”

忽听一个声音拍手笑道：“听了你们的话，我好生为难，如果我位子也要，棺材也要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会不会开罪诸位？”

慕容世情、墨夜雨、柳随风是全场中有些许震动的人，然而慕容世情恢复得最快，他叹道：

“看来李沉舟一死，什么人都来了。”

柳五听了这句话，脸上忽然挂了两行泪珠。

走进来的人有三个，一个青衣罗帽，一个老迈不堪，一个是懒慵慵的少年。话是少年人说的。他身着白色长袍，长袍上处处都是污垢。

慕容世情瞠目叹道：“连唐十六少都来了……李沉舟一死，权力帮真是美饵。”

柳随风听了这句话，突然握紧了拳头。

唐君秋淡淡一笑道：“现在除了朱大天王……好像该来的，都已经来了。”

慕容小意冷冰冰地道：“要动手的，也该动手了。”

唐十七少忽然说了一句话：

“只不知李沉舟是真死，还是假死。”

墨夜雨的眼睛里忽然闪起了两道冷电，紧握漆黑刀柄的手，又握紧了一些，青筋凸露。

唐十七少唐宋又加了一句：“如果他没死，也似以前一般，一出拳就将墨大侠的贤弟墨决绝打死，那岂不是我们才是饵？”

江湖上谁都知道，墨家墨夜雨的亲弟“一去无还”墨决绝是死于“权力

帮”帮主李沉舟手下的，唐宋一说完了这句话，墨夜雨就开始迈步。

他一旦起步，任何东西，任何力量，都抵不住他的决意。他握着腰间的刀，向前迈去。向前迈去：

慕容世情淡淡地道：“李帮主，我只要你位子，不要你棺材，你怨不得我……你的好兄弟柳随风是聪明人，何况，天下的凳子多的是，不只是这一张，他不必跟我争……赵师容迷上萧秋水，是不会回来了……李帮主，你既死了，多补一刀又何妨，无伤大雅的事，你的手下也不是蠢人，当然不必多管闲事……”他的话是故意说给大家听的，目的是要权力帮留下来的人不要插手。

这时墨夜雨已逼近棺材。

三十步。

他昂直走去。

慢，但有力。

那九个人的杀气骤然都不见了。

杀气只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

而且强烈了十倍。

二十步。

灵堂前的百数十支白蜡烛，被一股无形的气焰，逼得火舌后吐，闪烁不已。

墨夜雨的脸却无表情。

烛光闪烁不定，映照在他布满筋虬的脸上，如千百条蜈蚣蠢动噬咬一般。

他要一刀劈开那棺材。

他要一刀把棺材里的人斩为两半。

不管棺材里的人是死人还是活人。

大厅静得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到，仿佛棺材里有个僵尸的心跳声，大家正在倾耳聆听一般。

可是大家都没有心跳声，连呼吸的声音也没有。

墨夜雨的杀气，已不见了。

杀气都聚集在他的手上。

青筋虬结的手上。

他的手，就是力量。

摧毁一切的大力量。

十步。

距离只剩十步。

墨夜雨一行出去，仿佛永不回头。

众人只望见他的背影，却想不起他原先的脸容。

记不起他的脸目，想象的脸容比事实更可怕。

他要斩碎棺材里的人，因为棺材里的人曾打碎他弟弟的脸。他唯一弟弟的脸。

李沉舟没有杀他。但他的脸成了墨家的屈辱。

墨家子弟只有死，没有屈辱。也不能被侮辱。

墨夜雨的黑披风背影，似夜晚一般巨大无朋。

他身上的杀气已不见了。

他手上也没有杀气。

他的杀气已移转到刀上。

他自信他的刀一击，能粉碎一切。

而且就算他的刀不拔出来，他已经胜了。

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胜在哪里和为什么。

只听一声大喝：

“站住！”任何事物都不能使墨夜雨站住。

可是这一声大喝，使墨夜雨霍然立住。

他站住的时候，心里已肯定，他站住的代价是叫他站住的人死亡。必杀。

叱喝他站住的人是柳五。

柳随风用一种平时绝对从他那儿见不到的激动大喝道：

“谁要碰帮主的棺材，先杀我柳随风！”

兆秋息、鞠秀山二人脸上，同时有了喜色。狂喜之色。

——柳总管果然是柳总管！

——柳五果然是帮主的兄弟！

墨夜雨停步，但没有回身。柳五的话一说完，他又开始前进。

他的手依然按在腰畔的刀柄上。

就在这时，青影一飘，李沉舟的棺前多了一条人影。

柳随风。

墨夜雨依然没有停步，他一步一步地迈过去。

而且他笑了。他绝少笑，几乎已不懂得怎样笑了，他的笑容极是难看：

“也好。杀了你免留祸患。”

五步。

墨夜雨和柳随风的距离只剩下五步。

“刀王”和“水王”的额角有汗，双手握紧。

“赵姊姊”还没有回来，他们的主力，只剩下了柳随风。

——柳总管你不能败！

——柳总管你不能死！

四步。

唐十六少笑了。权力帮和墨家的事，当然与他们唐家无关。

慕容世情也眯着眼睛笑了。慕容世家当然也不必趟这趟浑水——他自己仿佛也知道自己，眯起眼睛笑时狡猾得很好看。只有他这样的成年男子才有这样智慧的好看。

三步。

三步是一个伸手可及的距离。

何况有刀。

柳随风却无刀。

但柳随风是一个很绝的人。武林中人人都知道他“绝”。他出手有三绝，但这“三绝”，纵连他的结义大哥李沉舟，也捉摸不透；甚至李沉舟戏谑他说：宁愿要用一个帮，来换取他的三道绝活儿，但都换取不到。拔刀。墨夜雨终于拔出了他的刀。一把将一生性命、一身血气都灌注进去的刀，自然非同凡响。可是墨夜雨的刀，却没有刀。只有刀柄。就在这时，刀光一闪。那和气的人出了手。他一跃就到柳随风背后，就在柳五全神灌注对付墨夜雨时，骤然出手！这一刀力足以动鬼神、惊天地！何况是这等情形下出手！——这一刀自然是一击必杀。必杀的一击！可是柳随风一早就等着他。他出手时，

柳五猛返身，全力出手。一只手臂飞到了半空。手指修长，而有用，秀气，且骨节露。血溅。柳五的左手不见了。他的脸色惨白如刀。那和气的人却倒了下去。额角四分五裂。

可是他没立时死。

他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内功，修为尚在他的“千万头颅，斩于吾刀”之上，所以能一时护住心脉未死，他挣扎地问：

“你……怎知……我……我就是……墨夜雨？”

柳随风咬紧了牙，道：“因为你就是墨夜雨。”

——这个答复无疑是最好的答复。

因为墨夜雨就是墨夜雨，任谁也化装不来。他跟那九个子弟兵，一跨入厅来，柳五就注意着他，柳随风天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有着野兽一般本能而敏感的人。权力帮创帮时的七大高手，只剩下李沉舟和他，也许就是因为靠了这种本能。

这人才是墨夜雨。那按刀柄的人是他的大弟子墨最。

——他的弟子年纪比他还大。

江湖中人只知道墨翠山死后就是墨夜雨当“巨子”，谁也不知道墨夜雨有多大年纪，他当领袖已十年了——其实墨夜雨十七岁就当上墨家的“巨子”，而且地位、爱戴及名望，有着无人可动摇的根深蒂固。

被李沉舟打裂脸孔的墨决绝，系墨夜雨的兄长，而不是弟弟；但墨决绝却唤墨夜雨做“哥哥”。没有人敢叫墨夜雨做“弟弟”。连他父亲也不敢唤他作“孩儿”。

——这样的人，却终于死在柳随风手下。

柳随风的出手，便是他三道杀着之一。

他昔日的浣花路上杀和尚大师是另一道杀手。

他还有一道绝招未曾用过。

墨夜雨死了，墨最却立即出手。

他的眼发红了，他出手也拼尽了全力。

其他九名子弟，也疯狂地出手。

这些人以一敌一，柳五举手投足间即可置之于死地；可是柳五却受了伤，而且这些人都不不要命了。

——墨家的死士，世所闻名。

兆秋息和鞠秀山也迎了上去，他们杀红了眼。

柳五公子舍身为保存李帮主的灵柩，他们也可为他舍身拼命。

江湖中本就有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道义。

慕容世情暗暗叹了一口气，仿佛觉得惋惜。

但就在他发出一声叹息的同时，他的身子蓦地飞了起来。

他说要那椅子，可是他扑向那棺材。

柳五不去维护那张椅子，而去守护那副棺材——棺材显然比椅子更重要。

——而慕容世情不认为柳五是为了维护李沉舟的遗骸。

他是老狐狸。他很有信心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小狐狸的尾巴来。

慕容世情自十六岁已渐稳握慕容世家的大权以来，以他惊人的绝世才华，骄人的博学睿智，一生洞透世情，明见万里，料敌如神，很少判断有误。

他可以说是武林中犯错最少的五个人之一。

他扑近棺材，一掌就震开棺木。  
柳随风瞥见，全力掠了过去。  
所以他没避开墨最的一爪。  
那一爪使他的眼角、口唇、鼻孔、额头、颊下，出现掀翻了血口，从今这一爪便毁了他清秀英挺的容颜。  
慕容世情一掌震开了棺盖，他愣住。  
李沉舟在棺中。  
李沉舟没有站起来。  
李沉舟的确是死了。  
他杀人无算，更阅人无数，他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人是不是真的死了。  
——李沉舟看来像是真的死了。  
无论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他都要补上一掌，以策万全。  
就在这时，柳随风已经到了。  
柳随风全力扑击他的背后。  
慕容世情就算再轻敌，他也不致于敢轻视柳随风这样的大敌。  
何况柳五好像不要命了，谁敢碰一碰李沉舟的遗体的，他都似是不要命了。  
慕容世情只好回身全力对敌。  
就在此时，五道流星，急打李沉舟的尸身！  
唐十七少唐宋，终于在此时出了手！  
唐宋的暗器，叫做“送终”。  
他的暗器一出，敌人就只好送终。  
他的暗器一旦出手，连柳随风都未必躲得了，何况他暗器打的不是柳随风，而是李沉舟。  
而且李沉舟已是死人。  
可是柳随风扑起。  
慕容世情一掌打在他脚骨上，喀喇喇，他的脚骨碎了好几根，他人却掠到了棺边，扑在李沉舟身上，嗤嗤嗤嗤嗤，五枚“送终”，都打在他背后。  
柳五身子一阵抽搐。  
这时就算瞎子都知道柳五维护的是李沉舟的尸身，却不是棺材中有什么秘宝；而棺中的李沉舟的确是死人，否则他断不会不出手。  
慕容世情和唐宋虽判断错误，但柳五也成了废人——就算没死，也是个“没有用”的人了。  
可怕的反而是他们彼此对方。  
——慕容世情和唐宋。  
慕容世情是何等精明人物，他即刻道：  
“我认为我们两家，不宜相斗，先解决这里一切，我们再来瓜分，人人都有份。”  
“好！”唐宋更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：  
“别人这时希望我们两家打起来，我们就偏不打起来。”  
慕容世情大笑。姜是老的辣，狐狸是老的狡，解决了权力帮和墨家，回头再慢慢收拾你。他心中想，长身而起，扑向那张空椅子，笑道：  
“如此两家都好……”  
他的“好”字一出，忽觉背后急风陡起。

——暗器破空之声！

——比一切暗器更可怕、更尖锐、更快疾的划空之声！

他硬生生止住，扑下，就地一滚——他以前辈身份，雍雅气度，从未这么狼狈过！

——但为了生命，再狼狈也顾不了。

“嘣嘣嘣”三声，三道暗器自他头上飞过，哧地一声，划破了他的衣襟，险险击中了他。

他勃然大怒，翻身跳起。

——他决不能让这狡狴小子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！

但就在他跳起的同时，有三个人倒了下去。

——他自家的人。

慕容小杰、慕容小天死于唐士土之手；濮阳白却死在唐君秋手下。

慕容小睫和慕容小意之所以未死，也许不过是因为唐君秋“寡人好色”。

慕容世情本来正轰然大怒，含愤出手的，但他现在连怒都不敢怒了。

——因为他发觉这少年远比他更像狐狸。

——而且这少年正等着要他忿怒。

——对这样的人，恼怒的结果就是：自取灭亡。

——何况他现在已没本钱憎怒：他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。

——他已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，不愿死而无后。

他笑了。虽然勉强，可还是要笑，而且一面鼓掌。“你很厉害。我很佩服。”

“唐门三绝，听说除了唐肥是唐妈妈调教外，其他唐绝和世兄您都是唐老太太亲手训练的，果然将门虎子。”

“可惜慕容家未有你这等人才。”

他一面说一面叹息，仿佛很惋惜。

——只有他心里知道，他的叹息和微笑一样，都是武器。

——杀人的武器。

——拖宕时间，使敌人疏于防范，让对方错误判断，就是这两招的好处。

——致命的武器，往往不是兵器，而是表情、语言，或者其他更像不是武器的武器。

慕容世情当然很懂得这个道理。

可惜他不知道唐未更懂得这个道理。

唐宋微笑道：“我不厉害，绝大少才是真正的厉害。”

慕容世情故作讶异地问：“绝大少就是唐绝？”

唐宋慵懒地道：“绝大少只有一个，正如唐十七也只有一个。”

慕容世情不可置信地道：“唐家还有年轻人强过你么？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唐宋淡淡笑道：“他当然比我强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知道唐大少绝哥在哪里。”

慕容世情叹道：“其实有你唐宋世兄出马，唐大少来不来，都没有关系。”

唐宋笑了。他摇着檀香扇，笑得一点敌意也没有，可是他说的话却如利针一般刺进对方的心房：

“你在这时候，还跟我说这么多做什么？是不是想找机会杀我？”

慕容世情并不动怒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说真的，我一直在找机会，

可惜找不到。”

唐宋眯着眼睛笑道：“你刚说的那句话，是想借辞夸奖我，让我有些飘飘然，你才一击搏杀我，是不是？”

慕容世情本待出手，听到了这句话，他才打消了念头，只得又叹了一口气。人生在他而言，不是笑即是叹息。

唐宋轻摇折扇道：“我唐来不是那么容易给人逮着机会的。你的‘以彼之道，还彼其身’，是不是没有把握，不敢出手？”

慕容世情自从跟这少年对上了手，处处受制，步步下风，心中懊恨至极，决意无论如何，都要将局势扳过来，他道：

“不是不敢，而是没有绝对的把握：一旦出手，一击必杀！”

“对了！”唐宋收起折扇，故作地轻拍了一下手掌，道：

“你可以学放暗器，你刚才说的，正是发射暗器的基本道理。”他突然将脸色一沉，又道：

“其实你一直拖宕时间，来窥出我的疏虞处，这计策正好中了我的计。”

慕容世情一愣，他不知道唐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唐宋说：

“我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你背后是否有一些些麻痒？”

慕容世情几乎整个地跳起来，他的脸色变了。他无法控制笑言，也来不及叹息，因为他背后确有些麻痒，唐宋笑道：

“你的内功精湛，换作别人，早已倒下，但是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你纵死不了，也很难再有力量动手了……”唐宋说到这里，一句一句地道：

“我是唐宋。唐宋的暗器，只要划破你的衣襟，也可以把你毒死！”唐宋更一个字一个字他说。

“你开始处于下风，源自于你的骄傲；现在招致死亡，乃因为你自以为是老狐狸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唐宋爆出一阵猖狂至极的笑声道：

“你当自己是聪明人，但是却不知天地间聪明人多的是！”

他一说完，暗器就发了出去。

唐宋从不给人机会。

慕容世情只好死去。

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惨呼着，掠上前来，唐土土便要下重手，唐君秋制止，他轻易地截住双妹。

就在这时，他的背后至少响起了十来声“笃笃”。

他也是暗器名家，当然知道自己已中了十来支尺长的钢针。

但他却不觉得痛苦，只有一点点麻，一点点痒。

可是这使唐君秋更为害怕，他嘶声回首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我是你叔父……”

放暗器的人是唐宋。他微笑道：

“必要时，我不惜弑父。”

唐君秋嘎声道：“你为什……什么要杀……我？”

唐宋轻摇折扇，眯着眼睛道：“老奶奶说，你若好色，并不打紧，如果误了公事，那不管事大事小，日后必成祸胎，凡是对唐门不利的事，都该根绝后患。”唐宋脸色一寒，又道：

“刚才你说杀了这两个丫头，可是你没有做，所以我先杀你，再杀柳五，再杀这两个丫头！”

遇到唐宋这样的人，连唐君秋也只好死了。



他临死前曾恐怖地大叫道：“四阿哥会来的……你没权力处死我……他马上就要来的，快给我解药……我跟他说去……快给我解药。

……”唐门的“四阿哥”唐君伤是负责杀人的，身为者三的唐君秋，也不知他是谁，只知道这“四阿哥”比他年轻许多岁。

唐宋笑了。他当然不会给解药，虽然他也未曾见过“四叔”。唐门四当家唐君伤和五当家唐灯枝，一直是唐门中最神秘的两个人。对这件事，他很满意。他一进来，即轻易清理了门户，杀了唐君秋，使得他父亲的地位，日后在唐门中自是大大的提高。而且重创了柳五，他现在要杀柳随风，是举手间的事情。更难得的是杀了慕容世情。这只老狐狸真可谓精似神仙，至于墨夜雨，也死在柳随风手上。武林中仅存的“慕容、墨、唐”三个世家，现在只剩下了“蜀中唐门”，更可贵的是，连“权力帮”的大权，都唾手可得。

这仅仅是一个下午间，发生在权力帮中灵堂上的事。

真是赏心乐事。

他决定先杀柳五。

柳随风虽然垂死，但他却有潜力。

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虽未受伤，却无潜力。

唐宋向来分辨得一清二楚；哪个该先杀，哪个该后杀。

——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像他这种人，才能活到现在。

他正要下手，兆秋息和鞠秀山在苦战之中，拼力杀出重围，由于旨在赶来护主，所以身上受了多处的伤。

他们身上如果有十处伤口，定有五处是墨最砍的，其他九人只占上另外五道伤痕。

墨最是墨夜雨的得意大弟子，他的武功最高。

兆秋息挥刀冲过来，大喝道：“五公子，帮主是英雄，你是好汉，我们愿做一个死士……”

鞠秀山挥舞双袖，卷了过去，补上了一句：“不止一个……”

那边的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，也向唐宋背后冲了过去——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其他都可放开一边。

唐宋笑了：

“你们都是贤徒孝女，都是好汉，就让我这个小人得志，哈哈，你们是寂天寞地的英雄，我却是吐气扬眉的小人，你们又能怎样！哈哈……今天一齐给你们这干寂寞豪杰送终吧！”

他就要出手。

冲来的人一共是“刀王”、“水王”、慕容小意、慕容小睫，甚至加上垂死的柳随风，他也不怕。

他深信他自己的暗器。

他甚至暗地里知道，若论定力及沉着，他可能不如绝老大，但论暗器上的成就，唐绝老大也未必如他。

一柄轻轻的檀香扇，就装上十一道绝门歹毒的暗器，其中有八种在江湖上还是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，只要按檀香扇柄上的一个机括，就可以全部发射出来——这样的布置，唐绝能及得上他么？

就在这时，他也听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声音：

“英雄不寂寞！五弟，你不会死的。”

他返过头来，就看见半空飞来了一个他见所未见的拳头。

## 第四章 壮士悲歌

十月十日，“唐门三绝”中唐宋死。

死地：权力帮“灵堂”。

死因：脸骨碎裂，中拳而死。

死于：权力帮帮主李沉舟之手。

三天后，蜀中唐门唐者太太乃接到这份简报。

李沉舟一出现，就打碎了唐宋的头。

李沉舟出手，就象他做事一样，一旦决断，永不更改；一经插手，稳操胜券。

他一出现，唐未便倒了下去，他奔向柳五。

柳五为了他的遗骸，牺牲了一条手臂，又覆身其上，来挡住唐宋的暗器。

——皆因柳五，不知道自己未死！

李沉舟冲过去，扶起柳五，就在这时，一件李沉舟绝对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！

“砰”地一声，棺盖四分五裂。

一人自棺中一跃而起，一扬手，一道黑光直打李沉舟肩心死穴！

就算此刻，暗算李沉舟的是柳随风，李沉舟也不致于完全没有防备。

而就在因为他仍暗下防备——在情绪极之感动下，还要理智地考虑到柳五用的是不是“苦肉计”——这是一个做领袖人的悲哀，也是人在江湖的不得已，所以他反而更未能兼顾防范及其他。

何况李沉舟再睿智，也未想到棺材里的“李沉舟”，居然会暗杀他！

他甚至没有料到那痴呆的“李沉舟”会还没死！

——不但还没死，而且沉得住气，在这个时候，才全力一击！

——这么绝！是唐绝！这个人一定就是唐绝！

可惜李沉舟这时候知道已太迟。

唐绝是人！

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！

但就算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也只是人。人不是神！

人有错误！

李沉舟是个绝世才华的人，算错了一步，为唐绝所趁，但唐绝也断未料到这一件事！

——柳五！

唐家的暗器犀利霸道，唐宋的暗器更称绝江湖。唐绝也很了解自己；唐宋比起自己尚嫩了一些，这不是指暗器的造诣的，而是指江湖经验。

所以唐绝对唐宋的暗器“绝对”信任。

——唐宋的“送终”一向是唐门中比“唐花”还犀利的暗器。

所以柳五就算未死，也断断爬不起来。

但在这刹那间，柳五不但似触电一般标弹起来，而且一扬手，他仅存的一只手，手掌打出了一粒雷球！

这雷球就是他打裂墨夜雨额角的东西！

“雷球”及时击中了唐绝打出来的“黑光”！

两件事物发起了一声轻微的爆炸，就在这时，唐绝猛地返身，“要灭权力帮，先杀李沉舟”，“要诛李沉舟，先杀柳随风”。这个江湖传谚，他首

次完全地领略到。

他返身的刹那，暗器都发了出去。

可是他不该返身。

没有人敢背对李沉舟。

李沉舟如果没有柳五的及时截击，乃极有可能死于“黑光”之下，但是“黑光”一灭，李沉舟的反扑比“黑光”还可怕三倍：

唐绝突觉背后一股大力涌来，“碰”地一声，他的五脏六腑都似在这一撞间走离了位，而且他发出去的暗器，都失却了准头，居然全都向他自己身上打了回来，唐绝失声大叫：

“拳头！”

——李沉舟的拳头！

李沉舟的拳头无疑是江湖上，武林中最享盛名的一双拳头。

这拳头能打出这么大毁灭性的力道，可说并不稀奇，可怕的是它也能发出如此巧妙的劲道，使得唐绝的暗器虽仍发了出去，却打向了自己！

这一招最绝。

比唐绝还绝！

他的暗器本来有多绝，他现在的处境就是多绝！

一个人自己精心创研的暗器，全打回自己身上时，那种感受真是不能忍受的。

唐绝现在就是这样。

他的暗器必死，但又不能马上死去——只是失去了一切：反击力、意志力、耐力和忍力，甚至连站立的能力，以及控制便溺泪腺的能力也没有了。

十月十日，“唐门三绝”中唐绝死。

死地：同前。

死因：背骨碎裂，中自己暗器三百六十一枚，共四十一枚。

死于：李沉舟、柳随风。

四日后，川中唐门唐老太太接到如上报告。

柳五看见李沉舟，静静地看着，不知何时，已泪流满脸。

他跪下来，断臂的鲜血，一滴滴地滴在地上，转眼成了一大摊，怵目惊心，他哭道：

“老大，你回来了，我又可以追随您了。”

李沉舟也跪了下来，他恭恭敬敬他说：

“老五，我一直错怪了你，以为你是唐绝，所以诈死来试你。”

柳随风垂首道：“是我自己不好，做事必定有什么冲撞了老大……我自己虽然诡计多端，对帮主却从来不敢骗诈……”

李沉舟过去一手搭着他的肩膀，道：“唉，谁说英雄不流泪，壮士无悲歌？今日你为我断送一条胳膊，令我一生难安！”

柳五垂泪道：“老大快莫如此说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你先起来。”

柳五道：“老大请先起，在下才敢起身。”

李沉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。”扶着柳随风一齐起来。

这时大局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宋明珠和高似兰也到了，两人力敌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，墨家的人虽然明知不妙，却仍红了眼睛苦战。

李沉舟之所以迟至，乃因在莫愁湖畔，装扮成稻草人，亲眼所见，亲耳

所闻，深悉萧秋水和赵师容的情厚义重，无限感慨，后几乎为一武功高得连自己部难及项背的高手看穿，幸亏自己早一步先行遁走，才没被识穿，所以他并不知萧秋水被掳劫一事。

李沉舟笑道：“我初时听秀山说了你在浣花一役，用的是钢镖，杀了和尚大师，我便生了疑心，当今之世，若论暗器，试问又有谁比得上唐门……”

柳随风苦笑道：“我的确是唐门的人。”

李沉舟着实吃了一惊，诧异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柳随风叹道：“我的师父就是唐门香老‘唐公公’。”

李沉舟哦了一声，终于舒下心来，原来六十年前，唐老太爷子归息江湖后，门户的事便撒手不理，剩下一子一女，男的便是“唐公公”，女的便是“唐老太”，按道理说，当然是唐公继承大业，但唐老太却是一个事业心重、野心大的女人，她毫不谦让，便与唐公大打出手，唐老太逐走了唐公，便当起家来，近六十年来，江湖上这最可怕、实力强大、潜力极巨的一家，便自此始，一直是女人当家。

唐公流落江湖五十年，唐公便成了“唐公公”，他的暗器绝技自也非同小可，但始终未敢找唐老太太决一死战，唐老太太的暗器手段如何，也由此可见。

唐公公郁郁不得志，与唐门作对，便等于是攻击自家人，也说不过去，但他对唐家来说，亦无异是等于深仇大恨，他终于遗恨难填，撒手西去。

据说他死前，将生平之大绝技传了给唯一的徒儿——李沉舟却未料到“唯一的徒儿”竟然就是跟随自己多年的拜把兄弟柳五。

李沉舟恍然道：“那你杀和尚大师的钢镖，便是‘客舍青青’神镖了？”

柳五苦笑道：“哪有那么好听，其实是‘克死千千镖’。”

李沉舟点头道：“唐老太太创有一种暗器，叫做‘千千’，听说很厉害，这一镖必是唐公公想出来克制它的绝技。”

柳五道：“唐老太太还有一种暗器，更加厉害，叫做‘万万’，我刚才击炸唐绝的‘黑光’，便是专破‘万万’的‘万一雷震子’！”

李沉舟摇头道：“可惜它已碎了。”

柳五涩声道：“所以我的三件法宝，也只剩下了两件。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是啦，武林人传你三种绝技，还有一种是……”

柳五笑说：“老大又想以一帮来换？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确想……”

两人谈得很好，两人创帮前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聊；待权力帮壮大后，倒是隔阂了，反而绝少有机会这般畅快尽情地聊天。

柳随风打断道：“你别说。我不要帮，帮是老大的，我只要跟随，老大和……赵姊姊。”

李沉舟正色道：“你不要帮也不行。帮也是你的。”

柳随风顾左右而言他，故意岔开道：“其实我所谓‘三大绝技’，根本就不是什么‘绝技’。”柳五有些忸怩地将袍一敞道：

“你看。”

原来他贴身衣内，还有一件黛绿色的深袄，柳五道：“我师父被逐出唐门，什么也没带走，只有一件‘百战铁衣’，再厉害的暗器遇到了它，也没有用，一流的兵器碰着了它，至少也可以卸掉大半的力道。”柳五又将青袍一掩，笑道：

“我便靠得此物，逃过了当时南少林群僧的攻袭，说来真是窝囊。”

李沉舟眼睛都是笑意，他的笑跟已死的慕容世情的笑容，完全不一样。慕容世情笑起来，像完全驾驭世情的讪笑。李沉舟的笑，是洞透世情的微笑。但两人的笑容，又仿佛一样。

李沉舟的笑意，却跟燕狂徒的几乎相同！所不同的，也许不同的是一个人喜欢微笑，一个人喜欢的是大笑、狂笑、厉笑！

李沉舟这时笑道：“哦。原来是这样的，无怪乎唐家的暗器，打不死你。”

柳五道：“不是打不死，只是打不进去。这件铁衣能解毒破毒，唐宋的暗器再狠，对它也无可如何。”

李沉舟忽然正色道：“这些都是你救命的绝招，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柳随风道：“我这些都是为了老大才有的玩意，不告诉老大，又告诉谁？”

李沉舟垂下了头，半晌才道：“兄弟，今后天下，我的就是你的。”

柳随风抬头，双目闪着光，毅然道：“不，是赵姊的。”

李沉舟一愣，随即道：“我们三人的。”柳随风怔了怔。这时风吹日午，柳随风有一阵子迷糊。仿佛是很多个夏天以前的很多个夏天，那时他又脏又臭，而且没有志气。那天他到那一个荣华富贵的大府第前行乞，自顾自地玩着鼻涕，只这么一吸气，两条青龙又吸回鼻孔里去了……

正在这时，一只小猫蹦跳了出来，猫的颜色白绒绒地，眼睛灵动可爱，他和几个行乞的小孩便去摸，那白花花的猫便给他们肮脏的手弄得黑一块、绿一斑的。

这时几名青衣罗帽的家丁吆喝着走出来，说是找猫，见猫弄成这个样子，纷纷骂着：

“小杂种，我家小姐的猫，给你们这些小猪猡的手弄成这个样子，哎也也……”

“他妈的贼种贱小子！这叫我们怎么向小姐交代……”

“去他娘的，斩了这些贱种的双手吧！”

这一干人正是作威作福惯了，而今喊打喊杀，捉住几个小孩子狠命地揍，别的小孩喊爹喊娘，最后哭声连天，求饶不迭，家丁们也不甚了了，赶走他们便算。独有柳五，他向不求人，所以咬紧牙龈苦撑，两个家丁狠狠把他揍了一回之后，却见他咬牙切齿地盯着自己，不禁心头火起，一人卷袖道：

“好哇！不哼一声，是英雄好汉了！让老子打掉你的门牙！”柳五忍无可忍，劈面打了一拳。那人捂鼻大叫。

其他的几个家丁，也包拢上来，拳脚交加，那时柳五并未学过功夫，心智已很成长，但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拳脚功夫决及不上这一干人，登时被打得脸青鼻肿，那被他打得鼻血长流的家伙，要两人自后捉住柳五的双手，他扳开柳五的嘴唇，就要一拳擂下去……

这时忽听一女子喝道：

“住手。”

那家丁的拳头，在半途顿住。柳五被打得鼻嘴齐出血，脖子也几乎折断了，他见到有一双脚，穿着地白猫绒毛一般的鞋子，向他走来。白色纱裙，几乎沾地。地上很脏，他但愿裙裾不会沾及。他不知人的脚也可以那么好看的。

可是这女子的声音更好听。她替他擦去了脸颊的血迹，柳五知道这女子也长他不多，可是他不愿看她。而这女子望了他一阵子后，向身旁的人叱道：

“干嘛打他！”

那家丁期期艾艾，却显得很畏惧地道：“他……弄脏了小姐的猫。”

“弄脏了就要打人么？”那女子显然就是“小姐”，因为她说：“哦！这是为我出气吗？”在柳五心中，这女子的声音像他小时无意撞在弦琴上一般清脆好听。

那些家丁嚎嚯道：“不……不敢……”

小姐叱道：“不敢还不快滚！人家将来可是有志气的好男子！”

家丁们一哄而散，那小姐忽又道：“阿罗，快带他到后院洗干净，交给肥妈妈，带他来见我。”

那家丁只得说“是”。这时白衣女子往府邸姗姗行去，柳五年轻的心灵里只觉有一股热血涌出，几乎要在地上，向她膜拜。

他少年倔强，即恨人轻贱，也怕人同情，可是这女子既未轻蔑他，也不怜悯他，而说他是将来有志气的男子汉，为了这句话，他决意奋发。

那“阿罗”带他洗了脸，换了件青衫，他愣愣不发一言，任那家丁摆布，阿罗心中老大不乐意，以为这小子土土的，但又不敢有违。

柳五心中却仍想着那女子的情影，在她回头走去时，阳光耀眼，照在那女子薄纱的纤背腰上，可以隐约看到那玉琢一般、羊脂一般的胴体。不知怎的，他却没有冒犯之心，却觉心中好生中意，好生珍惜，好生敬爱！

——他要见她！他要见她一次！

——只要能跟她在一起，纵死也心甘！

那么美丽的背影！这时那家丁把他交给一个胖胖的大婶，便嘀咕着走了开去。那大婶正替他换衣服，他却瞥见门外一轻忽的人影闪过，正是那女子。还是那么美丽的情影！

他心头一阵狂跳、一颗心几乎从嘴里跳出来了。

这时一个人却蹑手蹑足，走入了房间来。

这锦衣公子走了进来，张上一张，那胖婶嬉笑道：“哎呀，姑爷，小姐早从这边过去啦。”

锦衣公子怪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什么姑爷，我又还未入赘到你们赵家。”

肥婶婶却道：“说笑笑，这是迟早的事啦……小姐和你，天造地设一对，孙嫁给你，又嫁给谁来着……”

锦衣公子却笑嘻嘻地走过来，在肥婶婶肥厚多肉的手里塞了一锭亮澄澄的金子，道：“好婶婶，真会说话！这赏你……”

肥婶婶顿时为之眉开眼笑，忙谢不迭地道：“啊也，这太厚的礼啦……”

却听砰地一声，柳五站立不稳，额角碰及高架，架上的水盆哗啦地倾淋而下，淋得他一身湿透，刚穿上去的青衣也成了黛色。

那锦衣公子皱眉道：“这小子是谁？”

肥婶婶生怕锦衣公子不快，也憎厌道：“不知哪来的污糟小子，小姐还要见他……”

锦衣公子不屑道：“把他撵出去。”

肥婶婶有些为难道：“这……”

锦衣公子即道：“小姐是何等身份，怎能与这等下贱的人见面……赶走了他，一切事情，有我姑爷担当……”

肥婶婶登时又笑逐颜开起来，忙唯诺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柳五当然不待他们来赶，呸了一声，向地下吐了口水，便奔了出去。他

虽然受辱，但心里仍是温柔的。他一路奔出去，一路只见着那光滑如天鹅颈子的肌肤，那纱衫隐透的后背，那秀气的脚，那语声，那音容……他虽然绝了希望，可是决意要此刻做起，做一个绝世的英雄好汉，待配得上小姐时，再回来，找她……

他为了这个意愿，他为了这个信念，而活着。

无论多大的苦楚，他都咬牙忍受。

起先他遇上了唐公公。后来他遇到了李沉舟。

他们一起闯荡江湖，历尽了艰辛困苦。

他没有把这些告诉李沉舟，也没有勇气去打听赵小姐的下落。

他只知埋头苦干，一面心急——快，快，快趁青春尚在，亦趁自己意兴飞跃时，找到赵小姐，以博她为自己一颦。

后来他们结合了七人，就是“权力七雄”，创帮立道，经历过不少生死吉凶，大风大浪，权力帮建立了，七人却死了五人。

而他这时再找到赵府时，赵小姐已不见了。

——赵小姐不肯嫁那锦衣公子，跟另一个全家都反对的人，跑了。

——此后不知去向，下落不明。柳随风黯然出来。他既没杀阿罗，也没杀肥婶婶，更没加害锦衣公子。他第一次放过了骂他“杂种”的人。不为什么，只是因为每次想起赵小姐，心里都有一种甜蜜的温柔。他要保留跟她见面的一切一切，不管是好是坏，只要这些人活着，他就能证实自己确见过她玉琢般的肌肤和背影。

他时常飘然去找那些人，为了能时常勾起跟她见面的情怀。

权力帮愈来愈强，他的名声鹊起，神风俊朗，判若两人，他知道纵碰到赵小姐，她也不会认得出那脏如泥鳅一般的小子就是他。但是他此刻权力有了，名声有了，金钱有了，为何连一面，只是一面也见不到！

而她送给他穿的青衣，他还始终穿着。昔日的深黛已褪成了泛白。

后来他终于遇到了赵小姐。

——当帮主李沉舟满面春风介绍他最喜爱的人儿时。

赵师容就是赵小姐。

他的心顿时沉痛若铁缆抽紧，可是他笑了。

他笑着去招呼，赵师容当然没认出他来。

她当然不知道这人一生为她而活，为她而奋发。

柳五这才看清了她，在人群中她清丽高雅如辉照壁明的烛光，而他还是当年那肮脏污糟的小泥鳅。

泥鳅只适合生存在水塘底下，所以他也没让它现身出来。

此后他心里常有这条看不见，触不及但是也解不开的枷锁在绞动着、抽动着，他行事越来越心狠手辣，在他八名爱将中，就有五个是人间丽色的女子，后来还被他杀了两个……

可是这些都不能使他忘掉一个背影。

那日午间，那个仿佛清晰又模糊的背影……

“老五，”虽然其他几人死了，李沉舟还是习惯叫他做老五：

“怎么你没有止血？”说着急戳出指，戳了柳随风左手断臂几处穴道，李沉舟忙着替他包扎，脑后部分，全在柳五眼下，些微的防守也没有。

——这在向来大事能决断，小事能慎防的权力帮帮主来说，可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柳五心里一阵迷乱，终于惊醒，道：“是，我没有想到。”现在只要他一出手，随时可以击杀李沉舟，而他现在明白，自知道了赵师容是帮主的妻子之后，对李沉舟的忠心效命，其实已经不是对李沉舟了，而是对……

李沉舟沉痛地道：“你为了我，为了帮，断送了一条胳膊……”

柳随风淡淡地道：“没有帮，则没有了我们；没有了帮主，我们也没有命。”

李沉舟终于包扎好了伤口，长舒一口气道：“你也该想到，如果不是我故意放行，他们怎能有这么多人闯过花园来？”

柳五的双眼也终于从李沉舟的“玉枕穴”上离开，舒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是。没想到……”

李沉舟望了一眼，笑了，笑如远山，他说：“你在想事情，是不是？”他的眉毛如云霜一般地挑扬，道：

“从开始起，你就一直在想事情，……能不能说出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解决？像往常过去那一切战斗一样？”

柳五也不知怎地，迷茫中竟沉肩卸去他搭住自己膊头的手，道：“一生里总有些战斗，是一个人打的。”

李沉舟也不以为许，淡淡笑了笑，目光又变得遥远起来：“师容也该到了……”

柳五乍听了这句话，脑子里轰地一声，立时清醒了过来，整个脸颊也烧般的热，又犹如冰水湿背，蓦然一惊！

——李沉舟这句话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？

——真的一切都瞒不过李沉舟？

就在他惊疑不定的时候，在“刀王”与“水王”战团中的墨最。遽然扑了过来。

他扑过来的时候，李沉舟正在照顾柳五的伤势，背对着他，墨最一刀就斫了过来。

他用的是刀鞘。

可是他的刀鞘比真刀还沉猛、快厉！

这一刀是墨最毕生功力所在——墨夜雨曾经说过，若他空手，也未能接得下墨最这全力的一刀。

柳五却知道，墨夜雨接不下，李沉舟却一定接得下。

一个人能跟另一个人那么久，这是起码的信心。

李沉舟果然接得下。

他回身就是一拳。

他一拳打去，墨最漆黑的刀鞘立时卷了起来。曲如废铁。

李沉舟向来不相信任何武器，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拳头。

拳头长主身上，不像兵器一般，要随时携带，而且使用拳头，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，因为拳头不似其他的兵器，可以弃置，所以出拳时抱着必胜的决心和必死的勇气，这勇气使他出拳更有力量。

他的拳无往不利。

墨最的脸色变了，变得跟他手中扁曲的刀鞘一般难看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“水王”鞠秀山已到了他的背后，双袖一卷，已勒住了他的脖子。

但就在他的衣袖未抽紧时，墨最毕竟是墨家子弟的猛将，他猛旋身，反而向袖袍旋入，直撞进鞠秀山的怀里，他那把只有柄的刀，居然也是武器，



直戮鞠秀山的小腹！

李沉舟一闪身，闪电般伸手，已扣住墨最的脉门！

就在他扣住黑最脉门的刹那间，他陡然一震！

这人的内功，精湛至极，远胜他所表现的武功！

——怎会如此？

——必有图谋！

但就在这霎息之间，骤变已然发生！

急风响起背后！

发暗器的人，离自己不到两尺！

暗器有暗器的范围，在一定的距离内，暗器又快又疾，才能发挥，如果太远，力有未逮，则无效用！

太远还不是暗器能手的死敌——因为就算太远，一个暗器能手可以设法拉近距离，而且发暗器的人手劲必比一般武林人强得多。而且距离愈远，自己愈是立于不败之境。发暗器的人永远不怕对方与自己离得远，可是却怕离得近，太近！

暗器若失了距离，便成了无力的死器！

许多暗器只能在距离的空间才能有存在的价值。

若对方与自己距离太近，则伸手即可以攻袭自己。暗器到了这个地步，可谓一点用处也没有。

可是那放暗器的人，显然已完全克服了这个暗器本身的缺点。

这缺点一旦克服，短程的暗器，则根本无法闪躲，也无人能闪避的。

在这么短的距离里发暗器的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李沉舟此刻正在救援中的鞠秀山！

就在这时，墨最的所有内力，全然发挥了。

他一运力，全身衣衫，竟成破帛碎缣，他整个人，也似暴涨一倍！

他两手蓝印印地击来！

李沉舟见过所有“朱砂掌”、“黑砂手”、“大手印”、“勾魂手”，但从未见过蓝色的掌劲！

这一下，背腹受敌，而且攻击者的武功，都绝不亚于唐绝！

李沉舟在那瞬息间闪过千个百个的念头，但他一时却无法做任一项行动——因为来不及！

太快了。

就在这双眼一眨的刹那之间，一声清叱，一条飞絮，卷住鞠秀山打出的五枚金鳞片，但就在这时，那一掌，已砰地击在李沉舟胸膛上！

李沉舟大叫一声，借力后退，砰地撞中鞠秀山，两人一齐向后飞退出去！

可是那蓝印印手掌，居然脱离了墨最的左手，急追李沉舟！

墨最一直用右手执他的刀，所以别人也一直注意他的右手，他的刀，却不知他的左手，他的左手居然是假的，而且是暗器！

李沉舟大喝一声，陡止身形，急遽一蹲！

嗖！蓝手打空，直射鞠秀山！

鞠秀山身手也不弱，他虽给李沉舟撞中，但依然一个大仰身，那蓝手也擦身而过！

这时李沉舟和鞠秀山都跌在地上，人影一闪，一人飞舞如龙绣缣，扑向鞠秀山！

柳五猛然一震！  
他又看见了那倩影。  
那衣衫裹住的高挑胴体！  
——赵姊……赵姐来了！

鞠秀山一落地，十二片金鱼鳞片又飞打而出！  
赵师容无他法可想。

鞠秀山能在如此短程中发射暗器，赵师容的布帛却无法在短距离中接下暗器！

而且是“金鱼鳞片”！  
更且金鳞散布，三片打头，四片打胸，五片打下盘。

金鱼鳞片在四川唐门也只有二人能使，一人会使——那便是神出鬼没的杀手唐君伤！

赵师容的武功骤然恢复，是因为她看见了李沉舟！  
——李沉舟未死！李沉舟不能死！

她心中喊着这样一个声音：帮主帮主你不能死……这个她不知为什么，产生了不止情爱，还有父兄之爱的人！这个她在对着月儿的阴影默默许愿，也诚心祝他永远幸福快乐的人！

赵师容别无他念，她扑下！  
向十二片金鳞拦去！

她决意代李沉舟以抵挡这十二片死亡令！

她听到了金鳞片割肉之声，和“叮叮”的反弹声响；她却没有感觉到痛苦。

因为一个青衫人扑到了她的身上，覆盖了她。  
那十二道追魂鳞自然也嵌入了青衫人的身上。  
他也不觉得痛苦。

也许唐门的暗器只有死亡，没有痛楚。  
纵死亡也是轻柔的。

他终于碰到这背影，而且覆盖其上，心中有一种温柔的感觉——他一生自认为怙恶不悛，却未料到今日也有温柔的感觉。

他想唤一声：“赵姊……”这一想说话牵动了肌肉，他才知道，有四片金鳞，打在他身上，被“百战铁衣”弹走，其他八片，有两片不中，另外一片中他左踝，一片中他右腿，一片中他尻骨，一片仅仅擦中了他下腹表皮，还有两片，一片切中他的后颈，一片嵌入他右颊。

他才一动，血涔涔下。  
血是淡灰色的。  
他笑了。

——为帮主断臂，为赵姊死，他无憾。

“唐君伤？”——自己死在这唐门一等杀手手下。也不枉。

只是他想说话，告诉赵姊他就是那个野孩子，那个“将来有志气的汉子”，可是他说不出话来。

可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李沉舟本来只要缓得一缓，便可以制住鞠秀山——鞠秀山的“十二金鳞”虽快，但他的拳头更快！

他之所以比鞠秀山慢那么一刹那，是因为他中了墨最的“一掌”。

那一掌他虽借力后跃，并将掌力的一半传到鞠秀山身上，可是毒力却使他反应迟钝了一下。

只是一下而已。

李沉舟只迟了那么一下，也仅是那么一弹指间的六分之一而已。

他的拳已挥出。

他要救赵师容，却来不及。

一个青衫人却挡住了赵师容。

这时李沉舟的拳头也打碎了鞠秀山的头。

墨最一击不中，便看见李沉舟和鞠秀山跌了出去。鞠秀山先出手，却让赵师容截下。鞠秀山向赵师容出手，但让青影所挡，然后李沉舟挥拳，鞠秀山倒了下去。

墨最立时作了决定：

走！

唐门这次蓄势已久，作出近六十年来最名动天下，预谋最久的一次暗杀，居然失败，他也没话可说。

暗杀是摧残伟大生命的事，墨最觉得一阵颤栗的美丽，毋论成败！

而这时李沉舟也大叫出声。

“柳五！”

他的声音悲怆若风雪。

赵师容这时也发现以身子替她挡过这段灾厄的人，原来是柳五。

她一直以为柳五会似数百年前帮会中的律香川，获得孙玉伯的信任和重用后，然后残酷歹毒地背叛他，她一直感觉到柳五有事隐瞒着她，而且很多次在李沉舟背过身去时，柳五的眼神闪露出一一种刻毒的深沉。

——她却不知道那隐瞒是情的遮瞒，那刻毒的深沉其实是柳五的痛苦渊藪。

而她如今亲眼见到在丈夫的“灵堂”前，苦战到最后一人的，是柳五：柳随风！

柳五流着灰血，看向她时，她忽然明白了许多事！

这眼神，她见过！

接近垂死，但无哀怜。

在很多很多年前，仿佛有个夏天，仿佛有个被揍而不屈的少年……那时她的未婚夫周感还像夏日令人讨厌的苍蝇般地缠着她……

这时人影一闪，李沉舟已抢过身来，扶起了柳五，她从侧边望去，丈夫的手是擅抖的，帮主的鬓角，已经些微有风雪般的斑白了。

她忽然觉得哀伤欲绝。

墨最决定要走的时候，是在他发现暗算失败，心里立刻检讨了失败的原因：普通“暗杀”可谓出人意表的奇袭，他们所安排的不过只是更精妙一些而已，但这对李沉舟、柳随风这些高手而言，“奇袭”成了常态，很熟练地用一些方法粉碎奇袭的效果；而且“奇袭”的人心里往往自以为算无遗策，仗赖一击得手，易致疏虞，一旦失手，反易为对方所趁。

所以他立刻决定要走。

就在他掠起的同时，他乍见李沉舟的侧脸。

那伤痛的、沉悲的侧脸。

——会不会因为伤悼于柳五之死，李沉舟失了斗志呢？

墨最不禁稍迟疑了一下，这一下又瞥见了赵师容。赵师容双膝跪在李沉舟身侧后一些，双手置在膝边，几绺秀发散垂在玉也似的脸颊上。

——会不会她也丧失了平日的机敏？

搏杀李沉舟、赵师容、柳随风，下管是其中任何一人，如果得手，都足可名动天下！

这不由得墨最不怦然心动，何况这个“行动”已完成了一半——鞠秀山已死，若此行动的另一半，由他来完成，唐门的大权，就很容易从大哥处夺来。

——墨最决意一搏。

在这瞬息间，有一个糯脆而清定的声音叱道：

“二叔！”

四川蜀中唐门的老二是唐灯枝。

唐灯枝有个优雅的外号，叫做“佛手千灯”，“千灯”是他的暗器，“佛手”也是他的暗器。“佛手”便是他的一条左臂。他把整条左臂切掉，换了这样一个随时可以脱离身体飞袭敌人的“怪手”，而且布满了毒。

一个人能把自己一只手切掉，来变作一样暗器，这暗器的价值也可想而知了。

李沉舟大意着他一下，已沾上了剧毒，但李沉舟的内力，非同小可，又借势将“佛手”的劲道转传到后面鞠秀山的身上，“佛手”的毒力渗不入李沉舟体内，不过李沉舟也因毒力而内力大损。

李沉舟中毒不深，只是他伤悼于柳五以身救护，反而没护住心脉——唐灯枝也看出了这点，所以他正要冒险一拼。

却突然听到那一声叫喊。

唐尧舜、唐灯枝、唐剑霞、唐君伤、唐君秋，被称为“唐门五大”。唐门的一切外务内政，都是由这五大高手主持，除唐老太太，或者传说中有其人的唐老太爷子外，这五个人是唐门中最有权力的五人。

年轻一代的高手，当然以唐大力最有号召力，唐朋交游广阔，但武功最高的三个年轻高手，却是唐绝、唐宋和唐肥。他们三人的武功，尤其唐宋和唐绝，绝不在“五大”之下。

然而唐老太太最宠爱唐方。

唐老太太不但是唐门中最有权力的女子，同时恐怕也是武林中最可怕也最神秘的女人，她的性格诡秘，出手向无活口，蜀中见过唐老太太的人，一提她的名字，瞳孔睁大，双腿发软，张口结舌。

唐方不喜欢“权力”，但唐老太太的权力无限，她所喜欢的人，那人无形中也有了“权力”。

唐门看重辈份，但更注重武艺的高低，惟这两种作用，都比不上唐老太太的颌首或摇头。唐方被“蛇王”所伤后，唐老太太为她亲自疗愈。谁都知道唐方是唐老太太最疼的人。

唐方的父亲是唐尧舜，唐尧舜又是“唐门”唐老太太以降，最能作主的一个人，唐方此时适至，喊这一声“二叔”，唐灯枝不禁一怔。

唐方自己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喊，她跟赵师容飘然入厅，已惊视怵目惊心的情景，唐门的人，皆已发动，接着下来柳五、四叔齐齐踏地，李沉舟、赵师容悲恸莫名，而二叔就要出手——这瞬息间，唐方脑中的许多事情纷至沓来，又豁然而通，但又大惑不解。

——她明白了为何唐老太太开始不准她来，后又予她跟萧秋水相见之故

了。若她与萧秋水重逢，必有几天欢聚，那便管不了“权力帮”的事！

——如萧秋水不出手，权力帮在慕容世情和墨夜雨虎视眈眈下，难以卵存，而且唐门此役，足足出动了唐士土、唐绝、唐宋，还有唐君秋、唐君伤、唐灯枝等高手，是旨在必成的。

——岂料李沉舟。赵师容、柳随风的机智武功，还是远超乎唐老太太的估计。

——可是自己因要暗中窥探萧秋水和赵师容在一起的情形，所以没让萧秋水知道是自己。可是萧秋水又因何不来呢？

——当唐灯枝要出手时，唐方知道自己万万不能违背家门，但却又想起，李沉舟、赵师容都是萧秋水的朋友，自己该不该示警呢？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唐方已无暇多思考，便叫了出来。

唐灯枝稍稍一顿。

赵师容已然醒觉。

她起来。

她不是站起来，也不是跳起来，却是“飘”起来。

像一朵云般“浮”了起来。

唐灯枝一看，眼瞳收缩，他知道八成把握已只剩下了五成。

——他只有五成把握能杀赵师容。

——没有八成把握的事，他绝不做。

——何况还有随时恢复神智的李沉舟！

——而且他的“佛手”已发了出去，收不回来了！

——他从来不会算错，而且凡估计胜负，绝不一厢情愿。

所以他立即就走。

而且抓了唐方就走。

这次再不犹疑。

柳随风觉得下身已失去了感觉，他下半身像藏在云里，飘在云端，风和日丽，美丽的倩影……然后绿意一荡，她像水边的一株杨柳，拂醒了他……

随来的是他腰际一阵刺痛，连胸腹间也麻木了，没有丝毫感觉了。

他觉得很悲哀，那儿时贫穷的梦魇又出来了。他想呼喊，想说话，可是发不出声音。

他的下胯已不能动了，很快的舌头也在涨大中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只要这麻痹超过了额顶……

他现在一定很难看了……他想，不自觉地又掉下泪来。那过去的种种奋战、恶斗，一幕一幕地，涌现在他眼前。

那玉琢一般的背影，永远高雅，他永攀不及，那犬吠声、孩童声、岸边的水柳……他一生都再也触不极了……他只听李沉舟道：

“五弟，赵姊爱的是你。”

柳随风一震：怎么？真的！又想：他怎么知道？自己什么都瞒不过他！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真的吗……他心头一阵喜、一阵惊，麻痹这时已到了脑部。

他一阵昏眩，又觉一阵无由的辛酸，觉得欢喜……赵师容这时霍然回身，柳五觉得可以接近她了，然而又看不清……他想说“我很欢喜”，可惜他已说不出话来了，一个字都说不出，却有一个淡如柳丝的笑容。

他死了。

赵师容霍然回身。

李沉舟把脸埋在柳五的手里。

赵师容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何这样说！”

李沉舟在柳五掌中语不成音：“我……要他安安静静地离开。”

赵师容颤着走前两步，“你……你知道我不是……”

李沉舟在掌中抬头，两道盾如远山的云龙，一扬，注目道：“我知道不是。”

赵师容这才舒下了心，李沉舟又道，沉痛地道：“他一直是我的兄弟，”好兄弟。我怀疑错他了。”

赵师容黯然道：“我也看错他了。”说着一扯，“”地一声，竟在鞠秀山的脸上撕下了一层膜，赵师容赫然道：

“这人不是鞠秀山！”

李沉舟没有动容，道：“水王早就死了。如果他是秀山，就不会在演戏时拿‘虎婆’的头给我了，他跟我这么多年，断不会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。”

赵师容惊魂未定，道：“那……这人是谁？”

李沉舟悲痛恨切他说：“便是‘毒手王’唐君伤，他不但会杀人，而且精于易容，脸上那层皮，却确是秀山的。”

他跪在那电，说：“唐门！我们一直忽略了蜀中唐门！今日权力帮已是强弩之末，失大天王那儿也好不了多少，我们互拼的结果，却是唐门日益培养实力，坐大的时候！”

赵师容点头道：“我们对唐门，一直是低估了。”

李沉舟忽然一声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这是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，与宋明珠。高似兰仍然势均力敌，而兆秋息以一人之力对抗墨家八人，虽最厉害的墨最不在，但也已险象迭生了。

李沉舟这一声喝，也没怎么大声，但全场的人也不知怎地，为之震住。慕容小意和慕容小睫也不知怎地，呆立当堂，终于垂泪抱起了慕容世情的尸首，掉首而去。

从此慕容世家一蹶不振，直到百数十年后始能恢复局面。

至于墨家在场的子弟，被那一声喝，不由自主地停了兵刃半晌，其中一人叫墨统，最为刚介，他运气撑叫道：“干吗要听这人的话，我们要为‘巨子’报仇！”另一个使三叉矛的墨干也嚷道：“是呀

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人影一闪，砰砰二声，他们手中兵器都被打得锋口反卷、歪曲变形。

李沉舟沉声喝道：“走！快走！快快回去，丢掉兵器，退隐江湖，否则就像你们的‘巨子’，或我的兄弟，倒在地上，永埋黄土！”

墨家子弟本都是百折不挠、足不旋踵的子弟兵，也不知怎的，给李沉舟这一喝之威，都垂下了兵器，看见地上墨夜雨的尸首，又看见杀黑夜雨的柳五的尸首，墨氏九雄中的墨军默默地走过去，横抱起墨夜雨的尸首，默默地踱了出去。

其他的墨家子弟，也垂首默默地鱼贯跟了出去。

大厅中只剩下了“蓝凤凰”高似兰、“红凤凰”宋明珠，以及“八大天王”中硕果仅存的唯一“刀王”兆秋息，他们看着柳五的尸体，只觉手足冰冷。

——权力帮一直都有柳五在。五总管在时，十分可怕，他们对之十分畏

惧，因为这人不但会知道你所作的是什么，更可怖的是，他还可以知道你想什么。

——可是五公子一旦死了……权力帮还是不是权力帮呢？这人虽然令人提心吊胆，但他们从未试过他不在的帮中生活。

——柳随风不在，权力帮会不会倒？

他们正在想着时，李沉舟也在想。以前他跟帮中的人联系，或颁发命令、交待执行，都由柳五转达，候命或执行，使他避免很多直接的冲突，不必要的磨擦——然而如果没有了柳五呢？

他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，因为他也没有试过。

他用“死”来试出柳五的忠心——当他“活”了过来时，柳五却死了。

真的死了。他这个试验代价未免太大。

兆秋息这时震惊地道：“唐君伤冒充鞠水王，想必有段时间，我还看不出来，真是像极了。”

宋明珠道：“唐门要冒充‘水王’，必定用了很多心思，而且花功夫来观察他平日一举一动，并派遣唐门如此大将深入虎穴，所耗的时间心力不可谓不大。”

高似兰道：“而且计划必定在极早……不但在‘权力帮，中伏下此杀着，竟然仗了鞠秀山，把假帮主的遗体换上了唐绝，只等帮主一旦出现，他就出手偷袭，只要帮主真的死了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当帮主，真是何等绝计！连墨家大弟子墨最，也变成了唐灯枝，如此早有预谋……”

赵师容点头道：“如此苦心孤诣，隐忍多年，所谋必大……可笑我们这些年来还是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！据悉最近金兵请动了那三个老魔头，我们还得慎防是要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是万里、千里、百里那三个魔君？”

赵师容脸有悒色，道：“这三个人当年曾被燕狂徒逐出关外，而今只怕燕狂徒也未必是其敌。”

李沉舟却问了一句：“萧秋水怎么不来？”

赵师容心头一震，脸上宛似无事他说：“按照道理，他知你出事，是没理由不来的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他会不会已是唐门的人？”他知道他妻子心弦震荡，这却并不是“看”出来的，而是“感觉”出来的，因为他妻子愈是装作若无其事时，愈是美丽。

赵师容道：“他和唐方？”李沉舟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赵师容婉然笑道：

“不会的！怎会？唐方只告诉我她是唐方，我们便一道来了……他不知道青衣人就是唐方，若他知晓才不会让她跑了……”说着又轻笑起来。

李沉舟看着他的妻子，有些迷糊，可是他说：“如果萧秋水不是帮唐门，以他的性格，是不会不来的。”

赵师容为之一怔，半晌才说：“但若萧秋水和唐门是站在一起，那适才唐方断无理由喝止唐灯枝的行动。”

李沉舟也为之一愣，沉吟一会，还是说：“不过以萧秋水的武功，照理没有人能困得住他，使他不能前来的。”

赵师容也一阵迷茫，喃喃他说：“就算他不能来……他‘神州结义’的兄弟也总会来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器闹声，以及打斗声，赵师容仔细聆听了一会，

脸露喜容，说：

“他们来了！”

这时李黑一面打一面大呼道：“赵姊、赵姊……你在哪里！”

赵师容匆匆应了一声，向兆秋息问：“外面是谁当值？”

兆秋息即答：“是盛江北。”

赵师容笑魔如花，道：“难怪，他们是宿敌。”便要向李沉舟请准出去，李沉舟静静地道：

“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这儿也要静一静。”

赵师容、兆秋息、高似兰、宋明珠等都出去了，外面的打斗声，息了下来，换而代之的是温言说笑的声音。不过李沉舟知道，萧秋水并没有来。他并不是因为没有听到萧秋水的声音，而下此判断，而是他感觉得到，萧秋水并没有在，有些人纵然你看不到他的人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你还是感觉到他在的，不说话却有千言万语，未看见却硕大无朋，萧秋水就是这种人。

——萧秋水为什么不来？

难道他看错了萧秋水吗？李沉舟如此寻思。他是第一个看好萧秋水的人，不过也很可能第一个看错了他！

——萧秋水。唐方。

——唐门的人！

李沉舟跪下来。在他身体已开始僵硬的兄弟朋友的尸首旁跪了下来，然后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

他好多年没握这一双为他一直伸出来而等待的手了。他握住的时候，才发现室外的太阳金黄澄澄的，叶子也转枯了，再过不多日子，就快下雪了。

柳丝拂在江南岸那边。

这边欲雪了。

他这时想到的，倒不是跟柳五出生入死的情景，在脑海中偶然一闪而逝的，是些无关轻重的片段：在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，他去拜访一些名家，隐忍藏锋，受那些人的忽视与奚落，柳五在一旁，历历在目，都曾看见过，但没有安慰他，却发绀覆在额上，脸色消沉了下来。又在他藉藉无名的时候，访谒一些前辈，使他们慧眼识重，推许莫已，柳五也没说什么，但眼睛发着亮，好像在说，你看，我的老大……

想到这里，李沉舟心头始觉一阵辛酸，真正感觉到柳五死了，他是最寂寞的……

帮中的人，背叛的背叛，变节的变节，异离的异离，战死的战死，以后说起权力帮苦斗的历史，后人也所知不多……一生的奋斗，仿佛也湮远了，这样的一位兄弟，也已经撒手尘寰了……

人生真是寂寞如雪。



## 第五章 英雄不寂寞

权力帮有难，萧秋水为何不赴？

他跟权力帮虽曾系死敌，但在峨嵋金顶一会中，李沉舟对萧秋水有知遇之恩，而且以萧秋水侠烈性情，断无可能任由赵师容回去孤军作战。

——何况那时萧秋水也在怀疑柳五柳随风。

一切的理由只因为萧秋水被擒，动弹不得。

诚如李沉舟所言，这世上能困住萧秋水的人实在罕有。

可惜他还是算漏了一个：

燕狂徒！

不过燕狂徒纵要萧秋水束手就擒，也是要到五百招以后的事。萧秋水的“忘情天书”、“少武真经”不是白练的，他的武功已在柳随风之上，与李沉舟已近伯仲。

燕狂徒并不知道。

可是他知道萧秋水倔强性格。在当阳城一役，燕狂徒方知此人是宁可被打死而不可以屈服的。所以他一上来，便用突袭制住萧秋水。

萧秋水，乍见唐方正激动时，为燕狂徒所制，直到现在，燕狂徒犹不知萧秋水的武功已非昔可比。

燕狂徒是武林奇人，却不是什么前辈风范的高人，他向来不拘礼俗，抓了萧秋水就走，也不计较出手时是否正大光明。

他点了萧秋水的穴道，提着他狂奔了一阵，这一路奔去，萧秋水心中自然急得要死，终于到了一处峰顶云境，坡路上山的所在，燕狂徒忽然停下，道：“我要解手。”把萧秋水向大石上一放，独自在路边解起手来。

萧秋水的穴道被燕狂徒重手封闭，哑穴却未封塞，只是燕狂徒一路急奔，风涌激烈，使他无法开口而已，如今一旦得歇，燕狂徒把他重重一放，撞得遍体生痛，但也顾不得如许多，破口骂道：

“燕狂徒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快放开我！”

燕狂徒侧目斜脱道：“干吗？你也要解手么？”说着把双肩一耸，打了个冷颤，已解手完毕，拍拍手走回来，道：

“你要小解，我替你扒开裤子，就解在这里好了，你要大解，就解你左手穴道，总要擦擦屁股的。”

萧秋水气到极点：“你没胆放开我是不是？你在为誉满江湖的前辈！”

燕狂徒火般的眉毛一场，呵呵笑道：“这个‘誉’么？不提也罢！江湖的人，见到我就要杀，这个臭名，我可担当不起！你要杀我，枉费唇舌而已！我不放你，怕你这人驴子脾气，打不过人，便要自杀，我留着你还有用！”

萧秋水为之气结，但灵机一动，又道：“我保证不自杀，有话公平的谈，你先放开我好不好？”

燕狂徒笑道：“你用什么法门都骗不倒我，我已经制住你了，还用得着冒这一个险，万一你自绝经脉，我出手再快也没用，我才不上当哩。这又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昔日各大门派外加权力帮和朱大无王的人一起暗杀围剿我，我也没讨还公道两字！”

萧秋水禁不住又骂道：“枉我在长坂坡救你，你这不知好歹的人！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妙！妙！妙！长坂坡之役，又有谁叫你来救我？如今救也救了，所谓君子施恩不望报，你重提此事，是要我报答你

么！哈哈……你既救了我，我便会报答你，我带你去，也为了报答你啊，这自有你的好处……”

萧秋水呸了一声，平时他也不致如此毛躁，只是他急于要找唐方，便心头火起，道：“谁希望你报答！快放开我，我要找唐方……”

燕狂徒哦了一声，故作状道：“唐方么？就是那个穿着青衫戴面具的小姑娘啊……嘿嘿嘿，待我赶过去先把她一刀宰了。”

萧秋水知燕狂徒的个性，有什么不敢做的，连忙噤了口，燕狂徒知道生效，又狠狠地加了一句道：“你再想溜，我就杀她，一定杀了她！你只要跟我去，那就不为难你，连‘天下英雄令’也还给你！”

萧秋水痛苦地道：“我不要你任何东西，但你不能碰唐方！”

燕狂徒大喝道：“好！君子一言！”萧秋水道：“就怕你言而无信！”燕狂徒双目暴睁，道：“我燕某别的不讲，但无信字，则非人也！”

萧秋水大声道：“只要你言而有信，要我去的地方不伤天害理，我陪你去，绝不逃走，你又何必制我穴道！”

燕狂徒道：“你的人我信得过，我点你穴道倒不是怕你逃走，而是不要你出手。我燕狂徒做事，向不要人助手，也不要人多口！”

萧秋水诘问：“那你要我一道儿去做什么？”

燕狂徒双瞳闪过一丝淡淡的苍凉，道：“第一个去的地方，有你在，可能比较生效……”

萧秋水奇道：“我不出手，也有作用？”

燕狂徒不答，却喃喃道：“至于其它两处……却连我自己也无十成的把握……假如我死了，他们也必有大损折，你要逃走，大概无碍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些话儿，而且要你将这些话转告给一个人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总共要去三个地方？”他心弦大震，连武林第一奇人燕狂徒都没有把握战胜的战役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战役？燕狂徒想要交代他些什么说？要告诉给谁听？

燕狂徒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背负双手，望向远山。

萧秋水不禁又问：“哪三个地方？”

燕狂徒笑了一笑，舒伸了一下筋络，道：“我们先上临安府，官道旁的‘关帝庙’去。”萧秋水却注意到他一双白眉，始终未曾舒展。

燕狂徒说着又提起萧秋水，狂奔了一阵，这时一弯新月，已挂梢头，燕狂徒奔至一处庙前，其时秋风劲急，落叶萧萧，破落的残庙前只有枯树寒桠一株，燕狂徒道：“临安府的人夜夜笙歌，在边城马革裹尸的军将们是白死了；却可怜关二爷的灵位也无人祭拜！”

萧秋水听得势血沸腾，觉得燕狂徒这人虽似癫佯狂，但有时说的话，颇有道理，只听燕狂徒又唏嘘道：“你是正当英壮，像这棵春天的树一般；而我，却是寒秋了，那雪降的时候，就要掩埋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向天大笑起来，只听“噗噗噗”一连急响，无数劲风掠过，萧秋水大吃一惊，只是惊起一树乌鸦，向晚天黑幕飞去。萧秋水不禁心头一寒，正待相咨，燕狂徒忽低声喝道：“噤声！”飏地快如流星，闪入道旁草丛之中。隔了片刻，萧秋水便听到马蹄急奔之声。

只见两匹红鬃烈马，直向“关帝庙”驰来。马上的人装束随便，布质粗糙，而且都无马鞍，因为奔驰速度极快，身子与马背几乎贴成一条线，两人都双手紧紧抓住马鬃；两人方到庙前，马人立而止，烈马长啸声中，两人已

翻身下马，对着破庙，噗噗噗叩了三个响头。

萧秋水在月光下看出，只见两条大汉，眉粗目亮，神威凛凛，燕狂徒却低声喃喃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，真叫这两个混帐小子毁了我的大事！”

却见一人脸有青记，叩拜后目注“关帝庙”道：“关二爷，您老人家义气忠肝，名耀千古，咱兄弟今番来此，只求了此心愿，只要能保住将军，我练家兄弟，纵受千刀万剐，也心甘情愿！”他几句话说下来，也不如何大声，却说得无比真诚。

另一大汉，没有说话，却紧紧抓住腰畔钢刀，手背青筋凸露。

就在这时，有一阵清脆的铃声“叮铃铃、叮铃铃”地近来。萧秋水不禁稍稍皱了皱眉头，因为这响亮的鸾铃声，跟这破庙肃杀的景象很不调衬。只见燕狂徒的侧脸，火烧般的眉毛一扬。

这时那两名姓练的大汉，相互望了一眼，留络大汉道：“来了。”

青记大汉十分精悍矫捷，嗖地拉胡须大汉闪入了草丛之中，只露出两双锐光炯炯的眼睛，注视庙前的情形。

不一会儿，“叮铃铃，叮铃铃”的声音近了，还夹杂着繁沓的步履声、马蹄声。又一会儿，官道上出现了三匹马，前后簇拥十几个着紧身水靠的人，瞧他们熟练矫捷的身子，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武林中人。

而那三骑却迥然不同。中间的人，马驮金鞍，气派非凡，缰络皆饰珠光宝气，马上的人，披金色披风，脸窄而长，两颗眼睛如绿豆一般，皮肤又黄得近褐。马鞍子上系了个铃铛，每走动一步，铃铛就一阵轻响，使得马上的人，更加神气。

他身旁左右两人，就完全被这人的贵气比了下去。左边一人，骑的马浑身漆黑，只有尾白如雪，腿高臀壮，是一流骠马。马上的人，赤精上身，肌肉如树根盘结，光头盘辫，目若铜铃，唇薄如纸，坐在马上，一座山一般。如此看去，金披风者是女真族人，而这人则是蒙古勇士。

第三人紧跟二人之后侧，哈腰赔笑，打躬作揖，却是汉人。这第三人萧秋水却是认得，正是昔日在长安古城被“蓝凤凰”桥上杀退的朱大天王的义子——“铁龟”杭八！

萧秋水看到杭八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，便已心头火起；这三骑逐渐行近，那金衣人一勒马，马长嘶一声，立时停止，蹄上“咯得咯得”地走了几个歇蹄步。那女真人问：“是这里吧？”他说得虽然平淡，但语气阴寒，听了足令人心发毛，却又带有一种使人畏惧的威凛。

杭八凑前笑道：“是，是，就是这里，二太子一看就出，了不起，好眼光……”

那女真人横了他一眼，忽然问道：“你叫我什么来着？”

杭八一怔，心头给他瞧得发寒，猛醒过来，苦着脸掴打自己脸颊，道：“是，是，我又叫错了，二……”女真人双目一瞪，如鹰鹫一般森冷，杭八又自心里打了一个突，道：

“二……二公子……”

女真人嗯了一声，淡淡地道：“看在朱顺水面上，恕你无罪。再犯小心我要你的狗命！你们这些汉人，拿你们当人看就不知好歹！”

这句骂得极毒，杭八却如蒙大赦，忙不迭地拜谢。萧秋水只见燕狂徒鬓边太阳穴上的眉梢又是一动。女真人道：“在这里等他来，是最好不过了，你们汉人有一句后，‘守株待兔’，这便是了。”

萧秋水只觉“守株待兔”这用法，似乎不妥，却听杭八又伸出拇指，满口胡柴地道：“二……二公子真是博学渊源，连汉族的粗文陋矩，都件件通晓……”

那女真人喝道：“胡说！大汉文化我向来羡慕得紧，才跟父王打到这儿来，为的就是这每一垣每一寸土的文化，怎能说粗文陋矩！”说着向天长叹：“要是我大金国能得天下，这瑰丽博大的文化，便是属于我们的了。”说着负手，眺月沉思。

萧秋水听了那女真人这一番话，心中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，至少比身为汉族人氏的杭八珍视得多了，但又深觉不妥：金人既羡慕汉人文化国土，又何苦征战经年，弄得残民以虐，败垣废墟，以致生灵涂炭呢。

那杭八又道：“我看，点子快要来了，我们不如先埋伏好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女真人望了一会儿月亮，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他也本是神武天生的好将军，若肯投效金国，咱们如虎添翼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万里、千里、百里三位前辈因事未能赶上，我也无把握将他一举擒！”

杭八却笑道：“他虽有些声威，比起二太……不不不，……二公子，二公子来却是还差……差那么一大截。”杭八一面说着，一面用左手拇食二指比划。

女真人冷笑道：“算了，咱们大金国悍将无数，但未出此不世英雄，哼，哼，‘武将不怕死，文官不贪财’，哈！哈！哈！可惜宋国尽出你这等人才！”

杭八给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随即又嘻嘻笑道：“我这等人，也没什么不好哇……至少可以给二太……二公子，帮得上些……小忙。”

女真人也不为己甚，道：“说得也是。”拍拍杭八的肩膀，这“铁龟”真个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，女真人哼了一声道：

“我们给飞将军在朱仙镇打得落花流水，一败涂地，死伤无数，血流成河，却敬他是一条英雄，只想令他回心转意，归面北朝……你们宋国的人，却恨不得置他于死地，十二金牌召他回去还不够，还要在这道上赶尽杀绝……”

萧秋水脑门轰然一声，血液上冲，“飞将军”三字，犹如自天而降，登时忆起他当年在浣花派剑庐，得会岳太夫人和“阴阳神剑”张临意时，已定下的“见岳飞”的毕生志愿。难道来的是……只听杭八道：

“二公子有所不知，那姓岳的跟金国只是兵戎相交的仇敌，跟咱们朝廷的官儿可是势不两立的强仇，谁站得稳脚步，另一方就必定得倒下去……试想，咱们秦相爷又怎能容得下岳将军！”

女真人想了想，笑道：“宋国那么大，土地那么富庶，却容不下一个岳飞，难怪好汉都死绝了。没想到你还有些小聪明，局势捏拿得倒挺有准儿的。”

杭八搔头笑道：“别的我不成，跟随朱大天王那么久，顺水转舵，看清局势，这点把握不是我杭八夸口，是有几分真本领的。”

女真人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岳飞已接令，专程寅夜赶返临安，待到了朝廷，秦桧要将他是杀是剐，都没问题，只要我父王一声令下，秦桧还不是唯命是从！却又何苦派你的人来截杀，又再三恳求我父王遣我来援手？”

杭八以为女真人真的请示于他，他只图表现优良，可望升官发财，当下知无不尽：“二公子说的是……不过，京师之中，不少岳飞党羽，他们或劫狱，或请纒，总之会设法营救岳飞，尤其是韩世忠、刘锜这等不识抬举的家

伙，说不定会联合起来，要是有什么异动，那就糟了，秦相爷不得不未雨绸缪，来个斩草除根，外加上先下手为强……”

女真人道：“岳飞万里兼程，算是白回了。”

杭八得意地道：“若他被咱们刺杀于此，明日未到临安，相爷正好定他个‘违命’之罪，包叫他满门抄斩！”

萧秋水只听得心脉贲张，睚眦欲裂，手中都捏了一把汗，燕狂徒却伸手连他“哑穴”也封了，只见他根根银发竖起，却未有所动。

那女真人又道：“好计划，你们南朝人，作战怕死，却诡计多端，岳飞这次可谓死得不明不白。”

杭八笑道：“其实死得不明不白的人才多呢。这几天来，一路上有人图救岳飞，都是让咱们或朝廷的禁军、相爷心腹手下，尽皆杀死，封官发财的人，也多得紧哪！若是岳飞知道，准叫他心疼死了……有次梅镇的民众集体在官道上等候岳飞，结果给我们杀光杀尽了，一村的人哩，尸首都布了五六里路……”

女真人道：“你们宋人，手段真忒也狠！却以为我们不知么？你们奸淫烧杀，又抢掳掠劫，事后赖到我们身上，便是你们的拿手好戏。”

杭八一呆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好嗫嚅道：“二太……二公子神通广大，我……我们……”

女真人一笑，道：“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朱老先生为我们开路清道，立的是大功；今番若成事，自也有重赏。”

杭八忙噗咚一声跪倒，拜谢道：“属下万谢二太子……不不不……二公子大恩。”说个不停，女真人微笑道：

“起来，却未知这一战是否功德圆满？唉，你们宋人，好不容易得一勇将，却连多等几天，到京师再定罪诛杀，也待不及，唉。”

杭八起身道：“这次部署，是天生精兵，岳飞惯于沙场征战，这种武林狙杀，他断断应付不来的。这点二公子万万可放一千个心……至于让岳飞回朝，相爷是怕‘夜长梦多’呀……何况……何况相爷早一一细查了岳飞的底细，却是不贪财，不徇私，不枉杀一人，不鄙行一事，根本无法治之以罪……”

女真人听到此处，向天呵呵大笑一阵，中气充沛，只震得马匹一阵嘘鸣，道：“向来奸臣杀忠臣，何须有罪？只要我大金国的父王点一点头，你们宰相要杀忠臣良将，不过是喝酒吃饭的事儿一般而已，只要朝廷要做，把比干皋夔打成大奸大恶之人，绑在城门任民割剐凌迟，也在所不难。”

原来这女真人，便是金兀术的二太子，因慕宋朝文化，以国为姓，汉名为慕夏。其时金国兵强势大，连骁勇善战的蒙古人，每年都要进贡女真族人，这马上沉默寡言的蒙古人，便是勇士浩特雷。这两人是金兀术特派监视宋人捕杀岳飞的使者。

金慕夏望望天色，道：“看来岳飞就快到了。”

杭八道：“岳飞接了十二金牌，不寝不眠，父子兼程赶来，定必又疲又饥，在此地伏击他，正是最好不过，我们先埋伏起来……”

忽听叱喝一声，那蒙古人比手划脚，说了一会儿的话，一个黑色水靠中隙露朝廷官服的人，踏前一步，道：“蒙古勇士说，他不肯埋伏暗狙人。”

杭八跺脚道：“唉呀，这岳飞虽是强弩之末，忒也不得了啊，怎能明打明攻？这岂不吃亏……律三叔，你还是去说说吧。”

这翻译的人，原是宋朝带刀侍卫律靖旋，今番一起在这儿，要伏杀岳飞，

当下又照杭八的意思，对蒙古人说了，那蒙古人仍是摇头不肯，杭八无奈，只得望向金太子，金慕夏沉吟了一阵，终于还是向蒙古人叽哩咕噜说了几句，瞧那蒙古人的神气，还是不服，但已不敢多说了。蒙古其时尚受金国威胁，随时可以出兵攻打，蒙古人哪敢再得罪以致祸国？金慕夏道：

“好，我们藏起来再说。”

这时一阵风吹来，草动沙飞，庙里传来了一阵乍听如呻吟般的声响，杭八骂道：“哪来一阵怪风！”便要指挥大伙儿在庙边匿藏起来，金慕夏忽然道：

“慢着。”

杭八一怔，金慕夏道：“草堆里的朋友，你们要自己出来，还是要我们揪出来？”

只听“霍霍”两声，两名大汉跃了出来，青记大汉大骂道：

“好奸贼，竟敢诬害岳元帅，我练虹升跟你拼了！”

另一个胡须满脸的大汉也骂道：“兀那狗贼，无耻下流，待我练俊贤替岳爷爷清道！”

说着一个挥动铁锥，一个拎起银钩，挥舞呼喊攻来，那二三十个黑衣人，身形闪动，迅速摆起阵势，围着两人，杭八却怪笑道：

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杨再兴的旧部‘练氏双雄’，哈哈，既是如此，正好替我们先祭祭兵刃，快利一下！”

这两人正是岳飞收服的盗匪，后为宋朝屡立大功、作战骁勇的杨再兴杨将军的部属。秦桧等奸人因恐岳飞等聚众生权，所以在遣调兵将布防时，故意分散这些作战英勇的悍将勇卒，拨作其他庸将麾下不用或借故剪除。练氏双雄等发配南海，眼见将领昏庸无能，而同袍兄弟，十之八九都不明不白地丧生，悲愤莫名，按捺不住，便违军纪逃逸，闻岳飞在朱仙镇大捷，喜不自胜，连程赶去报效，要直捣黄龙，雪靖康之恨，不料在途中听得岳飞已被敕令调迁，练氏兄弟哀愤莫名，便要在这路上守候岳将军，愿其为国珍重，愿效死同往。

谁知二人在客店投宿，无意中听得杭八这一干人要伏击岳飞的新闻，便先躲在庙旁，待岳将军来时，出言示警，好叫歹人奸计不逞，却未料金慕夏也是个厉害角色，竟然洞察出他们匿伏的行踪。

二人此时早已豁了出来，只求决一死战，拼得一个是一个，拼得两个是一双。

燕狂徒身形一动，正想出手，忽然身体中奇经八脉，如万锥攒刺般刺痛，一齐发作，跟前一黑，几乎昏死过去。

原来燕狂徒数十年前，啸傲江湖之际，曾被十六大派高手，连同当时才算初崛起的“权力帮”以及朱大天王的部属围攻，燕狂徒虽负重伤突围而出，十数年来，销声匿迹于江湖，当他在擂台会再度复出时，武功已因疗伤护体，失去了三成，擂台之会，燕狂徒再度受巨创，他年岁已大，要痊愈已难有望，只是消耗惊人的功力，勉强暂时将之克制而已，旧创可能随时复发，而且旧伤加新创，正可谓一发不可收拾。

燕狂徒因见知年事已高，近日眉跳气喘，难望久活，内心急于要完成几件心愿，所以不顾一切，在未能完全羁制内伤之前，便又复出，功力再减退二成；此刻他的武功，实不及他自己全盛时的一半。

此刻燕狂徒只觉一阵阴森之气，带着刺痛，奇经八脉，上下交流，无不

空滞错乱，而带脉环身一团，络腰而过，状如束带，更血脉倒流，冲逆难受。他双眼翻白，全身忽寒忽热，所中的阴毒暗器和掌力，一齐暴发，可谓内外交征。

燕狂徒竭力平定心念，以止观法门，由“制心止”，而至“体真止”，来逼住体内真气游走、血脉逆流。此刻性命悬一线，惟以个人几十年来性命交关的修为来压制。此刻他急如炎日临空，盛暑锻铁，手执巨炭、身入洪炉，全身汗浸，忽如天降飞霜，冰封万里，脚陷雪窖，怀抱寒棒，全身又结了一层薄冰。

萧秋水在一旁，看得心急如焚，无奈穴道被封，明知燕狂徒正在要紧关头，却无法相助。

再回首注视场中，那儿的情况，却更是紧急了。

这时练虹升，练俊贤二人，已跟场中的黑衣人交起手来，练氏兄弟可说是杨再兴麾下悍将，杨再兴的铁枪，在战场中十荡十决，当者披靡，练氏兄弟的铁锥银钩难免受其影响，都有点使枪的气态。

朱大天王的弟子、秦桧的部下、金太子的下属，这些黑衣人之中，不乏高手，但一时也未能夺之得下。

练氏兄弟求挨得一阵是一阵，只要岳元帅到来，自然洞透奸党计划，以致狙击不成。

但金慕夏等人焉看不出练氏兄弟的心思，金太子稍点了点头，“铁龟”杭八大声叱道：“吠！兀那小狗，快快就擒！”他这时手上兵器已改作了哭丧棒，策马直驱，一棒分打二人。

练虹升将铁锥一架，地一声，星花四溅，练虹升只觉对方哭丧棒有一种奇异的阴劲，接下了这一棍，却使体力反激，极不舒服；杭八也觉得对方臂力奇大，硬接这一锥，震得虎口发麻，险些儿握不住兵刃。

两人又各自大喝一声，杭八策马调首，又向他冲来，练虹升人在低处，却双目暴睁，横锥当胸，丝毫不让；两人如此棒来锥往，已来回刺了一十四次，交手十九招，都觉得势均力敌。

练虹升吃亏在并无坐骑，所以难作主动冲击，而且又心有挂碍，一方面担心弟弟练俊贤的战况，另一方面又挂念岳元帅的踪迹，所以一个疏神，吃了一棒，打在背上，打得他口吐鲜血，宽厚的背肌上，多了两行如鲨噬般的血洞。

练虹升受伤，而战气不衰，环锥稳守，那边的练俊贤，越战越勇，杀却对方一人，又伤一敌，但双拳不敌四手，何况对方如此多人，终于被伤了三四处；他披发覆脸，咬发苦战，毫不退让。

那边的练虹升，见情势紧急，心生一计，待杭八冲锋过来时，突地一滚，一锥横扫，居然及时打断了两只马腿，要知道以练虹升的功力与年岁，要使这一招，端的是十分危险，若一锥不及时击碎马腿，马蹄一旦踏下来，练虹升不死也得重伤，至于杭八若能及时勒缰，棒往下击，练虹升则更无悻理。

但这一刹那间，练虹升及时做到了，他打断了马腿！

马悲鸣，蹶地翻落，杭八便被摔了下来。

练虹升哪肯放过？一锥便刺了过去！

杭八倒也机警，尤其是事关他自己的性命，反应自是快极，人未落地，便已翻滚开去！

哧的一声，铁锥刺中杭八的背心！

的一声，原来杭八的背上有一块铁板，铁锥便刺在铁板之上，稍为挫了一挫，杭八仗赖了这一挡，翻滚而去，险险躲过了这一锥。

只是铁锥上涌来的大力，撞凹了铁板，也撞中了背肌，他只觉喉头一甜，也呕出了一口血来。

原来他背上，真的着有铁甲，这锁子甲一类的铁背心，是因他这人常常暗算狙杀别人，所以也惴惴不安，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人暗算。他自恃武功高，敌人正面出手，尚可守架，而且他一生中，向不落单，恃着人多势众难有人杀得了他；但背后不长眼睛，若被人暗算，那可糟了。

于是便特地制了一件铁甲来护背，这一下，便保全了他一条性命，他兀自惊魂未定时，练虹升叱道：“狗厮鸟！真的是龟兔子！”挥舞铁锥，又攻上来，杭八登时吓得魂飞魄散，不敢恋战。

练俊贤那边，一双银钩，又钩下一人头来，此时他已负七八道伤，仍是酣战不休，反过来追扫强敌，金慕夏策马旁观，不禁低声叹道：

“若宋朝人人如是，别说我们不敢出兵，就算宋方派军打我京城，我们也不作抵挡，枉死军民。”

那蒙古人浩特雷听得如此说，便嘶吼了一声，音若兽峰。金慕夏回首笑道：

“你不服么？”

蒙古人用手大力拍铁铸一般的胸膛，嘶鸣不已，金太子道：

“你想试试么？”

那蒙古人大声嘶鸣，十分开心，不住点头，金太子微笑道：

“好，你去吧。”

那蒙古人“呜咩”一声，在金太子面前翻了两个筋斗，表示答礼，呼地一个大翻身，到了练虹升处，一出手箍住了他。

练虹升已可算是熊背虎腰，彪形大汉，但跟这蒙古人相比，还差了一截，蒙古人的摔交，世所闻名，练虹升一旦被拿住，双锥便挥动不得。

练虹升心中早骂个一千八百遍，这胡儿偏在此时捣乱，又力大无穷，挣脱不得。练虹升急中生智，忙松手弃锥，双锥“忽忽”二声，落了下去，恰好插中了浩特雷的足踝。

浩特雷哇呀一声，痛入心脾，登时松了手，练虹升趁机反拿，左手扣他的“魂门穴”，右手扣他的“章门穴”，足膝顶住他的“期门穴”。

浩特雷的摔交术虽好，又力大无穷，无奈先手一失，对穴又不似南人如此精确，登被制住，但他也是一条好汉，死力反击，只是武学中有道：“三门一关，到鬼门关”。浩特雷的情形，正是如此。

就在此时，浩特雷忽一低首，砰地一声，两人互相擒拿，相距极近，这一撞便撞中练虹升的鼻梁，练虹升不防有这招，掩脸倒退，浩特雷反败为胜，一把手扭住了他，却在这时，一记闷棍敲在练虹升的脑袋上，脑浆四迸，练虹升登时没了命。

蒙古人双目如铜铃般暴睁，放开练虹升，练虹升身子登时似没了骨脊般倒了下去，杭八偷袭得手，得意大笑，蒙古人吼哩呱拉，指着杭八痛骂，十分愤怒的样子。

原来蒙古人天生好战，但不失好汉本色，因见练虹升勇悍，便上前一斗，杭八在一边偷施暗袭，杀死浩特雷的对手，浩特雷怒极，杭八不知他说什么，只好向金太子望去。



这时那边的练俊贤在浴血苦战中，仍耳听八方，眼观四面，乍见兄长身亡，怒急攻心，吃了一鞭一肘，挥扫银钩，也伤了一人，便向蒙古人背后冲来。

杭八站在浩特雷正对面，眼瞥及此，正想示警，却见金太子森沉地摇了摇头。杭八登时将喊到了口边的话，吞了回去。

原来金二太子见浩特雷一上来，就制住了悍勇无比的练虹升，心中已然不快；又见练虹升反败为胜，心中倒有些希望他们拼个同归于尽。但浩特雷旋又控制大局，如此一来，一个蒙古人，岂不是比自己金国的兵员，秦桧的部下，朱大天王的手下都威风得多了？

杭八杀了练虹升，金二太子不知怎的，有些惋惜，又萌一股妒意。这时见练俊贤为报兄仇，向浩特雷冲来，便不示警。

众人见金二太子如此，便都不再阻拦；浩特雷犹自大骂杭八，练俊贤不懂蒙语，认定这光头巨人一上来，兄长便遭横死，悲痛之余，再不讲究武林规矩，一回双钩，便已钩中蒙古人的左右“肩井穴”，之中！

浩特雷乍受重创，狂嚎一声，也不回身，仰脑一撞，砰地撞中练俊贤的“天井穴”，两人都身受重伤，头昏眼花，一时未能恢复，忽听半空金衣如矢，飞投而来，啪啪两掌，分左右击中两人。

两人只觉中掌若落叶般轻，原不在意，但所中之处，忽如遭雷殛，摧肌断肠，嘶嚎半声，都溘然而逝。

出掌的人自是金二太子金慕夏。众人未明他因何出手，而且连浩特雷也一起杀掉，但见他出掌轻若飞烟，只此轻轻一掌，顿此将二彪悍至极的人摧枯拉朽一般击毙，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忙不迭地如雷般喝起彩来。

就在这时，那浩特雷忽又从地上跃起，他明明已死了，巨大的身子忽然弹跳起来，拦腰抱住了金二太子。金慕夏大喝一声，反掌拍去！

只见浩特雷双目圆睁，不住地在说话，眼眶也不住渗出血来，金慕夏知道这蒙古人一直在重复一句：“你为什么杀我？你为什么杀我？”金二太子不理睬那么多，一直打下去，打到了第十七掌，那环抱着他的巨蟒身般粗的铜臂渐渐松了。金太子运力于掌，双掌一合，“哇哧”一声，猛力一冲，终于挣脱浩特雷的揽抱。

浩特雷砰地一声，栽在地上，永远再也起不来了。

金慕夏端详了老半天，外表虽强作镇定，心里却怕这人再度跃起。看了半晌，确知浩特雷早已气绝，这时杭八等纷纷走了过来，大吹猛捧，既为金太子开脱，又把他赞捧得上天了。

其实浩特雷死得不明不白，不知金二太子何故杀他，金慕夏这时却在别人赞美声中，心底里暗忖：宋人气数已尽，有的忠臣良将，都给贪官污吏丧尽，不足畏也；倒是北边苦寒灼热之地，这些鞑子勇悍无比，而且声势日益壮大，不可不虑，此番回去，定要禀告父王，要严防北疆。

他心下盘算已定，当即道：“岳飞就要到来，快清理尸首，我们埋伏去。”就在这时，山风扑面，将那关帝爷的破庙，直吹得格格作响。

金慕夏呆了一下，忽然分辨出一种很细微的东西。

呼吸。

这呼吸十分细微，细微到几近完全听不到，显然是一流内家高手发出来的呼吸。

但这呼吸又十分急促，似在极衰弱的状态。

这又不像是一流高手的呼吸。

若非如此，他还真听不出来，有人躲在这附近。

他未入中原，已知道中土武林多能人异士，不可轻视，他年纪虽轻，但决不鲁莽行事，自傲托大；心意既定，便道：“我们出手的讯号是‘拜神’，一听到这两个字，立即动手。”

众人应道：“是！”

这些人平时欺压良善百姓惯了，自也作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而且自恃武功高强，哪曾怕什么来着？而此番要杀的是威震天下，任大守重的岳飞，他们都不禁有些紧张起来。

金慕夏用手一指，道：“杭八，你带一批人，就藏在那里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骤然之间，飞掠而出，已扑入灌木丛中，只见一老一少两人，都是令人一见难忘的壮容，金慕夏稍犹疑瞬息，一掌就向其中一人的头顶，拍了下去……

他打的是“百会穴”。“百会穴”是人生百穴之宗，这一掌下去，自是非死不可，何况他的“轻烟掌法”，出手越轻，对方伤得越重，他心知能在此潜伏如此之久，而令自己一直未曾发觉的，必是武林高手，而且在自己掠入灌木丛中时，尚能恒静如常者，单止这份定力，就是一流好手，所以他的出手，自是更加轻了。

他却不知这两人的确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的一等一好手。而且在此刻这两名一代宗主偏偏都无法还手。

他打的是燕狂徒。

燕狂徒正受内外交征之苦，他此刻运功与逆走血脉相抵，却一直羁绊不住，耳边如金鼓齐鸣，铁骑奔跃，眼前旌旗如云，刀光似雪，如罩身炊甑之中，忽又感寒如玄冰。

他明知此刻五心向天，未必不可将真气导引正途，但此刻心火未清，暴伸暴缩，若萧秋水能助一臂……他这才想起萧秋水已被他点了穴道，这一忆起，更加心煎如沸，就在这时，金慕夏一掌击在他脑门“百会穴”上。

这一下，一股烈风，几乎摧裂他的脑子，但是这一股力道，刚好稍稍挫了自己的逆走真气——只那么刹那间，燕狂徒已将内息纳入尾闾，再由尾闾升空臂关，一到臂关，便大可控制，真气再由夹脊、双关，升至天柱、玉枕，最后纳回顶心的泥丸宫，在片刻之间，舌抵上腭，内息下面下降，又经过神庭、鹊桥，到了重楼之后，经黄庭，气穴一关，便纳入丹田之中。

他运气奇速，顷刻间已运转一大周天。砰！砰！二声，双掌击出。

金慕夏击中燕狂徒一掌，却见这狮子一般堂皇的老人，脸色阴晴不定，他不知自己所作的行动，是对是错，便想照准萧秋水的“缺盆穴”又是一掌。

就在这时，燕狂徒的双掌已击中了他。

就在击中他的衣袂，未及他的肌肤之一刹那，燕狂徒闪电般易掌为指，戮中了金二太子上“云门”下“大赫”二穴。

金慕夏乍然受袭，不及闪躲，大喝一声。

他大喝一声用意有二，一是提醒众人，并警示自己受袭遇险；二是运起“小祁连山金燕神鹰”所授的气功，大喝一声，逼出闭塞之气血。

但燕狂徒的功力，金慕夏哪里抵消得住！才叫了半声，声音登时窒在咽喉，便已被点倒。

这时杭八那一干人纷纷吆喝着冲了过来，燕狂徒一手拎住金慕夏的脖

子，猛把他提了起来，紧了一紧，金慕夏几乎连眼睛也凸露了出来。燕狂徒喝道：

“你们上来！再多上来一步，我就拧断这金小狗的颈子！”

杭八那些人投鼠忌器，况且他们诸般作态，莫不是要得到金太子赏识，好升官发财，而今太子在人手，哪里敢有异动；但萧秋水这边，也是变了脸色。

萧秋水倏然色变是因为他与燕狂徒接触不多，但颇了解他那狂飚般的性格，断无可能拿金太子去威吓住其他人不敢造次；以燕狂徒的如火烈性，定必冲进去大杀一番，半个不留，而今如此，必有所因。

最大的可能就是燕狂徒的功力并未恢复或并未完全回复。

强敌环视，而自己受制，主将功力又未曾恢复，这是十分可怕的事。

何况这些“强敌”，莫不是手辣心狠，卖国贪荣的人物，而且这些人若杀了燕狂徒和自己，那下一个要杀的人，就是关系整个家国命脉的岳飞岳将军了！

“铁龟”杭八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天神般的大汉，就是名动天下的楚人燕狂徒，若他知晓，恐怕早已逃之不迭。杭八心中所盘算的，不过是如何在太子面前立功，为他升官发财铺路。

杭八当下喝道：“你是谁？快快放下太……二公子爷，有话好说！”

燕狂徒眯着眼睛道：“没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杭八怒道：“你若敢伤二公子一根寒毛，我就把你剁成肉泥！”金二太子听了，心中大奇，按理说对方一招擒住自己，功力远在杭八等人之上，大可轻易将之打发，何必大费唇舌？当下疑窦顿生，只听燕狂徒冷笑道：

“我若要伤他，你们又能怎样？”燕狂徒手里又紧了一紧，金慕夏顿顿一口气透不过来，脸色发黑，杭八心想这次若金太子有什么“冬瓜豆腐”，自己可要遭殃，当下急叫道：“别别别别……”

燕狂徒嘿嘿冷笑几声，便住了手，暗自调息，原来他真气虽通行无阻，但至带脉之下，双腿已不能动，血脉闭塞不通，形同朽木，而且功力回复不到一半，他心中忖念，自己封了萧秋水的穴道，现在却无法维护他，自己照顾自己，尚无问题，故计划一举将众人杀尽，方才是上策。因为并无把握一击得手，双腿又苦干不能动弹，所以迟疑未下杀手。

杭八转念一想，这人看来不好惹得很，他既制住金二太子，我也要制住他的朋友才好！骤然闪身，已钳住萧秋水，将哭丧棒一架，架在萧秋水后颈上，如鲨齿一般的尖刺，嵌到了萧秋水的肉里去了。

燕狂徒明知杭八身形一动，是扑向萧秋水，奈何下盘苦不能动，无法相救，只听杭八喝道：“你放开二少爷，我就放你朋友，否则“否则什么？”忽听一人问。

杭人忽听此话，大吃一惊，回身一望，只见自己身后，不知何时，已站了一个人，月光澹淡下，这人容色飞越，却不清楚多大年纪。

杭人大怒，吆喝：“来人，拿下！”

他连喊三次，部下都屹立不动。杭八顿有毛骨悚然之感。只见昏朦月色下，他部下的背后，都踏出一个人来，这些人都是宋民服饰，手持短刃，抵住杭八手下的咽喉。金太子噫了一声，他虽为燕狂徒所制，但事事瞧得分明，他几乎不敢相信，积弱颓靡的宋朝，居然有这一群英悍、矫捷的宋人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神不知鬼不觉间就制住了自己的部下。

而这些部下除了金兵精锐外，还有宋军及朱大天王手下的武林人物，在这干神秘人物面前，竟都如此地不堪一击！

“否则什么？”那人再问。

杭八一咬牙，道：“否则我就把他一刀给杀了！”

那人紧接着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杭八映着月色一照，觉得那人还颇年轻的样子，胆子登时壮了，道：“什么什么人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你是宋民，怎又帮金人打我们宋人？”他说着，指了指燕狂徒挟持中的金太子。

杭八一时哑口无言，金太子知来人非同小可，便答：“什么金人宋人，天下一家，大宋王土，谈什么分际！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金二太子，你也别装蒜了，记得颖昌之役么？我们曾相会过！”

金太子听得心里头一寒，只觉这人好眼熟，却不知是谁。那人笑道：

“你们杀人伤人，汴京还不够么？要到临安府来滋事！”

杭八不知这人是谁，恶向胆边生，喝道：“去你妈的蛋！”

那人脸色一变，抢前一步，杭八正想杀掉萧秋水，再来应付此人，也不知怎地，为此人气势所迫，不自觉地手下一慢，那人探手一拗，就夺下了他的哭丧棒，一踢脚，就把他踢飞出去，顺手将萧秋水接了过来。

萧秋水只见此人出手，武功十分平庸，而且一派正宗，功力也不见得如何奇异，但偏偏在举手投足间，产生了一种大气势、大气魄。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而且含有一种百战沙场的大无畏，所以一出手，就打退了“铁龟”杭八！

杭八被那人一招打退，金太子立即想起一个人来了，骇然叫道：

“你……”

那人笑着挥手道：“今天你在危境之中，而且人孤力寡，我不想杀你，你且回去，他日在战场上，我在千军万马中斩你首级。”

燕狂徒满腹狐疑，又见金太子闻言后神色惨然，便喝问道：

“阁下何人！”

那人笑而拱手道：“在下岳云。随家父返京复命，知途中乱党埋伏，故在下先行一步，为父清道，前辈是……”

燕狂徒一听“岳云”两字，退了两步，失声道：“你父呢？”金慕夏趁机一挣，挣脱了燕狂徒的钳制，回身“啪啪”两掌，打在燕狂徒胸肋上。

燕狂徒却宛似未觉。金慕夏打了两掌，心中已慌慌惶惶，心念疾忖：别说这癫癫的人武功深不可测，就算单凭这岳云个人之力，已够不好对付，何况自己已先机尽失，埋伏失败！不如还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计！

原来在颖昌一役中，金兵布阵十五里，金鼓震天，城堞为之动摇。但守将为岳云与王贵，二将计议，将白军统制董光留守，以先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，王贵、岳云二人出战，从早杀到晚上，斩金兵五千人，金统军上将军夏金吾，便死于岳云之手；金副统军粘汗孛董被重伤，抬返汴梁途中气绝，兀术为之丧胆。

由于是役以众击寡，金兀术以为胜券在握，便叫二子去参战，意思是讨个功劳回来，方便迁升，殊料一败涂地。金慕夏也非常人也，在夏金吾战岳云时，曾与上将军双斗岳云，但见岳云在阵战麈河中如天神奋威，三招即斩夏金吾，金慕夏一招俱插手不下，吓得心胆若裂，一直打马逃至汴梁，才敢

稍停。

从此金慕夏畏绝了岳氏父子。愈是畏惧，便愈想杀害岳飞、岳云，只是一旦见着了，还是吓得手脚发软，没了斗志。

金慕夏返身便逃，杭八等看见主帅走了，便忙不迭跟着便跑，其他人见没了主儿，纷纷抱头鼠窜。月色下，那一小撮人瞬间走得个于干净净，只剩下岳云、燕狂徒以及萧秋水三人。岳云的部下，也悄悄地整队退去。岳云似已司空见惯，对金兵溃窜的事，已不足为怪，笑道：

“我手下这一干兄弟，便去接家父来。”

燕狂徒眼睛发出了亮光，喃喃：“你父亲要来！你父亲要来！”

岳云锐利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燕狂徒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前辈要见家父么？不知有何见教？前辈的双足，可有不妥？在下稍通医理，可否代为察看……”

燕狂徒厉声道：“你毋近来！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会料理！我要见你父，是有要紧的事相告！”

岳云凑近一步，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前辈告诉在下，也是一样！”

燕狂徒道：“好！就告诉你！我不准岳将军见皇帝！”

岳云倒是一呆，噫道：“哦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你父是孝子，你也是孝子！你试想想，这次回京，还有命吗！秦桧、韩侂胄这等狗官，会放过你爹吗？刚才这些人，便说是秦桧派来的，也有黑道上的败类，和金贼合作，要伏杀岳将军！你想想啊，你们一旦死了，丧尽了大宋土地，伤尽了天下百姓的心！你父亲对不对得起你娘？你对不对得起你娘？对不对得起你们的老婆儿女、百姓军民！”

岳云耸然动容。燕狂徒愈说愈是振奋，大声说：“如果我是岳将军，我就不听命于朝廷，领着一股兄弟兵，为大宋人民打江山去！岳将军不怕没有强援，粮，百姓供得起，人，武林多的是！”燕狂徒说得激动起来，须发幡扬。

萧秋水在一旁听了，也为之震动。他没料到燕狂徒这看来放荡不羁的前辈，竟有一股如此激烈的爱国心，而且要自己答应的第一件事，原来是劝阻岳将军奉诏回朝！萧秋水不觉热血沸腾，觉得就算为这事儿饶上了自己一条性命，也是值得。

只见岳云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前辈所说，自是字字金玉良言，当头棒喝。”岳云苦笑了一下又道：“只是……”

燕狂徒瞪眼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岳云道：“只是家父常与我言：‘行事不计成败，只求心安。’此刻举国烽火，人心异离，家父情知此行必死，也在所必行，以免带头起来，违逆帝旨，即一呼百和，成了声势，于宋于国，一无好处啊！”

燕狂徒跺足道：“唉呀，现今是皇帝昏庸，不图恢复，秦桧却要害你全家啊！有言道：‘大丈夫宁死战场，不毁于佞贼手中！’岳将军英名一世，你也耿耿精忠，如此自投罗网，不值得呀！”

岳云微笑道：“只要忠臣死，能得天下安，万世平，那死也并不可畏！”

燕狂徒抓腮搔脑，急道：“怎么这般食古不化！你们为国家民族谋大事，还是替宋朝皇帝赵家保天下！皇帝不好！换就换，翻就翻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萧秋水禁不住也插口道：“死有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者；岳少将军，令尊大人功同日月，泽被苍生，若为奸相所害，则天下平民，还有谁能替他们申冤？金兵铁蹄践踏中原，则有谁为大宋江山直捣黄龙？岳将军若有不幸，

试问天下尚有何人在奸相当权下还我河山？少将军，令尊之死实乃无异于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之死也，请少将军三思！”

岳云仰天长叹道：“两位大侠说得有理，实不相瞒，在下心中所思，亦与两位之意不谋而合。大丈夫生于世，只求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，至于是不是落得个恶名，我倒不在乎……在下如此劝过父亲，不过父亲大人，对‘忠义’字甚是坚持，在下百劝无效，有次还险被当场处斩……”

燕狂徒顿足骂道：“岳将军怎么如此拘泥古板！”

岳云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前辈，请自重，若再辱及家父，在下则斗胆得罪了。”

燕狂徒几时被人这般叱喝过，也脸色微变，萧秋水怕引起冲突，忙岔开话题道：“令尊岳飞将军，忠勇双全，义薄云天，只是庙堂纵控在秦相手中，对朝廷存忠，不过是‘愚忠’而已。”

岳云笑道：“这位兄台言之有理，不过也有过虑之处，秦相虽握大权，而且皇帝老爷还赐予家父御札一十五道，而且韩、刘、张诸将军重兵在握，谅秦桧不敢对爹怎样！”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不敢对你爹怎样？”说着用手向地上尸首一指，道：

“看！这就是你爹的旧部，为阻止秦老贼派人伏杀你们而牺牲了！”

岳云跪了下来，对练氏兄弟的尸首拜了四拜，然后转向燕狂徒，缓缓道：

“前辈好意，在下心领。在下自会为家父扫除道途上障碍，并悉心保护父亲安全。”

燕狂徒气得反笑道：“凭你们几下三脚猫，保护得了么！”

岳云静静地道：“适才前辈和这位兄台之危，还是在下解的。”

燕狂徒本来勃然大怒，但见月色下，岳云的脸容丝毫无惧，他转念一想，猛自怀中抽出一件事物，大声叱道：

“看这是什么！”

岳云赫然退了三步，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是爹的‘天下英雄令’。”

燕狂徒厉声道：“既知是你爹爹用以召集天下英雄之令，你也是一条响的好汉，还不听令！”

岳云俯首半跪，嘎声道：“前辈既持令在手，在下绝不敢抗命，只是……只是这令原是家父出征之前，恐老奶奶在家受奸相迫害，持以此令召天下英雄以助，却怎会到了前辈手上？”

燕狂徒倒是一愕，道：“这令我是从那小兄弟手中得来，详情我也不知。我只知道岳将军的‘天下英雄令’，可促使天下英雄抛头颅，洒热血，而无怨怼，昔日曾在嵩山共歃血为誓，遵从此令……喂，你又是从何得来的！”燕狂徒侧首向萧秋水问。

萧秋水道：“晚辈也不清楚。岳太夫人后来的确受到迫害，据晚辈推测，共有两股势力；”萧秋水何等聪明，一番思索便知个中原委，边想边破解边接着道：

“秦桧毕竟不敢明来迫害，便运用了朱大天王的力量，沿途截杀；恰逢权力帮想夺得‘天下英雄令’，借此令使岳将军和天下英雄归心，推翻腐败朝廷，称霸天下，也派人夺取。”萧秋水说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，愈说，他心里愈见分明了：

“朱大天王见权力帮既然出动，便袖手旁观，坐收渔人之利；偏偏李沉舟部下也有败类，他所派出来的‘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’，人品良莠不齐，

就是‘八大天王’中，也有内奸，匡护太夫人的英雄豪杰，又怎肯心服，火并之下……还是叫朱大天王占尽了便宜。”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权力帮所要的，正是我所想的，岳大将军何故要为此靡废朝廷卖命？江湖上多的是热血汉子！可惜……可惜李沉舟这呆子太笨，竟给朱大天王逮着个机会！”

岳云却道，“这些……这位兄台……又怎晓得？”岳云虽然年轻，但颇有乃父之仇，英明精细，明察秋毫。

萧秋水垂泪道：“我知道这些，因为我就是萧秋水。”

岳云动容道：“是近年来崛起武林，大闹朱大天王，恶斗权力帮，勇战金兵，神州结义的老大哥——萧杀的萧，秋天的秋，流水的水——萧秋水？”

萧秋水苦笑道：“岳兄这般说，我好生惭愧；那些都是私斗逞能，不比岳兄救国为民，侠之大者。”

岳云震动未息，道：“萧兄之出身，听说便是浣花萧家了？”岳云虽经年在军中，但也听闻家里的惨变，幸得浣花萧家舍命召集天下英豪苦苦支撑，最终仍不免家散人亡，太夫人也没了消息。

萧秋水叹道：“正是。”

岳云正容道：“萧兄为我家以致一门遭祸。恩同日月，请受在下一拜。”

岳云便要跪下去，萧秋水苦于无法动弹，急道：“岳少将军，你不能拜，不能……这，万万使不得，我，我受不起……”

岳云道：“萧兄一家，乃因受我们所累，才致如此……岳某实百拜难表寸心。”

燕狂徒这时的功力又恢复了很多，伸掌贴胸，遥遥一托，岳云竟跪不下去，燕狂徒道：

“我兄弟不要你跪，你还是省省事吧。”

岳云只觉有一股无形又极其强大的力道，稳稳托住自己，自己无论怎样运力，都无法使膝盖稍弯曲一下，心里情知这怒狮般的老人武功深不可测，于是道：

“那前辈手上的‘天下英雄令’……”

燕狂徒不耐烦地道：“我说过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从小兄弟手中夺得的。”

岳云道：“这令原是爹爹交予奶奶的，以图家里能受天下英雄相护，却不知……”

萧秋水黯然道：“其实就算没有此令，岳将军的事，还不是大家的事！说什么也要誓死匡护的。权力帮也旨在威胁，不是要对太夫人下毒手，只是当时我们不知，黑白二道互拼，反叫朱大天王得了手，我重返浣花时，人踪已杳，听说朱大天王杀了我双亲……又将太夫人捉去长江水寨……而家慈预先把‘天下英雄令’藏于剑庐之中，逢巧为我所得……后来在长坂坡之役中，朱顺水见我亮出‘天下英雄令’，便要来夺，结果给燕前辈抢去……”

岳云又是一震，失声问：“前辈姓燕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我就是那个燕狂徒。”

岳云恭然道：“原来是燕前辈。家父曾提起过您，说您是江湖上一条好汉，做事不拘尘俗，不受世间权位富贵所摆布。”燕狂徒眼睛发了亮，颤声道：“他，他提我……”

岳云继续把话说下去：“爹还说，燕先生的武功，在当今武林中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，可惜……”

燕狂徒急着要听下去，问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岳云说：“可惜就是太不受羁束，怒恶无常，是非全凭一心，率意而为，故对人间造福者少，杀戮反多。这样很不好。”

燕狂徒默然了半晌，在月色下低垂了他向来昂扬的头，道：“岳将军他说的是。”忽又抬头，凛厉地说：

“我还要去完成几件事，就不理江湖事了！这是一件。”他说着举起令牌，道：

“我要以你爹爹发出的‘天下英雄令’，来制止你爹返朝复命，亦即是不许岳将军回去送死！”

岳云叹道：“燕前辈的一番好意，在下心领。在下也曾常劝父亲，却都无效……燕前辈若命‘天下英雄令’使家父就范，是大大的不妥……不如，不如燕前辈先将令牌收起，让在下再设法劝阻父亲，如仍无效，燕前辈再行定夺……这样好不好？”

燕狂徒一时也心意难决。他一生做事，任意为之，无所畏惧，但想到要以“天下英雄令”威胁岳飞，虽是为对方好，却总觉不妥，很不愿意遭逢此尴尬场面。只听岳云又说，语态十分诚恳：

“家父发出‘天下英雄令’，旨意深远，若前辈以此威胁，实有不妥之处。”

萧秋水在一旁也说：“燕大侠，若让少将军来劝，可能比较妥当，请大侠三思！”

燕狂徒苦笑道：“哪还用三思，我燕狂徒虽有‘狂徒’二字，但仍不敢犯岳飞将军的虎威。”燕狂徒一笑又道：

“我们就躲在庙内，若你劝不来，我们再瞧情形来办好了。”

岳云拱手向燕狂徒朗声道：“前辈高义，在下没齿难忘。”又向萧秋水抱拳道：

“且不管这次回不回朝，生死安危，但少侠一片热肠，岳家铭感五中。还有一事，尚请少侠仗义费神……”

萧秋水道：“岳兄为国为民，高情高义，有什么吩咐，只管说好了，毋庸客气。”

岳云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有一子，叫做岳遗……我怕万一有什么意外，那时还请萧少侠护送他至黄梅县去避避，并请代末将告之：锄强扶弱，兼善天下，乃侠之本色，惟官场险恶，宁可饿死，不要做官……”说着，又低叹了一口气。

原来岳云屡立卓功，但在官场中眼见许多不平事，时仗义执言，屡遭人妒。若论战功，岳云实不在朝中大将之下，但岳飞知若封赏其子，必遭众忌，故宁可隐忍，顾全大局，将辉煌战绩让奸佞们居功虚报。岳飞还差点被迫斩此爱子。岳云只求跟随父亲身边战死，但对官宦的耍弄权谋，实是深恶痛绝！

萧秋水道：“我记住了。”就在说了这句话后，忽然一阵风吹来，荒草一阵骚然，地上的影子，也动了动，仔细看去，原来是树的倒影，看去好像一团山魃鬼魅什么的。萧秋水也不知为什么，心里一寒，觉得很像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。岳云却道：

“好像是家父要来了。”

燕狂徒哦了一声，忽然凌空“哧哧”二指，便已打通了萧秋水双腿的穴道，萧秋水一跃而起，但因双腿穴道被封闭已久，一时麻痹不灵。岳云在旁，



见燕狂徒隔空解穴，心中震撼，暗忖：若军中有此高手，何愁大事不可为……心下计议已定，决意若劝得父亲不返朝圣，便设法使父亲收录这等江湖豪杰，以谋大举。

萧秋水未明所以，燕狂徒疾道：“决，过来背我。”萧秋水走近去，却因手不能动，无法相执。燕狂徒腿虽不能动弹，但双掌一按地上，身形窜起，已落在萧秋水背上，牢牢夹住萧秋水，道：

“我们先走，让他们父子说去，快！”

萧秋水的轻功自是非同小可，几个起落，已跃出了数十丈，燕狂徒忽道：

“我们进庙里去。”

萧秋水：“好。”

于是背着燕狂徒，窜入了破庙，这关帝庙甚是破旧，蛛网四布，失修多年，因在临安城郊，皇帝天天酒如池、肉如山，时时苛征暴敛，哪有功夫修庙建桥？萧秋水暗叹一声，燕狂徒道：

“你叹什么，是叹我不解你手上和全身穴道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其实我既答允了依你去三个地方，就算你放了我，我也不会走。”

燕狂徒笑道：“你的为人我知道，确是言而有信的好汉子。我不解你穴道，倒不是怕你逃，而是怕你出手……这些事我不想别人插手。”

只听这时马蹄沓杂，传入耳中，燕狂徒捺不住有些兴奋，道：

“岳飞来了！”

萧秋水忍不住追问道：“你既不想我插手，又要我来作甚？”

燕狂徒瞪了他一眼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有事情要你转达，万一有个见证啊。”

他一面说一面张望出去。只见外面烛火明晃，月色反而黯淡下来，那岳云正向一人行礼，那人与岳云了几句话，便仿佛往这边行来。这时烛火烧得哔啷有声，火舌奇响，连燕狂徒、萧秋水在破庙里，都清晰可闻，忽听古旧木制封尘的神像后“卜”地一声，两人吓了一跳，猛回首，原来是一只老鼠匆匆钻入洞凹里。

燕狂徒和萧秋水对视一眼。

燕狂徒道：“他们来了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好像往这边来了。”

燕狂徒一世豪勇，边心里噗噗直跳，道：“见岳将军，这时见着了，有些不好。”

萧秋水也不知怎的，知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人到来，心中亦十分紧张，道：“是不好。”

燕狂徒低声道：“不如……先躲起来！”

萧秋水也噤声道：“好，我背你上梁！”

萧秋水一蹲身，燕狂徒一攀萧秋水手臂，即跃上了他的背肩，这时两人手上一触，都觉对方的手甚冰冷。两人一个勇猛狂悍，古今独步，一个年少气盛，世无所匹，突然都因一个将军的出现，而控制不住心生的震畏与奋悦。

两人悄没声地上梁，梁上灰尘甚多，簌簌落下，燕狂徒细声骂道：

“唉呀，哎呀，怎么这般不小心，别洒着了将军！”

萧秋水缄默了半晌，火光渐亮，显然岳飞一行人，已走近庙门，萧秋水这时忽道：

“燕前辈。”

燕狂徒漫不经心地应道：“嗯？”

这时人声、马蹄声已近庙门，萧秋水精神恍惚，道：“燕前辈，真没想到您是这样的人。”

燕狂徒没听清楚，即问了一句：“怎么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晚辈以为燕先生要我去三个什么样的地方……江湖上人人传您荒诞绝伦，度越常情，却不知道您抗节孤忠……”

这时已有人推开庙门，只听“依嘎”一声。燕狂徒心里慌惶，低声疾嘘道：

“噤声！来了！”

只见火光忽地照了进来。只见一人军戎打扮，从梁上看下去，那盔帽顶的澄铜，映着火光，耀眼眩目。人虽着军装，却有好一种文气！

那人之后，站着的是岳云。岳云本生得俊朗英挺，但此时俯视，也许是居高临下之故，反而显得矮小，可是那为首的人却不使人有这种感觉。

那人站在两人中央，左边是岳云，右边还有一武将打扮的人。这人虬髯满脸，但脸容也给头上军盔遮盖，故看不清楚。

当中那人，一入庙门，立刻毕恭毕敬，对庙中神像，拜了三拜，说：“关二爷义薄云天，护汉尽忠，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人，可惜连年征战，庙宇失修，他日直捣黄龙之后，必定来修建此庙。云儿，此事且记住了。”

岳云即恭声应道：“是。”

燕狂徒和萧秋水心里同时一动：那人就是岳飞了！却又偏生看不到他脸目。只听旁边那虎虎生风的武官说道：

“大哥，我看云儿的话，也有道理。奸相当权，咱们回去，岂不受死？死倒不打紧，但大丈夫焉能受辱！咱们到朱仙镇，跟兄弟杀到汴梁去！要是皇帝反过来咬咱们的尾巴，咱们干脆袖手旁观，看要是咱家不打，韩老将军不打，刘、张不打，看秦桧、许龟年他们能不能打！要不，赵构自己打去！”这人说得性起。

岳飞忽低喝了一声：“张宪，不得无礼！”

张宪“腾腾腾”退了三步。而这一喝声低沉，却有一种威势，令梁上二大高手，也为之一震。只听张宪惶恐地道：

“将军息怒，属下知罪。请处置。”

岳飞默然了半晌，叹道：“这怪不得你，确是佞臣当途，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只是天子为大，圣恩如天，不可稍加冒渎。若人人如此，则礼法何在？规矩无存！败一家之礼，不成体统，丧一国之法，则祸亡无日矣！”

张宪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岳飞踏前几步，端视神像，燕、萧二人，正图看个清楚，却因木梁遮挡，反而看不见，又怕稍动惊扰了岳将军，便屏息静聆，只听岳飞又道：

“云儿的话，不是没有道理。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’，话虽如此说，但国家多难，正是尊王攘夷之际，若作此忤行，恐怕正中了贼子所谋，坏了社稷，成了千古罪人哪。”

那张宪忍不住又插口道：“金兀术命秦桧‘必杀飞’，杀的就是大哥您啊！‘必杀飞’才是他们的阴谋，就算咱们回去，也不必急在一时啊！”

岳飞喝断道：“张宪！”张宪陡然住口，隔了半晌，岳飞才平静了音调，道：

“你和云儿出去吧，我要在这儿……”

张宪答：“好。”岳云乍想起燕狂徒、萧秋水二人，脸有难色，正想启口，岳飞道：

“去吧。”

岳云打量了一下庙里的情势，与张宪怏怏然退了出去，只留下岳飞一人在庙里。

燕狂徒和萧秋水二人，仿佛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。

这时忽闻“噗”地一声，只见两只鞋跟，并齐跣企，原来岳飞跪在神像之前，只听他说：

“关二爷，此刻家国多难，女真入侵，内有贪官，您护汉抗贼，义胆忠肝，这等局面，可要开开眼、发发威，保佑保佑，我岳鹏举实在山穷水尽，内外交煎啊。”

语音恳切，听得萧秋水眼眶一热，只见燕狂徒眼圈儿也红了。一个戎马倥偬的大将军，竟在此时对神像这般泣诉。只听岳飞又道：

“我这番去，大概难逃一死，秦桧要杀我而放心，皇上杀我而安心，金人杀我而甘心。我岳飞死不足惜，只是山河未复。宋人金人，本无分别，但女真一族，无故入侵，掠夺杀掳我民以虐，故我誓师杀敌，只是皇上怕我真个大捷时，接二帝还，他就皇位不保了，故甘心受秦桧之利用……唉。”

隔了半晌，只听岳飞又道：“现今我只有三个愿望，求关爷庇佑。我一求家国安宁，天下太平，若下官能以一死，唤醒天下民心，逐佞臣，护法君，还我河山，直捣黄龙，吾将含笑于九泉也！”

这时门外几声马嘶，马蹄声不安地踏响着。只听岳飞又道：

“我的第二个愿望，系求秦桧奸贼，杀我一人便可，万勿连累军中兄弟，以及无辜百姓，和岳某家人！还有朱仙镇布阵，绝撤不得，一撤则前功尽弃，为此流血流汗的弟兄，都白白牺牲了！央二爷庇佑，求关二爷庇佑！”

燕狂徒和萧秋水又对望了一眼，心情激动，莫可抑止。岳飞又说：

“第三个愿望，是望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一阵急蹄卷至，骤然在庙前停下。只听岳云“刷”地拔出腰刀，喝问道：“是谁？”一人急应：“岳飞在否？”张宪大喝一声：“你又是谁？”只听砰地一声，那人似被这一喝，吓得跌落下马来。

只听张宪又大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再不说，一刀把你给杀了！”

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：“我……我，我……是……是皇上派来的……使，使，使……使者……使不得，不要杀我……”

岳飞扬声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岳云禀告道：“是皇上特派使者。”

岳飞又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张宪抢着答：“我在来人身上搜到一张字条……上面写……写什么来着？王贵！”

只听一人应声而出，隔了片刻，一人从容地道：“确是皇上御笔，上书‘飞速回’三字。”

岳飞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张宪不得失礼。快送使者回去。”张宪答：“是。”

只听外面一阵骚动。只听张宪还在外面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别假惺惺，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。你回去告诉秦桧，若他敢动岳爷一根寒毛，我张宪……”

岳飞又低喝了一声，语音微带责备之意：

“张宪。”

张宪应道：“是。”

外面便没了声息，不一会便传来马蹄声，那使者走了。

岳飞长叹了一口气，走了出来，恰好又是在原来的地方，即木梁之下，仍是看不清面目。只见他脸朝外，映着月光，出神了一会儿后，毅然自语道：

“就算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也要去，否则国不为国，家何以为？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望韩将军等，能力挽狂澜矣。是真正关怀我岳某人的，岳某心领，但请成全我岳某人，岳某并非意气用事，或图名传后世，而是以死全忠而已。”说罢向着神像，深深一拜，又向梁上，双手一揖，便霍然步出庙门。

“依呀”一声，庙门又告关上。马蹄忽起，马嘶远去，庙门缝隙中的火光，也逐渐淡去，只剩下月色，仍幽淡的渗进来，一绺一绺地洒铺在地上。

月光皎洁，地上灰尘很多。

萧秋水，燕狂徒对望了一会儿，都没有说话。

隔了一会，燕狂徒一颌首，萧秋水会意，一弯腰身，燕狂徒即登上他背顶，萧秋水跃下地来。只见地上一行脚印，踏在灰尘上，清晰可见，但人已远去。那是岳飞适才踱步时所留下的脚痕。

燕狂徒伸手推开了门，“伊嘎”一声，月光劈头劈脸，当头罩了下来。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只见那棵枯树，在月色下更无生气。

燕狂徒气涌丹田，大喝了一声，又清啸了一声，再狂吼了三声。

这三声长啸，再震得一树昏鸦，簌簌掠起，掠入昏夜之中，燕狂徒啸了三声，侧首问萧秋水：

“几时天才亮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快了。”

燕狂徒指着枯树道：“怎么才秋天叶就落尽了。”

萧秋水说：“可能冬天近了。”

燕狂徒呆呆出神了一会儿，忽觉月光铺洒在远山、近树、满地上，就如雪色一般，忽然机伶伶地打了个冷战，近乎呻吟地说了一句：

“真是寂寞呀。”

# 天下有雪

## 第一章 雪势

萧秋水记得有一次，曾问过他的弟兄们，活着，为了什么？

李黑沉吟半晌，答：“生要尽欢。”

胡福慎重地说：“死能无憾。”

铁星月和大肚和尚也都答了：

“但求义所当为。”

“只愿无枉此生。”

他也曾问过唐方。那时在江边，月色好美。唐方说：“我是那水，如此流去，没有人问它流去哪里。”唐方抿嘴灿然一笑道：

“你是小风帆，若没有帆，流水，它就无心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萧秋水心里就一阵痛，觉得他自己对不起唐方。唐方，唐方，你在哪里？他也用这一个问题，问了燕狂徒。

燕狂徒听了他的话，像从来没见过他这个人似的，然后也像是从来也没想过会有这个问题似的，瞪了他老半天后，抓腮搔脑，忽然舒出了一口大气，反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：

“我是活着的吗？”

萧秋水被反问得一愕，道：“我们能走路，会说话，当然是活着的。”

燕狂徒问：“能走路、会说话，就是活着吗？”燕狂徒继续问：“那么为什么不能走路、不会说话，就不算活着？人生短短数十年，跟天际流星闪过，无甚分别……天地万物，短短几十年，就算傲啸烟云，又算不算得活着？”

萧秋水无辞以对。

燕狂徒笑道：“我想岔了。你问我的，我实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只好照实答吧！我年幼的时候，很苦，一天到晚，只梦想做大人物，鲜衣怒马，叱咤风云。年轻时怀大志，要做大事，找各家各门比试，以为自己才能，在世间可谓有数的十人之内，一切事情都自恃自负，舍我其谁，要成为武林第一人。壮年时，觉得天地间许多事，原来是虚幻的，但又不甘落寞和平凡，便愈发兴之所至，无所不为。暮年时便遭各大门派之截杀，幸得不死，居然才有些珍惜起生命来……”燕狂徒苦笑了一下，耸了耸肩，又道：“你若问我一生得到了些什么？没有。只是这一生无过可悔，仅痛快二字而已。”

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寻求痛快，普通动物也晓得；你问我这个，实在是问错了人。”

萧秋水默然半晌，自嘲地笑笑，道：“那么问前辈另一件事，可一定问对人了。”

燕狂徒眼睛，促狭地道：“这可下一定啰。何况你问的，我不一定答。”燕狂徒喜与人抬杠，萧秋水实奈何不得他，只好诚恳地道：

“我们第二个要去的地方，先生至此总可以相告了吧？”

燕狂徒瞪了他一眼，沉默良久。

沉默良久之后，燕狂徒终于说话了。

“少林、武当。”

少林派，在数百年来，一直是武林的圭臬，不少武学大宗师，都出身少林，直至现在，十位武术名家之中，至少有七位跟少林武技，或多或少有些

关系。

而武当系近百年来，张三丰崛起后，若论内家心法、上乘气功，势大入众，精英辈出，武当一直在武林前三名之内。

燕狂徒要找少林、武当，为了什么？

——萧秋水便这样地问了。

“我要告诉现存的少林和武当一句话。”

“现在各大门派中，死伤散亡，所存无几，这是武林中历劫大难，极少见的凋局。在这种弱肉强食、群强并立中，已经产生百年未见的僵局。此刻女真人入侵中原，两朝踞立，宋方居然不求战胜，而女真之后，又有鞑子虎视眈眈。江湖中尔虞我诈，各铢两悉称，拼得你死我活，到头来必两败俱伤。眼下权力帮与朱大天王，已斗得强弩之末。‘四大世家’、‘七大名剑’、‘三大剑派’、‘三大奇门’，也所剩无几，溃不成军。‘十六门派’，早已是一盘散沙，试问这种局面，这几百年来，几曾有过？”

“少林、武当，毕竟是武林两大宗主，在这番诡橘风暴中，死的多，伤的也多，但两派根基，扎得深、植得厚，究竟还是不可动摇的……所以我要他们两派联合起来，不要再像麦城擂台之会，两派斗得不亦乐乎，别人也瞧得不亦快哉！”

“两派要联合起来，第一点：就是将两派武功，无私地拿出来，让其弟子兼修两家之长。如此五年之内，两派便足有当日‘权力帮’或‘朱大天王’的实力，十年之内，可重新领袖武林……”

“我要做这件事，便要趁现在。趁现在，少林还有个抱残，武当还有个卓非凡，而且趁我还未死……”

“这件事你觉得怎样？”最后，燕狂徒这样地问萧秋水。

萧秋水跳了起来。

他整个地跳了起来。

要不是他的手不能动弹，他好想去拥抱燕狂徒，去握燕狂徒的手。

他现在感觉到那乌江的日头，那溅起的水花，他兄弟们和唐方在马上激烈而意兴风发的冲杀。

他忘了那些兄弟曾出卖过他，他忘了那些兄弟所剩下已无多。他忘了记忆里的孤寂与屈辱……而他现在面对的燕狂徒，已不像他前辈，反而像他的兄弟。他大声说：

“好！”

“我……我早知道是这件事，你就算再绑住我双腿，我爬着也要跟去！”

“那先去少林，还是先上武当？”

“只到少林。”

“那么武当……”

“武当就在少林。”

“此刻武当俗家子弟中，相传最卓越不凡的人物——卓非凡，已到了少林；他正与少林南院的护法地眼，前往求见少林地极而不遇。我此时去，正当他们兴头上，难保不招致疑窦。只是此时不去，尚待何时？何况我若去了第三个地方后，就不一定再能管这劳什子事儿了。”

萧秋水听得心下一沉。他在沿途上，已经是第二次听得狂傲下羁的燕狂徒，说起办“第三件事”的难以逆料，全无信心。

他们到少林寺时，已是暮秋十月梢。大地万物，十分萧索。

威震天下的少林寺，并不似想象中那宏大庄严，不甚高的山门，几个少林小沙弥，在门口打扫落叶而已。想达摩高僧东渡而来，在少林寺创下佛门禅宗，并授予各种健身强魄养气的武功，使得少林寺成为求佛法义理的重地，也成了武林尊奉的圣地。

少林寺面对奇岩峻石，令人望而却步，但寺内却十分简朴清雅，寂静得连扫树叶的声音，以及远处院内传来几声练武时的叱喝声，也显得无比寂寞。

燕狂徒一到庙门，便不耐烦，说：“要是我来这里当和尚，一定留长头发，在门口敲锣打鼓，来个闻香下马，再加个七蛇大烩……哈哈，既然要出家，就不拘俗，何必戒这戒那？”

萧秋水背着他走，跟着到了少林，这“老前辈”却出言不逊至极。一个扫地的沙弥听了，瞪了他们一眼，返身便跑了进去。燕狂徒笑笑，也不理会，只催萧秋水快些进庙。

萧秋水不禁迟疑：“咱们也不通知人家一声吗？”

燕狂徒笑吟道：“下贴子么？我可不会写字！”

萧秋水总觉有些不妥。这时山门内忽跨出两人。这两个灰衣僧人出得门檻，看见两人怪形怪状，呆了一呆，一人粗声叱道：

“什么东西，在少林寺前乱说话！”

这两人若前来好好说也就罢了，这般一喝，燕狂徒可憋不住气，回骂道：

“和尚是什么东西，顶上没毛的老道罢了！”

他此语一出，说得极亮，在少林门内门外的和尚僧人，无一不勃然大怒。而且在院内树荫下，正有一道士与一僧人对奕，旁边有几僧几道，也纷纷倏然色变。

那两名灰衣僧人，因知今日有武当派的道友来寺，更是怠慢不得，处处要表现少林寺那武林宗主的气派才行，岂料偏生有人在今日捣乱，自己二人司掌山门，岂能失了少林的威风？那粗声大气的和尚叱道：

“何方妖辈，敢来少林撒野！”

另一个黑和尚也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少林寺岂是容你胡闹的地方，快回去！”

燕狂徒忽然笑嘻嘻地问了一句：

“你要剩下几只牙齿？”

两僧一呆。燕狂徒向那大嗓门的和尚说：“你破锣般的嗓子，令人生厌，待我打掉你几只牙齿，只剩下八只白齿吃东西，便不算亏待你了。”又转头向另一个和尚道：

“你留人一条退路，我就只打落你一枚犬齿好了。”

两僧怒极，这番话简直没将他们放在眼里。两僧齐大喝一声，那大声说话的僧人，抢先出手，“少林神拳”，直击面门。

他一拳击出，不少僧人都在旁边暗暗称叹，心里暗忖：铁石师兄的拳法，又精进了许多，难怪被派守山门重任了……可是就在这时，那坐在青年肩上的老者，只一扬手，却有两声响，两僧踉跄而退。

铁石哇地一吐，足足吐出了二十二只牙齿来，而另一个和尚，用手向口腔一挖，一枚牙齿松落在掌中。众皆骇然。

此人出手之迅快无论暂且不说，而出手间即击中两人，难得的同样出掌，轻重大异，更可怕的是铁石和尚的白齿，一只未落，而铁心满口牙齿，却恰好只被搥下一枚犬齿！

——不管敌人如何犀利，但到少林寺来撒野，绝容他不得！

当下僧衣闪动，数十僧人，在片刻已布好阵势，各占方位，少林钟声，徐徐敲响。燕狂徒打量了一下和尚们敌视的目光，拍拍萧秋水额头，笑道：

“是不是？我总说，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！看人家把我们当什么来看！”

萧秋水心里极崇敬少林派的宗主地位，很不愿无理闹事，当下道：“老前辈，有话好说，这个时候，还是免伤和气的为好……”

燕狂徒犹有余恚，道：“你看到的了，是他们先来挑衅……”

萧秋水叹道：“前辈您说过，若武林中人人争强斗胜，不能化干戈为玉帛，今后数十年将是神州未有之惨局。”

燕狂徒想了一想，终于道：“好，依你一次！”便扬声道：

“喂，诸位和尚兄、道士老友，我们不要打了好不好？咱们谈谈正经事……”

忽然两人掠出了山门，这两人一掠了出来，山门上的铜环被急风震得嘎嘎乱响。这两人十分庞硕，人一站拢上来，几乎一人等于两个半以上的人。其中一人只喝了一声，而且只有一个字：

“滚！”

燕狂徒一生，岂曾被人如此喝过，这一声喝下来，萧秋水的心，也沉了下去；这两人虽看来是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僧人，但燕狂徒一生桀骜不驯，这一声“滚”，这两人势必要付出代价。

燕狂徒的脸上忽然没了笑容。那硕壮的僧人，也不知怎的，被他那股迫人的气势，骇退了半步。这僧人佛号“天斗”，与其师兄二人为少林寺镇山监守的“雷霆二僧”。

这师兄叫做天象，生得棱然有威，脾气火爆，不过较有风范，见此人目光一厉，竟如此夺人心神，知非常人，便道：

“这位老丈，却不知敝寺有何冒犯之处，致使老丈骚扰敝寺？”

燕狂徒脸上的凌厉之色忽去。忽涎着笑脸道：“我来此目的无他，不过他妈妈欠我的一笔债未还清。”他说“他妈妈”的时候，目光向天斗瞧去。

天象听得一呆，便向天斗看去，天斗听得燕狂徒所言，也是愣了一愣。原来他未出家前，他妈妈的确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债务未清，如今人家追上门来，却也难堪得很。便懵然道：

“这……这……真的？”

却见燕狂徒嬉皮笑脸，皱眉耸肩，正在向他做着鬼脸，心里顿时明白了过来，可谓无名火三千丈，气得涨红了脸，狂吼一声，右手涨得厉红，粗大了整整一倍，一掌向燕狂徒推了过来。

他这一掌推出，场中充满赞叹之声和羡慕的神色。原来这天斗和尚打的是“大手印”，这一掌比起铁石的“少林神拳”，可又不知高明精深了多少倍，所以连铁石也喝了一声彩，心里恨不得这一掌能将燕狂徒的胸膛打瘪下去。只是他的牙齿剩下没几颗，一声喝彩，也叫得极为含糊了。

燕狂徒见众人叫好，便有意折辱这个和尚。

天斗一掌向他冲来，萧秋水见这和尚居然不知死活，敢对燕狂徒下重手，心中想保全此人，不忍见他莫名其妙死于燕狂徒手下，忽一脚踢去！

天斗掌劈燕狂徒，则也有暗自留心这青年有何异动，不料萧秋水一出脚，只见沙尘濛濛一片，砰地一声，已中了一脚，倒飞出七八尺远，奇的是，心口处一阵热辣辣痛，片刻便过，运功一试，竟丝毫没有受伤。

燕狂徒低声冷哼道：“你若不听话，偏要出手，待我连你腿上的穴道也



封了，可怨不得我！”

萧秋水知这狂人说得出，做得到，只好说：“好，我不出手，但你不可下杀手。”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他们跟我无怨无仇，这只不过口舌之争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只是我的为人，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，我偏要愠一口气……教训教训他们便了，杀了——倒污了我的手！”后面两句，说得特别大声，在场的人，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萧秋水情知这人脾气，暗叹一口气，再不言语，惟有静待情形的发展。

萧秋水以“忘情天书”中的“土掩”技法出脚，一脚踹走了天斗，而不伤他，若天斗知机，当可免受辱，可惜天斗的脾气，可谓“死牛一边颈”，他运起“大手印”厉不可摧的功力，却给萧秋水一脚踢走，可谓在同门以及武当派道士面前摔了个筋斗，丢了脸，这口气哪里咽得下？于是猛吼一声，双掌一分，涨大二倍，掌心赤红，透背可视，这次是冲着萧秋水来的。

谁知他双掌眼见要印上萧秋水胸膛时，那青年肩上的怪老人，蓦然一翻，一伸手就把自己提了上来。

天斗只觉自己脸上一阵刺痛，不禁呱呱大叫起来，接着才知道那怪老人竟是扯着自己的左耳，将自己整个人拎了上来。

只听燕狂徒喝道：

“滚！”

说着随手一甩，偌大一个身形，真的给他扔出了丈余远，叭的跌在地上，还滚了几个转，勉强站起来，又啪地坐倒，一摸左耳，只见一掌都是鲜血淋漓，一时气得几乎要哭出来，再按下去，才知道耳朵还在，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。

燕狂徒笑着睇他：“你叫人滚，现在叫你尝尝滚的滋味。”

这时场中的人，多半看得眼睛发直，原先在观棋的两名道人，已掠至门前。门前围了一大群僧人在观战。这些僧人有的老弱不堪，或年尚幼的。煮饭、伙夫、打杂、扫地、畜牧、种菜的皆有，这些和尚们，在少林寺是领份闲职，佛学既不多体悟，武功也平庸，在这等寂寞生涯里，正恨不得天天有人打架给他们看，更何况今日挨揍的似乎是平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天斗师兄！他们一面看着，一面在脸上设法不要显出幸灾乐祸的表情来。

天斗可也真剽悍，他一旦能动时，就一跃而起，这次他十分小心，警惕地接近燕狂徒，既留意老的，更提防小的，心里暗骂：这一老一少，在使什么妖法！但他还是以为自己的一双手掌，终能把对方打倒！

他第三次发动时已蓄全力，呜呼怪啸，双掌并发，天象知师弟可能不敌，也掠上来，“小般若掌”直截而出，一面大叫道：

“看招！”

这人未出指前先招呼一声，甚是光明磊落。萧秋水对这天象颇有好感，见他眉扬目威，他日必有所成，很不希望燕狂徒伤他，当下暗运腿功，准备必要时相救。

燕狂徒见这人使的是佛门极厉害，而潜力也最无可限量的“小般若禅功”，心里也觉此人年纪轻轻，颇为难得，却看也不看，一拳打去，一面又喝了一声：

“滚！”

这一拳就打在天象的手心上。其时天象正运使“小般若禅功”，这种功

力，运功时手掌半尺之范围内，有一层淡淡的白雾，这佛门内家功力，可以说无可抵御的。但燕狂徒这一拳打下去，天象只觉对方拳上，既似有劲，又似无劲，骤然之间，连他掌上所发出去的劲道都消失无踪了。

他自己却给一种超乎自身的大力卷起，横撞出去，恰好撞向师弟天斗的“大手印”上，他心中一慌，暗叫今番糟矣！却不料自己双掌，随着那股莫名的震荡，传自手臂，呼地拍了出去，跟“大手印”一对，“格格”二声，天斗被“小般若禅动”直逼了出去，叭地又跌到了丈外地上，滚了三四个跟斗，才勉强止住滚势。

只听那老人哈哈大笑，天象心中猛想起已逝的掌门师父说过一种骇人听闻的绝世武功——“薪尽火传”神功！心念一动，几乎叫出声来。

天斗又霍地跳了起来，顿脚指着天象骂道：“你干什么？打起自己人来！”他给天象震得连摔几交，很是没脸，只好破口大骂。他却不知掌力虽是天象的，但令他摔筋斗的还是燕狂徒所卷带至天象身上的巧劲。

这时场中忽跃下两名道人，这两人虽不硕壮，但甚高大，两人行至燕、萧身前，几乎比燕狂徒骑在萧秋水肩上还高，足足遮住了日头，只听一道人冷哼道。

“两位师兄，且让贫道来代劳代劳吧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天斗师兄请休息一下，让咱们也来见识一下这位老先生的奇功怪招。”语音竟似是强忍住椰揄的笑意。

天斗不听犹可，一听更心头火起。原来这两名道人，也是武当派镇守山门的，都是掌门子弟，一个叫大风，一个叫金风。那金风道人见天斗跌得狼狈，说话中便禁不住透露嘲笑之意。

天斗怎肯在武当派面前失威，大喝一声，漫天掌影，先护住己身，冲至萧秋水身前，一掌斗然翻出，向上托去！

他这一掌是“天罡北斗”，掌力极大，而且上下兼顾，既可防燕狂徒扑击，亦可御萧秋水侧击；大风、金风二人见这和尚使出此招，不禁笑意一敛。

不料燕狂徒还是一探手，迅速而精确地，又钳住了他右耳，呼地一声，又将他抛了出去，滚出了七八丈远；这次，真个咿咿哎哎，一时爬不起来。

金风、大风对望一眼，知是劲敌，清啸二声，两剑同时拔出，左指天，右朝地，剑势嗡动不已，两人脚步不丁不八，向左右散开，又渐向前推进。

燕狂徒只看了一眼，亦笑骂道：

“又是‘两仪剑阵’，武当待客，不会玩点新花样么！”

两道脸色一沉，呼啸一声，两剑迅若游龙，左刺“天柱”，右刺“华盖”！

燕狂徒一见剑势，只见两剑虽笔直刺来，但剑身不住嗡动，看似快直，但剑意曲伏不定，以这两道年纪，居然能将“两仪剑法”使得如此精妙，已经实在非常难得。

可惜他们遇到的是燕狂徒。

燕狂徒一出手，就钳住剑锋。

他以两只手指，夹住剑锋，就似一杆敲在蛇的七寸上，剑势立止，连剑身的弹动，也消解于无形。

他左边一夹即中，但右边的清癯道人，居然回剑反刺，削向燕狂徒手脉寸关尺！

燕狂徒低喝一声：“好！”他若缩手，两仪剑阵威力立成；若不收手闪躲，只怕便要伤在此人剑下。

可惜他们遇到的是燕狂徒。

燕狂徒一扬手，就打飞了大风的剑。

而且在未抽手打飞大风的剑前，还拗断了金风道人的剑。

他用的是同一只手。

大风呆如木鸡，金风更汗如雨下，他现在才知道他笑得有多可笑。

燕狂徒挥挥手道：

“去吧，年纪轻轻，有此功力，已经不易了。”

大风道人忽然长揖到地，拜谢道：“多谢前辈不杀之恩……”

燕狂徒挥手不耐地道：“去吧，叫你们的卓师叔来，我有话对他说！”

他这句话才讲到一半，大风忽然欺近，砰砰二掌，打在他胸膛上。

燕狂徒在这刹那间，非常震讶，尤其是两件事：

一，这中年道士居然已会使武当正宗“先天无上罡气”，这种内功，非三十年以上的苦练无法学得，这道人居然会使！

二，这道士看来神清骨秀，却如此险诈！

旁人中了这两掌，早已震得五脏六腑离了位，这一下事出仓然，连燕狂徒也不及闪躲，但毕竟来得及运功护体，这两掌击在燕狂徒胸上，比平常人给女人撒娇时敲捶两下，没什么两样。

燕狂徒却大喝一声。

大风只觉如晴天霹雳，当堂震住。

燕狂徒本可出手杀了他，但想起他答应萧秋水不杀人的允诺，当下正正反反几记耳光，就掴了过去，骂道：“亏你还是武林正派子弟，却作出如此卑鄙暗算的行为！”

金风见燕狂徒如此当众羞辱师兄，便也要冲过来，另外天斗、天象，都怒叱扑来，四下僧人，也磨拳擦掌，这时只听一人道：

“是什么东西，敢辱我派弟子！”

燕狂徒停止了掌嘴，两条人影一闪，立将眼前一片满天星斗中的大风道士接了过去；燕狂徒只见身边团团围了八个道士，手执长剑，各占方位，圈外四角，又有四名道姑，凝剑向着自己。无论哪一个角度，都丝毫没有闯出去的机会，燕狂徒却皱眉喷道：

“又是‘四象八卦剑阵’，怎么武林中都是这些烦人的老阵势……放下放下，让我坐着来跟杂毛们玩玩儿。”

萧秋水自是不肯离去，他知道燕狂徒一双腿因真气走岔，才告瘫痪，目前功力未复，而武当派的“四象八卦剑阵”是天下闻名的。

燕狂徒低声道：“我们早约好过，这是我的战役，你不准插手，你若不走，我便点了你的腿上穴道。”

萧秋水暗叹一声，放下燕狂徒，默默行了开去。当先的一名铁脸老道，见萧秋水离开，正中下怀，道：“是啦，不关事的走开。”他们初还惮忌这老人的武功，但见他一双腿风瘫，而背他的人又行开去，还怕他飞上天？当下大为放心。

其中一名道士，较为老成持重，问：“老先生若要见我师叔，为何不先通报姓名？”

燕狂徒不耐烦地道：“反正见你们这些师叔师伯师公什么的……总有劳什子的关要过，待我把你们统统都放倒后，看他出不出来！”

这十二道人一听，更是火上加油，一名黄脸老道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便得

罪了。”刷地一声，十二人剑如银虹，方位走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凭你们还奈何不了我！”

前面行八卦阵的八人，终于按捺不住，一齐出剑，好似八条银龙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上、下、中、侧，八柄剑不但攻出了八招杀着，也封锁了燕狂徒的一切活路。

燕狂徒坐在地上，他不能动。

“八卦剑阵”的创始人张三丰说过：八卦剑阵一但发动，如果调训的好，功力匀称的话，足可抵挡比他们其中任一人强十倍以上的敌手。

就算比他们结阵中任一人强二十倍的高手，也很难击散这个阵势。

何况“八卦剑阵”外，武当派卓非凡还加了个“四象阵”。

这十二人一旦发动，可谓天衣无缝。

燕狂徒只是一个不良于行的老人。

但就是“八卦剑阵”甫一发动，他们就听到倒下去的声音。

四个人倒下去的声音。

燕狂徒不知何时，竟出了阵，“四象阵”还未发动，就给燕狂徒破了。

八名道人，心下一沉，就在这刹那间，心意稍怯，燕狂徒一手按地，陆地升起，一手抓住一名道人的肩膀。

八名道人，身法尚在游走，但一人给燕狂徒制住，砰地撞中一名同伴，那同伴又碰着了另一伙伴，那伙伴又绊着了另一人……如此八人在片刻间都跌作一团，燕狂徒拍了拍手，微微笑道：

“十几年前，这阵我也破了一次，杀了三个人，这次你们进步了这名震江湖的大阵，不知困尽多少英雄，难倒多少高手，却给燕狂徒举手投足间尽破，而且还附加评语说：“进步了……”

这时武当大风、少林天象听燕狂徒的说话，乍想起一人，念及一段武林旧事，齐齐失声叫道：

“你！你是燕狂徒！”

此语一出，众皆惊。

楚人燕狂徒的名字，在二十年前，可谓惊天动地，被公认为“武林第一人”。在两年前再度出现，也闹得天翻地覆，而今又居然在此地出现！

燕狂徒横扫了大风、天象等一眼，淡淡地道：

“小子，还算你有见识！”

大风给他横了一眼，心下一寒，但在他心里随即而生的念头是：一个人的武功若能无敌于天下，那该多威风！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天象却想：天下竟有这等深湛武功，燕狂徒可以学得，我岂有苦练不得的道理……

这一僧一道，俱是武当少林的精英，天赋奇慧，却都因燕狂徒此役而生志气，不过想法却不同。他日在武林中各造成了一番风云际遇。

其他的人听得居然是昔日名动八表、叱咤风云的楚人燕狂徒来到，都骇怖茫然，不知所措。

忽听天象吆喝道：“就算你是燕狂徒，胆敢私闯少林寺，我们也要领教一下。”

燕狂徒心下里暗佩服这和尚的胆色，却笑道：“难道你还没领教够么？”

天象大步踏了出来，念了一声佛号，忽然随着这一声佛号，又走出十七名僧人来。

燕狂徒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人越来越多，款式却越来越老，有什么用？”

我看这‘十八罗汉阵’，却也不必摆了。”

但是他的话说完的时候，“十八罗汉阵”不但已经布上，而且已经发动了。

燕狂徒长叹中出手。

他不愿杀伤这些和尚，但是少林罗汉阵，强悍密实，要破而不流血，实非易事。

只是他出手一击，十八罗汉居然吃了下来。

罗汉阵未破，依然对他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压力。

燕狂徒微感骇异，又出了手，十八罗汉再接了一记，阵势微挫，但瞬即恢复。

燕狂徒这才知道这数百年来，饮誉江湖的“十八罗汉阵”，确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。

燕狂徒第三次出了手。

这次“十八罗汉阵”仍然未破，但也等于破了。

因为燕狂徒已看出了这阵势的“罩门”。

人也有罩门。正如蛇的七寸，象的耳朵，鳄鱼的肚子一般，都是它们的“罩门”。

阵势亦有“罩门”。正如一头公牛，把它激怒后，反而可觑出它的破绽，一矛刺入它的脑门去。

燕狂徒出了三次手，激怒了这头“牛”。他也看出牛的破绽在哪里。

——天象！

这年轻而轩然的僧人，便是这样中的“牛角”。阵中一切所蓄发的力道，全为了给这一支“角”试锋。

发现了这一点后，燕狂徒只要再多做一件事，就可以了。

只要他下一次出手，对准天象！

他很不愿意伤害这勇气十足的和尚，但他亦不愿意自己的名誉受损。

——天下岂有人造的阵势能困得住我楚人燕狂徒的！

他只好出手。

就在这时，一人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道：

“天象，你何不令阵势停下？”

只听一个声音悻悻地道：

“停！”

十八罗汉立即停止，身形僵立不动，但仍然包围着燕狂徒。燕狂徒满不在乎地斜睨上去，只见山门上端然站着两个人，一僧一俗。

燕狂徒眯着眼睛笑了。

他要找的人来了，至少来了一个。

那俗家子弟四十开外，满脸春风，肤带枣色，神色十分安然，正是武当俗家子弟中，声望最隆、地位最高、武功最好。人缘最广的首席高手，“剑若飞龙”卓非凡。

另一僧人却大目无眉，脸长而狭。望上去一双眼睛如两盏绿火一般，正是南少林寺监地眼大师。

燕狂徒笑道：“你们来了，好极好极，我正要找你们。”

卓非凡笑道：“多谢燕前辈手下留情。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若他们再不停手，我留情就留不住面子啰。”

卓非凡道：“其实前辈只要再出手一招，阵中就难免伤亡了。”

地眼大师在擂台会中，亲眼见大永老人被这狂人三声震死，不由他不暗自惶栗，但又不服卓非凡所言，冷冷地插口道：

“若非卓施主叫停，现在究竟是谁躺在地下，也未可预见呢！”

燕狂徒忽然绷紧了脸色，扬声大问：“少林寺的主持呢？少林寺没有主持人吗？”

这样呼嚷了几声，少林、武当的子弟脸上，俱呈尴尬之色，皆望向地眼。地眼大师强忍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北少林方丈已撒手尘寰，南少林主持也赴极乐西天……老衲忝为少林代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即听燕狂徒径自嚷道：

“和尚大师、天正老僧，想当年，你们与我一战，何等胆色，何等威风……而今你们死后，竟将大好少林的掌教，空悬无人么！”如此反复仰天叫嚷了几次，目中无人，可谓已极，地眼气得鼻子都歪了。

卓非凡轻咳一声，道：“燕前辈，此刻少林主持就在你面前，请不必呼叫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叫？”燕狂徒每一句话都响遏行云，并指着天象道：

“我宁见少林寺让这小和尚当主持，也不想看见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来沽名钓誉！”

地眼大师忍无可忍，跨前一步，叱道：“狂徒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燕狂徒根本就不去答他的话，向卓非凡道：“你快把老和尚抱残请出来，只有他，还有资格听我的话。”

卓非凡苦笑道：“在下这次来，也是想拜会抱残神僧，只是连地眼大师也数十年未见神僧，实不知他还在不在世间……”

燕狂徒嗒然道：“若他不在，我的话武当纵有人听了，但少林却又有谁听？”

地眼大师凑前一步，正待发作，但回心一想，燕狂徒武艺高强，得罪不得的。只好强忍怒气，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有什么事，燕前辈只管说，老衲还作得了主。”

燕狂徒冷冷地道：“你作得了主？你本是南少林的僧人，而今北宗树倒猢猻未散，你赶快跑来这里，要自立为宗主，可谓不自量力之至，少林僧人不说话，我可说得！我就是瞧不顺眼！”

地眼登时只有吹胡子突眼珠的份儿，明知武功奈何他不得，出手只自取其辱，给他这一番抢白，脸色一阵青、一阵白。卓非凡身为少林朋友，实瞧不过去，轻咳一声，又道：

“燕前辈，地眼大师是一宗之主，亦是有道高僧，先生如果给在下面子，当然更应尊重大师方是。”

燕狂徒斜睨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的儿子好卑鄙，你的人倒不赖！”

提起卓劲秋，卓非凡心里一阵沉痛，叹道：“犬子在擂台种种劣行，我亦有所风闻，他已遭报应……唉，都是我教养无方之过。”

燕狂徒点点头道：“先不谈你儿子，谈谈正事。你们少林、武当，再不联合，只怕祸亡无日了。”

此语可谓“危言耸听”已极，众皆动容。地眼冷笑了一声，燕狂徒厉声道：

“你有话要说，不会用嘴巴说么？却用鼻子来哼，就算牛也不能用鼻子

来吃草呀！”

地眼给他一轮又一轮叱喝，实在难以抵受，骂道：“你自恃武功高强，就骂得人么！老衲高兴用鼻子说话，你管得着！”

燕狂徒倒是一笑，道：“噯，对了，这还倒有点掌门人的威势。”便不去理会他，径自向卓非凡道：“你们武当的武功，要学少林的；少林的武功，也要向武当公开，如此才可免此大劫。”

就算燕狂徒这番话说出来，在场的人明知是对的，只怕也难以听得进去——少林和武当，虽然友好，但毕竟各有渊源，是两大派系，而且时有明争暗斗，因同是出家人，多为世外高人，故不致演变成其他帮派私斗血流成河事件，但也不无冲突，更是谁也不服谁的，两派人物，早有心使门户声势壮大，压过对方；而今燕狂徒这一说，两边的人，脸上都呈尴尬之色。

卓非凡干笑一声：“燕先生言之有理。少林武功、博大精深，武当该当好好学习才是……我也常向地眼大师请教少林外家功力法门，得益非浅……不过嘛……若将两家武功公开切磋，恐伤感情……若交换练习，练功要门，又大相径庭，恐画虎不成反类犬，贪多嚼不烂，乃是习武大忌……”

燕狂徒叱道：“胡说，闭门造车，拘泥不变，搞小集团，气狭心窄，才是习武者大忌！武当功夫，重内家修为；多走阴柔一路，当然也有外家纯阳的功力修为；少林者侧重于外家武功，走阳刚一脉，内家功夫呼吸打坐，虽有兼修，但仍不离硬功的路子。你们二派，正可互相参照，互为奥援！”

卓非凡听了这一番话后，大为所动，但江湖武林的派系观念，岂能在一时三刻间便能消解？卓非凡当下道：

“前辈好意，在下心领。少林、武当，本就守望相助，又何需在武功上刻意求功呢……”

燕狂徒截断冷笑道：“守望相助？在长坂坡上，众目睽睽下，武当、少林为了个‘神州结义’盟主之位，争得个头破血流。”说着用手一指地眼，又回指卓非凡，道：

“他弟子、你儿子，两人打得不亦乐乎，叫天下英雄笑脱了大牙……这叫互为照顾么！嘿，嘿！”后面两下笑声，不仅不像笑声，反而像狠狠地骂了两声。

卓非凡道：“我们两派子弟中，确有争强斗胜的，疏于管教……但两派武功，基础不同，而且各有渊源，同时并学，可能弄巧反拙！”

地眼也道：“少林是少林，武当是武当，两派可以共同御敌，但再友好也不能将武功交换！”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有什么不能？‘四象八卦阵’，若加个‘十八罗汉’和‘两仪剑阵’，就未必困我不住！”

这一句话倒说得卓非凡乍然一醒，心想：说得倒也有理！他一直为“两仪剑阵”的威力不够和“四象八卦阵”的漏洞而苦恼，殚精竭智，也想不出办法来改善，以为已到了阵法的极限，燕狂徒这般一提，他倒是如同电殛，全身一震，只是传统的派别观念依然太深，脑子里乱烘烘的，仿佛先辈高手的声音都在喊道：不可能的！怎可能呢！武当的武功，怎可参证于少林！

这时地眼道：“不能！绝对不可能！佛道异途，怎可混为一谈！”佛道妙谛，自是不同，所练法门，以及过程目的，自是大相违背，燕狂徒火样般的眉毛一扬，道：

“不同？”忽然呼地一掌劈出！

这一掌推出时，手掌陡然肿大一倍余，而且隐透紫红，在旁的天象失声呼道：

“大手印！”这密宗“大手印”功夫，已让禅宗少林练到了炉火纯青，但燕狂徒这一招使来，更是登峰造极，却不知燕狂徒怎学得来？

地眼大师对燕狂徒甚惧，但“大手印”是少林武功，他自问尚破得了，当下嗖地一声，“参合指”指劲破空弹出。

掌心之处，正是“大手印”的练功罩门，只要射破掌心，“大手印”不攻自破，就在指风就要射到燕狂徒的手心之际，燕狂徒手腋的袖袍，忽然卷扬起来。

这袖裾激扬，如波浪一般，刹那间已将“参合指”消解于无形。这次大风道人禁不住脱口呼道。

“千山重叠！”

原来从武当山南岩宫上眺望，可谓千山重叠，而武当派张真人将一股内息，随着峰势运转，大可以阵势压敌，小亦可以一击一拂之力应用之。燕狂徒以袖风将“千山重叠”使得绵延无尽，便是这种绝学之上乘。

燕狂徒以“千山重叠”，引去“参合指”的纯力，地眼眼见燕狂徒掌已及胸，他毕竟是一代宗师，猛一吸气，胸膛竟瘪了下去，燕狂徒这一掌便告击空。

燕狂徒双腿瘫痪，无法追击，由于他生得十分雄壮高大，坐起来也可击到对方胸部。只见燕狂徒易掌为爪，赫然竟是少林派的“金刚佛爪功”！

地眼这下避不过去，胸前衣襟，便给抓住；地眼是什么人？低头一偏，便以光头顶了过去！

地眼大师的“铁头功”，可不是一般的“铁头功”，别人最多只能开碑裂石，他却可以碎断剑锋！

那时剑锋正刺往他的脑门去！

握剑的人也绝未料及地眼的头并未穿窟窿，反而是剑崩了口！

当时握剑的人是齐公子！

“四指快剑”齐公子！

连齐公子的快剑也被地眼大师的头一头撞断过！

但他这一次，的确是撞中了燕狂徒的肚子！

可是那不像肚子，却像一团棉花！

这团棉花却吸住了他。

他猛然想起，武当有一种内功叫做“九转玄功”，能够练到了全身各个部位。柔软自如，而且能借别人之力生力，反击对方。

可惜这时他已快要窒息了。

只听到燕狂徒的声音道：“是不是？少林加武当，是不是比少林或者武当好得多了？”

说完之后，地眼就觉头部一松，终于又吸着了空气，没真的晕过去。

这时少室山上的和尚与道士，全都震骇于燕狂徒的盖世神功。只有燕狂徒自己心里，有一阵凄然，因为他发觉自己的功力，真个大不如前了。萧秋水也有些感觉得出来，虽然燕狂徒博学精微，以少林、武当的武功三两招便制住了地眼神僧，但是这比起昔日在擂台下燕狂徒的三声大喝，震死大永老人，真不可同日而言。

卓非凡道：“前辈神功绝世，还请前辈点拨在下几招。”说着刷地拔剑，



斜架于肩胸之前，动作十分潇洒利落。

燕狂徒笑道：“你不服气？”

身子忽平平升了起来。

燕狂徒升起了六七尺高，笑道：“闻说‘剑若游龙’卓非凡，最高的是剑法，然后是轻功，第三种功夫还不知道。我就跟你比轻功、比剑法！”

“比轻功？”卓非凡瞟了他的双腿一眼，诚恳地道：“以剑法决胜负便好了。”

燕狂徒笑道：“你是怕我双腿不能动，比不过你？”

卓非凡不卑不亢地道：“若前辈双腿自如，在下自然不是对手。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不想占我的便宜……但你可曾听说过，少林派有一种轻功，叫做‘一苇渡江’？”

地眼好不容易才透过一口气，闻声又变色道：“‘一苇渡江’只是敝派其中一招名称，哪里是什么轻功？”

燕狂徒摇首道：“那你的见识，未免太窄了。如果天正在，他就会知道，‘七十二绝技’外，轻功便要以‘一苇渡江’见长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就运功力；在关庙，他就是因真气走岔了，所以无法使出“一苇渡江”来，险些吃了大亏。

待他功力运行了一转，神功斗发，便道：“你不信么？我试给你看！”

倏然纵身扑向卓非凡。

卓非凡大惊，蓦然一掌拍出。

他出掌轻忽，但变幻莫测，暗蓄强劲，实得武当内家拳的精萃。

燕狂徒忽然半空一折，掠向一名僧人，间不容发从容闪过卓非凡一掌。

那僧人是少林的高手，摸杖便砸，但一杖砸下去，才警觉自己手中已没有了禅仗。

禅杖不知何时已被夺去。

燕狂徒并没有对付他，却用掸杖一点地，又扑向卓非凡。

卓非凡正想拔剑，禅杖尾已敲向他右腕“内关”穴去。

卓非凡不及拔剑，惟有飞退。

燕狂徒大笑一声，“登”地一响，禅杖折而为二，他左手执杖首，依然追击卓非凡腕穴“外关”，右手持杖尾，往地上又是一点，直追而去！

卓非凡的轻功叫做“千里不留痕”，一旦使出来，快如急烟，嗖地直溜了过去，跃过庙墙，直入寺中，左穿右插，未撞上一物。

他逃得快，燕狂徒却追得更快。

他双腿虽不能行，但每次借杖尾之力一点，即能赶上，他右手禅仗，始终不离卓非凡手腕穴道三寸之遥，卓非凡也一直未能将剑拔出来。

两人一进一退，无疑是等于较量起轻功来。

只是其他的少林、武当子弟，在后面无论怎样追赶，都是望尘莫及。

两人一追一逃，到了一处院子，这里是一般下等做粗重工作、不入禅房的闲杂和尚居处，这些和尚一般来说，不是犯了戒规，就是顽冥不灵，或垂垂老矣，或痴呆愚驴，所以这里便是他们自生自灭的地方。

当燕狂徒和卓非凡一先一后掠进来时，大部分僧人，都停下了手边的工作，见两个人如蝴蝶飞来飞去，直是差愕难解。

只有四五个又老又瘦的干瘦老头儿，径自在浇水淋花，挑粪劈柴，对场中两人的轻功，宛似未见。

无论卓非凡如何腾挪闪移，都无法逃脱燕狂徒的紧迫不舍。

他的内功纯厚，这也不免有些急促了，但燕狂徒一点也不气喘——他只把拐杖轻轻一点，立即就能借力飞跃，而且控纵自如，丝毫不耗力气。

他现在才知道少林“一苇渡江”的出神入化。

“少林派的内家借力打力，真正发挥时，以佛彻道，觉迷为悟，比武当的内家罡气还能持久，你这可知道了吧？”燕狂徒一面追击，一面说话：

“我因不耗力，才能说话，你武当内家气息，可能做到这点？取他人之长以补己短，怎能坐井观天！”

卓非凡汗涔涔下，眼角忽瞥见一青年已在院里一个角落，看着自己，他认识这青年便是在寺门外，跟燕狂徒一起来的，心中不禁一凛，怎么这青年的轻功比自己还利害！他素来谦冲，但内心颇为自负，今才如“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”这句话，胆意一挫，燕狂徒的杖尖便打中了他上臂的“臂儒穴”。

燕狂徒一击即中，一中便收，又坐了下來，将双杖一丢，笑道：

“我点你穴道用的是什么武功？”

卓非凡神色惨然道：“是武当派‘三十九桥齐点头’。”

原来武当计有八宫、二观、三十六庵堂、七十二岩庙、三十九桥、十二亭、二十七峰等胜景，适才燕狂徒施的就是“三十九桥点头”的点穴法一杖将他封住。

燕狂徒一笑，隔空嗖地一指，将卓非凡臂上穴道解开，道：

“这是‘参合指’。”

这时部分少林、武当高手，已然赶到，气喘咻咻地看场中情形，卓非凡虽然潇洒不凡，也不免勘不破这点，当下将头一昂，向燕狂徒抱拳道：

“前辈武功，实远胜在下，但少林武当二派的武功，各有其宗，万万不可混在一起。”

燕狂徒怒道：“瞧你还算个聪明人，怎么如此胡涂，要怎样你才能相信……拔你的剑吧！”

卓非凡端然道：“在下纵然拔剑，也断非前辈之敌……这一场不必比了。少林武当的武功，只要苦练，便成大器，今日若少林和敝教掌门尚在，便不致令前辈失望了。”言下之意是，我的武功不及你。但并非武当、少林的武功不如你，若天正、太禅在，就不致如此一败涂地了。这番意思，燕狂徒自是听得懂，而且听得怒不可遏。这时大部分的僧道，已赶了过来。

燕狂徒咆哮道：“难道你们真的要等别人率先融会贯通你们两派武功，过来杀了你们，才能觉悟！”

只见僧道们个个神色冷然或木然，或讥诮之色，或惶恐之颜；卓非凡淡淡地道：

“少林、武当二派武功深远广博，举天之下，只怕除前辈之外，又有谁能尽学？前辈是杞人忧天了。”

一人懒洋洋地道：“何止是杞人忧天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”

又一人粗声粗气地道：“何止胡说八说，这是痴人说梦话。”

又一人苍浊的声音道：“何止痴人说梦话，简直是满口胡柴！”

又一人急急忙忙地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是乱吹法螺！是乱吹法螺！”

又一人淡淡闲闲地道：“我说都不对，是吹牛皮，吹大气！”

说话的是五个和尚，看来耳又聋、人又老，眼睛都老得快睁不开了，驼背哈腰，显得痴愚无比，燕狂徒却整个人沉静了下来，像冷硬的岩石一般地，

他问：

“谁是抱残？”

此语一出，众皆大震。抱残是寺中高僧，辈份犹在死去的天正之上，但已足有数十年未见法踪，难道竟是在这做下滥粗作的杂僧？

只见一个老人，双手正合抱着一捆柴，道：

“抱残？我是抱满怀冰雪啊！”

燕狂徒双目似毒剑一般地盯着他，道：

“你是抱雪？”

那僧人哈哈大笑，便是不答之答。另一个僧人却道：“抱残？何必一定要抱残？老衲抱月，可不可以？”

燕狂徒的态度居然十分庄重，道：“可以。”

另一个僧人道：“他叫抱月既然可以，我叫抱花当无问题了？”

燕狂徒也答道：“没有问题。”

又一个僧人道：“他无问题，那我叫抱风，不会惹着你吧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不会。”

剩下一个又老又懒又疲又矮的白胡子老僧叹道：“既有‘风花雪月’，那老僧只好是抱残了。”

燕狂徒道：“风花雪月，到头来还是要凋残的。”

抱残眯着眼睛道：“红尘俗世，又有哪样不凋不残的？要残的……总是要残的。”

燕狂徒和“风花雪月残”五僧的对话，吓坏了一众僧侣道士。

原来抱残一代，是天正大师的师叔长辈，在少林位份甚高，跟燕狂徒是属同一时代。这现下的“怀抱五僧”，是当年之时，叱咤风云，少林派中五大高僧，如今隔了数十年，居然未死，却还在寺中浇花淋水，一念及此，不少曾对这五个看来又老又聋又哑又没用的颐指气使、叱喝斥骂的管事僧人，都吓得双腿不住打哆。

燕狂徒知这五老非同小可，而今自己双腿不便，又武功减半，实不可轻敌，但他生平素来好胜，敌强愈强，当下依然故我，道：

“没想到你们五人居然还没死。少林寺的实力，可不能轻视啊。”

抱残懒洋洋一笑道：“岂止少林而已？武当九疑、九死、九生三人，也不是一样没死！”

卓非凡一听，几乎喜得跳了起来，颤声问：“神僧说的，可是真的？”原来卓非凡的武功，直接由大师兄守阙指点。他入门较晚，悟心奇高，才有今天名誉地位。他却知除了太禅之外，武当先辈中还有当年五大长老，其中铁骑、银瓶已死，却未料九生、九死和九疑“三九真人”尚在人间！

他本来正深恐自虑，武林危局日艰，自己无法独承大任，而今知派内尚有这等高人活着，不禁放下心头大石，狂喜不已。

燕狂徒冷冷笑道：“看来两派留下来的高手，倒还不少，我算是白来了。”

抱残道：“施主请便，老衲不送。”

燕狂徒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返身用手一拍地上，便要撑跃离去，忽听萧秋水急道：

“前辈！”

燕狂徒不耐烦地道：“什么事？咱们狗拿耗子，还多说些什么！”

萧秋水道：“前辈不能走！难道眼睁睁让那朱大天王得逞么？”

燕狂徒也奇道：“得逞什么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前辈所料不差，朱大天王已兼而学得了少林、武当两派之长，如果两派再不奋发深研，恐怕日后就会为朱大天王所趁。”

抱残淡淡瞥了萧秋水一眼，问：“小子是谁？”

燕狂徒冷笑道：“什么小子，他就是萧秋水。”

怀抱五老齐齐哦了一声，合十唱偈，“阿弥陀佛。”众僧都吃了一惊，这个萧秋水虽崛起不到五年，但名头甚响。卓非凡心里也忖道：难怪这青年轻功那么好，原来是萧秋水！

抱残懒洋洋地道：“闻说萧少侠武功为人，都称上品，但这信口开河的话儿，还是少说为妙。”

萧秋水急道：“大师，晚辈所说，句句是实……”

抱残当即打断道：“朱大天王手下，的确不乏少林、武当破教出门的叛徒，朱大天王从中学得一些，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”

抱月笑道：“就算是燕先生的几下子，也是仗着武功高强，若单止用少林、武当的武功，只怕要制住我们几个老骨头，还难得很哩，更别说朱顺水那几下三脚猫功夫了。”

萧秋水直是摇头，正要辩驳，燕狂徒却霍然回身，冷笑道：“衡山一战，五位忘了么？”

抱雪淡淡地道：“没有忘。三十年前，衡山一战，老衲师兄弟五人，确是败在先生手下。但四师弟说的没错，若论少林武当武艺，燕先生却还未必是老僧五人之敌。”

燕狂徒一生好战好胜，当下冷笑道：“口说无凭，何不试试？”

那五人见燕狂徒要动手，脸上都露出一一种很奇怪的神情。这神情既似惊喜，又似期待，亦是十分茫然。

抱残道：“终于要动手了。”

抱花道：“好久没动过手了。”

抱风道：“今番不动手，他日只怕没对手了。”

抱月道：“燕先生值得我们动手。”

抱雪道：“我们正好试试‘怀抱天下’。”

燕狂徒不理睬他们说些什么，双手一展，两股白茫茫的劲气，隔空狂飙般涌了过去！

在一旁的天象，大吃一惊，因为他认得，这白茫茫的掌劲，就是他在少林年轻一辈中，唯一练得的而且最骄人的“大般若禅功”！

——燕狂徒如何练得？

“大般若禅功”是佛门正宗，罡劲未到，劲风疾起，五老如急风中的飞絮一般，摆动不已；倏地五人一齐出掌，五道不同的劲气，硬生生将白茫茫的罡气抵住。

但是燕狂徒盘膝的身子，却平平向五人掠了过去。

五人脸色凝重，一齐坐下，平平出掌，缓缓推出。

燕狂徒也平平降落下来，双掌依然平推而出。

燕狂徒双掌的白茫茫罡气，与五老淡黄色的掌力，宛若一道墙一般，各不相让，而五老与燕狂徒，就隔着这一道墙。

掌劲的墙。

燕狂徒以一敌五，但白茫茫的掌力，丝毫不显低弱，反呈高涨。

六人僵在那里，中间一团厚厚的气墙。  
燕狂徒须发俱张，五人如同朽木。  
然而他们彼此都望不见对面。  
一张叶落下，无数张枯叶落下。  
深秋的枫叶，原已深红，忽全失去生机，片片落下。  
落叶飘近气墙时，忽然粉碎于无形。  
这是什么杀气，竟连飘若无物的树叶，也粉身碎骨？  
就在这时，抱残稍稍震动了一下。  
接着抱月也颤动了一下，然后是抱风、抱雪、抱花……都稍动了一下。  
白墙的压力，忽然减轻。  
五老的“大金刚掌力”，立时推进。  
但这一推进，如坠深渊。  
无底的深渊。

五老脑子里同时想起武当派有一种登峰造极的年功，叫做“弱水柔易九转功”。

这种功力源自《道德经》中的一段话：

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无不知，莫能行。”

五老所发生的至刚掌劲，一齐被吸住，宛若掉入泥淖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然后燕狂徒忽十指急弹，如狂潮一般的指风，自四面八方包围，将他们吞噬。

自古以来只有以众围寡，燕狂徒却以一人功力，反柔为刚，以弱胜强，包围五大少林高手。

却在这决定胜负的刹那，五老的掌力倏然变了。

他们骤然撤去的掌力。

在这狂潮如万涛排壑之际，居然撤去掌力，是极端荒谬的事，虽则撤去掌力，确能使掌力不致连人带身而“泥足深陷”。

只是五老撤去掌力的同时，大张双手，展开怀抱。

燕狂徒以少林“阿难陀指”压击，忽遇到一种至大至刚的功力，“阿难陀指”就消失于无形。

地眼忽然叫道：

“怀抱天下！怀抱天下又重现少林了！”

“怀抱天下”是什么，只怕知道的人已不多。

地眼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南宗少林主持和尚大师曾对他说过：

“少林正宗禅功之中，以‘怀抱天下’，天下莫御，但当今之世，只怕难有此绝世才华的人练成，”

当时地眼不服，便问道：“连方丈师兄也不成？”

和尚大师摇首道：“不成。”

地眼大师又问道：“那么北宗方丈呢？”

和尚大师当时这样说：“天正师兄，才华卓绝，当今少林之中，惟他一人可以练成，怕也要在三十年后了。”

地眼闻言一震道：“三十年后？那时纵然练成，恐怕也……”

和尚大师知他要说什么，当下接道：“年老力衰，精力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事……除非是有同等才华功力的人，共四人以上，可望在二十年内练

成……但普天之下，又哪有如许人……”

地眼大师未真个见识过“怀抱天下”的神功，他在少林，已算是识多见广，其他的人，还是初闻“怀抱天下”的名字！

这“怀抱天下”一出，燕狂徒就变了脸色。

他双掌往地上一拍，跃开。

这时五老的双目，一齐睁了开来，精光暴射。

瞧他们的脸色，也不知是欣喜，还是失望。

——他们的“怀抱天下”禅功，确实破了燕狂徒少林、武当合并的武功。

他们理当高兴才是。

只是燕狂徒的武功，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“怀抱天下”的破解已立，反击未至，燕狂徒却说走就走，脱离了禅功的范畴。

——说走就走，这是何等绝世的功力，“怀抱天下”，又焉困之得住？

燕狂徒虽未被“怀抱天下”击倒，但确实给这无限禅功击退。

他撤出禅功的包围，是用了他的“玄天乌金掌”，击在地上，发出反震，以地面之力虚接了“怀抱天下”的实击，以借力退身来引开了“怀抱天下”的虚击，始能逃过一劫。

他此际若再出手，一番苦战，未尝不能败“怀抱五老僧”。

但他知道他已败了。

自己要以本身功力，使出少林、武当武功来胜过五老，胜不过，而使其他武功，便算败了。

燕狂徒一生难得一败，但败了绝不赖。

何况他已证实了一切事，五老已将少林武功，练得出神入化，真有高手以少林、武当二派功力来袭，少林也有实力，足可抵挡得住——连他也取之下了，何况他人！

少林既然可以，武当自也有充分的潜力。

证实了这点，燕狂徒已不觉有再战下去的必要。

五老犹自怵心于燕狂徒宛若神人的盖世奇功，他们却不知道燕狂徒的功力，因身体一再受重创，已大打折扣，不复当年了。

——否则焉知少林加武当的长处，真的不是少林武功精练的对手。

这就很难说了。

良久。

抱残终于叹道：“人称燕先生是武林第一奇人，此言的确不虚。”

燕狂徒却沉着声道：“我没什么。少林的功夫，确实很了不起。好像还有几种秘技，迄今还未有入学会，正该有人好好精练。”

这句话无疑等于承认了，只要精研少林武功，即可无惧天下。得燕狂徒赞誉，连忘尘物外的老僧，也不禁微动喜容。

抱月道：“少林武功，确实该好好练习，每一种武功，都可以无止境。”

在一旁的少林天象，心中暗忖：这番得以大开眼界，但自己所练的“大般若神功”，不是据说有十八层境界可以修习吗？而自己只达第三层界限而已，何不继续苦习上去？据说“大般若禅功”练到巅峰时，可以练成“龙象般若禅功”，每一掌击出，皆含一象一龙之功哩……

这一番思索，以及数十年汗血若练，使得他日后终于成为一代少林武学宗师。

就在他如此寻思着时，武当派的大风道人也在沉思：武学境界如此艰博，若不寻蹊径，如何能成为第一流的高手呢？确是要在这荆棘漫漫长途中，想些捷径才好。……这一般想法，使得这出身名门正派的人物，心思逐渐倾向邪恶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人大声道：

“五位大师，神功卓绝，但朱大天王，却另有破法！”

说话的人当然是萧秋水。

这次不但“怀抱五老”大为光火，连燕狂徒也生气了。

“老夫以少林、武当的武功，尚非五老之敌，小小一个朱顺水，能有什么作为！”

萧秋水遇到需要坚持的原则时，绝不作任何退让，这与他平时谦逊有礼待人，判若两人：

“朱大天王的武功，当然难及前辈项背，只是前辈您是以己身功力，发挥一般少林、武当之武技，而朱大天王却精研少林、武当二派武功已久，他的功力远不如前辈是一回事，但深谙少林或武当的武技，再将不足之武功加以发挥，要破少林、武当，实非难事地眼大喝了一声：“黄口小儿，目无尊长！”

燕狂徒生平最护短，本来听萧秋水的话，已觉有理，朱顺水的武功，虽远不及自己，但若此人精研两派武功，再用来打击两派，实比自己以精深内功来使两派粗浅武技来得强大，未尝不可能歼毁武当、少林二派，不可不防！

他念及此，便也向地眼喝道：

“黄口小儿，目无尊长！”

他的年纪比地眼大，而且武林中的辈份更比地眼高，地眼大师向萧秋水吆喝，他则向地眼叱喝，实在十分讽刺，而且这一声喝，同样八个字，两人功力，可大大不同，只震得地眼大师如同雷殛，双眼发直，若是燕狂徒以当年三声断喝震毙大永老人的功力，这一声巨喝，至少可以震晕地眼。

五老互相望望。卓非凡毕竟是现场中武当表率，他觉得自己非说话不可了，便道：

“萧少侠认为以武当可破少林，以少林亦可破武当？”

萧秋水点头道：“卓大侠，一个人若兼得两派所长，以博击浅，知敌长短，确能较易取胜的。”

卓非凡淡淡道：“萧少侠是说，朱大天王朱顺水，他能做到这点？”

萧秋水即是：“是。”

卓非凡冷笑道：“那萧少侠又从何证实此事？”

一时众皆以为然。萧秋水在江湖上跟朱大天王敌对的事，人人有所风闻——然而萧秋水又从何得知朱大天王熟习武当、少林二派武功？

萧秋水平静地道：“因为我学了朱顺水的武功。”

此语一出，众皆哗然。朱顺水是黑道上第一险恶之人，然而著有侠名的萧秋水竟随之学艺！这连燕狂徒都微感诧异。

卓非凡问：“那你是朱顺水的徒弟？”

萧秋水答：“不是，但我确学过他的武功。”他所学的朱顺水武功，便是从“少武真经”上所得，是当日朱大天王要以此书来套诓少林天正，并诱其练功入岔、走火入魔的秘笈，却给萧秋水因谳朱大天王的运功方式，而免于真气误道，反学得两家之长。

只是这一众人，又怎知其中曲折，纷纷交头接耳，议论不已，连燕狂徒也斜睨萧秋水，看他究竟要干什么。

这时卓非凡又道：“难怪萧少侠一直争执少林可取武当、武当可歼少林之论了，少侠言朱顺水有二派之能，而少侠又得朱大天王真传，那少侠武功，自也博学精广，无怪乎瞧不起少林、武当了。”

这时群情沸动，有些人大呼道。

“奸细！萧秋水原来是奸细！”

有些人大嚷道：

“小子不知厉害，叫他瞧瞧少林武功！”

“卓师叔，给他见识武当派高招，好教他心服口服！”

嚷着要萧秋水领教少林功夫的，自是少林僧众，要萧秋水败在卓非凡剑下的，当然是武当道士。

萧秋水神色不变，诚恳地道：“卓大侠、众位大师，在下实无此意……”

抱月忽道：“不管有意无意，既说少林、武当二派可以被对方招数取胜，就要拿些真本领让人瞧瞧，否则空口讲白话，真当少林、武当无人么？”

燕狂徒看萧秋水居然比自己更加坚持此事，很觉有趣，倒是要看看萧秋水怎样应付，当下隔空以“阿难陀指”，解开了萧秋水身上被封的穴道，道：

“小子，话既已说出去了，是亮武功不让人瞧扁的时候了。”

萧秋水极不欲动武，战衅一启，怨怨相报，却又何若？这时卓非凡已飘然而至，笑道：

“闻说萧少侠出身于浣花，剑术想必了得，恰巧我也喜欢剑术，适才未敢就教于燕前辈，却要向萧少侠献丑了。”

萧秋水正要推拒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也好，若能战胜这武当派一流高手，自己的话，或许就有人肯听了。

当下心中计议已定，居于下首，向卓非凡长揖道：“那在下就要斗胆恳请大侠赐教了。”

卓非凡一划剑花，长髯自飘，道：“别客气。”

挺剑刺了过去。

卓非凡出剑的时候，萧秋水便退身。在半途卓非凡的剑猝然加快，萧秋水也退得更快。然后卓非凡的剑在疾急的挺刺中骤然而停，萧秋水飞退的身形，也霍然而止，卓非凡道：

“你要让三招，还是客气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都不是。”

卓非凡问：“那为什么只退不攻？”

萧秋水立即摇首道：“不是，而是大侠这一剑刺来，看似平凡，实无暇可袭，我想不出对策，只有身退以避其锋一途。”

卓非凡皱眉道：“我这一剑中不是有三处险锋吗？你何不冒险一搏？还有七个破绽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么？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那不是破绽，而是虚招，引动敌手抢攻的招数；若我刚才真的不知死活，莽然出手，早已不能站在这里和卓大侠说话了。”

卓非凡叹道：“萧少侠好眼力、好定力！”

萧秋水道：“卓大侠的剑法，才是真好！”

卓非凡道：“你以不攻破我之攻，我长期追击下去，攻势自败，那时你再反击，我就无法抵挡了。”



萧秋水道：“所以卓大侠也立时收了招。”

卓非凡道：“若论比武，我手持剑，伤不了你，便算输了。”他说着，头一仰，眸中神光湛然，道：

“只是今天比的是少林、武当的武功，你尚未出招，算不得赢我！”

萧秋水恭然道：“这个当然，卓大侠请出招。”

卓非凡把剑而立，似人与剑，已联成一体，而声音犹似天外传来：

“刚才才是我武当‘淡然一剑’，而今是‘游龙剑法’，你小心了。”

“游龙剑法”是一种驭剑之术。

人说“驭剑之术”乃剑术巅峰。能人剑合一，杀人于千里。

卓非凡外号“剑若游龙”，便是靠这一套“游龙剑法”，名震江湖。

而当卓非凡使出“游龙剑法”时，也真个似龙遨于天、迅若游龙，煞是好看。

卓非凡的样子，本就神采飞逸，而今又是神龙遨游于天，更如天龙皓首一般，但好看不止是他的人，而且是他的剑法。

昔日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曾与卓非凡一战，大败于其人之剑下，尝言：

“学剑者若死于武当卓非凡剑下，可谓不枉此生矣。”

萧秋水缓缓出指。

他出指虽缓，但指劲一出指端，即如剑气，急如厉色，割体而去！

他的指法又在凌厉中含极大的寂意，竟是少林“阿难陀指”。

“阿难陀指”，是佛门中一种极高深的指法，连少林南宗高手地眼和天目，拼尽数十年功夫苦练，也不过得其皮毛，焉能如此运用自如？昔日天目与地眼二僧，若能灵活应用，早已除柳五矣。所以后来地眼亲睹燕狂徒能随意施用“阿难陀指”，已为之惊绝，而今居然连年纪不过三十的萧秋水也运用自如，真是呆如木鸡，作声不得。

殊不知萧秋水的内息，其实比燕狂徒还要浑厚，他既得“无极先丹”之助，增强了数甲子的功力，又得八大高手倾力灌注，悉心相授，体魄之强，犹有过之，自朱大天王所留的“少武真经”内学得“阿难陀指”等技，又参照燕狂徒的运用在先，使起来自然更得心应手。

萧秋水凌空发指，使得卓非凡凌空的剑气无法下击。萧秋水每发一指，卓非凡便逼得回剑一架，“铮”！剑身俱泛起了一道绿色的光芒，只震得卓非凡手腕长剑，脱手欲飞。

萧秋水手中虽无剑，但有“阿难陀指”的至刚至寂的指剑，将距离隔开，凌空出指，大占上风。“怀抱五老”互觑一眼，脸呈难以置信的神情。

——燕狂徒是盖世狂豪，能使“阿难陀指”，尚不足为奇，但连萧秋水也识施“阿难陀指”，就无怪乎他们震讶不已了。

这时五老的眉毛同时一扬。

局势突变。

卓非凡已无法招架得住那至刚至绝的指劲，便连人带剑，人剑合一，化成一道剑气，直射萧秋水！

全力一击，不留后着，自然势不可当。

但刚极易折。

萧秋水双掌推出一道狂飙，既纯且柔，正是武当派“先天天上罡气”。

这一股柔而无匹的罡气，便将卓非凡无可夺锐的剑气，借力乘力，吹至偏锋。

卓非凡击空！

高手过招，是绝对不允许有击空二字的。

卓非凡毕竟非同凡响，别人这驭剑之术，一击不中，少说也元气大伤，吐血踏地，但他却立时舞起剑花，护着自己，再返身回首。

萧秋水没有攻击。

只见他手里挽着一件衣袍，卓非凡一震，原来自己身上长袍，已落在萧秋水手里。

自己的剑法正舞得滴水不透，萧秋水却是怎么夺得了他的贴身长袍呢？

萧秋水说：“卓大侠是武当高手，当然知道‘滴水不透，拿了就走’。”

卓非凡听过。

那正是武当派的武功。

但这种武功近乎小手所为——武当派真正一流高手，是不屑去学的。

只是却给萧秋水学会了。不但学会，而且还用这“滴水不透、拿了就走”的小巧功夫，在他施展正宗高超“滴水不透”剑法时，夺下了他的衣袍，他兀自未觉。

卓非凡垂剑，淡然道：“我败了。”

燕狂徒却突然鼓起拿来。

卓非凡败北，燕狂徒居然鼓掌，这是情何以堪的事！

不但五僧怫然色变，连萧秋水也大感不满。

他虽击败卓非凡，但对卓非凡仍心存景仰。

却闻燕狂徒洒然道：

“我是为卓非凡鼓掌。”

“一个人胜败都不重要，难得的是以他的身份，败了居然就说败了，半句怨言都没有，坦然直承，真了不起！”

“武当派有这种人，果然是武当派！”

众人这才明白他拍手的用意。

抱雪道：“我们都看走了眼。”

抱月道：“以萧少侠的武功，确实可以睥睨武林的。”

抱残道：“不过这仍不足以证实。少林、武当的武功，仍非交流不可。”

抱风道：“除非你能接下我们三招。”

抱花道：“请进招吧。”

萧秋水一直在摇头。

他急道：“五位大师，晚辈实不敢证实什么，而这武功，的确是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五僧已游走散开，低眉合十，与在这之前合袭燕狂徒的情形完全一样。

只听燕狂徒打断道：“秋水，又何必多言，如你真的有心，就要让他们知道，你说的确实是真话。”

萧秋水向燕狂徒苦着脸道：“难道真话都一定要经过血与汗的代价？”

燕狂徒笑了：“那也许是因为获得真相必须要付出代价吧！”燕狂徒又有趣地反问道：

“难道你不知道天下有许多真理都是用拳头打出来的吗？”

萧秋水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，站了出去，向五老拱手一揖道：

“请五位前辈手下留情。”

五老微微一笑道：

“少侠武艺过人，不必客气。”

抱残大师身形一展，当胸就是一记“黑虎偷心”。

抱风大师身形一闪，一足踢出，便是“魁星踢斗”。

抱花大师身形一飘，一掌削出，便是“六丁开山”。

抱雪大师身形一晃，一掌冲出，便是“单龙出海”。

抱月大师身形一长，一掌劈下，便是“独劈华山”。

这五人一齐展出这五招极平凡的招数，却使一直鲜有动容的燕狂徒，发出了连他见五僧使出“怀抱天下”的招式也无如此激动的大喝：

“好！”

天下武学，杂源紊派，多如恒河沙流，数也数不清，各家各派的绝招奇功，也各有所长，互有优劣。

但一般门派的入门功夫，来来去去，不外乎那几招几式。少林是天下第一源远流长的派别，但入门的武功，便是多为一般武林人所采用的几下招式和练功法门。

诸如“黑虎偷心”、“独劈华山”、“魁星踢斗”等，就算跟少林派的人素无瓜葛，或是市井之徒，对这几下粗浅武功，也鲜有不识的。

似少林派高僧地眼等人，对这入门的粗浅武功，早在三四十年前，已弃置不用了——这一类武功，用来对付不懂武技之徒，那还差不多，一流高手用起来，则如锦衣披身，绣鞋穿洞一般可笑。

但是如今这少林派现存武功最高的五个神僧，在言明的出手三招中，第一招就用了这般粗浅武功。

旁人不知，还以为五僧故意容让，但如燕狂徒这等一等一的尖锋高手，不禁为萧秋水捏了一把汗！

同样的“黑虎偷心”，有谁使得比抱残更正确、更有力、更威势无匹！

简简单单的一招“单龙出海”，有谁使得比抱雪变化千幻、内含精微扣杀！

普普通通的一招“独劈华山”，有谁使得比抱月更杀无赦、更无可抵御！何况这五人五招使来，看似平平凡凡、普普通通、简简单单，但有谁知道，这五招配在一起，竟是可怕的阵势，一击必胜，根本就沛莫能御！

萧秋水，怎抵挡得住！

燕狂徒不知萧秋水能如何招架。

若换着他自己，只有凭着“玄天乌金掌”硬闯。

他有信心可伤去三人，但自己也难保不受点伤。

——连他自己也难免受伤，萧秋水又怎会接得住！

这就是他看错萧秋水的地方。

若换作李沉舟，就一定不会如此想。

李沉舟从不会低估一个人的能力，他甚至把柳随风估计得太高，结果反而成了他的错失。

——他的错失是换来柳五之死。

燕狂徒万未料到萧秋水能破解五老合击。

五老也没想到。

他们一出手，就后悔自己为何下手太重。

他们内心里，还是相当喜欢这年轻人的，当然不想出手毁了他。

但这一战，又关系到少林派荣辱，故此下手不得不重。

可是他们此刻，又怀疑自己出手是不是太轻？

萧秋水破了他们的招式。

萧秋水总共只用了五招；

“仙人指路”、“如封似闭”、“玉女穿梭”、“龟蛇吐珠”、“纯阳开路”。

这五招俱是武当派入门最等闲的招式。

但萧秋水却用这平凡的五招，破了少林五老的“看似无奇，实乃最奇”的五招。

这一招大多数人都看不懂，以为两方相让，不知奥妙在哪里。

但接下来的一招，就算看的人不懂，也知道是非同小可。

因为五老所发出的，正是五僧适才用来对付武林第一人燕狂徒的“怀抱天下”。

五人手臂张开，向萧秋水合拢过来。

萧秋水怎么闪躲？

他本来可以用“忘情天书”里的十五法门，诸如：“地势”、“风流”等诀，都能有把握躲过。

——只是规定的是，要用武当或少林的武艺！

——否则的话，就算能够不败，五老等也不会听信自己的话。

他的武功虽犹逊燕狂徒一筹，但燕狂徒对少林、武当的招式，是仅仅稍有涉猎而已，不似萧秋水对武当和少林的武功，因“少武真经”精研之故，所知甚详，所以在千钧一发中，仍能想出对策。

——或者是朱大天王在“少武真经”中，本就拟好了有一日要灭少林、武当的武功绝招。

——想到这点，萧秋水就越发不肯退让，若他败了，不能使五老信服，朱大天王凭当年就已创“少武真经”的功力，要灭武当歼少林，在二派全无防备、轻敌之下，实非难事。

萧秋水越是了解“少武真经”的威力，对此事越是锲而不舍。

“怀抱天下”，确有一种怀抱天下的大威力，这力量不单是无形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无意的，而且也是接近无敌的。

这是少林中潜力最无可限量的武功。

但是萧秋水所使出与之对抗的，却正是少林最凌厉的有形有意的神功：

“龙象般若神功”！

这被誉为每一掌使出来，都如同一龙一象功力的神功，与犹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的“怀抱天下”奇功相互一抵，轰隆一声，五僧身形，各自一晃，萧秋水退了五步，居然无事。

少林的“怀抱天下”，被少林自己的“龙象般若神功”挡住了。

第二招了。

再一招少林五老再击不倒萧秋水，便要算输了。

五老僧互望一眼，那份闲淡的表情，至此际已完全隐去。

五人低声呼吼，类似兽物在喉咙里咆哮一般，忽然身形交错起来。

萧秋水凝神以对，他对少林武功的认识，只从“少武真经”中所得，毕竟仍相当肤浅，瞧五僧交换的身形，无法辨别他们用的是哪一种武功、哪一种心法！

就在这时，五老陡然站定。

五老的双手，忽然张开，然后慢慢屈起第一节手指，遂而又屈起了第二节手指，再一起屈起了第三节的手指，这时手掌已变成了：

拳头！

只听五老一齐叱喝道：

“五指联心，五瓣成莲！”

然后五老就发动了这“五指联心”！

“五指联心”的压力和威力，尤甚于前二次的攻击！

萧秋水纵倾尽所学的武当、少林绝技，也避不开这一招！

他只好发动了“忘情天书”十五诀中，最大无畏也最完美的法门：

第一诀：“天意”。

天意一出，人如天意，天意不可夺。

“五指联手”，没有将之夺下，五老大震道：

“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纵连燕狂徒也声音发颤，急急地问：

“天下竟有这等武功！”

然后五老和燕狂徒，一齐顿悟，齐声叫道：

“忘情天书！”

只有“忘情天书”的武功才有这种威力。

只有“忘情天书”上的武功才能接得下“五指联心”。

萧秋水没有立时回答。

他使“天意”一诀时，他的人已仿佛与天融合在一起，他在刹那间便是苍苍天穹，永无底止，也没有感情。

但他随即恢复过来了，垂首道：

“我败了。”

——萧秋水以“天意”接下了少林五僧的“五指联心”，当然没有败，但规定上是萧秋水以三招“少林、武当”的武功相接五老的攻击，萧秋水既被逼得用“忘情天书”上的武功，便只能算败了。

“你没有败。”抱残道。

“败的是我们。”抱风道。

“我们使的是‘五指联心’。”抱花道。

“‘五指联心’不只是少林的武功。”抱雪道。

“也是武当的武功。”抱月道。

“‘五指联心’是少林武当合创的武功，我们见战你不下，便逼得用上了。”抱残总结道：

“所以你没有败。是我们败了。”

萧秋水的眼睛立时亮了。

原来少林五高僧早已悉心苦研少林、武当二大派武功合并运用的法门，所以才在迫不得已时，使出了“五指联心”来。

少林既然早已有防备，这一战只是武林中所谓顾全颜面之战，就算朱大天王亲至，他们也早有提防，这有什么可虑的！

所以自己和燕狂徒所担心的，简直就成了多虑了。

萧秋水当下一拱手揖道：

“五位前辈，明见万里，在下斗胆冒犯，尚请五位前辈，和各位高僧们

恕罪。”

抱残脸容又回复到那一种懒懒散散的神情，道：“何罪之有？少侠仁心侠骨，心系天下，正是英雄出少年！何罪之有？阿弥陀佛！”

这几段对话间，有一人心里，却不大是味道。

那人便是“剑若游龙”卓非凡。

卓非凡不但面容自若，胸襟也有过人之处，但是从对话中知道。“怀抱五僧”，早已偷研少林、武当不知几年，故心里不大是味道，只盼能早日回返武当，赶紧把尚存武当的长辈找出来，禀告此事，再行定夺。

——大不了也跟少林来个“互相学习”，看谁学得快、学得多、学得好、学得高过对方！

萧秋水、燕狂徒告辞了少林寺，走了出来，在嵩山下，忽遇到了一场雪。

萧秋水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第一场雪吧？”

燕狂徒也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知最后一场雪何时下？”

嵩山山势雄奇，这时雪落纷纷，在山峦间奇寂一片，两人只觉得一股恢宏的大志，又悲凉得没有着落。

萧秋水急道：“前辈，还是把我的穴道封了吧。”

这时燕狂徒仍在萧秋水背负上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前辈要去的地方，要做的事，都不宜我来插手，但我又偏偏把不住。少林一役，就没遵守前辈的话，还是动了手……这样不好，还是请前辈将我手臂的穴道封了吧。”

燕狂徒道：“嵩山上你的出手，是经我同意的，不算背约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可是那也不好。前辈不让我出手，必自有深意……我怕我出手反而弄坏了前辈的事儿……”

燕狂徒笑呵呵地道：“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我的心愿而已……其实你若不给我点穴，而今我又双腿麻痹，未必能再封得住你穴道……难得你还有这份诚恳！”

萧秋水道：“大丈夫一诺千金、本来就是应该的事。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天下不诚、不信、不忠、不义，而又生捏道理的人何其多！你能做到这样，已是了不得的了，难怪有人服你。”

萧秋水淡淡地道：“其实晚辈也没什么值得服人的……心底里自私的一面，还多着呢，常把持不住，而又好杀喜斗……”

燕狂徒截道：“那有什么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好色、打杀，也是英雄本色！”

萧秋水笑了一笑，若有所思，不再答腔。燕狂徒却问：“你刚才使的真是‘忘情天书’的招式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是。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别人以为‘忘情天书’为我燕某人所撰，真是胡说八道！其实‘忘情天书’上的武功，连我都尚且觊觎呢——还是你这小子造化好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不过‘忘情天书’不是书，而是人。”

燕狂徒愣了愣，道：“这倒奇怪了。是个什么人？”

萧秋水答：“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位，他们三人，一人代号‘天’，一人代号‘情’，一人代号‘忘’。”

燕狂徒笑道：“真是‘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’，我却还不知！”

这时雪似鹅毛一般飞飘着，这时远处忽传来叱喝声，以及兵刃交碰声，

燕狂徒道：“过去看看。”萧秋水点了点头，背着燕狂徒，施展轻功，直向呼喝正酣的地方疾奔而去。

只见幽寂山谷里，正有一群人，打得好不灿烂。

萧秋水人来到，便听到一人破口大骂的声音：

“妈那个巴子！妈那个巴子！你这个汉不汉、金不金的狗腿子，看我不把你打得娘娘当爷爷叫！好叫你识得，下井落石的事少做点！”

一粗声粗气的女音没耐烦地更正道：

“是落井下石！”

那原先的男音叱道：“还不是一样！反正有井有石，何必斤斤计较，真是吃化不古！”

这时又响起了另一个歪里歪气的声音更正道：“是食古不化！上次纠正过的！”

“化！化！化！”那原先的人光火了：“化你个死人头！”

萧秋水一听，便忍俊不住，根本不必多瞧一眼，便知道那乱用成语的便是好兄弟“屁王”铁星月，至于那破嗓子的女音，必是“阎王伸手”陈见鬼，男的怪声怪气者，便是邱南顾了。

萧秋水一见他们，心头便升起一阵温暖。

铁星月边骂边打，手底下可没丝毫怠慢，他的为人是骂得越凶，打得越是痛快，不痛快的只是陈见鬼和邱南顾，常常专拆他的后台。

这时又一人忽然打了个呵欠。这人虽打响欠，但伸手懒腰间，击飞了两个敌人。这人越战越累，久战必睡，而且无处不睡，如果他要睡起来，就算有人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也照睡不误。萧秋水笑了。他记得当日丹霞山之役，他几乎被朱大天王座下五剑所杀，而那人还在树桠上做他的春秋大梦。

那人当然就是大肚和尚。

大肚和尚就是广西五龙亭之役，仅剩下的最后一人，明知必死仍站在萧秋水身边死守不移的大肚和尚。

除了大肚，还有肥头大耳长下巴的“金刀”胡福，黑不溜丢一双贼眼的“铁钉”李黑，三年不说话、说话吓死人的“铁头”洪华，高如椰干，说话如连珠炮响的“杂鹤”施月，以及三把剑闯荡江湖、由小到老雄心未失的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等人……

——他们都来了！

萧秋水心里发出一声狂喜的欢呼！

众侠也见到萧秋水，如雷动般欢呼起来！

他们素来欢乐的脸上，纵然在此际最欢欣的刹那，却仍脸带忧愤之色——这是从来所未有的。

铁星月第一句就道：

“萧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大了还玩‘骑马’，那老头儿……”说到一半，才看清楚萧秋水背上背负的竟然是当阳之役威震全场的楚人燕狂徒，他再胆大，也张口结舌，一时很难接得下去。

燕狂徒笑笑道：“怎样啊？我老人家在此，你就变哑巴狗了么？”

铁星月本来就是天不怕、地不伯的人，被燕狂徒这么一激，就算对方是天王老子，他也容让不得，当下骂道：

“老而不死！骂你又怎样！你又不是没有腿，还要萧大哥来背……”

少林洪却突然爆出一句话来：“大哥，岳元帅被下牢了！”说罢语不成

音。

萧秋水脑中顿时乱烘烘一片，尽是：岳元帅下牢，岳元帅下牢……当时只来得及追问了一句：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

李黑沉痛地答：“秦桧那狗贼要陷害忠良，几曾须有理由了！”

萧秋水的心里乱糟糟的。脑里只想着一句话：我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……我要去救岳元帅：

这时忽有一技亮日似的烈芒，迎面罩来。

烈日如炎，眼睛无法睁展。

若换着平时，这一剑就算萧秋水闭着眼睛，也可以接得下去。

但是萧秋水这时心神全被分散，这一剑迎脸刺到，竟不知闪避；却在这时，旭日忽去。

那金芒就夹在两根手指里。

这二指一夹，竟令烈日也为之黯淡！

剑是康出渔的剑。

手指是燕狂徒的手指。

萧秋水如梦初醒，这才知道燕狂徒救了他一命，他才弄清楚，原来跟铁星月、大肚和尚、邱南顾一群人打得红了眼的，正是“权力帮”的人，其中两大高手，便是“刀王”兆秋息和“观日剑神”康出渔！

少林洪大怒，一抚光头，沉颈挺头，直向康出渔撞了过去！

兆秋息冷笑一声，刀光一闪，往洪华的脖子一刀斫去！

猝然刀顿住，被人双掌一拍，硬生生夹住。

出手的人是大肚和尚。这一千人，因在战场上随萧秋水已久，都学会了不少武功，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。

萧秋水奇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金刀胡福道：“岳元帅在朝被奸相不由分说捕去，秦桧恐有人劫狱，便飞骑令朱顺水来监护，听说金人那儿也派出‘关外三冠王’来除去岳元帅，唐方妹妹知晓此事，便遣我们来通知你，因为只有你出手才能稳住朱顺水和塞外那三个魔头！”

萧秋水心乱如麻，听得唐方名字，犹似心头抹过一阵光明，当下问：“唐……唐方……呢？”

杂鹤施月道：“唐姊姊没有来。她赶返蜀中，要求唐老太太出手，拯救岳元帅出狱，一路上护岳家老少，前往梅花县。”

萧秋水虽然失神，但心思敏锐，便问：“李帮主也在京师，为何不请他和赵姊出手？”

铁钉李黑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事的看法，可大大不同。”欲言又止。

萧秋水急问：“有何不同？”

邱南顾将嘴一撇道：“李沉舟跟朱大天王虽不是一路的，朱顺水站在秦桧一面，勾结金人，迫害忠良，李沉舟却认为时机已到，岳飞若被杀，必引起天下英雄的不服，他正好可以领兵造反，自立为王，再起兵抗金，做他的春秋皇帝大梦！”

萧秋水一震，道：“那李帮主打算袖手不理了？”

李黑摇头叹息道：“权力帮还是一个‘权’字闯不过；像李沉舟这种人，一旦逮着时机，怎肯放过？何况柳五死后，他也人心大变……”



这时兆秋息的刀光发出凌厉的攻势，大肚和尚渐已不支，邱南顾赶去相助，合战兆秋息，登时稳住了局面。

萧秋水更为诧异：“柳五死了？”

燕狂徒也急问道：“慕容、朱大天王、唐门数家合攻权力帮一役，究竟怎么了？”

胡福道：“墨夜雨死了，唐绝、唐宋、唐灯枝、唐君秋等皆丧命当堂，慕容世情也被杀。权力帮除失了个柳随风外，倒没什么损失。”

燕狂徒颌首，似万分欣慰，萧秋水从未见过他有这种慈蔼的表情，只听他道：

“李沉舟果然雄才大略，厉害非凡。”

这点萧秋水也颇有同感，道：“世上有些人，确不是其他的人努力就能取代得了的。”

李黑道：“现下的情势变成了朱大天王拥护金兵，支持秦桧，加害岳元帅；塞外三冠王则千里赶程，要杀岳飞，李沉舟有心让时势造成动乱，他才有机可趁，所以也阻止别人营救岳爷，我们一路上来通知你，权力帮就三次警告，我们仍旧不理，这‘刀王’便率众跟我们拼了起来。”

萧秋水讶道：“赵姊姊知道此事，也不设法阻止吗？”

蔺俊龙凭着三柄剑，往“权力帮”阵中冲杀了一会，返来后恰好听到这问话，他脸不红，气不喘，年纪虽大，但既好奇又多事，便答：

“那叫唐方的美丽小姑娘，曾将情形告诉那赵师容，赵师容也曾劝过李沉舟，我听那李沉舟小子却答：‘你是在求我？你不是向不求人的吗？为了萧秋水，值得吗？’赵师容便气得脸色发白，走了。唐方劝她，她说：‘我只要避了一避，但若他出了事，我还是站在他那一边的。’赵师容便叫唐方把这话告诉你，唐方要赶赴蜀中，便嘱我转告你知道。”

萧秋水呆了一呆，想到那莫愁湖畔的金阳和哭泣中的稻草人，不禁一阵黯然。

“萧大哥；”陈见鬼这时走近来一步，正色道：“唐方姐要我告诉你一句话。”

“她这次回川中，已破了唐门家规，唐君伤不会放过她的，若她出不来了，叫你不必等她，也不要去找她，唐门是去不得的。”

萧秋水脑袋轰然一声，大声道：

“我不能答应！若她出不来了，我便要去找她！刀山火海、油锅地狱，我都要去找她！我不能答应！”

声音滚滚地传了开去。雪为之融。冰为之裂。

## 第二章 雪怨

康出渔见一剑暗算萧秋水不成，早已吓得心惊胆战，他与萧秋水交手数次，萧秋水初时没什么，但武功一次比一次厉害，后来又听说过萧秋水歼灭“南宫世家”和“上官家”的威名，还有长坂坡之会的轰动一时，今见萧秋水出现，心中如十五吊桶，七上八下。

康出渔不敢恋战，兆秋息也自知武功不如萧秋水，打下去也讨不了好，既然萧秋水出了面，在帮主那儿也有了交代。当下虚砍几刀，逼退大肚和尚，邱南顾二人，返身退走。

兆秋息一走，康出渔哪有不跟上之理，铁星月等待要追去，萧秋水已呼地跃出，拦住康出渔。

康出渔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又由红转黄，只吓得上下唇打着颤，萧秋水道：

“当日你率人攻打我家的不可一世，威风去了哪里？”

康出渔强笑道：“萧……萧大侠，你双亲可不是……可不是我杀的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可是我的家却是你毁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萧秋水不觉忆起了萧家剑庐，本来一片宁静安详，却被这江湖诡谲阴险风波所吞灭，毁于一旦。又想起了双亲的音容，潜然泪下，痴然而立。

康出渔犹自分辩道：“那都是李帮主和五公子要我们干的呀……”忽瞥见萧秋水正愣愣发呆，心中便有了计议，又见萧秋水背负一个双腿不能走动的老头，心忖：这人跟萧秋水关系定必非同泛泛，若一出手伤了老头，定能分了萧秋水的心，如此便能逃之夭夭了。

他自己心里还为自己在这危急状况下，居然想出如此妙计，而喝了一声彩。

——他却不料自己好像拿着一柄刀，刀尖调错了头，正往自己心窝里刺去。

——又像是抓了一把锹镐，一铲一铲的，却是替自己掘好的坟墓。

康出渔出手了。

剑如烈日。那“老头子”也出手了。

“玄天乌金掌”。

这是“观日神剑”康出渔最后一次出手。

他自己掘的坟墓，他自己跳下去。

他万未料到自己为了不敢正面碰萧秋水，结果却正面惹上了燕狂徒。

燕狂徒生平不暗算人。

他嗜杀、喜斗，但却坚持要光明正大地打。

他最恨的就是暗算别人的人。

但是康出渔没有死，他只是被捆晕过去而已，燕狂徒没有杀他，他私下自有不想杀李沉舟手下的人的理由。

康出渔晕倒，兆秋息率众离去。“权力帮”的人，本就因利害关系、职分关系而在一起，彼此死活，本就不怎么关心。如果没有李沉舟、柳五、赵师容，这些人早就自己打个翻天覆地了。

这时天气已转寒，雪愈下愈大，渐渐铁星月等人，眉、须、发、衣襟上，都沾有白雪，活像小老人一般，他们都以期切的眼神望着萧秋水。

萧秋水心里一直在起伏挣扎着、盘算着，乱闹闹的尽是几个问题——走，

去找唐方……不，先救岳元帅……应该先找李沉舟，要他协助拯岳抗金……然而李帮主的做法，究竟对不对？他，究竟要先去哪一处？

他想着想着，雪愈飘愈密，他自己愈是得不到解决，不禁低声反复自语了起来……先找唐方？还是先救岳元帅？先图说服李帮主？还是……

忽听一个声音道：“都错了。还是先跟我走。”

这声音来自头上，萧秋水这才记得还背负着燕狂徒。这时康出渔已被燕狂徒所制，倒在他脚旁，他这才觉察，只听燕狂徒笑道：

“看你，想得眉须皆白，像个小老人似的，不如跟我走吧。”

萧秋水怔了怔，道：“跟你走？”

燕狂徒笑道：“正是。第一，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去三个地方，而今只去了两处；第二，我第三处地方，正是你要去的，我在第三处地方所作的事，也正是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。”

萧秋水动容道：“什么地方？什么事？”

“到长江七十二水道、三十六路总瓢把子去，杀朱大天王！”

“想救岳元帅，得先杀朱大天王！”

“想见唐方，至少要待身边事了，不杀朱顺水，祸事层出不穷，何时方了？”

听了这些话，萧秋水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长江有七十二水道，三十六路绿林豪杰，而今全在一人统治之下。

这人便是朱大天王。

燕狂徒和萧秋水，便要去杀了此人。

待到了瞿塘峡，已经是腊月。

新的一年未到前，雪，总是下得更大的。

长江水道上的雪，封不住滔滔的长江流水。

这一天，一老一少，在船上。

萧秋水和燕狂徒都知道，既到了这里，自己的一举一动，莫不在朱大天王手下党羽的监视之内。

只是这老少两人，老的狂傲不羁，小的胆大心细，又岂惧于这些小小阵势？

萧秋水想着他跟兄弟们在嵩山脚下分手前，曾再三叮咛，自己和燕狂徒先去制住朱大天王，兄弟们必须留意岳元帅的安危，但切忌轻举妄动，以免触怒秦桧，引起杀心。

——不知兄弟们有没有依计行事呢？

想到一干弟兄们的火爆脾气，萧秋水不禁有些担心起来。

长江三峡位于川楚，瞿塘、巫峡、西陵，合称三峡。又分上、中、下三峡，上峡即瞿塘、巫山二峡，中峡是巫禽、至岑二峡，下峡就是灯影、黄猫两峡，每一峡中又包括了两个小峡。

萧秋水和燕狂徒在眠江租得了五板船，放掉数日，只见日巡头午，渺渺愁湘瀕堆前。

这五板船租借时，价钱上未多争执，舟子两人，都没有计较，两下心里雪亮：就算不给钱，这舟子也非载不可，这艘船根本就是朱大天王派出来接他们而去的。

——你既有备，我们就冲着你来，看你能捣什么鬼？

这两人都是绝世武功，胆大包天，燕狂徒笑问萧秋水道：“你会不会游

泳？”

萧秋水笑道：“我不会。上次差一些儿就淹死在漓江中。你呢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我连洗澡也不会。”

两人大笑，丝毫没把乔装舟子的人放在眼里。

这时船已到了一地，两山夹峙，北岸如刀削，南岸如斧劈，望之若门，是为夔门，万仞摩天，奇险可怖。只听舟子停下后，两个蓑衣船夫，遥遥和人喊话的声音传来。他们喊的都是当地土话，燕狂徒和萧秋水都听不太懂。

燕狂徒冷笑道：

“看他们搞什么鬼。”

只见有五六艘快舟，船身漆黑，靠近这舟，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阵，又握手道别，似朋友寒暄般：尽管江流甚急，舟子颠簸，这些人都笑谈如故，足可见马步之稳。燕狂徒低声道：

“瞧！有个疤脸家伙正塞了件东西到船夫手里去，大概这就是朱大天王决定下来‘处置’我们的东西吧。”

萧秋水一笑，燕狂徒也没去理会，径自观察山势，道：“你可见到那大山？”萧秋水抬目望去，只见那大山不生草木，土石皆赤；对面的山峰高峻，色如白盐，两者比较下，令人怵目心惊，又觉造化之鬼斧神工。

燕狂徒道：“那红土峭壁，叫做‘赤甲山’，对面就是‘白盐崖’，这山上有座白帝庙，城内有座白帝庙，气象肃森，有越公堂，隋时韩擒虎曾在此大破陈人海上之师……这是长江一处极为险要之地……”燕狂徒闲话说史，只见江流滔滔，萧秋水悠悠入神。

这时两个船家回舱，见燕狂徒与萧秋水闲情看史，以为计策得逞，这两个扎手的点子并未发觉。心里甚为得意。

又遇一段急滩，到了瞿塘峡口，巨石蹲踞，形状古怪，燕狂徒指着那堆奇形怪状的险石道，“若据此抗敌，置镇横江，能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”燕狂徒一生在杀伐中渡过，至此所见，不过是一阵感叹而已，不知萧秋水听来，却有一阵侧然。而百十年后，这儿便是宋大将徐宗武置铁柱三百七十七丈五尺以抗敌的地方，也是南宋抗元的最后鏖战之场。

燕狂徒等虽怀昔时，臆度将来，而生兴叹，也是正常不过的事。燕狂徒以前叱咤风云年轻时，曾来过此地，故指指点点，说与萧秋水听：

“……这儿叫做滟滪堆，因石形奇诡，又叫做‘燕窝石’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儿每年三至十月水深泛涨，水淹大石，没石之顶，水盛势猛，纵熟水性的人也深畏惧。有一歌谣是：‘滟滪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……，’燕狂徒说着说着，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竟唱哼了起来，面对大江，意兴风发。

有一阵菜香传来，燕狂徒止住了声音，鼻子用力一索，笑道：“原来是在饭菜里有古怪。”

萧秋水一听，心中好生敬佩，燕狂徒能在鼻子一闻当中，便分辨出菜香有毒，单止这一份江湖经验，便是自己远所望尘未及。

燕狂徒一面对大江急流，张开喉咙，放声大唱，一点也没把危急的情况放在眼里，这时大浪奔滔，触石而下，直指滟滪，只见摩崖上尽三个粉白大字：“对我来”！

萧秋水脱口赞道：“好气势！”

这时大江急端，荡荡滔天，非同小可，燕狂徒解释道：“这石叫‘披鬃’，喷流汹涌，波浪曲折，船只绝于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想起一事，道：

“若贼子在这里弄翻船只，我们又不谙水性，岂不糟糕？”但如此说着时，脸上仍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他天性豁达，就算生死攸关的事情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萧秋水笑道：“这里气象深秀，就算死在此地，却又何妨？”

燕狂徒翘起指头，喝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这时那两个船夫，已将热腾腾的菜捧上来。萧秋水侧首望去，只见江水上船屋仍紧蹙着几艘小舟，显然是盯梢的。萧秋水便向燕狂徒笑了一笑，向船家道：“难为你们在急浪中能弄出这般好饭菜来，真不简单啊！”

那黑黝船夫笑道：“没什么，多年来在船上，也习惯了。”

另一个一口黄牙的船夫笑道：“您俩爷们慢慢用，我们自己掌舵去。”说着便转身要走。

燕狂徒忽然用一种平和、端然的声问道：“你们也饿了，何不一齐来吃？”

只见那两人的背影稍稍犹疑了一下，一人笑道：“大爷客气了，我兄弟俩还要干活去呢，否则浪急风大，易翻船哪。”

燕狂徒呷了一口酒，说了一句话：“酒里没有毒，可以喝。”他是对萧秋水说的，只见那两人的背影，同时都震了震。

燕狂徒淡淡地道：“什么兄弟俩？‘海底蛟龙，荣林和‘城隍水鬼，靳钦，连上香结义都没有的事，哪是什么亲兄弟！”

两人完全怔住。燕狂徒一抬手又道：“来啊，来吃饭菜呀。”

那两人忽同时唿哨一声，往船舷奔去，看样子是想跃入江中去。

燕狂徒道：“要作水中饿鬼么！”一伸手，那两人奋力前冲，却反而后退，竟给燕狂徒隔空硬生生吸了回来！

那两人吓得魂不附体，两人拼命拧身，拔出了兵器，就向燕狂徒身上招呼过去。

燕狂徒轻描淡写般地一伸手，就扣住两人脉门，两人登时浑身没了气力，燕狂徒道：“你们自己动筷吧！”两人哪敢吃，还待挣扎，燕狂徒忽然一沉脸色，一时撞在几上，喝道：

“那你们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！”

燕狂徒在几面上这一击，只激得几上的菜肴，尽向两人脸上喷去！燕狂徒双手稍为用力，两人俱痛得哇呀乱叫，恰好那些菜肴，有不少都溅入两人嘴里去！

两人吓得脸无人色，忙不迭拼命想吐出来，燕狂徒冷笑道：“你们平日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么？”双手透过一股阴寒之气，两人顿时为之瘫痪，又放手，闪电般在二人喉头上一捏，有一些菜肴，便吞入了两人的胃里去，再也掏挖不出来。

燕狂徒便笑嘻嘻地放了手，那两人全身颤抖，蹲下身去，又呕又吐，但都咯不出来，呕了一阵，胃水渐渐变成紫色，又转黑色，两人手足搐动，口吐白沫，五官溢血，在地上哀呼打滚。

萧秋水看得怵目惊心，心忖，燕狂徒迫两人吃下菜肴，虽是以毒攻毒，但仍未免太毒，若换着他，便做不出来。只听燕狂徒淡淡地道：

“以牙还牙，以血偿血，你毒死我，我便毒死你，这便是武林中、江湖上千古不易的道理，你不必对我干瞪眼。”

这些话像是针对萧秋水说的，又似是冲着那两人瞪死鱼般的眼睛说的。原来在萧秋水沉恩才一会儿功夫，那两人便已毒发身亡，死状极惨。

萧秋水暗叹了一口气。这时船身突然一阵急晃。

这时浪水愈来愈大，只见这处石宽一丈，长约四丈，屹立江心，左右槽口二道，波浪滔天，小小舟子怎能经受得住？萧秋水心里暗忖：原来朱大天王算好了遣人在这里出手，是仗着天险，纵不成功，也难逃出灭顶之灾！

只听燕狂徒失声道：

“糟糕！死了船夫，我俩都不谙水性，由谁来掌舵呢？”

燕狂徒一面说，一面飞身过去，努力把住舵棹，但是江水乃天地自然之力，非燕狂徒的功力所能应付得了，燕狂徒越是想稳住船身，越是难以控制，而且因下盘不能站立，更难发力，眼见小舟便往“对我来”的巨岩上撞去，这一下，想不粉身碎骨几难矣，饶是艺高胆大的燕狂徒，在这自然威力的滔天江水上，也不禁手忙脚乱起来。

萧秋水急忙赶上去，见“对我来”三字，忽生一念，他所学的“忘情天书”，便是忘去一切有情物有欲念，达到了天人合一：物我相忘的情境，尤其是“天意”一诀，更得其神。萧秋水在这“滟滪大如牛，瞿塘不可留”的天险间，忽然悟出了些什么。

他立即把舵，随水傍流，任其往巨岩流去。其实此处江水上游南岸的青龙嘴，自嘴上游北岸臭盐碛而下，通北岸石梁，独时中流，东北而下，大浪奔腾，如先避石反而有碍石之虞，乃至粉身碎骨，萧秋水任流面石而行，只掌稳舵柄，而不强去改变方向，反而轻舟过急浪，竟能安然无事渡过了这险滩。

燕狂徒跳起来叫道：“原来你会这一手，怎么不先告诉我！”

萧秋水道：“我不会。系形势所迫，悟出来的罢了。”

燕狂徒侧着想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怎么我却想不出来？”又自我解嘲道：

“我老了，还是你行！”其实燕狂徒天性颖悟，智慧过人，所以才能练就盖世神功，但逆天行事，不受拘束，比起萧秋水，却正好在某些情形下少了一份顺天行事。福至心灵的气质。

这时舟子已过险境，又稳行一段水路，燕狂徒道：“快到朱大天王的老巢了吧。”忽噤声不语，脸容一整，毕恭毕敬，对外拱了拱手。

萧秋水鲜少见过这楚人燕狂徒如此庄重，随而望去，只见平碛上约四百丈地，众细石各高五丈、宽十围，历然遍布，纵横相当，中间相去九尺余，正中开南北巷，广约五尺，萧秋水仔细一数，凡六十四聚，当下不但为这奇阵和天然壮阔沉雄的气势所震住，更想起一事，颤声道：

“是……”

燕狂徒沉重地道：“正是诸葛武侯的‘八阵图’。”萧秋水闻言后，也端容拜了三拜。

原来这里便是刘备伐吴，连营八百里，退入三峡，以奉节为庇，吴将全琮率军数万，溯峡蹶击而上，纵投鞭断流之众，仍为诸葛武侯的“八阵图”所阻。杜甫有诗云：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；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”此后每岁入秋，夔府红男绿女，倾城出游，去观赏八阵图，便叫做“踏迹”。只是当时风云人物，都只成了悠悠青史上的话题而已。

这时冬水退，石显水上，萧秋水和燕狂徒见此巍峨遗迹，心中一股高大仰止的感觉，连大气磅礴都不能言，只觉人在幽深世界里，只不过是偶有感触于天地浩瀚而已。

就在这时，石柱旁闪出数十艘快艇，艇上都有一个鲜红的“朱”字。

燕狂徒最不可忍耐，骂道：“他奶奶个熊，居然敢在诸葛武侯阵上布阵，好不自量！”

那些艇上的人正待喊话，只见一头大鸟般的人影，飞掠了过来，一跃数十丈，已然扑到。

那艇上有三人，一人在船首，一人在船尾，另一人在中央。

燕狂徒扑上当先的一艘舟子，一把揪住那人，那人武功本是不弱，但燕狂徒的出手，他焉封锁得住！燕狂徒一把执住他，问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那人一见燕狂徒扑来，已吓飞了三魂七魄，现又被燕狂徒所制，更吓得上下唇打结，说不出后来，他两个同伴要来救，燕狂徒一挥手，便将两人打落水中，又问了一次：

“你想作什么？”

那人心慌意乱之下，倒也老实：“我……我们凿船。”燕狂徒一皱火眉，问：“凿船？”那人不知如何解释，只得用手指了一指，指的正是萧秋水的船。

燕狂徒这才会意，向萧秋水遥相喊道：“有人凿船！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用手指着水面下。这时他另一手抓住那人肩膀，借以稳住身子。

原来这数十舟子，早已派人潜下水去凿穿萧秋水、燕狂徒所乘的舟子，然后待二人在水里浮沉时，再发暗器打杀他俩。可惜这些人尚未来得及喊话，燕狂徒居然能一掠数十丈，制住一艘舟子，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的。

萧秋水见了燕狂徒的手势，立时醒悟过来，可是就在此时，舟子猛地一偏，震荡不已，又闻咚咚之声，便知有人已潜在水中，正在凿船底。

这时水流较缓，只是萧秋水不谙水性，麻烦可大了。百忙中抬目一看，只见燕狂徒也是左摇右摆，船上汨汨淌水，双足都踏在水中，舟子也渐渐下沉。

原来在燕狂徒掠上那舟子时，早已有人偷偷潜水过去，凿穿船底。

燕狂徒最怕落水，当下一手捏死了所擒之人，又一连几掌，打在水上，只见水柱卷起丈来高，船底下四五个人，都被水力震死。

还有两人，急游水遁走。燕狂徒哪肯放过，连劈两掌，震死二人，但水柱泼入船内，更加速下沉。

燕狂徒正要设法冒险，跃到二十丈外的舟子上去，但适才他能一掠十余丈，显了本领，舟子都拉远了距离，他正急切间，骤然哗啦一声，整只船都翻了。

原来还有一人，见同伴俱被掌力震死，自己若冒险出去，难免也同一命运，便藏在船底下，燕狂徒果未注意，只是那人在水里久了，憋不住了，要出来透气，又怕给燕狂徒发现一掌打死，便索性豁了出去，先掀翻了燕狂徒的船。

燕狂徒“哗地”一声，落入水中，因不谙水性，便吞了几口水，在水花中一时睁不开眼，这一代武林宗主，落入水中，可谓狼狈至极。而那人却趁机潜至，偷偷一刀捅来。

这一刀刺到一半，忽然给人钳住了手腕，便没了气力。这人便是萧秋水，他当然不谙泳技，但在危急中想起“忘情天书”十二法门中有“水逝”一技，当下深吸一口气，潜入水中，并不挣扎，只凝注目标，缓缓顺水势流去。

这一下子，反而能半身浮在水面上，而且能往目标潜游过去，因此能及

时解了燕狂徒之危。

只是萧秋水刚扣拿住那人的脉门，各小舟上，便暗器骤发。燕狂徒这时，除了不谙水性外，双腿又动弹不得，十分狼狈，这些暗器密如骤雨，确是不好应付。

萧秋水情急之下，将那人推开，一手扶持燕狂徒，设法让他口鼻露出水面，另外一手两足，忽然拍打起来。

他本来可用那被他所制的人来作盾牌，挡去暗器，只是这几日在江上的深思，使萧秋水的思想又更进一步，在大江明月间体悟了生命之短暂，因此更加留恋。他此刻击打水花，发出了“水逝”的力量。

只见在他周围激起了无数串水柱，那些暗器射在水墙上，都无法透过，纷纷被击落了下來。

那些舟上的人，多半的暗器，因为距离太远，腕力不足，无法打到萧秋水的范围去；如若驶近，则恐被燕狂徒强行登舟，他们也不敢。所以只有少数暗器能射到萧秋水处，但又被萧秋水借“水逝”之力封架。

只见萧秋水如一尾大鱼一般，伏首于水面上，身子成一直线，右手扶着燕狂徒，在波浪中向“八阵图”潜去。他以前曾对付过“八阵图”，所以对此阵很是熟悉。

萧秋水心中想，只要一靠近“八阵图”的石柱，着陆后就不怕这干宵小之辈了。

但是眼看他已靠近“八阵图”的石柱时，石柱上都忽然现出人來，这些人手上都扣了一把三丈来长的罕见长枪，只要萧秋水稍为游近，长枪即行擗去。萧秋水在水中，身法挪移，极为不便，闪得几下，燕狂徒又灌了几口水，这不可一世的英雄，兀自笑道：

“老弟，你别管我，自个儿拼上阵去，杀他个痛快！咕噜咕噜。”

那几声“咕噜咕噜”原来不是说话，而是燕狂徒被水灌进了喉咙的声音。萧秋水一面闪挪，一面以单手夺枪，只要一旦能夺一枪在手，便能隔空反攻，不致尽在下风，一面反问道：“我们是几人齐来？”

燕狂徒一愣，道：“两个人啊！”

萧秋水道：“那么便两个人活着上阵去！”眼看可以抓着一把枪——只要枪身被他把着，那些人的内力，又焉是他对手？至少也可以夺下一柄枪來——岂料枪身上铸有倒刺，而且蓝汪汪一片，显然蘸有剧毒，萧秋水缩手得快，才不致给倒刺钩破了皮而中毒。

萧秋水知道不能硬闯，却苦于无处借力，无法一跃而起，只要教他冲上阵去，便不怕这一千人了。可是他人在水中，全仗“水逝”一诀，仅能保持不致没顶而已。

他再借水势流到另一石堆。但又被长枪挑开，如此下去，他只有被攻袭的份儿，完全无还手之力。“八阵图”的迷离阵势，加上长枪占尽先势，萧秋水又有燕狂徒的负累，眼看就没法支持下去了。

燕狂徒当然想力图挣扎，但他不识水性，纵有盖世神功，亦无从发挥，偏在此时又内外创复发，加上腿部动弹不得，可谓一世英雄，偏无用武之地。

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一刻，萧秋水忽想起一事，与这情形有些相似：自己在“四兄弟”的时候，曾在同样长江之峡的归镇上，为救那员外一家，曾与朱大天王的手下“三英”交过手。打到后来，船舵被斩断，船顺流撞向“九龙奔江”的大石块上去。后来自己从侧边力撑，加上“铁腕神魔”傅天义以



铁竿顶住，那大船才免于船毁人亡。

那时朱大天工的人潜在水中暗算，却给善使暗器的唐柔——打杀。

——要是唐方在就好了。

景这生死关头，萧秋水仍不禁思念起唐方来。

——唐方唐方你在哪里？

他眼前又想起在湘漓水前，自己被打落山崖，唐方雪玉般的眼神，渐去的身影……

——咫尺天涯啊，如何才能缩短这咫尺天涯？

这是“地势”！萧秋水忽然心中一动，“忘情天书”的十四法门之中，正有此诀。

他立时觑出了这阵势中的死角。

“八阵图”确无瑕可袭，萧秋水无法找到它的破绽，不过“八阵图”的阵势，是借天时地利，以寡击众，而不是为对付一个人而设的。

所以萧秋水能觅得虚隙，乘机而入。

在死角上，长枪无法曲折刺到，而且因岩石的布置，反而遮去了视线。

萧秋水眼看便能冲上其中之一石堆——只要冲得上去，便可以占领一处，一旦到了岸上，这些人又岂是武林第一奇人燕狂徒之敌？

冬天的江水，原是极冷，但两人神功随发，浑然未觉，只想冲上石堆去。

却就在这时，江水又汹涌了起来，江流至此，本来较滟滩堆时已略缓，但又猝然湍激起来，而且连江水都迅速暖了起来。

只见在岸上一人，不住扔下巨石，巨石中带有火药，直炸得碎片激飞，江水波荡，萧秋水虽用“水逝”之法，勉力把持，但一方面顾虑燕狂徒，一方面自己也不懂泳技，情形甚发发可危。

燕狂徒瞧得情形，亟不愿拖累萧秋水，于是也要有所为，这时大石不断击落水中，又复炸开，燕狂徒的指功虽未及石堆上的人之距离，但却每次能命中半空中的堕石，硬生生将坠石迫了开去。

萧秋水运目瞧去，一眼认出，那岸上的人便是雍希羽，雍希羽外号“柔水神君”，在丹霞山之役，曾在别传寺与自己等共拒过“权力帮”，于是大声叫道：

“水上龙王，天上人王；”

雍希羽在岸上，猛听此语，不禁微微一震。这喊声原本是在江水汹涌，噪声卷天之际喊出的，能透过这般遥远和聒噪，传入雍希羽的耳中去，单凭这一份内力，已相当的了不起了。

雍希羽正以石沉水，激起浪涛，以破萧秋水的“水逝”之势。这时忽闻“水上龙王，天上人王”八字，不禁忆起丹霞山抗敌时，与五剑老空闯海山门喊话之一幕，这时日头昏蒙，依然有沁寒之意，只见举目古战场与浪淘沙，一失神间，便应道：

“上天入地，惟我是王。”

萧秋水知机不可失，一面迅速向石堆潜行，一面扬声叫道：

“大火故人来！”

柔水神君又是一震。这是他在别传寺抗敌时，在“火王”焦土攻势时所说的一句豪语，乍听这诡异的声调，雍希羽只觉一阵恍惚，一阵眩目，一阵迷糊，类似呻吟地道：

“客敲月下门。”

这句话是紧接着“火王”祖金殿的“焦土攻势”后，“药王”莫非冤闯入别传寺时所说的。雍希羽已给一种无形的力量，整个人不由自主的掉进往事去了。他忘了指挥手下攻击，只听秋水又说话了。声音愈来愈清晰：“大家早，大家好。”

“大家早，大家好。”是红衣宋明珠一进来时，所说的第一句话。“红凤凰”宋明珠是该役的扭转乾坤的人物之一，若没有她对抗邵流泪，“别人流泪他伤心”的邵长老，早就已稳住大局，将“权力帮”的人杀死，自己也不致于上了他当，导致在峨嵋金顶上，毒死了四大派的掌门和自己的亲信鸳鸯剑叟……

如此想来，不禁觉得茫茫江水，远水接天，烟波浩渺，而人生却恍如一梦。就在他看破了这些的时候，忽觉一道急飏，又有人喝道：“不可！”但砰地一声，他背脊中掌，整个人坠下了江心去了。

原来萧秋水与他应答时，因由思念唐方而生出“忘情天书”的“亲思”之诀，以一些声音、手势、音乐、景象吸引住对方，以惊人甚至高于对方数倍的内力，使对方坠入了往事尘烟之中，同时萧秋水已游至石堆边，先将燕狂徒托了上去。

燕狂徒一旦抵岸，正如鱼得水，一掌拍地，几个纵落，已到雍希羽背后，萧秋水虽不知雍希羽正大彻大悟，但毕竟曾与之同御强敌，雍学士还曾想收萧秋水为徒，可谓情义甚笃，萧秋水立际便要阻止燕狂徒下杀手。

但燕狂徒已出手。

这一代“柔水神君”便坠下长江浩浩之中。正如“烈火神君”一般，最终玩火自焚，被“火王”引入烧杀于峨边。

燕狂徒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掌，道：“收手不及，打下去了。”

萧秋水提气急纵，上得石堆，只见大浪滔滔，哪有人影？怔了一会儿，只得罢了。

这时那些埋伏在八阵图上的人，见这两人已抢登上主滩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纷纷遁水道逃走。萧秋水背负燕狂徒，在山崖纵高起伏，已上了山崖。

只见崖上有一面闪扬的长旗，旗全黑色，上绣一只欲飞的金龙，随风势飞动，真似飞舞在天空一般。

燕狂徒道：“只怕就在那边。”

萧秋水背着燕狂徒，在峻陡险急的山崖间提起飞纵，丝毫不见滞塞，燕狂徒忍不住赞道：

“好！快连我都赶过了！”说完了才想起自己双腿近乎全废，单在轻功一技上，自己已不及对方了，心中不禁一阵黯然，但他是何许人物，一生直不知“气馁”为何物，即道：

“待会见朱大天王时，你可要应诺，不得出手。”

萧秋水应：“是。”这时已上得山头。这时气压甚低，乌云密涌，坦荡而壮丽的山头，就只有一张石桌，三张石凳，两个人在下棋，一个人在观棋。

这棋局很奇怪，显然是残局，但又不同于一般残局。

黑子方面，只剩下一只车，一只将，其余三只子，皆是过河卒子；红子方面，居然没有帅，只有一只车，一只马，如此而已。

燕狂徒看了一会局势，偏头问萧秋水道：“里头有没有你认识的人？免得我又杀了你的朋友。”

萧秋水正想摇头，忽瞥见这三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地方。

这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三人都把手搭在石桌沿上，好像小孩子在等吃饭时，把手整齐地搭在餐桌上一样。

但是他们的手，可一点也不“整齐”。

有一双手，简直就似鹰爪一般，结了厚厚的茧子，而且手上肤色，如桐油般，加上指爪，又利又尖，而这人的脸容，凸鼻三角眼，正恰似一张鹰脸。

另外两个却斯文得多了。一人道骨仙风，但一双手指，骨节凸露，两颗拳眼，又黑又厚，足有杯口大；另一人温文儒雅，简直近乎秀美，但一双手，微微曲起，手指比人长，也显得甚为有力，指甲却修得干干净净，到指尖的地方，指尖的形状忽成方形，似给人削平了一般。但他的左手，只有两只手指。

这三人瞧年岁皆不小了，而且一看便可以知道，这三人手上功夫，是非同小可的。

江湖上有哪三个手上功夫如此了得的，而又聚在一起的高手呢？

——萧秋水心里灵光一闪。

所以他终于没把头摇成，反而点了点头。

燕狂徒只好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，这些我让给你。”但又接着道：“只是待会儿遇着朱大天王时，那一份是我的，你也不要理。”

这时山间忽然走上九个人来。

燕狂徒淡淡笑道：“若是下毒作第一关，那八阵图就是第二关，这是便是第三关了；”燕狂徒笑笑又道：

“毋论它布下几道关，待到得了实地上，这些关卡对我们来说，都不管用了。”

那三人径自坐着，似未听到一般。

只见那九人走了上来，山风猎猎，已渐飘下几叶小雪，那些人径自走来，不慌不忙。

而这九人的手，都特别肿大，像爪瘤一般，简直不像人的手，有的骨节凸露，有的肉厚指粗，有的指短拳巨，总而言之，就像是野兽的爪。

这九人一直走过来，向着燕狂徒和萧秋水。

忽然桌上的那三人中的鹰脸人道：“慢。”

那九人一齐停止，几乎是同时停止，所以他们的身姿，都是一样：左脚正跨出，右臂摆，像在刹那间，都被点中了穴道一般停止；然后九人，一齐偏向鹰脸人望去，脸无一丝表情。

只听那个道骨仙风的人说：“你们不必多走了，这里就是你们的终点。”

那看来淳淳儒雅的人，一开口，反而最绝：“你们死吧。”

那九个人顿时变了脸色，他们九个人，一个接一个，就似心意相通一般，把话传了下去！

“凭你们三人想叛天王？”

这九个字，每人都启口，只说了一个字，但因为接得极快，又声调高低一样，几乎让人以为是从一个嘴里说出来的话。

燕狂徒笑了，亮了眼睛：

“原来是‘天下第九流’，怎么也给朱大天王收服了？”

原来星宿海一带，有九兄弟，这九兄弟姓钮，未长大时，就扭死了他们的母亲，七岁的时候，五个小娃娃居然合力扭死了一头牛。

于是当地的人，视这九个婴儿为恶鬼，把他们弃置在原野上。

偏偏这九兄弟不死，而且学得了第一流的擒拿手，以及天竺瑜珈术与自蒙古传来的相扑技术，待长大后，九兄弟联手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杀光了从前把他们赶出来的那小村落的人。

这九兄弟以后做的恶事更多，所以在江湖上有个极难听的名号：

“天下第九扭”。

这个“扭”字，便是“流”的谐音。

那九个人开始说话了，一个接一个地说下去：

“凭你们也敢反叛？”

“天王擒下你们，不下杀手，已看得起你们。”

“否则你们连骨头都让鱼给吃了。”

“你们居然还不知悔改？”

“你们的唯一传人，还落在天王手中。”

“只要天王下令，他就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“今日天王命你们来擒这两人，是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。”

“你们竟然临阵作乱！”

“可知道反叛天王的代价！”

这九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简直就似一人说话一般，接得紧凑无误，那三人也说了：

“超然已经死了。”

“要是他不死，萧秋水没有理由认不出我们。”

“因为他若知道萧秋水要来，一定不惜一切阻止，或者先通知我们，甚至恳求萧秋水不要杀我们。”

三人的声音里都溢满了一种沉寂的悲哀。然后他们三人一起说话，配合之无间绝不在“天下第九流”之下：

“既然我们投鼠忌器的东西已经没了，也无所顾忌；反叛的结果，大不了一条命。讲到送命，你们怎么说都比我们先走了一步。”

萧秋水听到这里，才能断定这三老人是谁，便叫了出来：“左丘伯伯！项先生！雷大侠！”

这三人便是萧秋水从前结拜兄弟左丘超然的父亲“插翅难飞”左丘道亭、授业恩师“第一擒拿手”项释儒，以及义父“鹰爪王”雷锋三人！

萧秋水想起往事，不禁慨叹无穷。“锦江四兄弟”，首次在长江上攻杀“长江三英”，而今邓玉函、唐柔、左丘超然安在？想左丘超然在嵩山暗算自己，为的便是项释儒、左丘道亭、雷锋陷于朱大天王手中，因而被自己内力震伤，死于萎小叶暗器之下。

这时云飞风起，北风猛烈，吹得人几乎站立不住。

“天下第九流”这时已经出了手。

“天下第九流”的手里，仿佛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得起他们一扭。就是刀剑，在他们一扭之下，也成了废铁；就算钢铁，给他们扭了一下，亦要变形。事实上，他们在九岁的时候，就能空手扭断一双野牛的角。

他们长大后，扭的都是人头和脖子，一扭就断！

他们现在要扭的是武林中三个以手功最著名的人！

这一战将是武林中擒拿著名的一战。

这一战很快便有了结果。

石桌非常宽敞。

雷锋、左丘道亭、项释儒三个人都没有站起来。

他们就这样坐着应战。

他们的一双手，各找到了六只手，以一敌六。

六只手，攻袭、拿扣、压杀，但一双手稳然应付。

他们始终没站起来过。

但胜负已分。

跟左丘道亭对敌的那三人，三人的手指，一人被捏碎，一人被震碎，一人被夹碎。

没有了手指，那三人几乎就等于没有了手。

跟雷锋交战的三只手，全被震得手脱臼、时脱节、手指变形。

这三人更惨，连手臂都不复完整。

与项释儒交手的那三人最幸运，但败得也最为巧妙。

他们三双六只手，都交叉在一起，交缠在一起，交揉在一起，竟被项释儒以高妙的擒拿手法，将他们的手，互相“绑”在一起，而挣脱不出来。项释儒曾对“暗杀天魔”一念之仁，而失去三根手指，但他此刻居然以七根手指，制住了三十只手指的手。

三人胜了。

他们三人坐着胜了这一仗。

甚至连桌面上的棋局都未曾乱。

燕狂徒笑道：“天下第九流，果然是武功第九流！名不虚传！名不虚传！”

说着一掌扫出去，将九人都扫落悬崖去，然后侧首向萧秋水笑道：

“怎么？这里面没你的朋友了吧？”

项释儒、雷锋、左丘道亭三人脸上，变了脸色！

因为燕狂徒这毫不在意的一扫，竟一扫扫走了九个人，这九人虽然败在三人手里，但毕竟是三人合击，才能挫之，燕狂徒却一扫似扫垃圾一般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九个人！

而且掌风只扫走九人，就连左丘道亭、项释儒、雷锋的衣裤都未曾推动一下。

——这是何等盖世神功！

雷锋、项释儒、左丘道亭心里同时都有一个想法：

幸好不是与此人为敌！

萧秋水上前拜揖道：“在下萧秋水，拜见三位前辈。”

左丘道亭笑道：“足下能从‘八阵图’闯得上来，就已不是什么后辈，我们因没有力闯得下去，所以只有替朱大天王做事的份儿。”

雷锋接道，“现在我们已不想闯出去了，而是要闯进去。”

项释儒道：“少侠武功已比我们三个老头子高，不要叫我们做前辈了吧。”

萧秋水恭声道：“在下称三位为前辈，由衷尊仰，三位造福武林，替天行道，在下应当这样称呼三位前辈。”

三人还要推辞，燕狂徒在萧秋水背上叫道：“你们还客套什么？还不去找朱大天王去！”

萧秋水省起道：“是了，这儿还要前辈指引。这次来攻，得三位强助，何愁事有不成！”

项释儒笑道：“少侠客气了，这儿我们上上下下，已摸得一清二楚，打先锋没有本事，但带路我还自信不致有失。”

雷锋嘀咕道：“就是因为打不过，所以才被人强留下来。”

左丘道亭道：“朱大天王的人，十去其九，而今只剩杭八等几人，不足以为敌。”

燕狂徒大笑道：“瞧气象便已觑出，朱顺水气势弱矣。第一关就用毒，哪是大气魄的手腕！第二关居然伏了诸葛孔明的声威，欺我们不懂水性，结果也不是去其首脑而全军尽没！第三关根本就起内哄，如不是内部极弱，朱顺水又何致在这把稳咽喉的一关上用不能完全信任的人？”

这时左丘道亭、项释儒、雷锋三人已领先而行，天急云涌，渐在翻云覆雨后，云朵又似凝结了一般，慢慢飘下雪来。

这时朱大天王的大寨已在望了。

一面白色大旗，上书红色大“朱”字，在残云凄风中卷折不已。

大寨全是黄色木柱，结扎营帐，绵延数里，气派非凡。

但寨里没有人。

人都撤走了？

项释儒、雷锋、左丘道亭三人带燕狂徒和萧秋水，往最大的一所白色帐篷掠去。

这白色的帐篷极大，大得就似里面住着五万个人。

他们开始看见了人。

两个人，一左一右，立在帐篷前。

两个老人。

这两个人，只要一看他们的样子，便可以知道，他们把这帐篷当作他们的生命，无论如何，也不会弃它而去。

萧秋水认识这两个人。

断了一臂的是腾雷剑叟，另一人便是断门剑叟。

朱大天王麾下“五剑”仅存的两个老人。

萧秋水心中，不禁闪过一阵恻然。

燕狂徒俯下脸来望望，道：“唉，又是不忍杀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五剑叟”跟萧秋水在广东共过患难，萧秋水是个易念旧之人，又怎舍得痛下杀手？

燕狂徒道：“罢罢，不过遇着朱大天王的时候，可轮不到你阻止。”

萧秋水本就答应过燕狂徒，何况他对燕狂徒的武功，本就很放心，燕狂徒虽一双脚不能动弹，但凭一双手，要制朱顺水还是十拿九稳的。

项释儒道：“这帐便是朱大天王的大本营。”

燕狂徒问：“朱顺水在帐中？”

左丘道亭道：“除这大寨外，朱大天王绝少出来。”

燕狂徒道：“那好，我们进去吧。”

想到就要有一场武林中最轰动，而且足以改变江湖命运的决战，连历险如常事的萧秋水，心跳也不禁加快起来。

他们要走进，但两老拔出了剑。

在雪花飞飘下，两人衣上、襟上、唇上、眉上、须上、发上，全皆花白一片。

两人枯瘦的手指微抖。

萧秋水不禁道：“两位，这又何苦……”

断门剑叟道：“不是何苦，这是我们两个老头子活着到现在，一生守着

的东西，这次就算是最后一次，我们也要守。”

腾雷剑叟道：“不管这个主子好不好，但终究是我们的主子，江湖的英雄好汉，容不了两个临阵退缩的老人！萧少侠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就此谢过了，请出手吧！”

左丘道亭忽然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这两老不是坏人！若萧少侠想留二人性命，何不交给我和项兄？”

——左丘道亭和项释儒都是擒拿手里的好手，要擒人而不杀，由他们出手，是最容易不过的了。

——但不是雷锋。“鹰爪手”雷锋，练的是开碑手。碎筋手，连钢铁教他拿了，也变面团。

燕狂徒怪道：“这小大侠婆婆妈妈，妇人之仁，你们就瞧着办吧。”说着催动萧秋水行向营帐去，萧秋水稍稍迟疑了一下，雷锋“霹雳”一叱，大步踏入帐篷里去！

断门、腾雷两叟也立即出手！

项释儒、左丘道亭两人也立时迎了上去。

萧秋水长叹一声，也跟着雷锋，入了帐幕去。

外面有风雪，里面也有风雪。

这可容纳五万军士的大营帐，竟空敞敞的，没有人，只有一张长桌，从这头，到那头，而这营帐，居然是没有顶的。

人，还是有的。

只有一个。

铁衣清瘦的老叟。

正是擂台战场下所遇的：

朱顺水！

萧秋水自出江湖第一役起，甚至他武功最微不足道，声望最籍籍无闻的时候，都想能有一日，亲身面对这个人。

这个“水上龙王，天上人王；上天入地。唯我是王”的人。

而今真的面对了。

那桌子那么长，桌子的一端，是那瘦小的老人；老人的后面，是一扇屏风，屏风黑得发亮，上镂刻有一只欲飞的金龙。

当他真正面对到这叱咤风云、威名赫赫的老人时，却感到一阵无限的枯寂，像那隐透的冰雪一般，这看起来是能安身立命的营帐其实却一样是全没遮拦的地方。

那黑衣老人，袖口上、衣襟上，都绣着熠熠金线，由于人是坐着，所以看不全他衣上绣的是什么，但隐约可见绣的是一条龙。

萧秋水忽然有一股激动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朱顺水，你还是降了吧。”

朱顺水摇头。他贴屏风而坐，似乎只有靠着屏风，他才有信心。

雷锋大步行了过去，用他如雷一般的声音道：

“朱顺水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

朱顺水静静地道：

“那你去死吧！”
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猝然出了手！

他的长桌，突然被推了出去，拦腰直撞雷锋！

这张长桌，竟然就是他的武器！

长桌光滑油亮，是用大理石研磨而成的。

朱顺水一动手，长形桌沿，飞切雷锋！

雷锋不怕，他的双手足以开碑碎石，一把按住了石桌！

燕狂徒和萧秋水，见朱顺水出手，本都想出手救助，但见雷锋按住了桌面，才都放了心。

可是他们错了。

朱顺水既以石桌作为武器，这武器就绝不是“鹰爪王”一把可以按得下的。

桌子是按下去了，但桌沿“崩”地弹出一张利刃出来；刃贴桌沿而出，切入雷锋腰间。

这时萧秋水和燕狂徒想要出手，已来不及了。

雷锋睁大双眼，露出牙齿，双手紧抓住桌面，桌面委实太滑，雷锋的十指便在桌面上划出令人牙酸的“吱吱”之声，终于戛然而止。

——雷锋轰然倒下。

萧秋水垂头，看着雷锋跌落的身躯，再抬头时，盯向朱顺水，那两双眼神犹如在半空发出了冷电一般的星花。

忽然“咚”地一声，萧秋水的膊头一轻。

燕狂徒轻轻在萧秋水膊头上一按，身子冉冉升起，端然落在石桌上，就似一张纸落下一般轻。

然后燕狂徒道：“现在我就坐在你的桌子上，你有本事，就出尽你的法宝，向我身上使来。”

挑战。

朱顺水曾眼见过燕狂徒在当阳时大展神威，他现在子身一人，有没有勇气接受这样的挑战？

就在这时，两个人扣住了两个人，闯进帐里来。

当然是左丘道亭和项释儒扣住断门剑叟和腾雷剑叟。

项释儒和左丘道亭一见地上横死的雷锋，两人悲嘶一声，信手疾点，封了两剑叟身上的穴道，就奋然扑向朱顺水！

长桌很长，地方很大，但是项释儒和左丘道亭各分左右，闪电一般已到了朱顺水身边，左右出击，一拿朱顺水左臂，一拿朱顺水右肩。

燕狂徒知朱顺水已蓄势待发，项释儒和左丘道亭赶过去，犹如送死，当下大喝道：

“回来！”

左丘道亭、项释儒眼见挚友雷锋已死，怎能不悲痛若狂，如何肯听燕狂徒的！当下二人已出手向朱顺水！

朱顺水大喝一声，左右出“爪”。

左手“鹰爪”，右手“虎爪”。

这只是极简单的招式。

项释儒和左丘道亭这等第一流的擒拿好手，对这样的招式，简直闭着眼都会拆搭，所以两人一齐出手，已搭住朱顺水的左右手。

但是两人四臂刚扣住朱顺水的双手，就发出一阵“勒勒”的声音。

两人手骨全折。

这时燕狂徒已发动了！

——朱顺水这匹夫居然当着他的面伤人！



想燕狂徒是什么人！他怎能允许朱顺水在他面前逞威风，当下平飞直越至桌面的那一端，两掌一收，正待击出——未击出前已引起掌风凌厉强劲地“砰砰”两声！

朱顺水重创二人，见燕狂徒双时一收，正要出掌，便待以双手封架！

他反击已来不及，但封锁这两掌，总是可以的。

但是燕狂徒才一缩时，已发出掌风，根本不用击出，掌劲已及胸！

高手比招，往往一招见胜负！

朱顺水大喝一声，身子向椅靠一压，向后翻去！

就在他身子往后疾翻的同时，他已中了两掌在胸前！

但是他这一下后仰，等于把所中的掌力，卸了大半！

他倒翻出去，撞在黑屏风上！

燕狂徒正要追杀，但那翘起的凳底，猝然暴射出一蓬毒针！

燕狂徒怒喝。

他的人，遇强愈强，而且越是愤怒，武功越高，他不要命的打法，曾经将所有的武林高手震呆，而公认为他是天下第一高手！

他凭一口真气，直掠了过去！

毒针是用机括射出来的，射力之强，已到了每一根细微的针，皆可以穿入体内而过的力道！

燕狂徒用手往石桌一拍，这雷锋裂不开的石桌立时四分五裂。

他的人扑去，掠起一阵急风，毒针纷纷逼落，根本射不到燕狂徒的胸膛上。

若朱顺水以跷凳发射毒针，以期将燕狂徒阻得一阻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

燕狂徒全不受阻。

他去势反而更急。

朱顺水才刚刚撞在屏风上，血气翻腾，脸色赤金，燕狂徒就到了。

他刚才的两掌，这才推了出去！

朱顺水目眦欲裂，居然叫了声：“救……”他未喊下去前，“砰砰”胸前又挨了两掌。

朱顺水的“命”字变成了血水，喷了出来，成为一团血雾！

人皆有求生本能，朱顺水尤其强烈。

他双脚在此时，居然仍能踢出，疾踢向燕狂徒的小腹去！

燕狂徒若有双腿，自然一出脚就可以封架住，但燕狂徒的腿不灵便。

旁观的萧秋水都吃了一大惊，正想要出手相助，但燕狂徒的双手，说多快便有多快，一连击中朱顺水四掌后，居然仍能闪电般下扣，抓住朱顺水一双腿胫！

这时朱顺水可以说己一败涂地，全无生机了！

就在燕狂徒全力搏杀朱顺水，低首擒抓住朱顺水一双飞腿之际，那镂鏤金龙的黑屏风，骤然碎了！

有两只手，裂屏风而出：

手比常人粗大一倍有余，平凡，无奇的招式，却似铁鏊一般的手！

一只手掌！一只拳头！却不偏不倚地，拳头打在燕狂徒的脸门上，手掌印在燕狂徒的胸膛上。

屏风后居然还有人！

这宽敞的营帐里，不止朱顺水一人！

这人在出来之前，已一掌一拳，打倒了燕狂徒！

他是谁？

燕狂徒崩溃了。

他所有的内伤外伤，一齐复发。

那一掌一拳，比三十把铁锤铁凿，还要可怕！

那人的一拳一掌，击毁了燕狂徒的一生功力！

这么可怕的一个人，他，究竟是谁？

燕狂徒拼尽全身最后一分力，要将朱顺水撕为两片！

但萧秋水立时将燕狂徒护走。

这时他已没办法再守约，也不能再不出手了。

那人已一步一步，自屏风内行出来，那沉甸甸的脚步声，犹如一个铁的人踱出来。

这个人布思如此周密，以三关声势之弱来造成这一伏击之正中无误，他，究竟是谁人？

任何奥秘，都有谜底；任何问题，都有答案。

幕拉开，上场的人就要现身。

无论多重重要的角色，到非现身不可的时候，无论多神秘，还是要现身；否则就不是重要角色了。

一直等到幕落的时候……

屏风旁，出现了半张脸，半张脸就比别人一张脸大。

然后又出现了半边身子，半边身子也比别人整个身子壮。

然后是手，然后是脚……

这人终于出现了。

铁一般的衣服。

铁铸一样的双手。

铁鏊一般的脸容，绷紧无一丝笑容。

铁塔一样雄壮的人。

萧秋水几乎是呻吟般地叫出了一声：

“朱侠武……”

那人用铁一般无情的声音说：“我是朱侠武。朱侠武才是朱大天王。”

一刹那间，萧秋水完全明白了。明白了为何朱大天王始终能掌握浣花剑庐和权力帮的战况，为何朱侠武跟左常生之役里假装拼得个两败俱伤，明白了他家人为何能逃过“权力帮”的围剿但却逃不过朱大天王的魔爪……因为朱侠武就是朱大天王！

——而父亲居然请朱侠武来助守浣花剑庐！

朱侠武之所以迟迟未发动，为的不过是“天下英雄令”，但父亲一定瞧出了些什么，才将“天下英雄令”藏在飞檐上，引致朱大天王因得不到而痛下杀手……想到这里，萧秋水的胸膛就激烈地起伏起来。

——朱侠武既是“朱大天王”，左常生就一定是朱大天王的人，他们俩的一场两败俱伤，是早就预谋好了的！

——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！

——居然还与胡十四、诸葛先生，并列“天下三大神捕”之一！

——难怪一个擂台，就出动到朱顺水；他原来只是朱大天王派去夺“天下英雄令”的幌子而已！

朱，侠，武！

朱侠武向燕狂徒睨了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楚狂人，你已完了。”

燕狂徒喘息，不能作答，朱侠武狞笑道：“燕狂徒，就算你强运动疗伤，也没有用了，我在武夷山之役，便在一旁觑出你破绽之所在，只是那时以我的武功，攻不倒你，这些年来，我就留在这一击上，你的武功却退步了……打败了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！”

燕狂徒道：“你的一拳一掌，确是打在我的罩门上……我是完了，不过你也给我内力反震，一双手已不能灵活出击……秋水，还不快去把此恶除了！”

朱侠武道：“多年来，你、我、李沉舟，鼎足三分天下，除了武当、少林等较讨厌难缠的门派外，武林中谁与我们争雄？而今三人之中，武功最高的你又让我放倒……现在只剩一个李沉舟了……凭这小子，出道还早，哪里是我的对手，我让他一双手却又何妨！”

萧秋水上前一步，戟指大声道：“朱侠武，你专施好计暗算，卑鄙无耻！”

朱侠武大笑道：“什么卑鄙？什么无耻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要赢，总要动脑筋，这又有什么可说的！”

左丘道亭满手是血，颤指着地上奄奄一息的朱顺水，又指着朱侠武，颤声道：

“你……你才是……朱大天王……那……他……”

朱侠武哈哈笑道：“他只是傀儡，他是人前人后所以为的‘朱大天王’；而我就是幕后策动，真正的‘朱大天王’！”

项释儒痛苦地道：“朱侠武，我听闻你为保护岳大夫人，而在浣花剑庐前为‘一洞神魔’所伤，没料你……竟然就是朱大天王！”

朱侠武大笑三声，每笑一声，如雷一震：“我曾立下毒誓，若不能成天下第一人，便不露原来身份！恶名天下播的事，不如在谋得大权后，则天下又有何人敢有微词！”

燕狂徒强忍痛楚，道：“满口胡柴！猪狗不如，哪配称人！”

朱侠武脸色一变，大步行向燕狂徒，冷如硬铁地道：“燕狂徒，你这是找死……”

忽听一人大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朱侠武很想继续向前走，并动手杀了燕狂徒，可是这一下喝声，却凛然有威，连朱大天王如此坚强的人，也不得不停下来。

喝咤的人是萧秋水。

朱侠武高萧秋水足有一个头，这个铜浇铁铸一般的人，竟为萧秋水的气势而慑住。

——仿佛朱侠武是臣，而萧秋水是王。

萧秋水一步一步地走过去，亮出他的古剑“长歌”。

这时朱侠武的心里乱成一片。这年纪轻轻的人，就像是他是主宰一般，亮剑向他走来，而他自己却该死……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他因及时省悟了这点而急了起来，可是毋论怎么急手脚都似有千钧铅铁一般，举不起来。

朱大无王当然不致于怕了或服了萧秋水。但不知道这是一种极上来的武功，便是“忘情天书”中的“君王”一诀。

萧秋水举剑齐眉，容庄神凝，剑尖凝在半空，遥指朱侠武。

——这是“王者之剑”的剑势。

朱侠武心中一直告诉自己：动手，动手啊！避开，闪开呀！可是手足偏生不听话，脑子里也昏昏沉沉起来，而这时萧秋水的剑已如箭在弦上。

就在这时，一人闯了进来，叫了一声：

“义父！”

叫唤的人是“铁龟”杭八，他恰好在此际闯了进来。他埋伏在山后，准备朱大天王杀退这些人时，再来个前后夹击，杀个清光，却见众人进帐已久，毫无动静，便进去探头一看，见萧秋水剑指朱大天王，朱大天王却毫无准备的样子，所以便叫了一声。

由于他才刚进来，萧秋水的“君王”剑势之始，他全未看到，他武功虽低微，却反而没有阻碍，这一叫，朱大天王立时醒了！

萧秋水那惊天动地的一剑，也立时加‘快，疾地刺了出去！

朱大天王立即撒网。

他的铁网卷住了长剑。

“君王一剑”虽然大无畏、无可拒，但是铁网如山，罩住了剑锋。

朱侠武用力一扯，他自信以他浑厚的内力，不但能把萧秋水扯过来，而且足可以把萧秋水裂为两爿！

但他不知道这年轻人最强的也是内力。

朱大天王奋力一扯，并未能将萧秋水扯过来。

萧秋水稳如山岳。

朱大天王正想再扯，但他的双手隐隐发痛。

他击中了燕狂徒一掌，但是燕狂徒布于脸上、胸膛的内力，也反击得他双臂有七条筋络受伤，两条筋络折断！

所以他一扯未动，再扯力便衰，萧秋水已抽回宝剑。

高手相搏，又怎容得对方稍有缓迟？

萧秋水全身化作一片剑光。

只见他越舞越急，舞到最后，漫天风雪，都似一条无形的风线，串连在一起，而萧秋水成为那旋风的中心，那千百朵雪花飞舞，舒卷住人影——然而那一剑始终未出！

朱侠武只觉有一股强大的压力，铺天盖地地涌压而来，他额上隐然有汗——他现在才知道，他以为这可轻易解决青年人，有多大的实力！

——而他双手仍在麻痹之中！

他绝未料到打倒燕狂徒后，却还遇上这等强敌！

这一下先声尽失，气已馁了。

而且他从来未见过这种武功，竟然把风雪吸舞成了他的剑招。

他当然不知道萧秋水使的就是“忘情天书”十五决中的“风流”诀。

萧秋水这一剑就是“风雪之剑”！

“风雪之剑”，终于出手！

就在这时，那偌大的帐篷，似抵受不住狂风怒雪，轰然坍倒。

朱侠武拿着大帐篷就是一卷，罩向“风雪之剑”！

他手中的铁网，变成了这面宛似能罩天地的大帐，朱大天王的神威，还是难以攫夺的。

朱侠武就像一个天神，舒卷着一张能拥天地的大网，要将萧秋水包起来扔出去！

但是天地无情，却遮不住漫天风雪！

眼看萧秋水不见了，被帐篷裹住了，但又骤然间，天地间发出“丝丝”裂帛之声，萧秋水的长剑已划破布篷而出！

剑光寒。

剑光映雪。

远处山意膝肋、远水浩渺，山寨犹被白雪铺霜，但天地寂寂，朱大天王已不见。

朱侠武已走。

只留下重创的项释儒，左丘超然和燕狂徒倒在地上。纵连朱顺水，也不见了，在萧秋水力战朱大天王时，杭八已将朱顺水救走。

萧秋水居然将雄霸武林、威震中原的朱大天王打跑了。

朱大天王决定要走，有三个原因：

一、他一上来就轻敌，所以尽落下风，不走可能自讨没趣。

二、他的双手受伤在先，若再打下去，武功打了个折扣，不一定是萧秋水之敌。

三、他完全摸不清萧秋水的武功，朱侠武要出手时，早已把对方武功家底、招数背景，摸得一清二楚，没有九分九的把握，是绝不出手的。

就是这对付燕狂徒的一拳一掌，也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研究、观察，精研，一直到今天，布好了局，设计好圈套，有了八分的把握，才敢出手。

他一直以为萧秋水只是浣花剑派的一名剑手，没多大能耐，就算后来萧秋水名噪一时，连杀他要将多人，他一直也以为是“无极先丹”之助，以及八大高手的传授。

这些，他自信自己还可以轻易应付得了。

他一直不知道燕秋水的武功，竟是那么高深莫测。

因为他不知道萧秋水已学得了“忘情天书”。

朱侠武是稳重的人，反正他可以断论燕狂徒已死定了，目的已达，纵牺牲一个山寨，也是值得的，所以他立刻撤退。

——等摸透了萧秋水的底子，再来跟他决一死战！

“别管我们，快追！”

燕狂徒如此喝了两声，一口鲜血似箭般吐了出来。

也因为燕狂徒的吐血，使萧秋水反而决定了折回来。

燕狂徒这时已奄奄一息；他历尽伤残，历遍数次盘肠大战，到了今日，终于日暮崦嵫，无法再承受得起朱大天王处心积虑，又沉猛至斯的一击。

他此刻已骨折肺碎，只凭听觉辨识，目已不能视物。萧秋水扶起了他，觉得他不再是那叱咤风云的大魔头，反而是一位可怜的老头儿而已。

他心头一恻，只觉燕狂徒的身子微微发着抖，他才警觉到风雪那么大，这老人就趴在雪地上，他自己有一身武功，不觉寒冷，但对于一个功力全被击散，命在垂危的老人来说，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……

他掌力一催，将一股暖流，直送到燕狂徒体内去。

燕狂徒紧咬的牙关，终于能张开了：

燕狂徒第一句就说。

“你没想到我不可一世的燕狂徒是这般下场吧？”

萧秋水无言。他年少的时候，有过各类幻想，燕狂徒已成为神话一般的人物，他万未想到居然能在这儿为燕狂徒御敌……

燕狂徒见他没有作答，径自道：“其实我早已想过了。无论你多有名，

多厉害，到头来不过是白骨一副、黄土一杯！”

燕狂徒又问：“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，杀朱大天王？又为什么要先赴临安，阻止岳飞入京？更为什么多管闲事，要促使少林、武当交换武功？”

萧秋水黯然垂泪道：“因前辈关念天下安危……”

燕狂徒打断道：“你要这样想，也无不可，只是我的心里，还有一件秘密，说穿了，就是要了这三件事连在一起的私心。”

萧秋水这可不明白了。燕狂徒惨笑道：“这一切都是为了李沉舟。”

萧秋水茫然不解：“为了李沉舟？”

燕狂徒点头道，“因为李沉舟不姓李！”

萧秋水更懵然了：“不姓李？”

萧秋水又惨笑起来，血水自他迸裂的脸容溢出，他说：

“李沉舟不姓李，姓燕，燕狂徒的‘燕’！”

“他就是我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！”

在这一刹那间，萧秋水的表情就似生吞了十粒连壳的鸡蛋一般不可思议。

燕狂徒道：“你可以惊讶，但你不可以不信，因为这是实情。”

萧秋水不敢置信地望向燕狂徒。只见燕狂徒艰难地又道：

“不但你不相信，连李沉舟自己也无法置信。”

萧秋水诧声问：“连……连李沉舟也不知道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要是他知道，又怎会率领他的兄弟，推翻了我，把我赶了下来；若他不是我的儿子，凭他当时的武功，以及我那时的武功，要杀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？”

“权力帮”原本为燕狂徒所创，萧秋水早在数年前已听人说过了，但燕狂徒原来有意让李沉舟得逞，这事委实太令人难以置信。

燕狂徒道：“我一直要你陪着我来，便是怕万一有个不测，还有个你，把这些告诉给李沉舟听。这是武林中的一个秘密，除我以外，没人知道。”

萧秋水暗中运气一催，就将暖流，源源送入燕狂徒体内，道：“不会的，燕前辈，以您的功力，只要调养，便会好的。”

燕狂徒道：“能不能好，你我心知肚明，我们是男子汉、大丈夫，生有何欢、死有何惧？你不必瞒我。”

萧秋水低头道，“是。”

燕狂徒又说：“我本来带你来，是希望你作个见证，而不要动手，只要将这件秘密，带回去告诉沉舟便了……岂知我这般不济，反而要你相救，逐走了朱大天王，才能保住一口气，说得这些话……”

燕狂徒苦笑一下，又说：“说也奇怪，我生平天不怕、地不伯，什么死劫险难，全挺过来了，也不见有什么有禁忌得了我……只是这次出击前，总有些阴影，怕这件事从此没人知道了——我毕竟是他爹，他毕竟是我儿子啊——所以便要带个武功不错，又必须不是朱大天王或沉舟的人，而又不当我是者邪怪的人来作见证，这便选中了你……”

萧秋水不禁问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何不将真相告诉李……沉舟呢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。我生性狂霸，怎能有家室之累？自从他妈妈死后，我的武功，已修习至巅峰，若有旁鹜，很容易走火入魔，便由得他自生自灭，只把一些基本上的武功教予了他，没料他天悟过人，不

但能得我真传，还能推陈出新，自创一格，更善用人、组织，与其他名派高手，串连来伏杀我……其实这样也好，他不知道，也就罢了。‘权力帮’在我手上，组织散乱，良莠不齐，都是些游兵散勇，能成得了什么事……由他接掌，果尔不多久，便成天下第一大帮了……”

萧秋水犹疑地道：“前辈是……要我通知李……燕沉舟您是他爹爹？”

燕狂徒又咯了一口血，喘息道：“你的话，说一不二，沉舟会相信你的，就算敌人，也信你的话……也为了此点，我才选了要你来。”

萧秋水狐疑地道：“我这般说，他便会相信么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他若不信，告诉他，他右脚足底有红痣三颗，他自会相信。”燕狂徒说着，长叹一声：

“那时他娘还在，他还小，我还有闲心替他洗澡；他的痣若生在左足底，再加四颗，只怕早就当上皇帝了。”说着，内息陡急，一口气几乎喘不过来。

萧秋水忙道：“前辈，您先歇歇再说……”

燕狂徒瞑目叹道：“歇不了，歇不得，一歇便没了……你也省省力气，不必将真气灌输给我了。任令多大的英雄，也免不了一死，你又何必勘不破呢。”他稍微顿了一下，积聚精力又道：

“沉舟既是我的儿子，待我重伤复原后，便想到要为他做些事儿，所以才夺‘天下英雄令’……他这个人，心高气傲，而且本领也蛮不错，若无端为他做事，他反而会不悦，所以我想替他杀了朱大天王。”

燕狂徒稍停一下，接着说，“你一定不明白何以我要杀朱大天王的了？”萧秋水点头，但不希望燕狂徒多说，而希望他多休息，燕狂徒却道：

“其实很简单，沉舟对朱大天王过于轻敌。他生平自以为从没藐视过敌手，其实则不然，一个很自负的地方往往其实就是他最大的致命伤。沉舟虽不看低人，但他把朱大天王也看得如一般人的‘高估’，但这还是‘低估’了朱大天王的份量。你看朱侠武有名他不要，几十年来明里宁愿做个小捕头；暗里是长江七十二水道三十六分舵的幕后主持人，如此隐忍多年，所谋者大，不可不慎。”

萧秋水动容道：“那么朱大天王谋的是什么？”

燕狂徒又咯出了一口血，喘息道：“小则是领袖武林，大至于君临天下！”

萧秋水变色道：“难道他想当个‘儿皇帝’！”

燕狂徒道：“这又有何不可？他跟秦桧一朝一野，狼狈为奸，跟金人又勾结，甚至跟鞑子也互通声息，要当个傀儡皇帝，也没什么稀奇的。”

萧秋水有些恍悟了：“那前辈上少林、武当……”

燕狂徒道：“正因发现了朱大天王的阴谋非同小可，而且这人武功也防不胜防——你瞧，连我都着了他的道儿了——便要少林、武当好好维持下去，至少具有抗拒朱大天王的实力，好教沉舟不致于孤掌难鸣。”

萧秋水叹道：“前辈真是一番苦心，李帮主他真应该知晓……”

燕狂徒道：“当年是我对不住他，也对不住他娘，我只顾练功，狂热追求功名，哪曾关照过他母子俩？现在他的拜弟柳五已死，对付朱大天王，可说又少了个得力人手了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前辈别担心，沉舟兄待我也不错，只要他不将‘权力帮’变本加厉，胡作非为，我倒可鼎力相助……”

燕狂徒似有难言之隐：“有你相帮，自然是好，不过……”

萧秋水鲜少见这武林大豪，有吞吐之言，不禁追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燕狂徒道：“沉舟的个性，我是知道的，他为达到目的，不惜不择手段，我虽狂放不羁，快意恩仇，平生无过无悔，但他比我更狠！”

你瞧他将我掀下‘权力帮’，来，便可见他的敢作敢为！但是民族大节，不可败坏……”

萧秋水眉心一紧，问：“什么大节？”

燕狂徒稀嘘道：“朱大天王卖国求荣，又害忠良，是为不齿；沉舟当不致如此！但他会认为岳元帅若被捕杀，可以造成他叛军的势力，所以一定会阻止武林同道去援岳飞，如此便是失了大节……一方面是为了岳元帅忠义过人，一方面是怕舟儿日后被人诬为残害忠良之辈，所以我第一件事，便是拦阻岳飞返京，以免岳元帅被害，以免造成沉舟一念之差的局面。可是我在关帝庙，听了岳元帅的一番话，我自惭小人心胸，劝也无益，只好希望岳元帅的命福两大，看舟儿一念之间成仁取义的造化还是造孽了。”

萧秋水呆了半晌，喃喃地重复道：“李沉舟……燕沉舟……燕沉舟……李沉舟……”

燕狂徒艰难地道：“他娘姓李。他以为自己自小没了父亲，所以跟他娘姓李。”忽又一笑道：

“我死后……武林中三大支柱，便是沉舟……朱大天王……和你萧秋水少时确有想过成为天下第一人，或武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梦想，而今一旦听得这一代宗主说出来的话，却有一阵莫名的恸哀。

他说：“我看燕……帮主，矢志抗金，不会在大节关头，变了节操。”

燕狂徒脸上又有一抹苦涩的笑意：“他是不会。但他跟我一样……对某些东西，还是放不开的。……他知道岳元帅死后，很容易会激发起一股力量，他先用来拖当今天子下朝，再用来抗金的……”

萧秋水喟道：“这也不能说他是错的……但是宋室覆亡后，又以何名目抗金！岳元帅死后，天下又有何人义勇抗金？”

燕狂徒惨笑道：“便是如此……我……我所能力他做的事，都已做了……可惜未能真个将朱大天王杀了……可惜……可惜未能将朱大天王杀了……”

这一代狂豪，就这样气绝而逝。他临死的时候，将一样事物交给了萧秋水，那便是“天下英雄令”。天上的雪又飘了进来，一朵一朵罩在他的须眉上，宛似一朵是怒，一朵是怨……

临安府大理狱的墙头上，忽有一人影一闪而过，几个戍卒以为眼花，定睛看去时，却什么也没有，好生纳闷。

他们却都一齐看见了，轮廓虽蛮像个人影，但人却不可能有那么快的速度，所以议论纷纷起来：

“咦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敢情是个人……”

“你奶奶的，老夏，别是昨天泡妞泡花了眼你，人可以在咱‘大理狱’，中来去自如么！”

“不是人，那难道是神仙……”

“不是神仙，是狐仙！”

“狐仙……”

“是晚上你一个人被窝里凉凉儿时钻了进来的狐仙儿呀。老庄！哈哈……”

“哦……哈哈……”那戍卒也恍悟“狐仙”的意思，阴阴地笑作一团。



他们却不知道在这几句谈笑间，那“狐仙”已连飞越过“大理狱”的十三个关卡，抵达了大理狱的要犯重地，正匿伏在屋顶阴影中，准备全力一搏。

他们当然不知道。

这当然不是狐仙。

这人是萧秋水。

萧秋水自瞿塘峡返，将“第一擒拿手”项释儒与“插翅难飞”左丘道亭救了出来，并助两人将折断的手骨驳上，这之后，萧秋水就决意闹临安府大理牢。

牢中有岳飞！

为救将军，义不容辞！

萧秋水此刻手心冒汗。

从大理牢入门一直闯到此处，已经历十三道重关险地，但都不足以拦阻他一分一毫，但是到了这里……

他猛抬头，这重牢的声势，可畏如山，可怖如魅，耸立在眼前，月光下，有他拖得长长的影子……

他知道，这儿便是近半月来，无数英雄好汉，不借抛头颅、洒热血、闯进去的地方。

然而全皆伏尸在这块旷地上！

这么广阔的五十丈的地方，没有任一丝遮蔽的地方，这大牢里的前后左右、东南西北，皆是青石板地，无一点掩盖的事物。

任何人都不能一纵十五丈。

何况那狱墙足有二十米丈高。

连萧秋水也不能。

所以他只有被人发觉。

他被发觉的同时，身影暴露在月光下。

发现他的是狱墙边的戍卒。

他们发现时，只见人影一闪。

这些戍卒都是身经百战、千中挑一的好手，而且反应绝快、杀人如麻，是心狠手辣的角色，否则也不会被遣来这儿把守“大理狱”中的“天字第一牢”了！

可是他们从人影如此迅疾的一闪中，无法断定是不是来敌。

所以他们更聚精会神地观察，可是那“人影”，却在月色寒光中消失了。

他们不知道萧秋水已施展了“忘情天书”中的“月映”法，已潜至狱墙下。

然而狱墙下也有人把守。

月色照不到此地，被些阴沉的墙影遮断了，要是墙头上的守卒能望得到，一定会发现墙下的伙伴都倒地了。

萧秋水更以“地势”法潜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击倒了他们。

然后再“壁虎游墙”，蹑上狱墙上来。

他一面潜上墙来，一面暗自盘算着如何一举击杀数人。这些人都是高手，若一旦示警，四面八方都有援兵，如此打起来，自己脱身都甚难，何况还会打草惊蛇，以后想救岳元帅就更困难重重了……

这时只听墙上的守兵，正在对话。

“奇怪，我刚才明明看见有个人影……”

“哪有人影，是月影罢了，这几日来劫牢的人委实太多，咱们不免疑心生暗鬼。”一人接道。

“人哪有那么快的轻功！”一人调侃道。

另一人笑接道：“那些来劫牢的人，还不是一一死在我们的暗器下、陷阱中，像前日来的那一伙人，全给我们骗下了刀山，刺得身上噗嗤噗嗤十七八个洞透明，一身是血……昨夜来的三个，浑身淋满了沸油，给火烧死了……前七八天最大帮的一批，整百人，不是一个一个喂了咱们的弓箭，掉进地窖去，尸体都焦烂不堪啦……哈哈，他们还敢来！”

“这些人可是吃了熊心豹胆，天天来劫牢，也真有不死的人！”另一人纳闷地自语道。

萧秋水心中暗忖，你们这班狗徒，当然不知什么是“临义决勇，虽死无惧”，却使这么多忠肝义胆的仁人侠士，丧命于此……

萧秋水几按捺不住，但他一念及岳飞，就硬生生压住心头的怒火。

——无论如何，先把将军救出来再说！

所以他悄悄地潜入。但是这大牢，尽是坚硬不可摧的大理石砌制的，而进出口都只有一道闸口，更可怕的是，这大牢里只有一个监房，坐落在大牢中心，每一处都有高手把守，根本就无法混入。

萧秋水心中犹似有一把火在燃烧着一般：大宋皇帝竟对为他立功勋绩的将军如此轻贱，而这一整座牢的千百名武林好手，为的只是监守一个“岳元帅”，好一个岳飞！

萧秋水想到这里，心头热血奔腾，心中立下誓愿，说什么也要见岳元帅一面，说什么也要救他出来。

萧秋水施“月映”、“地势”、“风流”等法，借着一事一物，来逃过监守高手的耳目，愈渐进入了大牢。

可知这“天字第一牢”，镇守的都是第一流好手中的好手，纵是昔年燕狂徒亲至，在这唯一通道的严密监视下，也一定被发觉，只是萧秋水所学的是“忘情天书”，他正好将十五法门的与物平齐的优点发挥出来，所以一直进入了牢中的最后三层，仍未被发现。

他有时仗着守卒手中的火把摇晃，以“火延”之势，掩人眼目，闪入牢中，有时铁闸不能硬闯，他便以“师教”之势，竟随在卫队之后，进入牢去，严然禁军禁头的样子，竟让把守的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而没有喝令盘问。

但到了最后三层闸口时——过了这三层，便是岳元帅囚禁之所——他便知道少不免要硬闯了。

他一看那守闸的人，便知道这些人，都是久经磨练的一流好手，而且到了最后三道闸口，镇守的人都十分相熟，而且并不移动更替，根本就无暇可寻、无机可趁，稍一动手，足可惊动全牢，成了前后夹攻，瓮中捉鳖。

——他自己倒无所谓，怕的是失去了救岳元帅的机会！

在第三重闸口前，把守的是四个玄衣老者。这四个人纹风不动地坐在那里，事实上，也没有一丝风能吹得进来。这儿根本没有人能出去，也没有人能进来。

这四人把守在这里，萧秋水可以看出这四人的武功，足可令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；而这里又无闲杂人等，连其他卫兵都没有，根本混不进去。

——这四人无疑就是江湖中人为之齿冷的秦桧手下四名近身护卫：“穷凶”、“极恶”。“歹毒”、“绝狠”四大高手。

萧秋水此刻的武功，虽然高绝，但他自知尚未能在三招两式内，制住这四人。

只要这四人中任一人及时示警，要救岳元帅，可谓难上加难矣。

秦桧将自己身边的四大护卫，遣来此处监守岳飞，无疑把岳飞看得如同自己生命一般重要——即是岳飞不死，他自己便难以活命，所以才不惜置重兵于此地。

萧秋水估量情势，忽瞥见这石砌的围墙背上，有一通气小窗。

这小窗用铁枝围着，小得连头也难以塞进去，更毋庸说身体了。但是萧秋水却大喜过望。“忘情天书”中有三十五诀，其中有“土掩”一诀，这牢里大理石坚固，无法利用，但此处因枢守前后要塞，故开一小孔，萧秋水就有办法潜进去。

在这同时，十数重监狱之外，是狱监寓邸之所，屯有重兵，狱中万一发生什么风吹草动，便在此直接调兵，在这些官家重地之外，是一片败垣残瓦，然后才是民房。在这些民房的其中一问，虽已是子夜时分，但依旧点着一盏明灯。

从窗口望过去，可以看见一群人，正聚精会神地凝视桌上，桌子上有一张手绘地图，看似围城一般，十分繁复，其中有不少处已用朱砂红笔打了记号。

这十几个人，都是背负长剑，或腰缠软剑，或手持兵器的武林中人。这些人都神色凝重，听一个鹑衣百结的人分析地图形势。

这鹑衣百结的老乞丐，正是当年在长坂坡擂台下重创后影踪杳然的丐帮帮主，“神行无影”裘无意！

而在他身旁聚精会神听说的人，大多数是丐帮七袋、八袋的高手和武林中侠义之士，以及几个闯荡江湖数十年然都未知天高地厚，且有情有义的人。

这些人当中，正包括了一面听一面挖鼻孔的铁星月、一面听一面剔牙缝的邱南顾、正在打瞌睡的大肚和尚、两只眼睛转来转去打量室中人的施月、显得凶霸霸的陈见鬼、在灯光下更显黑黄一片的李黑，还有搔着光头顶的洪华、以及一点也听不明白的胡福。

就是这一群人：

“金刀”胡福、“铁头”洪华、“铁钉”李黑、“阎王伸手”陈见鬼、“杂鹤”施月、大肚和尚、“铁口”邱甫顾、和“屁王”铁星月！

这一干人聚在一起，又不知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！

萧秋水蹑手蹑足的，不发出半声半息地，将那铁铸也似的围墙，自那一个尚不及人头大的小孔开始，以“土掩”之法，渐渐已掘出了一个人般大的墙洞。他自己当然不须要那么大的一个洞，但为方便岳飞的进退，便索性将洞口掘大。

然后他自己闪了进去。

这最后二重的铁牢，竟然没有人把守！

——当然没有人守了，如果有人镇守，自己掘洞让光透了，还会不被发觉么！

他所挖的地方在窗口之下，而窗口则在闸门的背面，那四个灰衣人全监守在门口前，他们以为那窗子人根本进不去，所以不必把守了。他们认为再高的武功也不能震破围墙而不发半点声响。

但“忘情天书”的十五法门不止是武动，而且是比武艺更精微、更高远、

更活用的东西。

萧秋水以“土掩”办到了这点。

他一旦掠了进去，首先发觉里面没有人，颇感诧异。

靠近岳飞囚禁处，反而没有守军，岂不奇怪？

紧接下来他就感觉到一种从未有的感觉。有一种心情，使他血液奔流加快，心脏跳动递增……好像要去见一个极伟大的人物，现在他已看到他的倒影。

这重牢里但觉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息，一股异风，扑面吹来，使萧秋水提高戒备，但又不是掌风。

萧秋水接下来便有一种感觉——这里不安全。

萧秋水的感觉一向正确。

他当年是凭着这种天赋异于常人的“感觉”，躲过康氏父子在浣花剑庐和万里桥等的剑击，此刻他又感到昔日所感受到的杀气！

他仍为了要见到岳飞，而不惜冒一切奇险，他试着探出一步，突然之间，对面墙壁裂了开来，数十支弓弩，一齐射出厉箭来！

这刹那间，数十支箭射向萧秋水，换着常人，根本就无法躲得开会，但是萧秋水不但在这刹那躲开了箭矢，而且双手如密雨一般，将射出来的箭矢都抄在手中。

箭矢是在机簧里射出来的，在如此短距离下，力道极大，萧秋水在抄住时已法去力道，这一共四十余支箭，全给萧秋水拿在手里。

萧秋水要接住箭矢，是因为不能让这些箭射空而射到了墙上！

墙的另一面就是那四名灰衣高手。

惊动这四名灰衣人倒还不成大碍，而是牢中知有人劫狱，先对岳将军不利，这是萧秋水最忌畏的。

萧秋水接下箭矢，但接不下机括“嗡嗡”的声音，萧秋水拿住了箭，静下来聆听一会，那墙外的四人似无动静，方才又踏前一步，确定安全，又迅速踏前了几步。

就在这几步之中，又触发了机关：只听“嗤嗤”连响，顶上屋梁有数十道寒星打了下来！

萧秋水心念疾忖：好毒！他应变奇速，一见寒星上隐有蓝芒，即除去衣衫一搂，将暗器尽皆兜住。

但这时外面的四人，也有所觉了，只听一人道：“里面好像……”一人即断定道：“有人闯进来！”另一人迟疑道：“不会吧，怎闯得进去？”还有一人疾道，“进去瞧瞧再说！”

第一人又补了一句：上小心埋伏，不要自己误踩陷阱！”第四人漫声道：“我自会晓得，才不寿星公吊颈嫌命长哩！”

萧秋水听到此处，心里一·动，知道如此闯下去，必定触发很多机关，对自己极为不利，而且万一让敌人察觉，有所戒备，则如何救得岳元帅！不如先将几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伏，来逼问如何进入中心牢的去路更好……

当下心意既定，已听门外钥匙触锁之声，正要掩至门边，突然脚下轰隆隆连声，骤然裂开一洞，萧秋水脚下一空，他应变奇速，世所难匹，即一掌遥拍墙壁，以反挫的掌力，身形轻若薄纸，已越过深坑，如一只壁虎般，已贴到门后。

只见深坑内是明晃晃的刀山，刀尖上隐有血迹，还有类似人体内肝脏之类的东西，萧秋水知是一些蹿厉敢死的侠士能人，中埋伏被杀的遗迹，心中一阵凄酸，又一团火直烧上心腔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扇铁门“依呀”一声，已被启开，萧秋水随着门开而夹伏在壁与门间，四条人影，拦在门口，只听一人道：

“哦，真的有人闯了进来！”

“人呢？”另一问。

“怎么不见人？”又一人问。

“会不会是闯进去了？”最后一人问。

“要不要示警？”第一人问。

他们一边问，一边走了进来，他们以为有人闯了进来，但人已中伏或潜入最后一层防线去了，怎料敌人就在他们的背后……

在茅屋中那边的分派已成定局，裘无意最后长吸了一口气，就在他长吸一口气，尚未呼出来之际，他的胸膛骤然庞大起来，使他看来神光诏焰，威风凛凛，不但不像个年老乞丐，反而像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！

他说：“我们的计划就这样拟定，能闯进去的便闯进去，能混入去的便混入去，其他吸住敌人的人，便要战到最后一刻，负责救元帅的，便是豁了出束，负责探路的，便一定要活着出去，把所探得的雨道记下来，方便下一趟的英雄志士，援军要及时赶到，也要保持实力，都明白了没有？”

大伙儿都说：“明白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是。”有的说：“谢谢裘帮主。”只有一个人道：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众人都静了下来，往那人望过去，那人本来正全神贯注在挖鼻孔的乐趣中，漫不经心一说，却见众人的眼光俱投向他来，他挖鼻孔的动作只好顿住了。这人便是铁星月。他原本正挖得好乐，忽然叫人瞧着，总不好意思再挖下去，很觉扫兴，便道：

“瞧什么？没见过挖金沙呀？”

有几人便有些动怒，胡福，李黑等忙叱骂铁星月，铁星月却依旧笑嘻嘻的不在乎，他除了萧秋水外加半个梁斗外，什么都不怕，就算玉皇大帝来，他也照样吊儿郎当，不管什么三灾六难。幸好裘无意早已熟习这于武林豪杰的禀性，于是问：

“铁老弟有哪点不懂？”

铁星月张开大口一笑道：“不是不懂，而是觉得你们在浪费时间说废话，什么计划攻陷，什么撤退妙计，说什么左翼右翼，谈什么前方后方，咱们一个月来攻了又攻，救了又救，还不是攻不进大理狱，救不出岳将军，却在死了这好多人！还议论个什么劲儿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皆大怒，七口八舌吆骂起来了：“你是怕死不敢去了是吧！”“他奶奶的，怕死的就不要在这儿跟我们平起平坐！”“真没想到潮州屁侠胆小如鼠！”“王八羔子……”等等骂个此起彼伏。

却不料越骂得凶，铁星月越是高兴，他已经好久未被人如此骂过了，听来真是高兴，眯着小眼要物色一两个比较会骂的，日后要跟他比过谁骂得凶。

铁星月如此说，连他的老搭档邱南顾都觉有气，一把揪住他道：

“如此说，你，不要跟我们去救岳元帅了？”

众人都静了下来，等着铁星月的答复。谁知铁星月呼地跳下凳来，一手

揪向邱南顾的衣领，骂道：

“你长着一张嘴，净不说人话！我老铁不去？那除非是改姓邱！我是不喜欢这么一大堆计划啦、撤退啦、后援啦、保持精力啦……要拼就去拼。”他说着反手“叭”地撕开了衣襟，敞露出毛茸茸胸膛，声音犹似金铁相击，大声道：

“只能进，不准退！我们救的是岳元帅，岳爷爷他任大守重、事上忠谨、侍亲至孝、临下明察，这样子天大的好人，都要下地牢里，受煎熬苦楚，昏庸至斯，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！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！既不生眼，咱们就舍得一身刚，皇帝拉下马，有进无退，拼了算了！”

他平时说话，总是强词夺理，但这一番说来，凛凛大义，令人神为之奋，不敢相驳。众人静了一会，裘无意道：

“铁兄弟说的是，老乞丐我指东划西，反而使大家缩手缩足，不易发挥；”他苦笑了一下又道：

“不过，铁兄弟既知岳元帅恩深义重，这事便得慎重而行。若今日不是为岳元帅安危，不是要求照顾到众家的牺牲是否值得，你铁兄弟敢拼命的地方，我老乞丐绝不退后一步！”

邱南顾听了，热血贫腾，比铁星月还先说了：“裘帮主，你不退后，我邱铁口也不退后！你若战死，我也不苟活！”

裘无意抚髯哈哈大笑，众见这老少等慷慨激烈，都为之动容，静默不作声，但心底里都燃起了侠烈的火焰！只听李黑那低沉的声音道：

“裘老，您老人家调配有度，这是整体作战，决不可因个人鲁莽行动，而误大事，老铁小邱不懂事，您老别见怪，但万万不可乱了阵脚，否则救不到元帅，反而害了大家，万一搞个不好，秦孽横起心来加害岳元帅，那就糟了。”

众人听了，心下自是一寒，都觉有理，不禁凝肃起来，裘无意也正色道：

“我何曾生气？不过李兄的话，也有道理，决不可鲁莽从事，害了元帅。”

胡福点点头道：“我们大家还是遵照裘帮主的指示行事。”

众人都说好。忽听一人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你对裘帮主的分配都了然了？”

只见说话的人高大硕壮，眉须皆白，原来是“千手剑猿”商俊龙。只听胡福嗫嚅答道：

“我……听不懂。”

众人都哗然。原来胡福功夫扎得稳，全靠此人勤练，他是本着“人家练一朝，我就练十天”的蛮干，而终于练得一身好本领的，但脑袋素来都比人迟钝，商俊龙与之相交未深，但也了解他这点，故作此问。

胡福这一答，很多人都忍俊不禁。商俊龙又问：“不懂你又跟？”

胡福讷讷地答：“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跟裘老帮主去救岳将军，这件事准没错儿……我就跟定了。”

众人听他解释，俱为这正直的人所感动。裘无意叹道：“其实我们冒死救将军，将军肯不肯出来，还是殊为难料的事哩……”

此语一出，众人又为之诧异不已。其中一人乃是湘北大豪，因慕岳飞，不惜弃家来救，这人姓柴名华路，外号“急惊风”，便忍不住大声说：

“我们不惜死，毁家相救，万一岳将军真的不愿出来，我们则如何是好？”

各人俱议论纷纷，大肚和尚道：“我看岳元帅不致于不出来吧？里面又冷又湿又没好东西吃，有什么好留恋的！”

陈见鬼也不服气地问道：“你说岳将军可能不肯出来，那我们不是白花心机？你说这话，可有证据？”

裘无意叹道：“以前将军常跟我说：一日为君，终身所尊，若皇上要他死，他便不愿偷生流落于江湖...”

“杂鹤”施了月奇道：“你见过岳将军.....”

裘无意身旁的一位八袋弟子挺身道：“裘帮主是当年宗泽将军的部将，当然见过岳将军！”这说话的人虽年纪不大，但他素来说一无二，在武林中甚有地位，他就叫做“话不二说、招不过三”，姓万，叫加之，“话不二说”是指他言而有信，“招不过三”系指他的武功厉害，在他的手下，很少人能走得过三招的，所以名为“招不过三”，若不是因他年纪太轻，早就升为丐帮十袋的长老了。

万加之这么一说，很多人都为之动容，失声道：“那裘帮主是“千手剑猿”商俊龙年纪较长，猛想起当年奋勇沙场，驰骋杀敌的一人，失声道：

“裘西门裘九将军？”

裘无意发出一声浩叹，捻髯道：“正是老夫。”

这下子才明白，何以一千来救岳无帅的武林好汉，这些人各有一身绝艺，互不服人，却都听命于裘无意，而且也了解了裘无意何以一介布衣，而对布阵行军之法，如此熟习；更且明白裘无意的身世，原来裘无意便是昔年宗泽手下勇将，其实传言的所谓“怒动天颜”，不过是皇帝对忠臣排挤的遁词而已。

裘无意道：“我在长坂坡，本就该死了，后来为一女子所救，她给了我一颗武林中人所梦寐以求的‘无极先丹’，说能医好我的伤势，不过要我答允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我加入‘权力帮’，她说李沉舟很欣赏我，劝我何必固执，同样是抗金，引丐帮加入‘权力帮’，也没什么不好，而且李沉舟日后图谋大举、领兵作战时，少不了借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.....”

大多数的人都不知有过这一段经历，但知“权力帮”已日渐式微，劝诱裘无意入帮，无疑如虎添翼，理所当然。裘无意继续说了下去。

“我一听后面的话，知李沉舟狼子野心，便表示宁死不允，后来李沉舟也来了，他很年轻，看了看我，就说：‘是硬骨头，不要难为他。’便囑那红衣姑娘喂吃了药.....”众人听那盖世魔王“权力帮”的帮主竟是一个如此好商量的人，都觉奇谔；裘无意有些不好意思，自嘲一笑又说了下去。

“.....那是一颗‘阳极先丹’，所以吃下去，还有后果，那红衣姑娘又指示我到丹霞山去吃‘草虫’.....这条老命才算保住了。”

裘无意所说的“红衣姑娘”，自然便是“红凤凰”宋明珠，她因与萧秋水丹霞山的夙缘，而发现谷中有解丹药之毒的“草虫”，这些因果关系，自是裘无意所不知的了。

众人听得他如此说，一方面暗佩裘无意光明磊落，这般狼狈的事，他也但然相告，一方面更软服他豪强不屈之风骨。

“不过诸位也不用大担心，到时候岳将军如不肯出来，我们一齐跪地相求，誓死不走，将军最体恤部下，生怕我们被好贼折磨凌辱，说不定看在这份儿上，跟我们一起出大理狱来。”裘无意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现在已近二更，咱们该出发了！”

裘无意的轻功高，加上李黑、胡福这一干武功较好的人，先去打前锋，众人都称是，大肚和尚居然念起佛来：“阿弥陀佛，他妈的，这次不要再又徒劳无功，退了回来，那我就天天上香拜神，决不食言听一个声音道：“加我一个，会不会太多？”

众人忙抄兵器在手，纷纷准备，正要吹熄蜡烛，却见一人，冉冉自窗前升起，雪一样白的宽袍，却不是东海林公子是谁？

在出征前有此强援，众皆大喜，愉悦不已。

这时外面的雪势，已越下越大了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林公子飘进来时，带着浓浓的雪意……



### 第三章 雪止

萧秋水等那四个人一齐进入室后，立即就出手。

他一出手，就封了其中一人背心的“陶道”穴。

他此刻身手，是何等快捷，何况是偷袭在先，自然一抓就中，但他不忍伤人，所以只封其穴道。

但是那四人的武功和反应，都可谓高极快极，一人着了道儿，三人一齐警觉回身！

但就在这时，萧秋水的另一手已点着了另一人背心的“魂门”穴！

另外两人，正要出手防御，萧秋水横里陡出一脚，居然在另一人身形将转未转过来之际，仍踢中了他背心的“中枢”穴，不过在刹那，对方四人，已倒下去了三个。

还有一个人，几曾见过这般声势；这四人在秦桧身边作威作福已数十年，从未栽过，而今一上来，便已倒了三人，剩下一人，这人心中大慌，不知来敌多少，便退了几步。

但他退这四步，可谓错极，因为仓皇之中，踩着了机关，猛觉脚下一空，想要拔身跃起，已来不及，惨叫一声，便落了下去！

这刹那间，那灰衣人的一声惨叫，在寂夜中可谓惊天动地，无奈他口一张，萧秋水情急生智，遥劈一掌，这一掌并无其它用意，但一阵强风掩至，竟将那灰衣人叫出的声音，打得吞了回去，其他的声音，也因劲风涌灌而入，那灰衣人只能张大了口，叫不出半句声音来。

这时他的身体已沉了下去，“咚”地落入了一个水池之中，全身立时冒出了一阵白烟，以及刺鼻的焦辣之味，那些池水，显然是蚀骨化体的药水，萧秋水只见灰衣人脸肌抽搐，甚是难看，于心不忍，稍为一怔，那灰衣人的惨叫声，便要传了上来。

却在这时，那原先陷落下去的活动地板，又“霍”地掩了起来，原来是设计这机关的人，怕落下去的人能爬得上来，便使地板自动封合，使敌人惟死一途。却不料这一封，也封死了灰衣人的声音。

萧秋水心中暗叹一声，瞧好地形，长吸一口气，一射而过，手足都不触及室中任何事物，直往黝暗中的一处入口扑去！

原来在室中深处幽暗里，有一处螺旋形的梯口，直通至不知何处去，萧秋水的眼力强，马上窥出该处显然是最后一重地牢的入口，他的心忐忑狂跳，只求能救出岳飞，即死而无憾。

他一跃而入甬道，“笃”地一点，犹如蜻蜓点水，比小鸟落在地下还轻，但这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甬道深处，忽有人厉声问：

“谁！”

这时茅屋内已没有了灯光。

也没有了人。

人都到了漫无风雪之中。

他们彼此在墙角一把拳，各奔赴自己的岗位，风雪中，这些人一别不知何日再见。

袭无意带着李黑等二十多人，潜行蹊伏，很快地就来到大理狱之前。

这一行人因所肩负的任务极重，虽生性好玩喜反，现都凝肃以对。

众人在风雪之中，伏在雪堆中，都听到同伴在身旁细细的喘息之声，鼻

嘴里所呵出来的暖气，渐渐融化了眼前的冰雪，使贴脸的雪堆里凹了几个小窟窿。

这时外面在狱前戍守的卫兵，一队又一队地来回巡视着，裘无意视察了好久，忽然一点头，刷地掠了出去。

他因数次劫狱，对狱中情况，已摸得一清二楚，这一刻间正是围墙上卫兵和墙下守卒换班之际，在这瞬间，防守最弱，而他是“神行无影”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，已掠过了那片旷地，翻身返入了围墙。

其他留俯在雪堆里的侠客，有的眼光充满了期待，有的嘴边挂了带信心的微笑，果尔，未几，只见墙上的一排穿行的人影，来回巡造着，忽在队伍背后，又多了一条蹑手蹑足的人影。

这人影在风雪的城墙上，加进那一排巡逻的人中，突然之间，这人已无声无息地将最后面一人点倒，轻放在地上，而队伍前面的人浑无所觉，继续巡更。

这人影又贴近最后一人背后去，迅即又出手制伏了那人。如此一个一个制下去，整个队伍的人，全在无息无声中被消灭。

这一个铁桶一般周密的大理狱防范，因破了一隅，防守大失，这一千豪杰侠士，互相一点头，便往这缺了守卫的一隅，在雪地上以时爬行过去。

到了墙脚的阴影下，这些伏倒蠕动的人，立时又变得灵敏如狸猫，飞快地登上了围墙。

围墙里，便是大理狱一层又一层的牢房。

在这些牢房的最深处最中央的一所，便是他们钦仰所归的岳大人受困处。

一旦想到这一点，这一群侠客便恨不得立时杀到了那一层去，救出为国为民的岳飞将军！

可是他们更知道，此举不得有失——这一层又一层的牢房，尽是守卫，尤其是最后三层，把守的人都是一流高手。

他们数次暗潜硬闯，莫不在最后第三关被挡驾了，终有人硬抢进了最后第二关，也从未有活着出来的，至于最后一关之凶险，便可想而知了。

但岳元帅被禁于最后一幢牢房，这些作子弟兵的无论如何，纵上刀山、下油锅，也要去硬闯一闯。

只要过了那大理狱外的一层守卫，其他机层，囚的是普通犯人，把守的人武功平平，要越过去只要小心点不被发现，理应没有什么困难。

但是得快——因为下一批守卫，半个更次后便要来调换班次，届时一定会发现同伴失踪的事！

临安是京师之地，禁军子弟和大内护卫，都是当今武林中响应的角色，可不是好惹的。

所以裘无意带着一千人，左穿右插，前闪后伏，迅快地晃过了十几幢牢房。他们每过一处牢房，便闻睹一些惨绝人寰的呻吟和令人发指的酷罚，及使人齿冷的场面。

在第四号牢房里，其中一个监牢中的囚犯，十指都被斩去，血涂得一地都是，那囚犯因为极渴，竟用舌头舐他断指上滴落的血！在第七号牢房，左起第十三号的犯人，因无进食以及在重病中，又出不起钱给狱卒，竟在寒冬中长了一身恶疮，脸上那颗，长得比他脸还大，满是浓水，竟似是一张鬼脸！

第八号牢笼中，有两个女囚犯，正被数名狱卒尽情蹂躏着！第十一号牢

里，正在施刑，一人被铐在刑具上，一个行刑者正将他的脚指甲一片一片地拔了出来！

这些瞧在众侠眼里，令他们难忍！

忍无可忍！

可是监牢里那么多的人，哪救得完？又焉知哪个是罪有应得，哪个是被诬害冤枉？何况若在这里打草惊蛇，又如何救岳飞？

这次众侠进入大理狱，因驾轻就熟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顺利，片刻间即闯过了数十道明卡暗桩，到了最后第三重牢房前的屋顶上。

裘无意陡然停下，大家都知道，这第三层监牢把守的是秦桧的四名贴身护卫，武功好、警觉性高，以裘无意的武功对这四人当然绰绰有余，但却也不能数招内解决，一旦在格斗中惊动了人可大事不妙。

这时大雪纷飞，一幅一幅愁人的惨象，令众人心惊肉跳，义愤填膺，裘无意知道久持下去，这干豪侠必然忍耐不住，便道：

“我先潜过去探探，你们一听蛙鸣三声，即掩过来。”

众侠知裘无意不但武功深湛，而且轻功也甚了得，事急马行田，也只好如此了，裘无意长吸了一口气，呼地掠了出去，如雪花一般，飘到了对面第三重牢的屋瓦上。

裘无意伏在那里，好半晌动也不动，见牢内没有什么动静，才敢迅捷起身，一翻身隐入墙内。众侠见裘无意未被那四大高手发现，皆暗自庆幸，知不久即可入内救出岳元帅，心中喜难自胜。

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“穷凶”、“极恶”、“歹毒”、“绝狠”四人，早被萧秋水点倒或解决掉，别说无觉于有敌来犯，就算感觉到了，又哪里呼唤得出声来！

但是裘无意悄如落叶般，倒钩在屋沿上，挂探下来，便立刻发现了那被移走的墙和墙内穴道被制的灰衣人！

——是谁那么厉害，竟制服了这秦奸相座下的四大高手？

——先行一步的究竟是谁？有什么意图？

裘无意只觉此行甚是凶险，便立意先不通知群侠，自己先下去探探再说。

他这个决定，以当时大局来看，当然是对的；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决定造成了无可弥补的遗憾！

那声音自黑得焦炭一般暗昏的甬道里传来：

“谁！”

萧秋水没有作声，他的存在已如铜墙铁壁一样，稳固，但不发出半声声响，除非你自己碰上去。

但是对方似有惊人敏锐的触角，仍是厉声问：

“是谁！”

忽听“萧萧”连声，无数飞旋的暗器，打向萧秋水！

萧秋水情知再也无法隐瞒，他只要稍微一动，对方便定必发觉，但这些暗器每一枚都将室内的空气创破八九道裂缝，其犀利霸道真可想而知。但是如果稍作移动，只怕就要惊动全牢了，就在这霎息之间，萧秋水作了一个决定。

他不动。

暗器呼啸着，“夺夺夺夺夺夺”一阵密雨般，打在他的身上。

他在这刹那间，身体变得如一根朽木。

他在这瞬间将身上所有的穴道全部闭死，全身肌肉松弛如朽木。

暗器打入了他的身体，打不着他的穴道，他的穴道早已移走；暗器打进了他的肌肤，但软绵绵不着边际，只嵌在肤上，又无力地弹落在地。

——“忘情天书”中的“木顽”一法。

这一招在数十年后，为“四奇”中“东海劫余岛岛主”严苍茫所苦练得一些窍门，叫做“腐尸功”，即名噪一时，以这招躲过不少险死还生的狙击。

且说暗器都落下萧秋水身体，然而萧秋水在这刹那间闭过气去，仍未立即便恢复过来。

只听一人舒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还以为有人闯了进来，居然有那么好的轻功，连你我兄弟二人都无法觉察的……那简直是匪夷所思另一人也笑道：“小心使得万年船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似想到了什么事一般的，陡然止住。

这两个声音都相当年轻，但出手歹毒，暗器犀利，更可怕的是能在目力无法透视的黑暗中能有如此超觉的能力。

此刻只听那话到一半陡然停住的人又道：“不对……”

另一人问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这人正想答：那暗器的声音不对，若是打在墙上，应是“叮叮”之声才是，却为何发出如中朽木一般的“夺夺”之声？而这里都是铜墙铁壁，没有木头呀！他虽是想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已来不及说出这一点。

因为一股狂飙般大力，已涌向了他们两人。

他们一齐出掌硬接，砰地一声，两人一齐被震得反撞在墙上！

这两人的武功，也在塞外一流高手之列，所以才接得下这一记如奔雷裂涛般的巨力，只是背脊撞得似拆散了壳的螃蟹一般，苦不堪言，尚未及叫出一声，那人又潜涌了过来，闪电般出手，点了他们的“章门”穴。

这两人横行塞外，毕生未遇过这样的敌手，居然一招间制伏他们二人，还能硬受他俩的暗器！

萧秋水行险一试，果以“木顽”之势，制住二人，即将二人拖至光处一看，原来这两人脸色惨青，似多年未见阳光，几乎全无血色，都是瞎子！

——难怪！

——若不是瞎子，又怎会有如此敏锐的听觉？

瞎子在黑暗中，就等于睁亮眼睛的人在太阳下一般。

——这两个瞎子好厉害，不知是谁？

萧秋水纵然这般想，可是也无加害之心，亦无加害之意，制住了便算了。这两个“塞外双盲”武功极高，为人倒也不坏，但为人心胸甚是狭隘，而且无识人之能，故受秦桧利用。

萧秋水制住了两人，瞥见地窖深处，有灯光透来，他心中又一阵怦怦乱跳，仿佛一生极欲要见面的人，快要见到一面了。

他自窄纵的石壁隙间窥望过去，只见有一盏灯，在桌子中央——究竟他要找的人，在不在这里？这里已是大理狱的中心，岳飞是不是被困在这里？

可是在潜伏于屋棺上的群英，却发生了一些事情。

原来他们所潜藏之处，下面正有幽惨的灯光，照出了天愁地惨的一幕。

几个官服的人和两三个行刑的牢头，正在尽情拷打一人。那人一张脸全裂了，眼睛也歪了，左边的眼珠，被打出了眼眶，吊在脸上，好不恐怖，腮上的如乾黑须，也被烧得七七八八，但他被锁铐在那里，神态间仍有一股凛然之威。

只见坐着的官员中央一人道：“王贵都招了，岳飞谋拥兵权，你只要肯画个花押，我们就叫你富贵荣华，享之不尽！”

那人骤然哈哈大笑，笑得手上紧缚的铁链，喀 震响不已，那人如雷般大声道：

“没想到我张宪没战死在疆场之中，却叫你们这干贼子来侮辱！岳将军顶天立地，堂堂正正，你们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又何须我张宪来诬陷！王贵可以出卖将军，是他有把柄握在秦好贱手中，我张宪光明磊落，人头落地也不过碗大的疤，还会怕了你们不成！”

那三个文武官员，本想威迫利诱，要张宪诬供岳飞阴谋作反，可是张宪为人极有风骨，说什么也不肯同流合污，所以三人便严加拷打，直使张宪认了为止。而今三人一听张宪的话，中央一人便道：

“好！你这个反贼，却教你沙场死不了，刑场受折磨！”说着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

“来人！给我们的张大英雄开开耳界！”

只见一名刑夫举起一支金属细针，直向张宪左耳刺了进去，张宪嘶声裂肺地狂嚎一声，眼球进出血水来，铁星月、邱南顾、大肚和尚三人再也按捺不住，一齐怒吼一声，三人破窗而入！

其他的人，也悲愤不可遏，裘无意不在，又有准能控制大局？只见三人凡拳几脚，已将室中数名施刑的人打死。那几名侍卫拔刀欲喊，林公子等见势不妙，索性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先救出张宪再说，刀剑合而为一，嗖地一声，已将两名侍卫斩为两半。

其他的洪华、陈见鬼等，也纷纷跃下，左边的武官拔出了峨眉钢刺，还未出手，已给万加之一刀斩得脑袋瓜子对半分，另一个文官，走没几步，已给胡福挺刀追上，那文官噗地跪地，哀叫道：

“好汉饶命……”

胡福横刀叹道：“既知天下有好汉，何残忍至斯……”洪华在一旁见状，沉声喝道：

“福哥，别与这种狗官多说！”比一比手，疾道：“宰了！”

那狗官见势不妙，张直喉咙大喊道：“不好啦，有……”才叫得一半，“千手剑猿”商俊龙已一个飞扑过来，三剑齐没人这官儿的背后，这官员立时没了声息、报了帐。

眼见瞬息间室内的横虐官兵，被收拾得一干二净。“急惊风”柴华路早已抡起爪子棒，猛攻向本来位坐中央的官员。那官员武功竟也不弱，群侠中早分出李黑去对付他了。李黑刁钻精乖，对付这等作威作福的狗官，自是能得心应手。

却不料这官员武功不但不低，而且甚是机伶，李黑一溜烟钻到那人背后出腿，那人一反手竟以藤牌封住，而且一面打，一面高呼：

“来人呀！有反贼啊！”

如此叫了数声，只听四方响应，各有骚动这声，群侠知事迹败露，这次累了大家行动，都脸如铁色。这些人俱是响 的好汉，纵杀头斩腰也不哼一声，只是连累朋友，害得不能救拯岳元帅的事，非同小可，群侠无不暗自惴惴。

原来这官员便是“铁龟”杭八，众侠一时间没杀了他，便让他嚷了出来，惊动了整个大理狱。杭八在朱大天王手下十分得意，一路升官发财，充当秦

桡爪牙，也作得不亦乐乎。

杭八一面格斗一面大叫，众人心慌意乱，二时没奈他何。

这时唢呐四起，不少衙役、捕头、戍卫、狱卒，纷纷闯了进来，还有各方武林高手，一齐拥至，众人只得全力应战，连被铐镣着的张宪，也无法救了。林公子、邱南顾、大肚和尚、铁星月、李黑、施月、洪华、陈见鬼、胡福、商俊龙、万加之、柴华路等都奋力御敌，张宪被铐在刑具上，无法动弹，想他在沙场上杀敌，何等无惧无匹，却叫与自己共事一君的同僚害至此境，不禁心恨难平、睚眦欲裂。

在牢房中打得好不灿烂之际，却正是萧秋水已闯入牢中心之时。

萧秋水自那石缝望去，立见有三个人，正在谈话，萧秋水一见，不禁震了一震。

这三个人中央的一人，便是朱顺水，他还脸色焦黄，显然受燕狂徒的掌伤未愈。

其他二人，却更叫萧秋水一怔。

原来那二人一老一少，正是“观日神剑”康出渔与其子康劫生。

康出渔在当年烷花剑派对权力帮一战中，是罪魁祸首，而且曾合力暗杀了“阴阳神剑”张临意及“掌上名剑”萧东广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

康劫生原为“神州结义”的人，却出卖萧秋水，加害手足兄弟，萧秋水等人曾饶过他，无奈此人仍估恶不俊至此。

朱顺水是在外界一直以为“朱大天王”本人，而康出渔和康劫生父子却是“权力帮”的人，而今两帮人竟在一起，监视岳飞！

萧秋水想到这里，已怒火中烧，热血贡腾，只听朱顺水忽道：

“咦，外面好像有声音。”

康出渔的武功还不及朱顺水，自听不出来，便道：“怎可能，这里铜墙铁壁，每层都是龙潭虎穴，哪里有人可以闯得进来！”

康劫生也阿谈地笑道：“要是闯得进来，前几天的那批人，就不能全部拿去喂狗了。”

朱顺水因伤未复原，稍微动作，即痛不可支，也不想多事，否则以他行事审慎而言，必定去看看再说，而今只得作罢，便哼一声道：

“你们不怕李帮主来劫牢吗？”

康劫生笑道：“我想帮主他对秦相爷，虽有误解，但与岳飞非亲非故，不致要来劫牢！”

康出渔也道：“帮主希望的是天下英雄豪杰，与他暗通声息，一呼百诺，若岳飞这等字号的人物在世，哪有他号令的份儿？所以劫牢嘛，当不至于，天王多虑了。”

敢情康出渔不知朱顺水并不是“朱大天王”，故此仍称朱顺水为“天王”。

朱顺水冷冷地道：“像李沉舟这种乡野匹夫，也敢来自立名号？他日丞相大人一定派兵将他给灭了。”

康出渔、康劫生父子一齐恭声道：“秦相爷千千岁！秦相爷高瞻远瞩，李沉舟该杀……”只见两人，一个黑髯垂袍，十分庄重，一个眉目俊姣，宛似画中人，但所作出来的事，却气节全无，猪狗不如。

萧秋水看得一阵恶心，却听康出渔又奉迎地补加了一句道：“所以我父子俩特来投效秦大人……”

那康劫生怕让他父亲抢了欢心，便又加了一句道：“也等于是投靠天

王……”

朱顺水哼了一声，他重伤在身，脸色赤金，倒像座菩萨一般的样像，但神态十分傲慢。

萧秋水想起当日剑庐之役，唐方等及时赶到，救了自己，杀退康氏父子，这一对老不知羞、少不知耻的家伙，竟相互夺路而逃，完全不顾舐犊情深，好恶至斯，也真是无话可说。

只见墙壁有一盏灯，灯色惨暗，但犹自发光发亮——不知怎地，萧秋水心里又生起了那种感觉：仿佛他一生中只求得一见的人，就在这室里，但是还未见着，又好似将离去了，永远见不着了……

这刹那间，萧秋水心里很是焦急，好像怕什么东西，将要永离他而去了……

这时马灯一阵急晃，地窖里突然一黯……萧秋水再不理睬，大喝一声，双手往石缝一扳，只听“轧轧”连声，两片巨石，已被推开！

萧秋水在三人惊愣中掠了进去！

裘无意这时已进入了最后第二重的幽黯石室之中，正为石室内的机关所困，在全力应付中。

萧秋水蓦然出现，朱顺水、康出渔、康劫生三人，莫不大惊。那两块千斤石壁，本就不是人所能推开的；他们眼前只见烛火晃撼下，如天神一般的人，出现在门前，三人心中所受的震吓，无与伦比！

康劫生失声叫道：“岳爷……”他以为岳飞脱囚而出！不但他有如此感觉，连朱顺水、康出渔也不例外。

但他们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高手，都马上认出了萧秋水！

他们三人，恰巧都曾在萧秋水手下吃过亏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三人都怔住，萧秋水已大步踏了起来，问了一句：

“岳元帅在哪里？”

这时光火激摇，萧秋水已看清室内既没有牢笼，也没有其他的人，所以他沉声疾问。

他问的时候，康氏父子两人一齐拔剑。

萧秋水倏地一个箭步就抢过去，一伸手，就摘下背后的“如雪”宝剑，“叮叮”两声，“金断”一诀削出，康出渔、康劫生双剑齐被削断。

两人惊退，朱顺水掩了上来，左手“虎爪”，右手“鹰爪”！

萧秋水根本就无心恋战，他急于要救岳飞，所以退了两步，双手划了两个圈，封过来势，喝问：

“岳将军在哪里！”

朱顺水以为对方被自己逼退，他在擂台下曾与萧秋水交手，自知这青年人武功很是不弱，但仍在自己之下，而今自己负伤，未知胜数如何，今一出手即击退与方，以为稳胜，更步步进迫，哪里肯答。

当日在瞿塘峡上，燕狂徒重创朱顺水后，即遭朱侠武暗狙丧命，萧秋水力战朱侠武，并击退之，但那时朱顺水已晕厥过去，杭八将他救了出来，自也不知究竟，朱侠武本身更不会道出自己狼狈而逃乃是不敌一个后生小子，所以朱顺水根本不知学得“少武真经”和“忘情天书”后的萧秋水，武功有多高。

朱顺水又出一记“鹰爪”，一记“虎爪”。

萧秋水左手“少林”右手“武当”，将来势化解。

就在这时，牢外忽传来喧哗人声，似有格斗在进行着，萧秋水不知是因何引起这些骚乱，只怕给牢卒闯了进来，要救岳将军就难了，便在这时，蓦然瞥见康出渔正想偷偷溜了出去。

——去请救兵？

萧秋水心头一急，左手一拨，右手一扫，壁上的一点微火，骤然高涨，呼地罩在康出渔脸孔上，燃烧起来，真宛似烈阳的火光一般，康出渔惨叫连声，这“忘情天书”中“火延”诀非同小可，康出渔才在地上翻滚得几下，火焰已熄，康出渔的脸也如同焦木。

但是萧秋水因分心对付康出渔，肋下“凤尾”、“精促”便给朱顺水所扣，这刹那间，萧秋水的身体忽如朽木，朱顺水忽觉手中所抓，绵若朽物，而萧秋水双肘却以武当派“千山重叠”之力，疾撞下来！

若在平时，萧秋水的穴道给朱顺水抓中，纵使“木顽”之法，只怕也非受重伤不可，但此际朱顺水内伤未愈，发力较虚，又轻敌在先，忽见萧秋水反击，大吃一惊，缩手身退，便放过了这一个绝难再逢的好时机！

这一来，康出渔已死，康劫生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，只剩下一点火光，在地上残油中燃烧，剩下萧秋水和朱顺水二人，脸色随火光晃动不已，两人对峙而立。

朱顺水在火光隐然有汗，这时他已了解了萧秋水的实力。

萧秋水心中也乱极，因为他听见外面的喊杀声，其中有些声音竟似是他义结金兰的弟兄们所发出来的。

——胡福、李黑……是不是你们？

——唐方……你有没有来？

但是一定要先救岳将军！萧秋水大喝道：“朱顺水，我给你最后机会，快带将岳将军出来！”

朱顺水的汗像鸟爪一般自脸颊上爬下来。只见他呆了呆，干笑道：

“哪有什么岳将军！这儿你是见到的了，哪藏有什么岳将军！”

萧秋水登时心乱如麻，叱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朱顺水冷笑道：“我说你找错了门路！”

萧秋水大声问：“那岳将军究竟在哪里！”此刻他的功力，正是非同小可，气动丹田，只震得四壁响起回音。朱顺水也被震得血气翻腾，但强自道：

“岳将军早被送去风波亭问斩了，你白跑这一趟了！”

萧秋水只觉脑门“轰”地一声，呆立当堂。

这时，裘无意已穿过那机关室，正在潜入那黑暗得什么也看不见的最后一道防守去。

而他正好听见外面的杀伐之声；以及里面惊心动魄的对话！

萧秋水登时摇摇晃晃，不能自己，喃喃道：“岳将军已……风波亭……风波亭！”

朱顺水在火光中深沉地盯着萧秋水，狞笑道：“才去不久，你中计了。”

萧秋水勉强将散乱的力量收聚回来，强自振作道：“我……我要去风波亭……”

朱顺水大笑道：“大理狱由得你来却由不得你去！”话甫说完，掣腕出爪，双手一先一后，俱抓向萧秋水胸口“神藏穴”上！

萧秋水这时猛听岳飞送风波亭问斩而如雷劈顶，浑浑噩噩，不知所措，既想跪下来大哭一番，壮志消沉，又想奋发力赶，要阻止风波亭的惨祸，正



在此时，朱顺水的爪已攻到，

这时裘无意正发觉到那“塞外双盲”被制，他深知“塞外双盲”的武功甚高，而今竟也被人制伏，此番潜入的人功力有多深厚，也可想而知！

所以他在未知是敌是友之前，就益发小心戒备起来。

但是萧秋水这时，已有生死之险！

群侠那边的杀伐一起，不知拥入了多少军兵！铁星月、邱南顾、林公子这等人，是凡有战斗，只有进，没有退，所以反而迎了上去。

铁星月第一个冲锋，对方足有近百人，都直着嗓子喊：“冲呀！杀呀！”可是真正冲来的却倒不似喊的那么有勇气。铁星月最看不顺眼贪生怕死之辈，双手一抓，就捏住两名光直着喉喊的家伙，“喀喀”两声，已拗弯了他们的脖子！

忽闻“霍”地一声，一支红缨枪向他背后刺到，他大喝回身，一脚踢出，将红缨枪踢飞，一拳又将那人撞倒。只是一口气尚未喘得过来，前面三张刀，后面五张刀，左右各有七张刀已夹击过来！

铁星月大叱连声，已打倒十五人，但他身上，已多了四处血痕，有两道血如泉涌，已遍湿了衣衫。

但铁星月冲去，仍然向前冲去：他生平只杀金兵，却不料在此地要打起大宋的官兵来了，他一面打，一面气闷，更是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冲去。

邱南顾服见铁星月身上淌出了鲜血，他就红了眼，他跟铁星月素来不睦，那只是口舌之争，在感情上，却是极笃诚的，所以他就随着铁星月杀去。

只是没杀了几步，已下见了铁星月的背影，前后左右，都是火把、敌人、兵器，邱南顾如疯虎一般，拳打脚踢，打得对方人翻马仰，又倒了十七八人，他还跳起来，一口咬在一名刚才蹂躏女子的狱卒的咽喉上！

林公子每出一刀，每刺一剑，都必有人踏地不起，他已杀出了一条血路，他要走，随时可以，但他在兄弟们还拼命的时候，又怎会离开？

他长啸一声，挥刀舞剑，再杀了回去，不消片刻，白袍都染成了血衫。

这时冲入来，以及团团包围的不知已有多少层、多少人，胡福宅心仁厚，谦谦君子，只是不忍，便大叫道：

“兄弟们，大家都是有娘有爹的，又为何苦苦相逼？”制住几人，都没下杀手，冷不防所饶的人，正要贪功，一刀斫向胡福的脖子，胡福猛将头一偏，下巴热辣辣一疼，被划了道见骨的口子，胡福恚然大怒，回手一刀，将之了帐！

这一来，他身受重伤，原在数人之中，功力要算他最深，反而变成了最险！李黑最是精灵，作战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见胡福受伤，即刻一面打一面以灵巧的身形：攒、转、窜、跳、溜，甚至不借滚、翻、爬、扒、跨，杀到了胡福身边，两人贴着背作战，面对两百多个敌人，仍是可以守得稳。

李黑人生得矮小，和五尺五寸以上的精锐禁军对峙，只见他如一颗豆子一般，时作爆跳高跃，时作滚地葫芦，禁军上下盘俱受李黑之欺，李黑眼儿瞧准了一个位副宪司的双鞭高手，忽扑过去，抢入中门，一出手，拔了那人一把山羊胡子，那人痛得哇哇大叫，李黑笑道：

“你天天用刑，今日我就拔光你的胡子！”

话未说完，忽觉脚下一滑，叭地摔了个仰八叉！原来他说话时太得意了，不觉竟站在对方的兵器上，那人左手马鞭，右手金鞭，只将金鞭往马鞭上一缠，发力一拉，李黑便摔了个屁股开花！

幸亏他身手捷便，总算没让敌人剁为肉酱，及时坐起作战，胡福这次反救了他，两人这时又背靠着背，一人下巴被削了一块，一人股臀歪了，陈见鬼在作战中——看在眼里，不禁竟在险死还生的大战中，弯腰戟指大笑起来。

这一笑，可谓冒失至极，砰地一声，背后着了一记三节棍，直往前跌了出去，幸亏她短打拳路威猛，趁机冲入敌阵，打他个落花流水，但左脚又给人劈了一剑，变成了肢脚作战，比胡福、李黑两人，只有更加狼狈。

这时群侠正杀得性起，万加之、柴华路二人身上也负了数处重伤，却依然勇猛作战。大肚和尚力战杭八，大占上风，偏是“千手剑猿” 蔺俊龙，打到一半，忽念适才还有一个长乌龟背的讨厌家伙未杀，便挺剑赶了过来！

“铁龟” 杭八单止对付一个大肚和尚，已感左支右细，要不是大肚和尚打到一半，忽告困了，早已将之了结，杭八素来精似鬼，一见加了个“千手剑猿”，便回头就走！

大肚和尚和蔺俊龙，双双追赶，追出牢房，忽见到处白雪皑皑，北风寒飙，逆面一冲，却不见了杭八！

两人稍微一怔，忽听嗖嗖如密雨般破空之声，原来四周不知有多少箭矢，向他们二人射来！

大肚和尚大喝一声，僧衣翻动，蔺俊龙竟化作了千手千臂，抓一支箭，倒射回一支，便有一声闷哼，竟在片刻抓放了百来支箭。

大肚和尚身法，没有商俊龙的灵活，所幸他的肚皮，变成了盾牌，箭矢射到了他的肚皮上，如着棉花，全都被反弹了出来，有人“哇哇”惨叫，自树上摔了下来。

要不是这番追出来的是大肚和尚和商俊龙二人，可是大大的险，但是这一来，对方倒了的人又换上，不消片刻，大肚和尚和“千手剑猿” 蔺俊龙，身上仍然着了几箭，两人边拔箭接箭边退，长此下去，仍然十分凶险。

但是两人仍强在牢前死守不退。因为牢外埋伏，何等凶险，如果他们一旦退开，里面的兄弟一个不慎冲出来，岂不凶险？所以他们宁愿作箭靶子也不再返回牢去。

大肚和尚和蔺俊龙两人越打越光火，大肚和尚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操他娘的，有种放下暗器，前来打过！”

蔺俊龙三把长剑，一齐抽了出来，舞得个白光金光红光转动，彩虹一般，风雨不透，却不禁问道：

“喂，你这个出家人，怎么一出口就是三字经？”

大肚和尚怪眼一翻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外号‘千手剑猿’，我就没问过你是人还是马骝？”

蔺俊龙居然答：“没有！”

哧地一声，又一箭射中大肚和尚的肚皮，大肚和尚这次真气不继，“肚皮功”无法将暗器顶回，箭簇入肉三分，大肚和尚痛得呀呀叫，狠狠地骂道：

“龟兔子，敢伤洒家的宝贵肚皮！”回头向蔺俊龙凶狠狠地骂道：

“我没问你是不是猴子，你管我当和尚的屁事！”

蔺俊龙给他没来由一顿臭骂，叱得心中一慌，噗地挨了一枚暗器，这暗器发出来的力道、劲道，都非同小可，蔺俊龙左臂中镖，剑势便慢了下来。

要知道“千手剑猿” 蔺俊龙最主要的一双快如闪电的手，而今伤了一臂，便锐气大挫，而对方的暗器，忽有一处激烈增强，暗器不发则已，一发认穴奇准，速度奇快，手法极狠！

眼看蔺俊龙就要接不住，大肚和尚佛掌一搁，将一枚疾取向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咽喉的暗器夹住！

大肚和尚这一夹算是救了蔺俊龙的性命，但觉掌心微微一痛，知道被这暗器刺着，摊掌映雪一看，却见是一个铁蒺藜，上面竟刻有一个小小的“唐”字！

大肚和尚大惊失色，只觉伤处已一阵麻痒，毒气直自掌心攻上，大肚和尚忙运功护住心脉，这一来哪里能抵挡密雨般的暗器？

蔺俊龙自是奋力抵挡，但那一处的暗器，特别凌厉，加上各方骚扰，纵“千手剑猿”也抵挡不住，这时忽听叱喝一声，一人长身掠出，全身化作一片金色的刀光，箭矢纷纷被反弹了回去，那人吐气扬声，一刀斫在一棵榆树干上，榆树轰然而倒，一硕大的身形自树丛中探出，落在地上，连雪亦为之陷！

那使金刀的便是胡福。他救人倒是神威凛凛，护已却有不及；他因宅心忠厚，多留意其他兄弟战况，见蔺俊龙、大肚和尚这边危急，便认准那发暗器最强的所在，一刀斫去！

那人一落地，咚地一声，宛似地震一般，众人都晃了一下，胡福、大肚都一齐大叫了一声：

“唐肥！”

只见雪光映照下，一人肥得宛似两个大肚和尚合起来，半边脸宛似被鬼魅从中劈开一般的女人，正张开血盆大口，狂笑：

“便是本姑娘，你们又能如何？”

大肚和尚巨喝一声，双掌如狂飘卷出，但掌至中途，奇痒攻心，掌力大减，唐肥一返首，嘯、嘯两枚透心针，竟破掌力而入！

幸亏“千手剑猿”眼快，叮叮二剑，撞飞双针，金刀胡福双手持刀，切齿怒骂道：

“唐肥，你，你，你……”他素来当唐肥是自己人，现今因气极唐肥反叛，竟说不下去。

李黑变作一人苦战，饶是移形换位，敌人伤他不得，但也难杀得出去，却大叫道：

“胡福，胡福，好人不长命啊，你还要作好人啊！”胡福被这一激，大吼一声，一刀直劈了过去！

唐肥的体积虽大，暗器小而厉害，胡福老实，实持她不过，蔺俊龙因护大肚和尚，无法相助，各处理伏的官兵，抛下弓箭，实行围剿，这时“杂鹤”施月呼地掠出来，见兄弟危殆，便力敌众人。

胡福斫了几刀，唐肥避了几下，忽然咧嘴一笑，道：“阿福，你又何必动怒呢？”

胡福的实力浑宏，只是被气得昏转了头，唉叹道：“唐肥，你们唐门，名震天下，何苦要投暗弃明呢？”

唐肥居然嘻嘻地一笑道：“是呀！”一扬手，咻地一只带锯金环，飞旋而入，刷地嵌入了正与官兵作战的万加之后脑中去！

那万加之在激战中忽然脑后受创，怪叫一声，这一声未毕，身上已不知中了多少刀、多少枪。

“金刀”胡福见唐肥居然趁自己分心之际，出手加害了丐帮好手，心头恨极，形同疯虎，一刀又一刀劈去！

这一来，胡福本以深厚基础见长，但怒急攻心，反而落个下乘，全无章法，唐肥的武功本就高过胡福，但胡福得过萧秋水指点，正半斤八两，唐肥因斧伤而武功大打折扣，胡福此刻也受了伤，要不是唐肥激怒了胡福，倒不易得手。

而今胡福越怒，刀法中破绽越多，唐肥阴阴笑，扬手打出：唐花！

就在这时，忽听一声清叱：

“唐肥！”

唐肥闻声一震，忽见一条细若游丝的银链，半空将“唐花”一卷，“唐花”竟向唐肥倒“开”了回去！

“唐花”是唐门的绝门暗器，唐肥因懂得使，便成为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，但她也不会破“唐花”。

会破“唐花”的，是唐老太太。

唐老太太年轻时有一道名震江湖的绝技，就叫做“一线银河半“唐花”！

适才那一条银链，所用的手法，显然就是“一线银河”！

更令唐肥惊心动魄的，不是“一线银河”，而是那人！

那娇小、明眸、皓齿，带三分俏杀的女子。

唐方！

“唐方来了！”

众家兄弟，一起喊了出来！

恶斗中的铁星月，怪叫了起来，被人打了数记都不知觉。

剧战中的李黑，精神抖擞，连伤数人。

苦撑中的大肚和尚、葡俊龙、施月，眼眶中溅出热泪来！

陈见鬼几乎呻吟了一声：“只差萧大哥不在了！”

少林洪华砰地一声，一头撞墙上，竟破砖而出，奔向唐方！

雪光下，“铁龟”杭八悄悄掩退，邱南顾见了，豪情大发，不顾一切，发足即追！

林公子的剑和刀，又融在一起，成了一道凌厉无匹、刀剑合一的光芒！

这光芒就是如虹的士气！

“唐花”倒飞向唐肥！

唐肥魂飞魄散，一面退一面怪叫，“金刀”胡福这次再不留情，陡地掩近，一刀——

两断。

唐肥死。

唐方幽幽一叹，道：“你不该背叛唐门。就算不在唐门，也不该作出如此卑劣的事来，‘神州结义，已原谅了你，但你不该一错再错。唐门还有老太太，算没有她教我‘银河一线’来收拾你，上面还有个天，天也会讨回你昔日对唐家的誓言。天也会惩戒你对唐家的恩将仇报。”

唐方并没有下手杀害唐肥。

她跟唐肥虽不是同一个母亲生，但也情同姊妹。

唐方当然不忍。

她只是用“银河一线”籽“唐花”引了回去。

唐肥却在惊骇中为胡福所杀。

金刀胡福，外号“好人不长命”，他自己则也是一个宁愿自己的命短一些，也不想滥杀一人的人。

唐肥的所作所为，却使出了名的“好人”都下了杀手——一个人如果太将人赶尽杀绝，自己的下场是不是也像自己所作所为一般绝？

这点谁都不知道。

可是唐方一出现，士气大增，局面大是不同。“千手剑猿”简俊龙虽未见过唐方，但时常听兄弟们说起过她，也不知怎地，唐方自有一种力量，使人要全力好好表现给她看，所以简俊龙也豁了出去，一条伤臂，竟似好了一半。

胡福、大肚和尚、施月同简俊龙四人之力，抵抗外敌，唐方纵高掠飘，发暗器以助，阻挡了外来的攻势；牢内的铁星月、李黑、林公子、陈见鬼。柴华路等，更大展神威，来个反扑，要将狱内包围的官兵一一歼灭。独有邱南顾、洪华二人，见唐方至喜欢过渡，直向“铁龟”杭八追了出去！

“铁龟”杭八的武功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，比一众官兵，自是好得多了，但比起邱南顾这一伙兄弟，又差得好远，而今先丧了胆气，便没命也似的发足逃亡。

邱南顾发足便追，洪华因怕邱南顾出事，他惜言若金，行事审慎，所以便掉尾跟去，好作照应。

杭八在前面逃，他不大不小是个官儿，官兵见主帅在逃，也溃散了半数，杭八一面叫、一面逃，沿牢的官兵，便纷纷掣出兵器来兜截，但邱南顾追得极快，只听嗖地一声，杭八便过去了，又嗖地一声，邱南顾也追过去了，官兵哪里兜截得住！

于是他们便返身进去，这样一路上纠合，杭八逃在前面，邱南顾紧跟进去，后面是一大堆大呼小叫的官兵，而官兵后面，又有洪华一人。

洪华的轻功不高，追不上邱南顾和杭八，因怕邱南顾后路被一众官兵塞死，便运动全身，冲进官兵群去，拳打脚踢，一面追赶，一面令当者披靡。他轻功不高，但内功十足，官兵遇着了这身铜皮铁骨，只有叫苦的份儿。

邱南顾和洪华才离开了十三牢房，那边的战况情势又大起变化。

本来唐方莅现后，众兄弟大为振奋，反过来官兵被打得东倒西歪，但是这时大理狱外火光冲天，杀声四起，原来是驻于京城的禁军，足有二万人赶至！

这一来大理狱前前后后，被铁桶一般密实包围，而且入狱援助官兵的军队，愈来愈多，铁星月等纵有三头六臂、骁勇善战，也是抵挡不住。

这时林公子所带来的以前萧秋水所统领的“天兵”旧部，也纷纷杀进来，这些人莫不经过沙场冲锋杀敌，以少胜多以寡击众的大场面，才勉强支撑住阵脚。

而邱南顾和杭八方面，一追一逃，杭八心有计算，知道愈是入内，调防的高手愈厉害，所以往牢中心奔去，邱南顾当然紧追过去。

这稍一犹豫，邱南顾已扑到，一手抓住杭八的后领。

这一下杭八原就没救了，邱南顾论力道虽不及铁星月，但脑子精灵古怪，只有在老铁之上，他一拎住杭八的后襟，即刻钳了起来，用力一摔，要把杭八在墙上摔个稀巴烂！

但是这一钳，却钳住杭八背后的护罩倒刺！

邱南顾没料杭八有这一招救命法宝，手心一痛，已给刺着，摔出去的力道，便骤减过半！

砰！杭八撞在墙上，撞得个满天星斗，要不是他双手按得快，只怕脑袋

早撞得开了花。

杭八滑在墙上，虽被撞得个血脉翻腾，但神智未失，他对此处机关，早已因朱顺水带引，耳熟能详，他手掌已按在一个机钮上。

那边的邱南顾被刺痛了手，也听到洪华在后面拳打脚踢的声音，他狂吼一声，再向杭八攉来。

杭八的身体紧贴墙上，呼地一声，石墙忽然嵌了进去。

邱南顾砰砰双掌击空，面前已换了一栋墙——正是原来那道石墙的背后！

就在这刹那间，杭八已逃上石槽，在另一边旋转了出来，他手上的狼牙棒，一棒就敲在邱南顾的后脑上！

邱南顾惨叫一声，这时洪华刚杀人这密室，也大吼一声：

“小邱！”

杭八骇然回首，只见密室人口处背着阳光有一名光头赤精的大汉，心下一凛，正在这时，邱南顾以他过人的生命力回击！

他反锁住杭八的咽喉。杭八退了一步，避不开去，却踩着地上的机关！

杭八力争未脱，狼牙棒又嵌在邱南顾脑后，无论他怎样挣扎，邱南顾始终紧紧死拗住对方不放。

洪华眼见此情景，眶毗欲裂，猛冲进去，不料顶上一桶沸油，直倒了下来。

他轻功不好，又心神尽丧，眼看便要被沸油淋得个身焦体腐！

这时邱南顾的第一声惨嚎，正好传入萧秋水耳中！

萧秋水猛地一震：是小邱的声音！

就在这时，他猛感胸口“神藏穴”上一痛！

但是他已醒觉，立刻以“木顽”之法，将“神藏穴”硬生生离开三寸！

这时朱顺水的第一爪已入肉三分！

萧秋水骤然出手，这一招，没有名目，是他老早在当年“振眉阁”中长廊上被暗算时，便已稍具雏型，而在他闯荡江湖的过程中，每次被暗算时都不断孕育形成的一剑：

“惊天一剑”！

惊天第一剑，后发而先至。

萧秋水以于山人的宝剑“如雪”，发出这一击。

一刹那间，光耀全室。

朱顺水的右手已入肉七分。

但也在这一瞬间，朱顺水的五指齐断！

他的另一只手，也抓住了剑身。

嘣地一声，“如雪”折而为二！

这时洪华的狂嚎：“小邱！”也传入了萧秋水的耳中！

萧秋水不知哪来的力量，狂喊了一声：“兄弟！”他的左手又拔剑！

萧家古剑：“长歌”！

就在这心急如焚的刹那间，萧秋水脑中忽闪过燕狂徒攻击朱顺水时那玉石俱焚般的气势！

他突然创出了这一招剑法！

“玉石俱焚！”

朱顺水狂嘶，退出八尺！

若不是萧秋水尚未熟习这招，朱顺水万万逃不过去！

萧秋水胸口的疼痛，却完全没有感觉，他啸了一声，闪出了石壁，直扑邱南顾发出惨叫之声处！

就在这时，他也感觉到那最后一道原本是“塞外双盲”把守的石室中的人！

但他此时已不及理会。

——小邱，小邱他怎么了？

——那一声惨叫……

此际他的轻功是何等之快，但就在他全力掠出时，心头上忽然有了一种感觉。

仿佛他远离了什么他所景仰的东西；仿佛他自己失手击碎了他心爱的花瓶的那种感觉……

他已无暇顾及。

那最后一道石室，黑暗中的人，正是“神行无影”裘无意。

这时他已潜入最后室中，而且正好要凑眼看牢中心的情形，就见一个人，衣襟溅血，飞掠了出来！

这人掠出来的声势，真是非同小可！

裘无意也是江湖上顶尖儿的高手，居然能在这刹那间，看清楚是萧秋水！

他曾在长坂坡之役见过萧秋水——萧秋水作为后起一辈的年轻高手，武功已高得出奇——而今却单止这一下声威，竟令叱咤沙场。名动武林的丐帮帮主裘无意也为之震动！

就在这一震之间，萧秋水的巨影已在暗室中消失！

萧秋水一走，裘无意惊疑未定，却瞥见在那牢中心内的朱顺水看着自己的断指，脸上露出一一种不能置信的表情来。

这不可置信的表情延续了一下子，朱顺水便狂笑起来，只震得火光晃动，也照得他脸上的笑容十分诡异，只见他双目凝望着自己的五只只剩半截的手指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好！好！好厉害的萧秋水！”好厉害的萧秋水！”说着哈哈狂烈地笑了起来，也不知是因为笑还是因为痛，全身抖动了起来，只听朱顺水地笑道：

“你走，你走！你可知道你中计了？哈哈哈哈……”他用那只尚完好的手背，退至墙壁，敲了几下，里面竟发出空洞的声音：

“你可知道……你们想救的人……还在这里……哈哈哈……这石室中心里，还有石室……”

裘无意听到这里，眼睛亮了，他心里狂喊道：天可怜见，教我知道岳将军还在这里……却听朱顺水近乎疯狂地笑道：

“萧秋水……你武功是高，但江湖经验，还比不上我老朱！你也不想想，岳飞要是不在这儿，派我这样的重将来守在这里，净是在此地喝酒吃饭的么！哈哈……”

裘无意听到这里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刷地飞身进去，朱顺水是一代高手，立时警觉，霍然回身，裘无意若在此时出手，定可击杀朱顺水。

只是他不屑如此做。

裘无意喝道：“朱顺水，快放岳将军出来！”

朱顺水格格干笑了两声，脸肌不动，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这时外面

喊杀冲天，裘无意知事态紧急，上前一步，跨过火舌，又叱道：

“快放岳将军！”

朱顺水望了望自己的断指，道：“岳飞不在这儿，他……”

裘无意脸孔一板，截道：“胡说！你刚才的自言自语，我都听到了，快打开机关！”

朱顺水脸色一变：他估量裘无意的武功，跟自己不相伯仲，裘无意也曾受过重伤，但自己却是新创加上一只手给废了，这一战下来，实凶多吉少，当下道：

“裘帮主，就算我放了岳飞出来，你能够带他逃得出这里么？”

裘无意再上前一步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放不放？”

朱顺水忽将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裘帮主，靠凶的么？我老朱可不是唬大的！”

裘无意倒是一怔，不料朱顺水在这等情势之下，居然还有胆气跟自己相持，裘无意竹杖一挥，发出破空嗤地一声，道：

“朱顺水，你再不放人，我可要动手了！”

朱顺水冷笑道：“我受伤在先，你此刻动手，便是要捡我便宜！”

裘无意叹道：“若换作平时，我当然待你伤愈再较量，但今时的情势，却也由不得了……你还是少来这套吧！”

这时火光在地上熊熊而烧，外面杀声震天，朱顺水冷冷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等什么！”

裘无意见朱顺水态度蓦然如此强硬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就在这怔得一怔的霎息间，朱顺水呼地攻出一爪！

这虽是简简单单的一爪，但五只手指，各拿裘无意身上五处不同的穴道。

裘无意本可接下这一招而还击的，但他不想这样做，因为朱顺水只有一只手能用。

如果裘无意以一只手接下朱顺水的一抓，另一只手反攻，那朱顺水就只有挨打的份儿。

裘无意虽极欲救岳飞，但却不想趁人之危。

他也本可以侧身避过，但他也不敢这样做。

朱顺水是一流高手，若将破绽卖给这种绝世高手，恐怕就没有下次了。

所以裘无意既不能接与还手，又不能以欹侧弯倒来避开，只好退了三步，让开来势。

他退第一步时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
他退第二步时，已避开了朱顺水的抓势。

但他退到第三步时，背心一疼。

他的第三步已退了出去，不及收回了。

于是噗地一声，他看见了一样东西，自他胸腹间凸了出来：

剑尖！

裘无意没有厉呼，也没有惨叫。

他只有愤怒。

他被朱顺水骗了。

在这一刹那，他的恚怒无可言喻。

朱顺水却笑了：

“你错了。我在这里并非一人自语，而是对着这位康老弟说话。”

原来康劫生并没有走。他就躲在石壁凹隙间，这石壁乃靠墙的一边，所



以裘无意自石缝中窥望时并未发觉到。

康劫生为人十分精灵，他知道凭他的武功，绝杀不了裘无意，就算是自背后暗算，也恐力有未逮，所以他暗示了朱顺水，只把剑缓缓地伸到裘无意身后，不带一丝风声，要裘无意无从醒察，并诱他自动撞上来。

朱顺水一见康劫生如此，如服下定心丸，便故意出手，明知裘无意是侠义中人，不致趁人之危，只有退避一途。

裘无意果然中伏。

康劫生的剑，刺穿了裘无意的腹腔。

朱顺水笑道：“裘老，您还是认栽的好，放心去吧。”

裘无意点点头，疲倦地道：“我看错你了。”

朱顺水扬眉道：“哦？”

裘无意道：“我以为你朱顺水毕竟是个个人物，原来是个卑鄙小人！”

朱顺水笑道：“你还未死，难道你想少了舌根才去见阎罗王？”

裘无意惨笑径自道：“你这种人也配称‘天王’，真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！”

朱顺水怒道：“再说，再说我真的拔了你的舌头！”

裘无意冷笑道：“我怕就不说了。”

朱顺水一个箭步，一爪钳住裘无意的下额，用力一扯，下巴立刻脱了臼，但就在此时，裘无意的绿竹杖，也刺了出去！

朱顺水何等精灵，早有防备，顺势一让，便避过这一刺，笑道：

“裘老，你这些技俩，简直是班门……”

他的话太得意了，可惜还没有说完。

因为他蓦然惊觉裘无意的那一杖，招路突变！

那一杖看来是要刺他个透明窟窿，其实却是打向他的伤指。

伤指是朱顺水的最弱一环。

朱顺水发觉时，已来不及抽手。

受伤的手，总是转动不灵，饶是朱顺水这样的高手，也不例外。

但是朱顺水是顶尖的高手，应变自有过人之能，在这等紧急情形之下，居然另一只手及时一捉，捉住绿玉杖！

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，可是他错了。

他一只手受伤，一只手抓住绿玉杖，但裘无意还有一只手。

而且裘无意将他的绿玉杖放弃了，无形中也等于裘无意多出来了一只手。

他双手抱住朱顺水，用力一搂。

朱顺水是何等人物，在这生死关头，强力稳住步桩，裘无意竟箍之不动。

可是这时候，裘无意所等待的“助力”果然来了！

康劫生一见裘无意居然还能反击，心慌之下，自然将剑往前一送！

这一送原以为能扎进裘无意体内深些，即时要了他的命，但是裘无意就是等待这“将剑一送”。

他知道凭他的智慧、武功，以及现在的体能，最多只能抓住朱顺水，要杀此人，还有待康劫生。

康劫生这一挺剑，剑身穿过裘无意足有一尺余，直至没柄，但这一尺余的剑尖，也有半尺，刺入了正站在裘无意对面的，而且正在运力不让裘无意拖过来的朱顺水胸中！

这刺突如其来，朱顺水一感刺痛，真气顿弛，裘无意吐气扬声，一把将他搂了过来。

嗤地一声，尺余长剑，全入朱顺水体，还有半尺左右的剑尖，破背而出。

朱顺水这下，可谓惊骇莫已，愣了一下，才知道怎么一会事；而康劫生也怔了一下，才知道是刺中了朱顺水，于是连忙抽剑。

可是这剑抽不得——朱顺水深知自己的伤势，可以说是一抽便死，所以他的绿玉杖，立即刺了出去，哧地戳中康劫生的“鼻梁”穴！

这下正中死穴，康劫生果然呼叫都来不及便倒地而歿，那柄剑亦因而没有抽出来。

可是就在朱顺水发杖刺着康劫生的刹那，裘无意双手已戳中朱顺水的“紫宫”穴和“神室”穴。

朱顺水长叹一声，他的嘴角溢出血来。

裘无意也长叹一声，住了手。

朱顺水道：“好啦，你，我，两个人，都活不了啦。”

裘无意道：“你虞我诈，到头来，还是一死。”

朱顺水道：“不过你死了，丐帮就完了。这叫死得不情不愿。”

裘无意淡淡地道：“我死了之后，自有丐帮英才接下去杀奸臣乱党！”

朱顺水冷笑道：“你死了之后，还会有丐帮？朱大天王和权力帮，随时都可以把丐帮吞灭掉。”

裘无意也冷笑道：“要吞没也是权力帮的事，你死了，七十二水道，三十六瓢水寨，自然烟消云散。”

朱顺水哇哈大笑道：“到现在你还以为我是朱大天王？”

裘无意骇然道：“你……”

朱顺水怪笑，一面笑一面咯着血，道：“朱大天王是朱侠武，我只是个幌子。”

裘无意听了，口中一甜，连吐了三口血，原本他的气息比朱顺水强，但此刻喘息已一般急促：“朱……朱侠武！”

这时地上的火光，也至油尽灯枯之际，只剩下青蓝色的火苗，忽忽地闪动着，很是无力的。

好一会儿，裘无意才勉强道：“你若知道我是谁，便不会在我濒死前如此接近我了。”

朱顺水本想忍着，但最终还是禁不住要问：

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人至少想知道自己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；他们两人几乎是紧贴着，被一支剑串连一起，在旁地上有两个死人，是康出渔父子俩。地上火光一明一灭，映得濒死前强撑笑容的两大高手，十分可怖。

外面依旧喊杀连天。

裘无意强撑道：“我是宗老将军旧部，人称‘九命将军’……”

朱顺水失声道：“‘拼命九将军’裘西门！”

裘无意苦笑道：“你若知道我就是裘西门，你绝不会大意到我未断气之前就走近我的身边。”

朱顺水摇首道，“是，我的确太大意、太得意了。”因为“拼命九将军”裘西门，当年奋战沙场，冲锋陷阵，攻城掠地，以拼命出了名，几次浑身浴

血，皆能杀尽敌人而不死，敌人称“九命将军”。

裘无意强笑道：“在当阳之役，我受燕狂徒重击而居然不死，还服了一枚‘无极先丹’，你想等我先死，只怕……”

朱顺水喘息急促，但说了一句说：

“可惜你忘了一件事。”

裘无意脸色一变，他已想起了，可是朱顺水还是硬要说出来：

“岳飞……他就困在墙后……没有人……能救他……而塞外三冠王，就在风波亭……对救岳飞的人，见一……杀一……”

裘无意听到这里，直如晴天霹雳，所有镇静，都已失却，大喊道：

“将军——”

用力往背后一拔，嗤地一声，血水飞溅，他想拔出剑而脱离朱顺水的身躯，但剑一拔出，精气已尽，两人反而紧靠在一起，跌到地上去，再也没有了声息。

这时只剩下一点点的蓝焰，被二人身体一压，也灭了火苗。

石牢回复了一片黑暗。

外面风雪狂号。

萧秋水听得了第二声洪华的大叫，使全力掠出牢外，也没留意裘无意就在黑暗石室中。

他掠到了那机关密室中，洪华才走了那几步，沸油正当头淋下，洪华不及躲避。

萧秋水大喝一声：“洪华！”飞扑而出，砰地撞飞了洪华，他的人也收势不住，跌了出去！

然后他便听到两人的惨嚎声。

——其中一人，便是小邱！

萧秋水用掌一按墙壁，已将去势消尽，闪电般折回室中，只见二人纠缠在一起，早已被沸油灼死，其中一人，便是邱南顾！

萧秋水发狂地狂喊了一声：

“小邱！”

一掌打飞了杭八尸身，抱住了邱南顾；这时邱南顾身上的沸油仍极烫，萧秋水在悲痛之余，也根本没运功抵御，被灼伤数处，但他浑然未觉。

在这一刹那，萧秋水有很多感觉：他想起昔日在甲秀楼时，邱南顾和铁星月出现的情形；想起那乌江役时所溅起的水花；想起邱南顾“铁口”与人斗嘴的情形；想起华山重逢的欢悦，麦城抗敌的悲豪……可是他怀中之人，已经没有了生命，没有了回忆，没有了一切一切，来不及挽回一切一切……

洪华这时又冲了进来。

邱南顾死了，他固然悲伤，可是他没有料到，竟在这时候，看见了萧大哥！

——萧大哥！

官兵越来越多，群侠已渐渐支持不住了。

就在这时，官兵方面，又多了两个强援。

腾雷剑叟和断门剑叟。

这两个剑史，一个一上来就找上了“千手剑猿”蔺俊龙，一个缠住了柴华路。

“千手剑猿”本已手忙脚乱，但见断门剑叟缠了上来，剑法奇佳，好胜

心大起，便与之搏剑，但身上又多了旁人趁机偷袭的伤痕。

蔺俊龙喝道，“老不死的，有种的跟我平时打过，现在逞不得英雄……”

断门剑叟听了便收剑道：“好，等一对一时，再跟你比过。”但一时他又不知攻谁是好，在丹霞山之役中，这些人大部分跟他都共过患难。

腾雷剑叟虽仅剩一臂，但剑法不减，将柴华路迫得手忙脚乱，李黑抢身过来救，一脚勾中腾雷剑叟双腿弯里的“委中穴”。

腾雷登时一软倒下，但是李黑这一分神，十七八个凶神恶煞的禁军，刀枪齐下，眼看李黑便要没了性命，就在这时，只听霹雳一声，一剑飞刺而下，居然连出十八剑，还快过官兵们一枪刺下的速度！

那十七八人手上“灵道”穴一齐被刺，兵器呛呛琅琅，纷纷落地，李黑瞪大双眼，张大了口，叫道：

“大哥！”

这一声叫唤，使群英大震。

一时间，众侠抖擞精神，萧秋水以观柳随风武艺时所悟即创的快剑——“闪电惊虹”，连创数十人，士气大振，胡福金刀虎虎横扫，边大叫道：

“大哥，你来了！”

铁星月猛抓起一个人，当作武器横扫出去，嚷道：“你他妈的可来了！”话未说完，忽见洪华，就木然站在萧秋水背后，双手横抱住一人。

铁星月摧心裂肺地叫了一声：

“邱铁口！”

不顾一切，便奔了过来，其他群侠，也惊见邱南顾之死，悲愤若狂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向萧秋水、洪华、邱南顾尸身处奔赴。

蔺俊龙虽然一把年纪，但对萧秋水甚服，他没注意到邱南顾死了，只管喊道：

“大哥，你来了，我这可见到你的心上人了，好漂亮唷，白白、美美、雪雪……唷唷！”

最后“唷唷”一声，不是形容，而是屁股挨了一刀所发出的声音。

萧秋水精神一震，陡问：“唐方？”

——唐方也在？

蔺俊龙一怔，陈见鬼尖嚷道：

“唐方姊已来了！”

——唐方唐方你来了？

萧秋水大呼道：“唐方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

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直如冬天的冰给春阳温暖的小手敲破般柔天。

萧秋水望过去，千人万人中，只望见了她的笑靥。

——唐方！

萧秋水再也不理会，直奔了过去，他虽然已忘了敌人，忘了攻击，也忘了抵挡，但他身上自然产生了一种迫人的气势和气流，将要潜近刺杀他的人全部激撞出去，这便是“我无”一诀的极致。

然后他奔到了唐方的面前。

就在这时，火光炽。

喊杀震天中，又来了一群人马，反抄禁军的背后，箭矢、纵火、狙袭，将禁军铁桶也似的包围，打开了一条血路。

原来是裘无意原先安排掩护撤退的武林人物，与丐帮的好汉联同一起，兜截禁军后部，好让救岳将军的武林高手，能安然出来。

这一来，禁军阵脚大乱，但是东南方蹄声大作，火光如日，显然又有另一批军马掩至！

萧秋水见到了唐方，只见她双颊如雪样般白，有几朵雪花，落在她发髻上，萧秋水浑忘身边的血影刀光，便想用手去替唐方抹拭。

但是他这才想起跟唐方其实并不很熟，只是在浣花剑庐至湘湖江畔一带时，两人把短短儿日相聚，当作了七世三生。在所有往后的离别中，两人更觉得只有深切的怀念。而如今真个见到了，却不知说什么是好。

一忽儿，萧秋水才想起，便问：“你的伤……好了？”

唐方灿然一笑。萧秋水忽跳了起来，“我……我要走了！”

唐方一下子接受不了这句话，怔了一怔，问：“你……你到哪里？”

萧秋水道：“岳元帅……已押送风波亭问斩途中！”

唐方脸色煞白一片。两人这才发现，在这短短几句对话中，已不知有多少官兵向他们掩杀过来，要不是几名兄弟在那儿苦苦抵挡，他们早已不在人间了。

只听兵刃交击中一女音叫道：“萧大哥、方姊，快走……”原来正是伊小深，带人杀了进来。萧秋水一点头，返身带领兄弟们，杀出一条血路。

这时局势十分混乱，丐帮弟子闯了进来，分散了官兵们的主力，反而被萧秋水等轻易击溃。陈见鬼建议道：“不如放把火，烧个干净，让官兵忙着救火也好。”

萧秋水摇首道：“这样会把牢房里的犯人也无辜烧死的。”

铁星月泪流满脸，骂道：“烧死就烧死，他们杀了小邱，最多大家一齐死！”

胡福宅心仁厚，坚决地道：“不行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可如此！”

李黑眼睛骨溜溜一转以道：“不如过去把人犯都放出来，让犯人自己逃狱去，官兵有得忙了，岂不是好！”

洪华这时说话了：“有些犯人真的是犯了罪，如此放了，岂不作孽？”

唐方道：“犯人逃出来，手无寸铁，会被以为是我们一伙，反而加治重罪，忒害了他们！”

他们一面打出血路，一面大声交谈着，仍是那一股决战沙场的豪气。他们冲出大理狱时，军马已经驰近，萧秋水喝令“化整为零”，各部武林好汉，分批而逃。这一来，官兵乱作一团，不知道追哪一批是好。

萧秋水领唐方、铁星月、大肚和尚、陈见鬼、李黑、胡福、蔺俊龙、洪华、施月、林公子、柴华路这一批，自暗巷中且战且走，最后被巷战中所伏的箭矢伤杀了柴华路，只剩十一人，终于杀出了临安城门。

十一人落荒而逃，奔了一阵，众人都有些支持不住，萧秋水停下，只见城中火光映红了天，城门巍峨，有两个樵夫般的老年汉子出来观看，一个眯着满是鱼尾般的眼睛，干涩地道：

“怎么啦？是金贼杀进城里来了？”

另一个沙哑着声音道：“杀进城里来了？哪还打什么？我们朝廷的大官可不是早就准备开门相迎吗？”

那原先的老人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大概不是金贼，而是鞑子吧？”

那第二个老人嘀咕道：“反正都一样，这块肉谁见了都少不了要分割一

点，这块肉也乐得给人宰割。”

第一个老人这才瞥到萧秋水等一群人，怕是官兵或是贼兵，忙拉拉他朋友的手暗示他不要多说，他朋友却是火爆脾气，反而更大声道：

“怕什么！官也苛税，贼也苛税，管也死，不管也死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那老丈唉声低语道：“就怕人家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呀……还是回去喝酒吧。”

第二个老人才悻悻然被第一个老人拖进茅屋里喝酒。这时雪地上只剩下萧秋水等一群人，雪愈下愈小，但积雪愈来愈深。

洪华将邱南顾的尸身置于雪地上，只见他一边脸颊，被那遥远的火光映得惨红一片，一边的脸颊，却给雪光映得惨白，大肚和尚跪下来，喃喃道：

“小邱，小邱，你别玩了，快睁开眼睛吧；小邱，小邱，我知道你是个英雄好汉，咱们多少仗都打过了，这小小的仗，我知道你决死不了……你绝对死不了的！”

邱南顾当然不会回答。几朵雪花飘落在他脸上，他也不曾动弹一下，他确已死了。但大肚和尚始终不相信他已经死了。

所以大肚和尚说：“你不要死了好不好？”他说着呜咽跪下来，说：

“我们不要再玩了好不好？你快醒来吧，不然，我们之间又要少掉一个人了。我们不是说过要一生一世，跟随着大哥吗？”

铁星月哗地一声，大哭了起来，悲声道：“小邱你不要死，我……我不再跟你吵架了，没有你来拌嘴，叫我普天之下，又跟谁骂北风在远方，还在呼啸，大地视野，渐渐可见，可是阳光也是深寒的，融不开那雪……”

大肚和尚仍是不肯相信，邱南顾已经死了，所以他径自道：“一定是我跟你吵架太多，念经太少，你才不甘愿起来，我要为你念一千遍经文，你便会起来跟我说话了。”大肚和尚说着，便在雪地上低首合什，第一次虔诚地念起佛经来。

唐方也哭了，深埋在萧秋水的臂弯里。

萧秋水轻轻拍了拍唐方的肩膀，唐方离开了萧秋水身体，只见萧秋水那如眺远山的眼神……

萧秋水跪了下来，他的胸膛还在淌着血，他叩了三个头，雪凹陷了一块下去。萧秋水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小邱，你瞑目吧，你未做完的事，我现在就去做。”

然后他霍然站起，众人看去，只见他双鬓竟开始有了霜白，只听他说：

“岳元帅已被押解风波亭，我脚程快，先走一步……你们葬好了小邱，立刻赶去！”

萧秋水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站起来握住唐方的小手，问：“你去不去？”

唐方千言万语，都无从说起，一时觉得很苦楚：“老奶奶不会让我出来……这次她老人家答允我最后一次……”

萧秋水说：“我要救岳将军。事了之后，毋论无崩地裂，我都会找到你。”

这几句话他说得如“冬雷震震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一般断冰切雪。说完之后，他的人已在寻丈之外，只听他的一声话语，仍在风中传来：

“你等我。”

那声音震得树梢的一条冰柱，外地脆落跌碎，银花花的冰片溅得一地都是。唐方美目含泪地拾起一块，很快地那冰化成了水，在白白的小手间融化不见了。

风波亭大雪。亭上、亭内、亭外，都一片皑白。

一部囚车，正轱辘轱辘地到了目的地，那四个马上的人，都一齐翻落了下来。

前面马上—人，是个武将，他翻身落地时，凛然有威，落地时几乎雪隐齐膝。这人步子极大，每跨一步，即如常人跨三步之遥。

但他后面三人，却正好相反。

这三个人，一个是枯瘦老人，又矮又小，仿佛给白雪—盖，都会消失—般；另一个是老太婆，眼色里有说不出的孤傲之意，虽身着粗布衣，却宛似—品夫人般的气态；另一个人却是小小孩子，扎冲天辫子，样貌甚是可爱。

这三人中的老头子，落下地去时，雪地上只有如鸟瓜—般—抹淡淡的痕印而已。

三人中的老太婆，她从马背上翻落下地来，一直到她走路为止，雪地上连—点痕迹也没有。

那个小孩子，却如正常人—般，踏下不深不浅的两道脚印，就似平常走在泥地上—样。

—直到他走进那亭子时，他的脚步踏上那坚硬的石板上，依然留下了两个不深不浅的脚印，就象平常走在泥地上—般。

那个武官，对押囚车的数十名兵卒，态度十分粗暴，但对他身后这三人，却万分恭谨，仿佛只要稍微惹怒这三人，就会吃耳光—般。

而他现在就真的吃了耳光。

啪！那枯瘦矮小老头，缓缓地收手——却未见他出手，听到巴掌响声时，他已搯了那官将—巴掌，正慢慢地收手，—面骂道：

“你奶奶个熊，怎么不先派兵驻在这里！难道不知道车中的钦犯是人人极欲得之的么！”

那武官在朝中原也是有名的要将，姓杨，名沂中，秦桧令他在“风波亭”中监斩岳飞。他对这三个秦相爷的上宾，畏如蛇蝎，只怕稍有得罪，自己丢了官还不打紧，连累了一家大小，可就吃不了，兜着走了。

但那一巴掌实在冤枉，他只得苦着脸道：“是，是，不过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啪地脸上又着了一巴掌，这回动手的是那老太婆，可是那老太婆看起来压根儿没动过手，也没有把手收回来。

她的手就一直放在她双袖里，神色冷傲，如冬雪寒梅，孤缀枝头。

只听她声音也孤傲如梅，冷冷地道：

“你既无置兵此地，还要强辩什么‘不过’！”

杨沂中真可谓有冤无路诉，他嗫嚅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但是那老婆子银眉陡地—扬，叱道：“既是，又‘但是’个什么劲儿！”

杨沂中更畏惧，嗫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是，只是……”

那老婆子白眉又是一扬，忽听亭上—个声音甚是动人韵味地道：

“只是他真的有驻兵在这儿，而今却不见了。”

杨沂中张大了嘴巴，那老头子的头，疾往上扬了起来，老婆子银眉又是一耸，那小孩子却笑嘻嘻，蹲下来拿了一根枯枝，在石板地上所铺的浅雪画图画。

老婆子冷笑道：“江湖上能有躲在我们三人头上，而不被发觉，声音又如此年轻的，除了赵师容，还会有谁？”

只听那如银铃般过去的淡淡笑声道：“真的，不会再有谁了。”—人飘

然而下，落入亭中来，并行礼相见。

这女子橙色纱衣，却有些微风霜。那枯老头疾喝道：“赵师容，你好好地权力帮压寨夫人不当，跑到这儿来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赵师容嫣然道：“为的还不是一睹‘三冠王’的风采。”

老头子和老婆子一齐大笑起来：“不是吧？为的是这囚车吧！”

赵师容依然笑道：“能把‘三冠王’从关外请动来此地的事儿，小女子也关心得很。”

那老婆子冷冷地道：“那你站在哪一条道上？”

赵师容道：“请求三位高抬贵手的道上。”

老婆子断然道：“不行！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秦相爷待我们不薄，岳飞不能放！”

赵师容的语音也冷了起来，淡淡笑了一笑，笑意有说不出的讥诮：

“没想到关外‘三冠王’是如此是非不分、好歹不识的人！”

原来这关外“三冠王”，便是天下轻功第一、第二和第三的三人，即“百里寒亭、千里孤梅、万里平原”三人。

其实三人之中，“万里平原”正是三冠王最名符其实的一人，他不但轻功居首，内功和剑法，也是冠绝关外，所以有人说，这关外三冠王中，最主要的冠王，要算“万里平原”一人。

那枯老头陡地叱道：“跟这种妖妇多说什么，师妹，让我把她给大卸八块再说！”

赵师容微笑道：“寒亭君，你清健胜昔，可惜钝根依然未除，你想我都来了，若没有把握的话，敢找上三位前辈吗？我哪有这个胆子唷！”

百里寒亭脸色一沉，四顾道：“李沉舟也来了？”

赵师容笑而不答。那老婆子厉声道：

“权力帮究竟伏下了多少人，一一滚出来吧！”

赵师容吐言莺莺啾啾：“他们又不是绒球，干吗要滚出来，要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自会出来，孤梅姊姊又何必心急呢！”

这老婆子便是“三冠王”中轻功数第二的“千里孤梅”——莫非那小孩子竟是“万里平原”——关外三冠王之首！

只见那小孩子仍是聚精会神地在地上划那杂七杂八的图面，却淡淡说了一句说：

“不可能。”

赵师容故意道：“嗯？”

那小孩子眼皮子都不抬，说：“李沉舟一路上还阻挡人前来救岳飞。他想借岳飞之死来造成他逆军的超然地位，他不会来救岳飞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一停，他手中所拿的枯枝，也停画了一下，然后才说：

“就是你来，李沉舟也不知道，他若是知道了，想必不允——所以只有你一人孤身前来。”

他平平淡淡他说话，说完了最后一句话之后，才淡淡地抬头，扫描了赵师容一眼。赵师容只觉两道冷电也似的奇异眼光，直看到她心内去，而那眼光使她不寒而栗，恨不得把被他看过的地方剥下来不要了。

——而这人只不过是个爱涂鸦的小孩子而已！

可是他却是“三冠王”之首：“万里平原”。

萧秋水提气直奔，奔了好久，风云迎面狂啸吹来，他整个人都沾满了雪



花，但雪花又在瞬间蒸发了，消失了。

奔了一会儿，萧秋水知道风波亭已经近了，但是他浑身也湿透了，不知是汗水，还是雪水。

萧秋水在疾驰中忽张手捞住一枝松干，巧妙地将急奔不能遽止的身形，稳了下来，且把余力卸去，他喘息了一下，才发觉自己喘息得很不正常。

他好久没有喘息得如此急促的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发觉那松干上有血。

血是温热的。

他这才发现血是他的。

血是从他胸膛上流出来的。

他在石年中曾与朱顺水一战，他虽削掉朱顺水五指但也受了他一爪。

朱顺水的爪功，端的是非同小可。

要救岳飞，必定还要有一番恶斗，在受伤之余，此趟赴役实在不智。

——但一想到救岳将军，萧秋水就连歇息都静不了，便即要赶程。

忽听一个略带疲惫的声音悠悠道：

“你不要急。现在赶去，还来得及。”

萧秋水霍然一震，只见白皑皑的雪地上，一个白衣人端然跌坐，神态悠闲，目负大志，眉如远山……却不是李沉舟是谁！

李沉舟淡淡一笑，笑容里有说不尽的倦意，又道：“囚车队刚过去不久，大概没有行刑。”

萧秋水涩声道：“李帮主……”

李沉舟道：“叫我李沉舟。”

萧秋水没有再叫，也没有再说话。

雪微微飘，有一阵，没一阵，两人身上都沾满了雪花。

良久。萧秋水道，“我要去救岳元帅。”

李沉舟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萧秋水问：“你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李沉舟摇首，笑得十分疲乏：“我不去，你也不要，岳飞死后，你来当我帮中的总管，三个月以内灭宋，三年以内退金，你看可好？”

萧秋水喉头里热血一冲，涩声道：“帮主，权力帮若真有心抗暴，萧秋水誓死相随；但岳元帅是我方重将，是力主抗金的英雄，何不先救出他来，以助复国之业？”

李沉舟皱眉，然后一舒，简简单单地道：“不行。”

萧秋水一怔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沉舟淡淡地道：“有岳飞在，天下英豪，唯他马首是瞻，权力帮近年来实力大减，争不过他，而岳飞愚忠于当今皇帝，不可能助我们这一边。”

萧秋水光火了，大声道：“其实又分什么这边那边？大家都是抗金拒暴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，又何必分彼此？”

李沉舟的眼神蓦然变了。

变得如一个狂热的画家，在看着他刚完成的最得意的作品一样的神色：

“你错了。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，人生在世，当位在万人之上。”

萧秋水回了一句：“九天之尊与凡人又有何不同？只要快快乐乐过一辈子，又何必一定要称王称帝？”

李沉舟双拳忽然紧了一紧，然后他放松了，笑了，道：“你和我，本就

是两个很不同的人，只在某些地方又很相像罢了。”

萧秋水道：“也许我们本就是同一个人。”

李沉舟摇首道：“如果我不跟你去救岳飞，或不让你去，那就很不同了，是不是？”

萧秋水昂然道：“李帮主，你在我心目中，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少时我一直想：燕狂徒、李沉舟、朱大天王，真是中原武林三冠王，我在峨嵋初见您，也有朝圣者的心意……你若真是英雄，就该让其他的英雄活下去。”

李沉舟沉吟半晌，斜睨着他，问：“你是指……让岳飞活下去？”

萧秋水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淡淡一笑道：“救了岳飞你就宁愿投入我麾下？”

萧秋水轩然道：“好。只要不违反‘神州结义’的原则。”

李沉舟点点头道：“这诱惑的确不小；”他笑笑又道：“不管哪个帮会集团，有了你这种人，和你那班兄弟，都很不得了。”

萧秋水诚恳地道：

“万望帮主一起救岳将军，这样做，是英雄好汉义所当为的事！”

李沉舟淡笑反问：“这是你入帮的第一个建议？”李沉舟笑笑又道：

“你刚才说我该让真正的英雄活下去，我初见你时，你实力未足，原可一出手就杀了你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做。”

萧秋水傲然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

这话倒令李沉舟一怔，反问道：“为何当然？”萧秋水俨然道：“因为我若是‘君临天下’李沉舟，我也会让后一辈能有机会起来。”李沉舟呆了一下，忽然大笑三声，只听他全身一阵哗哗剥剥的轻响，全身衣襟、鬓发、手背、脸上所沾的冰雪，一齐震得飞碎迸裂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

他一连说了三个“好”字，又道：“我当日不杀你，便是见你有此平齐天下的勇豪！”顿了一顿，李沉舟道：

“我当日未杀你，现在当然也没有后悔……”

萧秋水道：“帮主是个骄傲的人，帮主不必后悔！”

李沉舟又疲乏地微笑道：“大丈夫能生而无憾，死而无悔，真是谈何容易……恐怕只有燕狂徒这等人能够做到罢了。”

萧秋水心中一动，正想说“燕狂徒也有遗恨的事”，即要把李沉舟的身世，告知于他的时候，李沉舟忽然提出了一件事：

“江湖人传，抗金的几年来，你跟师容在一起，颇多流言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这句话问得萧秋水为之一怔。他行事素来不忌流言蜚语，但赵师容却是李沉舟的人，这样的事，试问又谁能居之不疑，安之若素的？

李沉舟微微笑道：“别人即是这般传说，这流言对我很是不利，你可知道？”他外表仍是如常地风采俨然，但不知为何，在这冰天雪地中，却有一股狂焰在燃烧着，如同炙的透红的铁叉，正在戳割着他痛苦的心腔。

——师容，师容……你跟他一样，就是要救岳飞……说什么民族大义，说什么势所必为，你们为的究竟是谁？

——我偏不救！

赵师容悄悄来救岳飞，因为她知道李沉舟必然不允。

她知道这样做，无疑等于违逆李沉舟，但她也知道，若李沉舟真个把救岳飞的义士都兜截了回去，李沉舟则成为千古之罪人了。

——她宁可不听李沉舟这次的话，也不愿眼看李沉舟一生清誉受损。

她偷偷地一个人来了。她自信自己的武功，现下虽不如李沉舟，也不及萧秋水，但绝对可以应付得了秦桧座下那干狐群狗党的。

却不料来了个“关外三冠王”。看来“百里寒亭”已不好应付，“千里孤梅”更难缠。

但真正可怕的，恐怕是“万里平原”。

虽然这人看来像个小孩子——手里拿着根枯枝，腰畔悬着柄纸剑。

赵师容知道不可力敌，故笑道：“三位是前辈，我是晚辈，哪敢要求什么？不过以三位前辈实力，在宦海中沉浮，未免太过可惜，权力帮说好说歹，也是天下第一大帮，三位如不觉委屈，只要随我去见帮主一次，少说也有供奉之职，可说是数万人之尊，三位何不多考虑一下？”

殊不知“三冠王”远在关外，而且是武林耆宿，对武林的名利得失反而司空见惯，并不珍惜，而对中土朝廷的荣华富贵，官场气派，却更渴求，所以赵师容这一番话，全生不了效。

那武官杨沂中，却怕赵师容真的将这三个老怪物说服，当下嚷道：

“无耻妖女，叛君惑众，来人呀！”

亭外立即爆起大声答应，杨沂中颇觉恢复了几分官威，便喝道：

“给我拿了！”

话未说完，赵师容的飞絮已卷住了他的下巴，他的声音闷在嘴里，登时叫不出来，赵师容笑道：“拿下了！”

这时五六个官兵冲入亭中来，赵师容的人本也娇俏可喜，只因岁月是忧欢的脸，渐渐使她沧桑多，喜悦少而已。她的絮带一卷一舒，直将那武将扔了出去，压在那几个正要冲进来的官兵身上，那几人被压得哗哗大叫，一齐退了回去。

千里孤梅银眉一剔，叱道：“胡闹！”

百里寒亭再也忍受不住，双掌一交，劈了下去。

换作别人，见赵师容如此娉娉婷婷，轻衫单傅，可能便不忍下毒手加害，只是百里寒亭生性孤僻，而且一直受他的师妹千里孤梅的气，所以脾气坏到了极点，见到女人就恨得牙痒痒的，一下手，便是重手。

赵师容见百里寒亭一掌劈来，一听风声，知势非同小可，皓腕一翻，便接了一掌。

千里孤梅忽喝了一声：“小心！”

百里寒亭一呆，千里孤梅的小心二字，自是对他说的，但他自恃掌力过人，这一对掌，只有自己便宜的份儿，有什么好“小心”的，当下不管一切，一掌开碑裂石般打了下去。

赵师容接下了这一掌，踉踉跄跄退了数步，血气翻滚，百里寒亭却怒吼了一声。

原来他那一拳拍下去时，却觉手心一麻，又微微一痛，才瞥见赵师容玉手一翻，原来指缝夹有一口银针；百里寒亭此惊非同小可，此怒更无可遏止，飞扑过去。

赵师容立即避开，她的轻功可以说是“权力帮”中最好的，所以百里寒亭连劈了几掌，都打了空。

赵师容的身法愈转愈快，但百里寒亭东倏西窜，更快得没了影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赵师容呼地突围而出，但百里寒亭紧蹑追去，赵师容在寒林里左

穿右插，却始终摆脱不了“百里寒亭”的追击。

但是在这时，百里寒亭的追势，却慢了下来。

只听万里平原叱道：“老晁，快停下来！”

百里寒亭强自把稳桩子，不但气喘吁吁，竟脸呈紫蓝，十分可怖，而他的右手，也肿胀了两倍，赵师容笑嘻嘻地将手中银针一扬道：

“这口针就叫做‘试毒银针’。通常江湖中以银针试食物中是否有毒，却不知毒就涂在这银针上，这一试，反而丢了命。这是唐家精良的制作，晁先生能跑了这么久不倒，连我都非常佩服。”

说着竟笑嘻嘻行起礼来了。原来赵师容这口银针，是来自柳随风的相赠，柳五原本是唐公公的弟子，对喂毒暗器，自有一番心得，所以昔年浣花一役中，南少林和尚大师死于柳随风之手时，才误认他是唐门中人。赵师容刺中百里寒亭之后，故意引他跑，百里寒亭自持轻功高强，没料这一追一跑，血气奔行，毒气攻心，百里寒亭的内功，绝不如轻功那么高，又哪里禁受得了！

千里孤梅仓媪君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小妖女，看你奶奶动手！”

赵师容被这一骂，脸色一冷，反骂道：“老妖婆，敢对你姑奶奶这般说话！”

千里孤梅眉头几乎连在一起，拐杖一起，直撞赵师容前胸！

赵师容知这千里孤梅很不好惹，当下小心应付，两条飞絮，如彩凤飞鸾一般，游斗这塞外女魔头“千里孤梅”。

雪已几乎完全止息了。

萧秋水心急如焚，忍不住道：“李帮主，就算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也请你放我一马，让岳元帅脱了险，你再找我算帐，我绝无怨言！”

李沉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，却反问道：“先前几批赶救岳飞的武林人，都让我叫‘红凤凰’、‘蓝凤凰’、‘刀王’等赶走了……你知道这里只有我独自一人，是因为我要亲自来会你？”

萧秋水摇首。他知道这不是好事，而且果然不是好事。李沉舟再问了一句：

“你记得我们在金顶上初见时，我说了一句将来的什么话吗？”

这次萧秋水虽然点了点头，可是李沉舟还是把他的话说了下去：

“我曾对你说：‘现下武林中两个最出风头的年轻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就是皇甫高桥；我不杀你们，除非他先杀了你，或者你杀他之后……’你还记得吗？”

萧秋水瞳孔收缩。雪虽止了，但冷风割脸如刀。他忽然说：

“请李帮主也莫忘了您说过的另一句话。”

李沉舟笑笑道：“你说来听听。”

“您对我说过：‘因为你虽可怕，我却不杀你，我要等你更可怕时，再来杀你。如果为一个人将来可能是他的劲敌便先要杀了，那我就不是李沉舟了。李沉舟不是这样没信心的人’。”萧秋水转述完了之后，诚恳地望着李沉舟，他希望重提这些话能使李沉舟有所改变。

可是李沉舟没有。他只是静默了一会，就道：“你已经够可怕了。”

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已表明了一切。连雪都不下了，连风都不吹了。李沉舟和萧秋水相隔有五丈远。李沉舟端坐低首，纹风不动。萧秋水却心急如焚。

——有人在他的势力远在你之上时，会故作大方，但一旦有一日你的实

力要强过他时，他原来的胸襟风度会变作向你压榨粉碎的力量。

——李沉舟是不是也是这种人？

赵师容的彩带，能困住千里孤梅如龙似虎的拐杖。

不过却困不住千里孤梅的身影。

千里孤梅久战不下，她的身法便围绕着赵师容作溜溜转，赵师容只觉眼花缭乱，两声，两条本来已缠上了拐杖的飞絮，竟被沉重万钧的拐杖扯裂而断！

赵师容手上没有了兵器。

千里孤梅的笑声，时在前，时在后，时在右，时在左，那拐杖招招不离她身上的要穴死穴。

赵师容甚至根本分不清千里孤梅在哪里。

只见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林迅飞鳧，飘忽若神，赵师容呻吟了一声，在这个时候，她忽然想起了三个人：

帮主李沉舟、兄弟萧秋水、五公子柳随风！

若这三个人任一人在，都能应付这个场面——可惜他们三个人都不在！

——他们在哪里？

赵师容在这一刹那间，几近呻吟地叫了一声：

“沉舟。”

然后她的“五展梅”，如一朵梅花绽放般，终于出了手。

大地无声。

这一场好静的雪。

李沉舟没有抬头，远山般的双眉，像在沉思着什么。

萧秋水终于忍耐不住，踏前了一步。

李沉舟双眉一剔，好像两条龙，飞出了远山。

萧秋水一颗心怦怦乱跳。

李沉舟仍是没有动静，他低垂的眼光凝望着地上的雪，仿佛只有雪才值得他一看。

萧秋水大着胆子，又跨进了一步。

他和李沉舟的距离，又缩短了一步。

李沉舟双目又是一扬，直跳到高挺的鬓角去了。

萧秋水的一颗心，几乎停止跳动了。

不过李沉舟仍是没有出手。

萧秋水望着那无尽的雪，想到岳将军的处境，而生大无畏的气概……

他终于又多跨了一步。

第三步。

李沉舟这次双眉不扬了，而是如铁锁横江般，紧锁在眉心。

眉心以下的脸孔，浓郁一片，让人看不清楚。

萧秋水长吸了一口气，又拟多跨出一步……

跨出了这一步，他就准备飞掠而起，脱离李沉舟那无形的杀气网内……

只是李沉舟会不会就在这第四步将出未出间下手呢？

那无疑是萧秋水气势上最弱的一刹那。

五展梅。

在擂台上，南宫无伤曾以“五展梅”一式，连断武当卓劲秋剑身、手指、手臂和人头。

他的“五展梅”为赵师容所授。

而今“五展梅”一出，连万里平原也不及挽救。

千里孤梅已倒下。

分五片倒下。

就似“五马分尸”一般。

但是赵师容也退了七八步，她的脸色，就似死前那一阵红艳，虽美得惊心，可是美得令人心碎，美得令人感觉到不久了……

萧秋水第四步踏下。

就在他脚步刚起未落的一刹那，李沉舟蓦然抬头。

萧秋水只觉那如冷潭般的目光捣散了他的心魄，而且竟一时凝定不起来。

但李沉舟没有出手。

他只是问了一句话：

“如我此时不出手，你就投入我权力帮是不是？”

萧秋水的脚仍悬在半空，踏下去既不是，收回来也不是。但他答得很爽快：

“是。”

李沉舟缓缓站起身，拂了拂他身上的白袍，双手负手，悠然道：

“你看我李沉舟是威胁人的人吗？”

萧秋水愣了一会，才能会过意来，大喜过望，真有忍不住膜拜的冲动，又傻了一阵，嗫嚅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最后大声道：

“谢过李帮主！”便急急赴风波亭，李沉舟半转过身子，倏道：

“不要叫我帮主。不管救不救得出岳将军，你都不是我帮中人。”李沉舟淡淡一笑又道。

“你这种人，不是哪帮哪派都可以用得起的，龙飞于天，何人能困？”说着仰天长叹一声，语音无限萧索。

萧秋水望着那落落寡欢的身形，心中一阵凄酸，只是急着要救人，一拱手道：

“李兄大恩，萧秋水不敢或忘。他日容秋水舍身以报，就此告辞！”

说着正要动身，李沉舟却霍然转身，目光发出刀剑相交般的凌厉光芒：

“告辞什么？那是你我到了风波亭再说的话！”

## 第四章 雪 意

这时赵师容脸色已由红转白，摇摇欲坠，杨沂中在亭外见到，喝道：

“上！”

率领官兵们一拥而上，赵师容抵挡了几下，杀了几人，已支持不住，那万里平原俯身去看地上五片千里孤梅尸首，然后缓缓抬头，大喝了一声：

“滚出去！”

他的人虽幼小，声音却很苍老，这一声暴喝，将十数人吓得登时住了手，退出亭外去，另外十数人只吓得发愣，万里平原忽尔如风卷起。

只见他东拿西抓，将那十七八人，——攒出亭外去，加了一句：

“守好囚车！”

杨沂中才如梦初醒，拔出朴子刀，去守他所要监斩的人。

万里平原一步步迫近赵师容，赵师容对这看来韶龄若孩童的人，打从心底里冒起了一阵寒气，只听这“万里平原”祈廿四冷冷地道：

“你伤了我师弟，杀了我师妹，你要付出代价。”

赵师容凄然一笑。

她心里暗唤了一声：“沉舟。”

却发现她和李沉舟之间，还有好远好远的距离，既敬又爱，但无法相接近。

她为感觉到此点而眼角有晶莹的泪。

然后她想自绝经脉；但是万里平原动手了，而且出手比她料想中要快，快得好多好多，就在赵师容未能有一切动作前，他已封了她身上所有能动作的穴道。

她这时手足冰冷，只听万里平原阴恻恻地笑道：“你想死？我要你尝尽人间苦楚后再死。”

万里平原竟伸手去剥她身上的衣服：赵师容这时只恨不得自己快点死，快点死去。

而她心里一直狂喊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
——沉舟，沉舟，沉舟……

可惜这个人又离得太远。

李沉舟和萧秋水赶到的时候，赵师容已不成人形。李沉舟一到风波亭，他就感觉到了，所以杨沂中的问喝，他根本没有听进去。

他飞身卷起，发出一声狂嚎。

有两三名官兵，以鬼头刀向他砍去。

三把刀，都砍在李沉舟身上，但是那三个人，也给他内力硬生生震死。

换作平时，那三个官兵哪里可能触得及李沉舟的衣袂？可是现在，三柄刀都砍中了李沉舟。

李沉舟疯了。

他扑入亭去时，万里平原赤精着身子，反掠了出来！

在这一刹那，万里平原双掌猛击李沉舟！

李沉舟没有闪躲。

愤怒已使他忘了一切。

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听到他妻子的最后一声呼唤：

“沉舟……”

一切声音都黯淡了下去。

只有两声巨响破寂响起！

那两声巨响来自他的骨骼上！

万里平原击中了他！

——这个人，就是从他妻子身上离开的人！

想到这里，他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！

鲜血迎头洒在万里平原脸上，在这一刹那间，李沉舟的拳头，已将他的左右肋骨劈里啪啦，完全打碎！

但是万里平原也真非同小可，这种情形之下，他居然还能逃！

他一旦开始逃，就没有人能追得上他。因为他轻功第一！

就算受了伤，他还是第一！

的确没有人能追得上万里平原！

但是有人能“截”得住他！

迎面而来的是萧秋水！

萧秋水的古剑“长歌”，已化作“玉石俱焚”，迎面刺来！

万里平原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原有这样的高手，而且不止一个！

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高手都不要命！

他只好抽出了纸剑！

他的纸剑正要刺出，忽然觉得风涌云动，他的轻功再好，也抵不过风，敌不过云，他的纸剑再高，也刺不着风，杀不着云。

所以他的身体，反被萧秋水一剑自顶至胯，串了进去。

这是“忘情”十五法门中的“云翳”诀。

万里平原死时，百里寒亭也死了。

李沉舟挥出了他的拳。

杨沂中等人，早被这两个形同疯虎般的人，吓得四散而窜。

然后李沉舟就站在那里。

一直站在那里。站在那里。

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说一个字。

这时天色渐渐暗沉，云边低灰的天空里，好像还有一线暗红色的阳光。

他就站在亭子里。

他的五脏六腑，在没有用真气抵护之下，几被万里平原双掌震离了位子，他肩上、背上、腹上，各嵌有一柄大刀。

但是他没有拔。

让鲜血流。

亭外也有一个人，他的胸膛也在淌着血。

他心里也在淌着血。

——邱南顾……

——赵师容……

他蓦然觉得，以前为了一首诗，飞骑数百里的日子，湮远无踪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亭外的人终于说话了，他微趋前一步：

“帮主……”

那亭内的人的声音似忽然间过了几十年般苍老：

“你先去救岳元帅出来。”

亭外的萧秋水低首道：“是”。



正待向囚车行去，亭内的李沉舟忽又道：“慢。”

隔了半晌，只听李沉舟喃喃自语道：“你是为了救岳飞，才来风波亭的，我先带你去把岳飞放出来，好不好……好不好呢？”

说到这里，李沉舟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哽在喉里，说不下去。但他还是继续柔声说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不要怕……那儿有柳五，……他先等着你……保护着你……我，我也快来了……你放心……”

他将那轻衫轻轻柔覆在他妻子赤裸的身子，向囚车走去。

这时已是十二月末梢，岁寒将至，大地间一片茫茫白雪，远处数点梅花。

李沉舟横抱着赵师容的遗体，依然轻声道：“喏，你要救岳将军，我便替你放了将军，就是你救的……好不好呢？”李沉舟想到了昔日那一簇一簇黄花满的地方，他跟赵师容夕晚间在草地上打滚，看见那负情的雌鸟和殉情的雄鸟的情景，心头一酸，竟自嘴角咯出了鲜血，却没有流一点泪。

他一面想着，一面走近囚车。

囚车里有一个高大的人，披发背向，寂然枯坐，不动不语。

萧秋水却蓦然有一种感觉。

缺少了一种感觉的感觉。

缺少了一种像在关帝庙上，或大理狱中，那种朝觐一位自己毕生心仪的人的感觉！

萧秋水觉得有些不妥的时候，李沉舟已踱到囚车的前面。

李沉舟一直在轻声、不带一丝惊扰的跟赵师容说话：“哪……小容儿……这就是你得意的事啦……你亲手将一位大人物放出来了……你的心愿完成了……”李沉舟说着的时候，心情完全回复到他往日跟赵师容初见的时候，那时候帮务还没有那么繁忙，他初见到她，不如现在这样了解，但却比现在懂得珍惜……

……他好久没这么珍惜过了。

——现在珍惜，是不是已太迟？

李沉舟心里想着，恨不得死的是他自己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他自己？

他不敢用力地使赵师容那软若无骨的手，去开解那囚车的锁。萧秋水这时正意识到要提醒李沉舟时，但却又不知不妥之处在哪里。

就在这时，囚车粉碎！

一人自囚车中振身而起！

这人一起身，如云蔽日，高大无朋！

这人在他裂车而起的刹那间，左拳右掌，双双打在李沉舟的胸前！

这人出手极快，而且又是令人意料未及的狙击，却正好发生在李沉舟此刻心丧若死，全心全意在呵护着他已死的妻子身上！

也不知是避不过去，还是根本没有闪避，喀喇喇喇连响，李沉舟左右肋骨全被震碎，那股大力，震得他向后一仰。

本来这两股巨力侵至，只要借力向后倒飞，就可卸去部分劲道，可是这样一来，哪里还能搂住赵师容，赵师容的尸首就要摔到雪地上去了。

所以那一拳一掌打下来，李沉舟长吸一口气，这两下重击，只打得他肋骨尽碎，他只稍微仰了一仰身，“格”地一声，腰脊折断，但他依然抱着赵师容，没有放手。

那人呆得一呆，已听到一声厉啸！

一人已在盛怒中拦在李沉舟的身前！

萧秋水！

萧秋水在悲愤若狂中，听到了那人哈哈大笑。

那人笑声轰若雷震。笑完了他才说：

“权力帮与我争斗二十余年，今天才算有了结果。”那人开心至极：

“我朱大天王赢了。”

这人当然不是别人，正是朱侠武。

李沉舟这时脸白如纸，在北风狂吼中，他小心地抱着赵师容，跪了下来，说：

“……这样……也好……我可以……跟你一起……去见……柳五……”

他说一个字，即呕出一口血，每咯一口血，脸色就更惨白。最后他的脸色已惨白如雪。

萧秋水热血沸腾，按捺不住，冲过去大声喊道：“帮主……你不能死！你父亲就是燕徒狂，他……他死了……你一定要活下来可是李沉舟已将膝横置着赵师容，他的脸垂落在她的胸前，死了。

萧秋水只觉得天地之间，一时尽是生死二字，生有何欢，死有何悲！他蹲了下来，双手搭在李沉舟的肩上，他的双手，也强烈地颤抖了起来！

却没料到这时，朱侠武已偷偷欺近了他。

萧秋水蓦然醒悟，那当日在振眉阁时被偷袭前一刹那的感觉就在这时，朱大天王已出手！

右掌劈萧秋水背心“陶道”穴，左拳捶击他的“脊中”穴！

萧秋水大喝一声，闪躲不及！

就算他闪躲得及，也不想朱大天王打不中他，而打着了李沉舟夫妇的尸身！

所以他一仰腰，一招“惊天一剑”，倒刺出去！

这一剑之快，天地所未见！

朱侠武先出手，眼见击空，掌拳一沉，击着了萧秋水的胸口！

但萧秋水一剑，也刺中了他的左胸！

朱大天王怪叫一声，撒手身退，剑已入肉五分！

萧秋水蹬地身子一弹，半空旋身，横剑面对朱大天王。

朱大天王胸部负伤，十分震讶萧秋水在重伤之余，还有这反击一剑的惊人人体力。

他的血自铁鏊般胸膛渗了出来，朱大天王稍稍有些不安起来，他出道以来，几曾这般受伤过？

——而且居然伤在这样一个年轻人剑下。

就在这时，萧秋水那完美无缺的架式，忽然有了破绽。

只见萧秋水稍微有些恍惚，跟着下来便是轻微的颤抖，然后连立足也开始不稳起来了。

原来自朱顺水在石室抓伤萧秋水起，一直赶到风波亭为止，已流了不少血，目睹李沉舟、赵师容之死，又令他血气翻腾，无法压制，加上朱侠武一掌一拳，萧秋水已受了极为沉重的内外伤，实无法再撑得下去了。

朱侠武的眼睛亮了。

自杀了燕狂徒，得悉天正、太禅、柳五、唐宋、唐绝、慕容世情、墨夜雨、唐君秋、唐君伤等互拼身亡后，以及“塞外三冠王”杀了赵师容，朱顺

水与裘无意同归于尽后，武林中，就只剩下了李沉舟，他和萧秋水三分天下！

而今李沉舟又为他所杀，就只剩下萧秋水了！

本来他先受了点伤，着实有些慌张，而今看来，萧秋水的伤势实比他严重一倍有余。

只要杀了萧秋水，武林中的天下就是他的了！

想到这里，他就以凛厉无比的声势，迫进了一步！

可是这个看来几近重伤软瘫的青年，忽然又扬眉振作起来，一下子，在冬日的阳光又稍现出一点儿微芒的时分，捏起剑诀，在冬雪中，凛然不惧。

朱侠武先是愣了一愣，随而狞笑了。

冬天的太阳，是冬寒，不是冬暖。

他知道这青年能维持下去的精神气魄，来自何处。

于是他说：

“你还想救岳飞么？他已死了。他确实就在大理狱中，你们闯进去，没把他救出来，秦相爷一横心，圣上即将岳飞处死。”

朱侠武的声音，没有抑扬顿挫，但每一个字，都像一面大鼓，敲打得萧秋水心魄俱裂。

朱侠武眼睛发着亮，还补充了一句：

“岳飞就在狱中，被拉胁而死！”

萧秋水狂嚎一声，仗剑冲了过来，架势全失，章法全无！

——忘情天书一十五诀，最主要的法门就是“忘情”二字。

——可是此刻的萧秋水又怎能忘情！

所以他未冲刺，就飞了起来。

朱侠武轻易把他击飞。

萧秋水落在丈外，不断地吐血。

朱侠武笑了：

“你认命啊。我姓朱，叫大天王，这天下武林，自是非我莫属的了。”

萧秋水不知有没有听到，可是他的斗志，已如他的一颗心一般，形同粉碎了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一人朗声道：

“朱大天王，你少卖狂！”

另一个清晰妙音道：“你做出这等卑鄙的偷袭伎俩，枉你为武林一代宗师。”

另一沉实的声音道：“使出你的‘少林拳’、‘武当掌’吧，我们以‘忘情一十五式’领教。”

说话的人，正是琴剑温艳阳、笛剑江秀音、胡剑登雕梁。

“三才剑客”。

朱大天王不认识这三人。

登雕梁、江秀音、温艳阳三人，本身就十分淡泊名利，他们只迷醉在音乐的境界中，一直甚少与人交手，所以才会在“忘情天书”一十五诀后，一再考较萧秋水，直至将一十五法门尽传萧秋水后，他们又放隐山林，吟唱咏赏，各自创奏新调，终于完成了那一曲《天下有雪》。

朱侠武见这三人名不见经传，当然没有放在眼里。

他一出手就是“少林拳”、“武当掌”。

他的天下已定。

燕狂徒为他所杀。

李沉舟已死。

萧秋水受重伤。

他自己虽然也受了些伤，但伤无大碍。

只是他素来小心慎重，见这三人莫测高深，也留上了心，所以出手分量绝不轻。

多年前他就能把武当、少林的武功融汇贯通，而在近年来又将武当所有武功及少林七十二技，尽可能融入自己一拳一掌中。

所以他的拳掌看来招式平凡，却是两派武学之菁华。

只是他一上来，还是犯了轻敌之失。

登雕梁在二胡中出剑，剑法幽怨但捷迅，江秀音在笛子中出剑，剑意轻灵多幻变，温艳阳在扬琴中出剑，剑势急疾，却深情。

在三种乐器呼啸声中，朱大天王立时挂了彩。

他这时才知道这三人非同小可，不可小觑。

但是“琴、笛、胡”三剑的功力，实是不如朱大天王。温艳阳、江秀音、登雕梁三人，便是为了不想在武学上多作浸淫，所以才将武功尽传于萧秋水，退隐作曲弹琴去的，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，武艺更是荒疏。

“忘情天书”上的武功，是遇强愈强，但朱大天王的武功，一旦发挥，武当补少林柔劲之不足，少林补武当力度之未当，加上丰富的应敌经验，“三才剑客”如何取之得下？

就在这时，三人心意相同，互望一眼，三剑音啸之中，使出了《满江红》一曲的剑法！

这《满江红》一曲，原是温、登、江三人，为岳飞所填的词《满江红》而作的。《满江红》是岳飞所写的气象万千、气魄震日月之词，当时自军戎中一直流传到民间，已脍炙人口，宋高宗后暗下令禁这首词，且按下不表，这三才剑客却喜欢至极，所以为这阙词谱了首曲子。

这时三人便是想以《满江红》的正气长歌来镇压朱大天王！

但是这一首曲子，清厉激昂，使得重伤倒地了无生趣的萧秋水，奋昂图起。

萧秋水一听这首曲子，即想到流传甚广，而自己最是喜欢的《满江红》一词。大凡好的曲子，只适合一阙歌词，这叫天造地设，反之亦然，萧秋水在未出道时，也是诗乐中的有心人，而今一听之下，激奋了他当日的豪情！

他挣扎欲起，受伤的胸前一阵疼痛，原来触及了他胸口伤处。

他用于一摸，便摸出了一面小令，这令牌银光耀目，因鲜血沾染看来，竟出现数行小字！

这时日光微映雪光寒，原来这“天下英雄令”的背面，本就镌有几行小字，只是因铁色银炫，所以看不仔细，而经鲜血一蘸，就更加明晰。

这几行小字，却正是岳飞《满江红》的词：

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踏破，贺兰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

待和着鲜血，读到“朝天阙”三字，想到岳飞惨死，萧秋水一股崩天裂地般的气概，莫可抑止，长啸一声，也不知哪来的力量，一跃而起。

在这同时间，三才剑客已失手。

他们三人以《满江红》的气势，来压制朱大天王威猛攻势，本是对的，可惜他们三人在音韵上虽可捕捉岳飞的心情，但在剑法上，却未能臻至那种境界。

尤其是《满江红》如此自抒怀抱，气节孤忠，三人使来，力有未逮，朱大天王何样人物，战得一会，便洞透三人性情，拼着在双臂挨了登雕梁、温艳阳各一剑，但一拳一掌，打着了江秀音。

江秀音是三才剑客中最弱的一环，哀呼一声，便翻跌出去，眼见不活了。

登雕梁、温艳阳顿时心中大乱，原来他们对这小师妹暗中相恋，已是很久的事了，但他们三人，一直怕伤害对方，故皆未表达，而宁可佯作不知，继续三位一体般的生活，作曲奏乐，赏玩于山水之间。

而今江秀音一倒，登雕梁和温艳阳都没了斗志，返身欲救，朱大天王哪肯放过机会，拳掌齐出，砰砰两声，击中两人背心，二人同哼一声，便如断线风筝般飞跌出寻丈外。

朱大天王击倒了三人，情知这三人已难有活命之理，甚是高兴，更欣悦的是自己以拳掌击败了名满江湖的“忘情天书”中的高招，这忽儿间，朱侠武真可谓踌躇满志至极，不禁大笑起来。

但在一瞬间，一声大喝，将他的狂笑声切断。

萧秋水巍然站起。

他正好目睹朱侠武重创三人的劣行，只觉一股共天地久长的浩气，自心中激游全身，想起“朝天阙”三字的笔意，以“忘情天书”中的“日明”一式，飞袭朱大天王！

朱大天王在得意中，乍见萧秋水如天神般地站起，心头已为之一愕。

他前胸、双臂都受了伤，萧秋水这一击，却是仗“忘情”十五诀中的“日明”，以及整个《满江红》词曲所带给他的气势，加上他自己的功力修为，三样合而为一所使出来的全力一击！

朱大天王只觉眼前日光灿然，耀眼生花，炎阳如炙，叫他无处可遁！

冬日里怎会有这种烈阳？

——但他已永远无法找到答案！

朱大天王死。

萧秋水倚剑于地，他的鲜血流了一地。

一地皑皑白雪，衬着几点斑斑血红。

宙剑江秀音，因中了朱侠武一拳一掌，已然气绝，登雕梁、温艳阳二人，因只着一掌一拳，还有一口气在。

两人艰辛地爬近江秀音遗骸旁边，两人惨然一笑，登雕梁道：

“我们……没有传错了人。”

温艳阳点头，道：“这样也好……三人死在一块儿，就像他们一样。”

登雕梁和萧秋水都向温艳阳所指处望去，只见雪地之中，李沉舟鬓发全白，正伏在赵师容身上，天地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与他俩似已全无关系。

登雕梁困难地道：“是……是很好……”

温艳阳吃力地叫了一声：“登师兄。”

登雕梁嗯了一声，温艳阳惨笑道：

“我们……我们为我们三人……奏一曲《天下有雪》好吗？”

登雕梁点头，两人一琴一胡，盘膝而坐，在雪地上，江秀音身边奏起乐

来，两人神色斐然，乐韵也似一切都过去了似的白雪遍地。世间一切的感情、名利、斗争、变迁……都逝如云烟，转眼只剩冬雪无垠……萧秋水听得热泪满眶，忽乐绝弦断，登雕梁、温艳阳也在乐韵中人亡。

萧秋水只觉一阵恍惚，忽闻有人奔驰过来的杂沓之声，原来是胡福、李黑、陈见鬼、铁星月、大肚和尚、蔺俊龙、洪华、施月等人赶了过来，却独不见了唐方。

铁星月一见萧秋水，甚是欣喜，叫道：“大哥你还在这里！唐方已返回蜀中去了……她叫你不要找她……”

萧秋水听得心口一痛，众人这才看见尸横遍地，萧秋水也神色苍苍，遍身血迹斑斑。这时大肚和尚还横抱着邱南顾的尸身，赶了过来，他始终以为邱南顾未死，不肯殓葬，一直念着经文，停了一停，又俯向邱击顾尸旁道：

“我已为你念千遍经文了，怎么你还不醒醒……”

邱南顾哪能回答。萧秋水想起岳飞、李沉舟、燕狂徒，柳五、赵师容、天正、太禅、裘无意、左丘，甚至还有结义了又背叛的兄弟，以及朱侠武、朱顺水等人，一一浮逝，此时耳际却响起适才温艳阳、登雕梁所奏的《天下有雪》，天地苍茫，风雪人间……却是何时，雪才消融呢？

萧秋水如此想着，两行热泪，流下脸颊来。啪登一声，所仗倚的古剑“长歌”受不住如许压力，终告折断为二。萧秋水黯然长叹，抛开断剑，在天地一片白茫茫中孑然行去，众人待唤：“萧大哥，萧大哥……”却瞬息间不知行踪。

